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三册目次

唯室集四卷 （宋）陳長方撰 附録一卷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鄭忠肅公奏議遺集一卷 （宋）鄭興裔撰 鄭忠肅公年譜一卷 （宋）鄭䟽撰
清康熙刻鄭氏六名家集本 〇四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 （宋）呂祖謙撰
附録三卷附録拾遺一卷 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 一一〇

唯室集四卷

（宋）陳長方撰

附錄一卷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陳長方撰。長方有步里客談、已著錄。是集詩文散入永樂大典各韻下。據胡百能行狀、原本凡十四卷。又唐璪原序稱其家所刊凡二百篇。今掇拾殘闕、僅得文五十五首、詩三十九首、勒爲四卷。而以他人所作銘狀記序附錄於後、以備稽考。雖較原書篇數厪及其半、而菁華具在、亦可以覘其大凡矣。長方父侁、與游酢楊時鄒浩陳瓘等游、故長方之學以程氏爲宗。朱子語錄於同時學者多舉其字、惟於長方則稱曰唯室先生、蓋頗引以爲重也。馮時可雨航雜錄謂宋儒論人喜核而務深、長方亦不免於是。然如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謂張九齡與李林甫同輔政、不能發其姦而去之、以致天寶之亂。雖核以事勢、均未必盡然。要其理則不爲不正。至於紹興六年應詔劄子、諄諄以嚴師律、備長江、講漕運爲急。又因朝廷罷趙鼎任張浚、作里醫一篇、以爲國家起錮疾、必固元氣、補當持重、攻當相機。蓋其意不主於和、亦不主於遽戰。當平淮西符離三敗、躁妄僨事、若預睹之、固與迂闊者異矣。雖佚簡殘篇、僅存什一、要勝於虛談高論、徒供覆瓿者也。

唯室集序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為文其見於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摛章繪句騈四儷六競為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歎哉亡友陳齊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史論深造自得發其關鍵直覩[illegible]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沒殺見于行事者[illegible]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可作又為人持去可存者寡及其孤裒而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鋟木以廣其傳予故為序之雖然此非其之言至也後之人能讀書逆其意以知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為貴哉乾道戊子十一月望日魯國唐琢謹序

唯室集卷一　　宋　陳長方　撰

論八首

帝學論

生民之巨福宗社之長計莫若人主知帝王之學三代而上堯舜禹湯得之故功高萬古當世被其賜三代而下孔孟得之而無其位故澤不旁流徒私淑于後人有志之士未嘗不欲[illegible]其君或在下而[illegible]聞而不果信或信[illegible]以寒暑千百年[illegible]不被聖人之澤也人主雖有堯舜禹湯之資無學以充之目奪于聲色心蕩于嗜好而又憸人讒夫以邪說逢迎逞順薰漬陶洪於其前後日復一日及其惑于先入善言無間而可乘則下民唯君之怨是豈愛君之義哉是豈欲澤及黎庶哉臣幼讀故相司馬光遺藁見其歷事三宗自為諫官為中執法進歷年岡每以三語為獻曰仁曰明曰武又言平生艱勤所得盡在於此光之心

不愧於孟軻之愛君矣徑私自意人主心術之要無出
先之三語及長得師乃知禮記大學一篇為帝王學問
之宗雖秦火之餘簡編紊亂歲先後之次多失其稽然
聖人之指昭昭可尋也大抵人主之學固在於博貫今
古知書之多文字然人思得造化然惟知帝王之學功
德巍巍而無有是數者則為多材多藝不知帝王之學
徒挾數事以為長則無益于國事矣大學言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在 [illegible]修身之道在于正心以意
正心誠意必先于[illegible]之物理使渙然冰釋 格[illegible]
其所知所知既明則心自正意自誠心正意誠則匪僻
之心無自而生匪僻之言無自而入方寸之地昭昭然
如鑑之明如水之澄由是而不已內之於進修則堯之
所以欽明文思舜之所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之所
以祇承于帝敷于四海湯伊尹之咸有一德特名數不
同爾皆此道也外之于應萬事則燭見機會外之於攬
人材則洞見邪正外之於辨疑似則能為權量其要將

在致極其所知爾然而所謂知者非聰明才智之知非
多能多藝之知在於熟察此心之正故大學又曰心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去是四者而察此
心之本體果為如何于此了然無疑則大學所謂致知
也自古聖人之德未有不由此而進修也人主萬機之
暇能取大學之書參之以中庸涵神靜慮不使匪僻之
念萌于胸中一日[illegible]之以時延義儒博訪其儒明 [illegible]舜禹
湯孔子孟子數聖[illegible]千[illegible]載之外天下將[illegible]唐虞
夏商之澤豈細事哉

孔子聖之時論

仲尼之道其猶天歟春夏秋冬發生數榮揫斂肅殺人
徒見萬物枯榮之迹而已所謂化工之神初不可得而
得見也孟子去聖人百有餘歲而得聖人之傳知聖人
之奧故其發明仲尼之道不同于清和任特曰聖之時也
蓋其仕止久速之不同人徒見仲尼出處之迹如是所

謂仲尼之道初不可得而見也嗚呼仲尼之道所以大
歟此孟子之學所以深知仲尼者歟請試論之有大人
之事有聖人之事大人者大而未化以道為標的求趨
言動視彼而行如持尺度而校長短如持權衡而酌輕
重夫以尺度而論短長以權衡而量輕重宜其無所差
也然而尺短寸長之間銖黍輕重之失一有少異則尺
度權衡有時而不足恃其謬已千里矣聖人德臻極致
體與道合由仁義[illegible]會道身為度而聲為律故其動

容周旋出處語默無所待而明無所持而合不忘而得
不勉而中如天不言而四時自運行萬物自生殺人徒
見草木生發肅殺而不知化工之迹也此大人聖人之
德所以不同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大而未化氣稟於天
者或有所偏故其性分之內如玉含質如金在鑛所以
胚渾琢磨之功有所未至所以其清其任其和雖各臻
于聖人之一端使三子者易位迭處則或有時而未盡
善矣仲尼以天縱之資造前聖之極事變千途百出於

前吾隨其宜而付之物各止其所事各中其會及其事
遂功成仲尼之迹初不可得而見也齊景公夾谷之會
徒知仲尼文儒禮義欲以萊人而劫魯侯及其正色大
數命士兵之則齊人驚畏其不可儀而度矣此仲尼之
時一也衛靈公之南子凡潔身修己之士蓋稱其入子
適衛南子請見而仲尼見之子路且以為言則仲尼遇
物而應各適其時不可儀而度此仲尼之時二也原思
為宰與粟九百子[illegible]使[illegible]與釜與庾雖冉子且不知其

意此仲尼之時三也于門人無所脫驂遇一哀于舊館
則脫驂而賻之子貢且疑其已重不知仲尼之用各適
其時此仲尼之時四也聖人之德見于事者其梗槪如
此聖人之心見于經者尚有得而言之在易之時各贊
其大處泰處否則彙正彙征之不同居復居遯則朋來
勿用之有異遯而尾厲乾斯首凶凡易隨時之義則亦
仲尼之時也考之春秋趙盾之不出境則為逆位許止
之不嘗藥則為逆子里克之死不書討賊之詞鄭伯之

來待以成君之禮衛術書復歸而鄭突不書小白書入
齊而晉文不紀凡此春秋之時則亦仲尼之時也學者
能盡心於是則聖人之時可得而見矣雖然孟子學聖
人而幾乎仲尼者也故其行事亦有類於聖人之時者
均為餽金或受于宋而齊則不受均為發棠而前則言
之而後則不可均為交幣季任則報之而儲子則不報是
三者則孟子之於聖人亦其殆庶幾矣學者能[illegible]知[illegible]聖
人之行事與其筆之於書知夫聖人之所謂時者其果

為何如知此則當以窮達死生禍福之際其將不說于
聖人矣子思子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其亦
此之謂歟

藺相如論

士之所患者才知之不足有才矣而或為身之災德之
累者有焉蓋非才之難而用其才之難也秦自孝公以
來為封豕長蛇之毒以吞噬東方六國疲於奔命割地
質子惟恐失秦之歡從約合而犀首解之齊楚和而張

儀敗之驅諸侯如群羊縛懷王如稚子秦之威如是轄
以昭王之暴是虎而角翼也飛以搏人何難之有藺相
如廷叱其群臣而辱其君以擊缻幾于撫其背扼其喉
而奪之氣矣趙賴之而復安相如之為趙計則善而不
自為計也觀此謂之勇者可也及其歸為上卿在廉頗
之右廉頗自恃攻戰之功而不病其軋己故揚言將辱
之相如于是稱疾而不與朝會聞頗之車音望頗之羽
旄必引車匿避逡巡畏縮若真有所畏者觀此謂之怯

者可也至舍人恥而願辭則告以秦之不敢加兵于趙
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並鬪勢不俱全故吾先國
家之急而後其私是以致頗往謝而卒為刎頸之交故
後世之君子不多其能勇而多其能怯也知秦之小趙
久矣非有以服其口折其氣則秦之暴未易勝也于是
示之勇而秦墮相如之計中知頗之强也久矣非柔之
以德而服其心則頗之強不可屈也于是示之怯而頗游
相如之術內此相如之或勇或怯皆相如之善用其才

也後世之士欲用其才者如蒯蒯如可也

劉玄德論

匹夫自立于鄉黨之間將以言行信于人必慎其舉措謹其脩為然後能有濟也一有穿窬之心嫌竊鈇之謗後雖輸肝膽瀝肺腸以告于人人且疑之安能表表自見于世乎譬諸呉綈束縞方其潔素無染則見者莫不愛玩及其墜于泥塗則雖澗瀨以江西之水人亦指之為棄物矣此天下必然之理也又況舉大號興義師將合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者可不慎所往措哉劉玄德自以中山靖王之後孫而景帝之後也故崎嶇于呉魏之間思欲資英雄仗大義舉兵東指而掃攙搶誅犄杌欲漢之宗廟復血食漢之遺民復有歸其志非不善也其才非不足也奈何首攻劉璋而取蜀之土地人民興師聚衆而與曹氏程才較力以爭其後先然其所失天下之仁人義士之心亦已多矣宜其卒無所就而成鼎峙之勢也彼曹氏者所以大得罪于天下正在反覆譎詐移漢之神器而已然其始也猶以安漢為名掃平盜賊尊奬王室假仁義以行其姦故能有濟玄德未及出一師下一令以慰民心副人望而取劉璋之惡先布於天下矣舉兵之端反曹操之不如也後雖仗義東出彼仁人義士肯信其言以為然不過謂欲其增土地而已惜哉玄德以髀肉之復生恐功名之不就故倉卒為之此不復長慮却顧得不太左計乎既已爾矣而利兵秣馬以治曹操之罪是何異于五十步而笑百步此僕所以發匹夫自立于鄉黨之說也孟子之稱伯夷伊尹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惟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能以百里之褊小而至于朝諸侯有天下也聖人之所為其初雖若缺而不利然而有不為也為必有濟使玄德能知此則安肯為取劉璋之事乎惜哉

荀彧論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尸于兩觀之下聖門高弟如子貢者猶以其魯聞人而疑之及孔子數以五罪然後信焉以子貢之賢智而不足知正卯之惡則夫辨大姦于未形察大佞于未兆豈不難哉漢荀彧仕曹氏興師動衆即身從之爲之畫計謀慮相與戮力以成其功至董昭九錫之議遂力沮而死後世議者或謂其與操同惡相濟及功成事定而與名漢代譬諸救盜穴墻發櫃不與同挈欲免爲盜之名或謂其非不知操之惡將以濟時也否故屏鄙從操及篡形逆志已彰然後守義以死二者皆非知彧者故譽之或過其實毀之或損其真夫曹操之反覆譎詐濟以姦雄之才其所爲皆問牛知馬語東意西不易測識豈下于少正卯哉當是時也世無孔子孰能知之及其代異時移姦賊之心乃始彰著荀彧信其爲扶王室故輔之以有爲拳拳然勉之以迎朝帝故其言曰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今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有懷舊之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觀此則彧豈知曹操者乎及其功高權重移鼎問鹿之迹既見然後死之爾苟有心輔操于爲惡及事成先死以邀虛名豈人之情哉若謂知操之惡從之以救時死之以明義則操之篡奪天下是彧知而助之罪又大矣此愚所謂譽之或過其實毀之或損其真也如彧之于操特始則不能知知已不可救故憤遺飲藥而死爾使其識足以濟其才安有是哉而賢如子貢猶不足以知少正卯則彧且欺於曹操蓋不足怪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既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以先覺爲賢則夫先覺果以何道而致之乎此有志之士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得庶乎不失身失節于大姦大佞而與彧同科矣

房魏論

自古君臣之相遇難矣哉傅說伊尹非有高宗成湯之君則老死于版築耕夫之間無以見於後世仲尼孟子

以無堯舜文武之主故崎嶇于齊晉宋衛之墟而終見
棄于當日一身之憂樂窮通非所恤也所悲者天宇之
內焦嗷無告之民不被斯澤若喝渴饑坐塗炭不能手
決江西之餘波而活之是以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良
有以也愚觀王福畤記唐太宗事深嗟房魏不聞聖學
有君如此而無以起沃其心且歎君臣相遇之難也唐
太宗以英銳聞出之姿甫冠自晉陽起義師以取隋之
天下慨然有力追三代之志不能含忍循襲漢魏之塗
轍循苟下氣甘心為庸常之主故引房魏而告之曰卿
等每進嘉言良策患人主之不行若行之則三王不足四
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襟然獨斷亦審矣諸公若有長久
之策可一一陳之又曰漢秦而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
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又曰時難得而易
失朕所以遑遑也卿等無退有言嗚呼太宗下問群之
之言可謂至矣求治之心可謂切矣房杜之徒既無以
對而魏玄成又以周書為言是以太宗有不井田不封

建不肉刑不可行周公之道之語夫人存政舉人亡政
息周書姬公為治之具也守此糟粕果足以為姬公乎
三王欲四五帝欲六疲精勞神于刑名度數之間果足
以至之乎損益三代而以區區之己意果足以為權度
乎太宗之問不謂不切而房魏之徒不可謂不負其君
也今以數寸之規矩而能盡天下之方圓數尺之繩準
而能盡天下之曲直況先王所以端本撫世風動四方
固必有要道矣為房魏者胡不告以治國治天下本于
脩身齊家脩身齊家本于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在于格
物致知使太宗能行斯言則三王可追而四五帝論
可躋而六用此以治天下則姬公猶存于今日持此以
為權度則損益三代而不差聖人之道由茲而後行三
代之風由茲而復見則夫太宗之所以為太宗豈獨貞
觀而已不然則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孔子之動斯和綏
斯來者果何道而致之哉使仲淹不死而遇太宗之問
揣恐不能發聖人之關鍵探聖學之淵源而開導之況

其所謂房杜魏温乎況其所謂仇程董薛乎是皆斯文不傳學者無所宗承而至于斯也然而不能輔太宗為堯舜躋有唐于三代此固魏房之罪也後世之主視太宗貞觀之治邈不可及使生民不覩前日盛全之時而安樂于畎畝之間者果誰之罪耶世必有任其辜者哀哉

開元治亂論

嗚呼自昔天下治亂之生豈不由于君子小人也哉時君世主用之而不疑安之而不悟者豈其好治惡亂之心與衆人殊乎蓋亦辨之不早而當世君子為有罪也唐史以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為治亂之分愚以為治亂之分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在二十二年之用李林甫也請試論之夫人君之心天下之樞機樞機之邪正則天下隨而治亂君子將以格君心之非而不使入于邪必先辨其左右人材之正否知其為小人則竄逐流放如救焚拯溺之急詎可使之一朝一夕在君側乎

彼其甘言似忠奸計似直巽順逢迎而似可喜軟熟阿諛而似可制自非高明卓識之士有過人先覺之才辨之于早而奸言詭計無一可行反覆開諭其君使心知其為小人然後行三苗之竄正兩觀之誅則朝廷清肅邪正分判免為患于當時而貽禍于後世苟唯喜其甘言啗其姦計一日旋得志于君引黨與而助已則反以君子為小人傾擠排陷無所不至為禍于天下可勝言哉譬如虎豹豺狼方其飢病羸困則俯伏搖尾乞憐于人然而磨牙利齒傷人之志未嘗不在豈可信之而弛其備忘其毒乎一日不飽以肉乘間以發小則傷肌膚大則碎軀體養小人之患何以異于是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蓋欲辨及于早也觀張九齡由文學進身以直道事主宜其與方正骨鯁之人氣合而情親乃苦嚴挺之太勁而喜蕭誠之軟美則林甫固可以象恭巧言而蔽其姦矣當林甫以韓休之薦入輔政曾不聞一言辨其為小人既而與之同在朝廷首尾三年又不能發其姦

樣尾

而去之是九齡信虎豹豺狼[illegible]俯伏而易制也及其內交宮禁外引仙客養君之欲而陷溺其心然後覺而救之言雖忠論雖正奈君之陷溺而不聽何也愚所以深嗟屢嘆恨九齡覺之不先所以致天寶之亂生靈塗炭唐室卒不能振者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失于去林甫之不早也噫九齡能知祿山之禍幽州而不知林甫之亂天下恥與仙客同朝而不恥與林甫輔政愚固知其喜諸識歎美之心而不惡林甫也使九齡能知其為小人聞論其君明正其罪案碌林甫如去犬豕則明皇何由而有新豐之恐祿山何由而興漁陽之師楊國忠何由而進其身九齡何由而死于逐臣名全而為唐良臣愚亦何由置喙于其間哉

維州論

君子之所以急于學者以其知道也唯知道然後能用權天下之事是非曲直曉然無疑若雖三尺之童循守塗轍而行猶能不至甚失至于事之似是而非似同而異者苟無道以權其輕重則差之于毫忽之間雖才智高明之士或有時而不免矣李德裕在蜀吐蕃以維州來降牛僧孺為相挾怨而沮其謀後之言利者謂此州吞故號無憂城羣舉竭力經營而不得今也得之可使山西八國鄉風而內吐蕃合水雞栖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坐減八處鎮兵而收舊地千有餘里守義者謂信義為國之大本諸侯者禮義之所在棄盟廢信狗利忘義在平人猶足為羞況天子而為之乎二說紛紜歷數百年相非不已是皆無道以為之權也苟無道以為之權則言利者必入于變詐守義者必又鈍于陋儒雖彼善于此則有之至于失道則均也夫信義者固有國之大本而生民之常經也然于守信行義之中當有道以為之權故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亦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仲尼孟子豈欲後世之士薄于信義哉蓋以守常而不知變則有時失節而害義也吐蕃于唐雖[illegible]結好

於前廢約敗盟於後維州來降之前歲猶興師而闚唐之魯州既已入人之境圍人之城侵其土地殺其人民矣前之盟約果可守乎彼乘間隙惟利是圖我乃守盟坐受其斃如是而爲信義亦何異於宋襄公之爲仁義耶愚以爲若無魯州之隙則維州雖降不可受也今既嘗圍魯州是彼先廢前日之盟矣曲不在我以直報怨德裕取之未失也量其曲直酌其當否夫是之謂權用嗚呼若僧孺者挾私怨而敗國事王法所宜誅也爲人臣而若是犬彘將不食其餘哉矣哀哉

劄子一首

上殿劄子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誰敢侮臣伏見去歲僭叛之臣外連强敵陛下聖心果斷元戎北指天威皇靈截而然下如雷如霆震驚竄黑故敵計不日告窮然自敵師行迨已復半年臣輩遠在闕廷之外廟謨勝算有不及知而臣竊覩金人緣自靖康所向必得去歲之舉猶循故習不謂朝廷遣將四出六飛親駕前控大江後臨長淮損兵老師不能利進是自金人侵犯以來未有若去歲少挫其鋒者也大凡狃勝者耻于少衄好利則不憚興師安知敵人不于秋高馬肥之時猶思奮其螳臂臣愚深恐議者妄意敵情因此畏怯簽軍調發勢難再舉以悅耳諛佞之詞上誤國家大計欲望聖慈敦諭輔臣內嚴師律外飭諸將謹長江控措之方講漕運轉輸之畫留司庶務斤[illegible]要臨無不畢舉素定以視敵人之進退如此則孔子所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臣于今見之矣臣觀自古中興之君未嘗不有災祥以警戒之豈天之獨私于是耶蓋亦愛之深耳在商高宗則有鼎雉之異在周宣則有旱暵之虐然二君遇災脩省故其功德由是以興恭惟陛下念雨澤愆期至誠惻怛形于詔令下至閭巷垂髫戴白之民莫不歌詠盛德謂陛下焦勞憫雨之心商宗周宣蔑有加矣然而今方斗米不啻千錢尚且踊貴未已萬一雨澤

集343-012

後時飢饉之患有所不免流離之民聚爲盜賊勢不得不慮臣愚之望先勅有緫盡邦計預爲之備使儲蓄素更無至乏絶近降詔書之外凡一毫未便于民者並令罷去以成陛下中興之政雖聖人焦勞於上下必興雨澤後時之患臣妄言蓋以爲先慮不勝惓惓而已

代謝宮祠表

祥琴既御尚懷如慕之思恩詔下頒遽被若驚之寵伏念初心求仕但欲及親中誤辱于甄收遂汙升于華要曾參三釜之養孟軻五鼎之榮既兼得古人實皆由于上賜戴大恩而未報戕家難之遄臻枕塊寢苫不意全于[illegible]棘拖紳鳴玉敢復綴于鴛行知臣疲邁之侵陵憐臣筋力之衰俾焉真祠而伏老錫廪祿以俟[illegible]閒非天地造化之曲成豈蟠蟣纖微之可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聰舜察禹儉湯寬俯采美以成仁掩百王之御極將大有爲于斯世故不遐遺于羣材致此遭逢亦異倫等臣敢不更親藥石以濟衰殘期報稱於餘年策疲駑于後日治效有補庶伸移孝之誠髮齒可捐用副教忠之訓

代放罷謝表

守文議辟憲府常規掠事察情朝廷大賜中謝伏念臣其比緣外補失赴臺辭事非出于有心跡寔罹于恢網果貽彈劾宜在譴訶豈謂天明下燭並還知臣官非韓愈敢稱赤縣爲詞憐臣智拙鄭僑徒信校之誤故特捐于三尺俾不麗于百鍰感極[illegible]恩深帝所此蓋伏遇勤民爲聖用法湯寬回四海于一堂攬萬機于獨斷致拔跡遂亦被殊私從必以情豈特敗齊師于長勺政能復古擇日會諸侯于東都辱春之恩草木安報臣無任

謝解啓

執經問學本心非爲于決科謀祿代耕末路幾同于志食濫應薦牘復冠時髦嗟駑馬之居先羞播糠之在後省循非據悶懷慚竊以興學者有國之宜先爲己者爲學之切務專從近世相習成風造務外屬遠之詞元

非實效為甚高難勝之論初不可行追考其私則所言皆肝膽之秦越進而在位則素學當為魚兎之筌蹄由茲虛誕之風馴致淩遲之漸蓋學術不善則難以望人材之賢人材不賢則何以隆邦家之慶若彼五胡之猾夏初緣二晉之清談欲張斯文久歸碩德如某者零丁質弱洴澼伎遞幼稟家傳既匪狥時之學長從師氏又非適俗之規甘放意於丘樊已冥心于科目逮覩靖康之詔復還正始之音勉緝舊聞以追群彥南宮白獻曾貽鄭璞之羞外計東來方愧劉郎之謫豈意復遇某官欲興古道務正人心以得士之多為報國之術于取材之道視所學之方知來龍當在于圖形而市馬亦先于駿骨是令庸謬誤廁品題某敢不益勵簡編更親師友庶十駕之可至免五伎之遂窮

謝及第啟

校藝南宮濫居下列拜恩北闕遂覩清光顧事業之空疎被寵榮而祇惕伏念某得依丈席返自孤童意廣而材卑心空而質薄磨礲揆斷每勤匠氏之功長養誘掖倍費揚師之力託無堪稱從閱歲年以至遍走師門獲交多士指南所自發軔云初皆君子之使然非小生之能爾誰知末浚先本心以平生之所聞望有司而求售江湖已浚中道而乃變汙瀆培摟學山卒歲而徒同卯揑尚祈誘掖使有依歸恭惟某官盛德典刑斯文羽翼忘名忘世久從造物之游呼馬呼牛一聽時人之目江山宴坐聲教鄉傳凡稱斯世之龍門咸指當今之吳下者年如衛武多齒若商翁行膺三老之求無復五噫之嘆某敢不力行其所知克謹官箴無愧前脩庶幾後日既下酬于素志勉上報于深知

答謝特奏啟

伏審榮被奏名入聯晬色已拜命書之嘉當為儒者之光惟古今取士之途以科第示公于當世持衡校藝敵云銖兩之差按劍投珠每深鑿枘之嘆恭木剝之謐典擴數路以求材凡偶佚于春官卒終歸于仕版盡收英

俊仰副憂勤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均為自致矧有姬姜而毋棄蕉萃行聽旁求其人早踐英躔夙推俊譽由祭酒頂斯之不偶故禮部何藉之復然晚沐上恩乃膺初秩將軍善飯尚可用于趙人新息據鞍定立功于駿騎其避同李卻有愧劉蕡以居彷徨無措欲腾賤而不敢奉華翰以彌慚

答王解元啓

鄉官論秀三歲登賢能之書寄籍他州一日冠英髦之選盡球琳琅玕之貢會東西南北之人某人材乃無俊詞鋒甚鋭果闈拔萃大慰羣情某濫預校文猥司衡目特煩為謝深媿何功布叙欲周勤拳難既

答何解元啓

被牒旁州濫處權衡之任如窺列肆但嗟環璧之多況在上游可量遠器某人水曹詞藻君公裔孫久已去于故鄉今來從于新寓能高癸秀名預薦書特枉蝶題歸思荒陋其為感愧布叙莫殫

賀戶部侍郎啓

伏審其官容承帝制進貳地官以文章翰墨之英居財賦根原之任邦計以裕民情亦康竊以立政所先理財最後歷觀前世多用能臣上究山澤之藏下盡頭箕之斂錙銖既竭材具斯張惟泉貨之于國家猶血脈之在支體欲公私之俱乂要周流而不偏與其國富而民貧孰若財散而民聚鑒之往訓宜有益於前規何必曰利恭惟某官財周數器學貫百家博極羣書何但安世之三篋恭容奏賦不假左思之九年是宜納誨于朝廷實能自名于心計觀今日進用之意則斯民庶幾少安凡有識知莫不欣抃某偶緣先契每借餘光濡筆勝屢下劉公之數破衣敢行登韓子之門喜聽新除輒伸慶禮傾瞻之愫布叙難周

賀劉侍郎啓

伏審升華法從就寄左符夷材進以佐時直道行而傾否衣冠和賀閭巷交呼恭惟某官康濟材猷經綸典學

波瀾浩渺陋乎政之淵源術略精深發去華之跡直尋
從廷對暨造朝端無非正大之言輔以直方之氣與情
久屬謂宜公餘之詞逆耳難言終奉輕諭之詔汲長孺
多補外劉蕡終不居中茲蓋同此懷憂恐野心之或肆
積薪在上士論公競揚鉞居前謚思彼奪豈謂天心之
求舊渙然明綍之下頒非徒民社之臨將舉鈞衡以付
某舊游苕霅嘗造膺門寄食其江鄉應拊若子得位難
忘奚味之同小人懷私不歸燕雀之賀

賀中書舍人啟

恭審代言華省進位從班主以立賢而尊士以用儒而
寵伏審慶歷竊以自古覘國尤先在人劇孟得而漢亡
毛遂行而趙重漢謗三傑楚寶四臣成安之失于左車
淮陰之借于栢直類皆隃度可以測知塵論智力之崇
卑默繫興衰之基本惟所用之才不一故所就之迹有
差若成敗而因人則古今而共揆聖神之御極登者
俊以同朝仁澤陰施符元氣之滲漉德威旁暢並杲日

之昭明又非若闇所得而擬其官𠋫行往哲道續先王
不夷不惠而唯執厥中曰伊曰周而皆用其極眷此絲
綸之任最關政治之施六押五花著前朝之故事三盤
二典追古太之彌文非學造於精微與識周于機要則
何由渙風而布令鼓動推以宣言仰副熙朝宸裨大化
其跡踈[illegible]名列諸生白新命之下頒溢私懷而窮喜
格心發志大儒之效將行擊壤含嬉小邑之安可卜僕
粗供于甘旨期終老于衡茅願善護于寢興即別膺於
冊拜奉奉欲叙喋喋難周

賀太守啟

伏審爲膺中詔寄就左符民歌襦袴之可期人喜蕃宣
之有賴凡依庇覆舉極懽榮恭惟某官士類冠紳朝家
髦傑文章述作俱存嘉祐之風流政事設施綽有治平
之軌則雍容省戶贊議樞庭回翔而德益高出處而名
愈白密邇簡記欽魏著之祖風輿論咨嗟知臧孫之有
後眷茲姑孰之古郡實為江左之奧區後倚昭亭前擁

建業烟林雪屋可細數于濡須暮角晨雞亦嘗通于秋浦方暢咸靈之際前居屏翰之先今既戢兵尤推樂國一觴一詠歎溫嶠之高蹤或貶或誅哀王敦之遺臭政成事簡吏畏民懷名歸紫禁之班當綴青瑣之舊某昔緣先子獲覩前規為親竊覲于丰升俯首飽嘗于瀾飜質非騄駬望伯樂而一鳴來自山林幸韓公之三炷飛霜入候行旆載途爾謹起居之常用副傾瞻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二　　宋　陳長方　撰

序五首

易傳後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天地之理萬事之情細大盡矣自兩儀至于六十四卦分消長變化錯綜推盪自常情觀之宜其爪分土裂相萬萬也不知所謂太極者統乎萬變之紛如而絲毫不移讀易之士茍能知此則即事以明理取道以行事應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皆合會通而行典禮矣晉宋以來世學清言遂指易為虛無之書聖人所以憂患後世之心垂教將來之旨幾於熄滅而無聞伊川程夫子起斯道於千載後著六十四卦義皆備列之要至於神妙虛無之談則絕不復道然而包精粗具兩端初無二語也高明之士即近明遠忘言神會則自得其意中人以下守而勿失亦足致吉而免凶悔嗚呼

夫子之為此書至矣盡矣言之所及亦止于是矣學者可不盡心歟或疑序言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道即易尚何從也云殊不知夫子所謂從道變易指此書也觀其繼言其書之為也廣大悉備則指此書之意斷可識矣卦爻彖象隨時無常所以顯道之用苟不從道何有于書耶若易之體則即道也謂道與易猶為強名尚何從哉

御通鑑序

國之有史其來尚矣所以善善惡惡為萬世法戒其不足為法戒者未嘗書也故魯僖公修泮宮仲尼作春秋不載而見之于詩筆削謹嚴蓋可見矣至左氏太史公范蔚宗之流雖刻畫文字光彩溢人耳目而書事之法駸駸流蕩已乖於前人爲狐突登僕彭生豕見與夫石言于魏榆左氏之書也滑稽立傳而滕城乳媼之論者太史公之書也方伎立傳而龍爲府君之說傳范蔚宗之書也諸如此類今不暇毛縷披剝其言直諭大槩以

諸書之傳後果何為乎將有補于世教耶將開迪于前來代耶是亦徒費荊楚之竹而濕秃南山之兎也下及晉宋以至陳隋恢詭十倍于書而一草一木之異畢載織詞藻語殆不可使父子兄弟同業共習之為史至于是與古人書事之意亦何異哉故司馬公受命於朝聚歷代史為資治通鑑刪繁去長一洗千餘年之弊詞將以備乙夜之覽也事之存而無所損者不可盡削故亦不得不詳余家世業儒貧不能致此書念之久矣方將縮衣節食以求之不幸亂離官本存否莫能知也因假於交游手自抄録凡事之繫興衰于教化大得大失皆不敢遺其關資聞見助談柄者或不能盡錄非敢有所銓擇也直以筆力不逮爾然自三十年來士于史籍中記一字之隱僻摭一語之新奇藏胸中以為事業衒于衆以為伎能者多矣至于上可資治道下可脩一身者彼直如視秦人之肥瘠然雖唱之于名世之士余不暇學也嗚呼天有四時發生肅殺不能並行于春秋也

有四岳東西南北不能俱見于一方天地尚爾況人力乎則余之取其大而遺其細也來者亦未易加誚焉

送黄循聖序

江夏黄公被命貳守桐廬其子循聖行從循聖余之友也追而告之曰桐廬蓋浙江之東山水都會也其彰彰著人耳目者無如七里瀨固山水之奇絶然余行天下視世之如七里瀨不少矣彼湮沒不傳此獨著稱豈非得嚴子陵而重乎子陵以劉文叔之故交及其誅莽賊縛群盜撫四海而君之子陵視之猶昔也後世高之特以其不爲劉文叔屈而已豈知子陵者哉余嘗謂子陵之于文叔亦猶四老人之于高皇其心實少之也觀子陵謂侯霸爲癡謂文叔差增于往則文叔之爲人蓋未滿于陵意也故其言咄咄子陵可不相助爲理耶特眠不應而已使子陵道合豈終身披羊裘持竿七里瀨而與西山對語乎士生一世無必進無必退特視道之如何今子氣奪三軍之師視世之功名若唾手可辦者益近於必進也必進則有時而必退矣故因子之行道子陵之出處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願以是爲師

送龔聖任序

先豫章公大觀初得官歷陽會侍郎龔公弭節里社而察院游公博士閻公亦客此郡四人相與懽然無間陋邦小郡一時有四公居之五可使聞史記述以爲異時嘉話也諸公凡日夕講摩議論意有未合者歸輒折簡相難詰必期於是余生雖晚嘗聞其梗槩聞公來歷陽未幾物故且無子天下痛之獨三家子孫尚存經亂離諸公手簡散已幾盡唯先君議論猶見家集紹興十年余至吳興見龔公之孫聖任于郵亭中各知兩家先契之厚復懽然無間退閑僚友稱其公勤吏士服其威愛賢士大夫言其好學余私自慰故家有孫也余方爲貧沈浮閭里聖任作吏日走水村山徑間奉檄别白田里訴訟一年之中相見不數而聖任受代矣將行責言於

余周視此身空如無有念聖任之意不可虛因思去秋
與客泛舟道場何山道中有稱聖任能詩文歌詞者余
告之曰聖任如騕褭之駒方就羈靮斷風逐日意氣已
在萬里之外矣是將取唐虞三代先秦兩漢之書沈酣
其間瀰渟雲升山涵海聚浩無津涯然後權衡斟酌以
求先聖人遺意豈直詩詞而已念對客語不可不使聖
任聞之然余老矣無知無聞常恐失墜先業閑放頹鈍
業益不進唯覬聖任學行立光明傑偉尚使天下指曰
是數家子今猶有人未便泯泯也余亦依藉聲光以壯
衰懦聖任勉之

送方務德序

直閣方侯務德被命使廣右行有日交朋多戚戚以侯
宜中都不宜遠也亡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中州南極
五嶺北限燕然故燕然之北多勁悍五嶺之南多瑰奇
自唐都長安去五嶺爲最一時名臣如韓退之柳子厚
劉夢得守潮陽連柳愁怨于歌詩至今士大夫承風不

樂游其間不知禍帶南海控制外夷數十國自是一都
會也皇祐間廣源小醜陸梁騷動半天下至煩朝廷移兵
西隴然終不聞生致其家戮藁街中有事之初使當時
部刺史有人制其機微一轉手力耳宋廣平亦自五羊
名還爲宮嘗聞以遠廢卻之哉紹興辛酉歲方侯守禾興
禾興于今爲輔郡事十倍平日余嘗過侯公庭閒爾清
除散地便坐文書未決獄凡三數輩余每嘆侯之材絕人
未幾從祿江東聞侯移守邊郡書問少不繼每過淮
東人必詢侯安否多爲余言侯治山陽益務惠愛以安
靜撫綏之訟訴辨理有持牒徑造庭下侯爲之剖白
教戒如與家人語民愛之如父母也今天子又移侯使
廣右乃吾君不忘遠而慎擇部刺史之意他時侯之事
業益顯白如廣平名還吾君用之豈但如今日哉因書
以爲送序然五嶺之南風物小異寒暄溫清一日或具
四時唯順氣節宜之則不生疾所在此爾曾公甫
閒遂聯事其樂詎有涯耶二十三州生齒數十百萬得

二公撫摩之可為二十三州賀也

傳一首

二烈婦傳

北國自宣和末之亂中原建炎己酉歲由江左以入浙東次年春二月自明越杭秀取道三吳以歸官吏議固守人皆安之迨敵臨城一夕去死者五十餘萬是時吳人吳永年奉母以逃廢居之娣與其妻何氏在殺二日追至母老待扶持而後行相與環視不能去妻與娣為敵得將就執紿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唯所命耳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吾不負君言絕而況于河其娣從而經之嗚呼將臣相臣守封疆保天下牧守縣令保一方婦人女子保一身職也自世教不明上下苟且凡職之所當然皆視之若秦人之肥瘠靡然衰俗之中而一婦人能死其職使居士大夫之列據連城保一郡則烈如秋霜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矣凡世之居其地而失其職者視此宜何如哉孔子作春秋于二百四十二年間猶書宋共伯姬卒以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為無人于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獨有感于此乎紹興壬子歲余聞此于黃氏子黃朴其夫交其言必信恨其所立者于伯姬幾可無愧而余德義之薄不能使之與古人並傳感事增歎作二烈婦傳蓋亦春秋之意也

記二首

心逸堂記

于湖舊無丞紹興初從繁昌之貳梁侯審理于此舟是政吳越錢某進之嘗來進之畏簡書勤吏職底之事自豆區釜鍾銖黍稜程出納唯謹丞之事自田稅受售布帛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矻矻不少怠[illegible]遹已又且燒燭續晷以治四方書既應接賓客投壺雅歌執炙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游息之方于是作堂西偏以來求名余告之曰進之為吏勤矣吏勤則身勞察其行事鳧鴈而進于庭者決遣無留山立比櫛之牘

接考有稽晝雖勞夜而休心無甚愧焉是心常逸也惰吏謾不省事仰成胥手輕重去取唯胥意問焉不知詐焉不聞視之身常逸也一日人繩以三尺法束之如濕薪首鼠進退褎徊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名君堂可乎君在斯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事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鑿方池從賓客朋友以徜徉其上視斯立則君不負丞丞不負君矣

如是齋記

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揭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穴蟻蚓蝸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盜竊發雷聲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吳郡黃子端冕外揣敵情內論國勢[illegible]陳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剜腹湔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于其時知黃子為千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于太湖之濱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識於西家布裘博帶袖手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膽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兮靜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于湖濱造黃子之居見其旁可居室為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為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為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于世世之英才異禀戕以功名為己事一發不中則忘憊神喪佯狂拓而行吟澤畔自嬉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謂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于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于余因書其初鄉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為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雖刻太空圖績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願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決[illegible]久而彌勤以追

三代君子之遺烈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蠅
頭蠅足者曷足為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
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書二首
答黃循聖書
辱書見示以易數之學公之精明超卓去僕萬萬且不
能知僕亦何由知之耶昔者側聞于先生長者故以其
所聞為左右獻大抵有英氣之人多不能閑如循聖之
材未為時用故務究世之所不知然而數學雖出於易
是亦天地間一術也既謂之術則非所謂先得我心同
然者矣故必待因人而後知之如邵堯夫得于李挺之
穆伯長得于陳希夷此耳目所接者也管輅郭璞聞于
明之流計亦各有授特以時代相遠史無其傳故不得
而知爾雖公高識深思恐未遽知易數之人則未得其
要徒弊精神而已人物如吾循聖有用實材也願公先
究易理使他日施為動中事機則僕等雖亦將被公
之惠欲知易理不出太極二字二字須深思人多于混
茫無朕之前指一物曰太極非知易者也知所謂太極
則自乾坤屯蒙屈伸錯綜至于既濟未濟猶一指也然
僕之為是言計公讀之味如嚼蠟意必不快然公苟不
遺葑菲熟聽明平意氣反求之心功不半前之為則必
有得而且知我之斯言與前之為豈不相萬耶前乎今
萬世也後乎今無終窮也公一切舍其無餘若默聽明
乎意氣以求之則觀察照了易如屈伸俯了如鏡中形
豈待察卦觀象而後知之哉然而知之與否皆外事也
君子亦不汲汲于知之嗜鄭人之璞周人以為腐鼠也
然市之朽骨或者以為龍媒也僕之隸其言猶聖將以
為腐鼠乎龍媒乎必居一于此矣
與朋友論文
某皇恐再拜伏蒙寵示退伊堂銘并序措意設論旨高
而辭達降歎不已至于文章法度則與韓退之樊宗師
雖相與馳驟數百載間小子復從為日幸甚然而中有
所疑不敢不請于左右自古君子於名實之際未有不

謙虛退託去而不居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曾子之稱顔氏亦云有若無實若虛然而名實彰著終不可掩至于草太玄擬易續詩緝經者後世之議竟何如哉竊見序引伊尹爲說而斷章曰吾從心也似與聖賢立言差不同妄意以謂不若只云笑而不言庶乎含蓄不盡之意而不爲疾善衆環者所議未知尊意以爲如何

題跋四首

擬御書尚書跋尾

御書尚書十三卷以賜臣鼎臣鼎謹首拜手稽首言曰唐虞三代之君與其卓偉光明之臣賛襄之言爲治之要修身之道具在此書皇帝萬機之餘覃思探討旣自得之而又以賜臣鼎是用三代之佐以勵臣下也若阿衡恥君之不如堯舜臣與一二在位之臣其敢不以此自勵然而周公作立政言綴衣虎賁知恤者鮮穆王命伯冏欲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凡百執事亦宜以此自勵也故刻之石頒示中外庶幾無有遠邇一德一心同成事功如臣之愚非曰能之竊亦其志在焉云

題斬蛇劍銘後

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外是三者未見其能御天下致興平也歷世以來循名失實仁則流於弱明則失於察武則傷于暴盛德之主幾千里而一遇懷德之士每恨此而興歎蓋由于此漢高祖提三尺以斬白帝子取天下後世寶之至晉武庫災而後燬黃子材作銘以爲斬蛇護項非高祖之劒而高祖之劒實在于用三傑屈群策非深知人主之武者不道是也噫嘻此義冠玉佩訏謨賛襄於朝廷之言也胡爲而發於巖岩泉石之間哉昔司馬相如賦子虛武帝恨不同時孰能道此文于吾君之側安知不如武帝之長卿哉然長卿之賦不若復辭而此文實陳正理孰多孰少必有能知之者矣

題黃叔度傳後

自漢及今垂八百年謂黃叔度爲顏子未聞有改此論
者蓋其德性粹溫望之莫見涯涘于道或近似之漢末
李范之徒自許節義吐光芒露圭角以驚動末俗叔度
泊然如不聞知其所自處者完乎顏子之在陋巷也此
後世之論所以不敢輒改也然而顏子生於周之季年
所以不出而救世又不敢私淑門人而卒之言論風旨
無傳于後世者仲尼在上故也使仲尼用於世王則顏
氏出而贊襄訏謨必若唐虞之諸臣而後已豈終於陋

巷哉叔度生于漢世時君固不能用之矣至于言論風
旨私淑諸人者亦復無聞若謂前有聖師而不敢則當
時無有也若謂晦其明以遠害則保身之道豈必閉其
言而不發也若謂擧世無道不足告語則一時人材之
盛前此未有其比也如是則叔度言論風旨不見於當
日何果謂乎嗚呼是皆由世無孔子而致斯人於斯世
使其生于洙泗之間則吾烏知不後曾顏之列矣孟子
稱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之功自生民以來未之

或有也顏子以匹夫居於陋巷簞食瓢飮姑卒歲而已
孟子遽躋之於二人之域者蓋孟子之學發乎聖人故
知顏子可以爲此爾若叔度之在陋巷者固不異乎顏
子余之陋固識不足以知之然而後世君子敢以禹稷
之功事許之乎如不能禹稷功事許之則顏子叔度之
異同于是乎分矣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非顏子孰足以語此哉

跋黃端孫原學

吾友若端兄爲其甥胡君作原學擬除蓁穢正路坦夷
始學之士直須家有此書以爲學問之指南非特爲胡
君而發也夫學之有宗猶之水有源綱之有紀長短之
有尺度輕重之權衡四者一失焉則非其物也荀卿才
高辨勝爲書十餘萬言其學非不富唯其無宗是以以
性爲惡以禮爲僞非子思孟子而無所忌憚雖曰尊王
賤霸崇尚仁義偶同于洙泗之旨然而知道君子不貴
也後世學者讀書則上自太古博究旁通摛筆爲文則

綜織組錦眩人耳目特立獨行則堯行孔趨謂之為不美不可也而其病猶荀卿焉一日立乎人之本朝事有非耳目所素經之變有非意慮所豫備者卒然而至前則五色無主南北易位矣此皆學而無宗之致也然則如之何曰知道端冕所謂孟子七篇子思中庸論語詩書春秋道之所在也必將始乎孟子則萬物皆備於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果何語由是而進庶乎其學有宗矣胡君勉之端冕之言未易得也苟不可與言雖位勢人臣無兩彼視之若無吾子其益勵使端冕與余言皆無所愧怍他日壯而學有淵源行為孔子徒者必吾子也余將賀端冕知人之明亦私自幸焉

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三

宋 陳長方 撰

雜文二首

里醫

里有三醫甲特論多固元氣乙曰能起痼疾丙游于甲乙之間其術可參二人之長一日主人謝甲俾乙專治方陳子聞而見丙曰僕於乙無一日之雅然主人信嚮及吾屬昔猪苓夜亮殷浩狂狷謝安欲為召攻群雄之疾凡五攻不需庭實不儲藥石故無功宋武帝知慕容超姚泓二豎子不能藏于膏上肓下也先羅青齊以張吾右翼後擣關中以破其心腹此善用湯劑者當疾勢善乘機以發者惟惜于欲貽之心勝故起疾之功不終此古人治法具在方冊者也為我多謝乙元氣人之根本當保衛之膏血人待以資養[并加]妄耗之藥石不可卒致多年之損亦宜愛護之丹砂敗鼓雜進必無功當慎擇之黄龍湯一飲可以疾[起]亦可以殺人當審其機而

用之為我多謝乙僕非强聒政以人主休戚而乙之念名為難保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古人豈虛言哉以僕念古人休戚之心則乙之心丙之心從可知矣願丙思僕言以告乙勿以僕不知醫而廢之則人主之福乙之福丙之福亦僕之福也退而作里讒

祠竈篇

天道在北維斗直丑歲月聿徂新蜡惟其脩家人醵酒醴羞魚脯摩括抄羅漿凡以祠于竈謂陳于門是天之計吏也歲事善否畢聞于帝滛速之期豊殺之度此實司存守宜乞靈于是曰吁噫若是哉在昔衛國有媚竈孫將舌易言發于聖門曰寧媚于竈志揭已尊傳疑後誤老婦是尊燔祭之禮箴聖所云波及末流英如漢武儀尸萬里聘以虎懸灌欲仙寸田内蠱蹤襯壽宮良陵士女故李少君因言祠竈致物鑄金封禪郤老求跡馬塵亜海緣道乞無一就貽千古笑侯氏修祠祀以黄羊言家遂肥貪夫始狂我以衣遮寒以食資物盡而休卧則瞑目心遊心初不知孰為生之始思慮紛紛不知孰為念之起欲默則縮舌欲言則啟齒無善惡之名無禍福之形行無蹤而語非聲彼且惡乎名我哉將謂吾為善而錫之福乎將謂吾為慵惰而加之辱乎將謂吾為無方之民而置之不錄乎予為我試問之因書于簡曰祠竈篇

章李明哀詞

國初因唐以聲律取士王氏起而救之言性務為道真而道實難明也故其學内外二途事道殊致矻矻于精粗名數之間求其為己終無開悟崇寧大臣本王氏黨力推尊之立師建官以穀天下育材不問其實之所宜而一為虛無空寂之論三十年士非磨不磷涅不緇者未有不汨時說趨世好也一日赤仍慶矣而人材無一可用悲夫□城章李明當其時知孔孟之傳不如是也得伊洛高弟而師事之閉戶讀書求川上逝者天下歸仁之所以然即中庸而高明合内外而同德以之修身

以之治人無非本此故右丞許公嘗語余鄧中學者如
章氏兄弟吾以為難能建炎庚戌五月卒於仕塩山菴
友人陳棐以疾後兩月始聞訃哭之寢門外既而嘆曰
嗚呼如季明之學之才使令一邑亦福百里况其上者
乎不及試用而沒則交友之悲非特哀其不年而已也
乃為之詞曰嗟夫若兮循循儼垂蛻兮何乘六氣兮游
揭友造化兮騎箕視斯世之溷日若太空之埃飛望天
君兮不來使吾心兮增悲風㶉㶉兮淒清水瀰瀰兮洞
庭想君舟兮桂櫂結荷蓋兮蘭旌朝徜徉兮北渚夕歸
憩兮玉京君胡為兮不顧折在原之鶺鴒泣呱呱兮嫠
婦舉興哀于知名余述詞兮叙感愧太上兮忘情

李鄴侯贊

四海九州一如戲具運之失撥人兩俱仆嗟世小兒坐
旁窺覬擬措其手日動心寒傑然鄴侯搤肥泥挹南西
北東唯所欲置先持范陽困賊兩河遠散不旋潰薛嵩遠
多籍其餘資所指令李郭洗甲兵二都清廓再造有
唐如漢子房猶封亦謝高臥嵩陽老居上宰前星慄屼
誠動昏庸陰銷姦宦寒暑迭運今三百年岩岩英風儼
若在前我思古人心焉密勿偉茲鄴侯才不世出

李西平畫像贊

德宗貪功失君德四海力役干戈平但意焉心寬田悅
滔俊角出飛狄庸綿綿延延到希烈乘間索賊無時停
涇師門外一朝起舟中敵國又朱泚倉皇出走幸奉天
大器傾移㑹手爾西平忠武根于天奮身一旅當無前
東擒西馳發首尾屹立左右相周旋禹鳴蕭蕭都鄙
師行引繩士如水傳呼濟道相公來談笑王城藏袖裏
包戈卧鼓含元廷青天洗出妖祲清遠坊窮巷雞與犬
寂寂不驚刁斗靜德宗胸中踏如果懷光效忠終反側
海內洶湧等滿其不有西平那復國嗟乎西平誠功高
景鐘太常卑彌勞為臣爾分乃其職慎勿滿假矜賢豪

李衛公贊

亂離天人世不有兩河股栗小兒手健兒誰復知大家

養子朝朝飲牛酒廟堂坐論皇公三鎮便同牛馬
走溷手為雨噫為風斡旋六合辟運肘奇英跖傑等豈
精氣埜不堪今論重感時念古寸心切更覺曾昌勳業
尊末座精爽君嵩盡試哦楚些招斷魂

程伊川贊

道如皎日纖塵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為北寥寥千載纖
纖百家精罷力憊言多道遐惟吾夫子神交聖一念
全德千差盡正發古關鍵推與人同學為得此作聖之
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適力扶斯文仆而復起我聆道傳
非沒非存傳之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
知道者將誰告語

張橫渠贊

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生載籍畢罹其凶劉漢崛興訪
索[illegible]擴群儒綴拾百不一存綿蕝此野陋兮叔孫僭謀
腹斷巳學自尊致彼古禮寥落無聞勇哉先生纔絕續離
論道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關右化行于民賓嘉喪祭

惟古之循坐令鄒魯復見咸秦巖巖山烈烈秋暵先
生謹嚴比德管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其
如焚惑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髙踴起我後昆

開思大士入定和善財童子致恭揭諦神後衛
因為之贊

幪頭盤足斂目而禪開思[illegible]處當念超然不起於座徧
群生前如行空月影落百川拔孩念道訪求知識海山
絶處慈容忽覩一俛仰間今吾非昔回首百城山川歷
歷大士儼然非空非有毀譽莫及熟衛熟守唯此力人
雄風赳赳是亦孔門禦侮之友

真武贊

北方之神非此形世俗殊為圖其真天一生水冏契箕
草玄揚雲知彼情

題楊生呂硯銘

子楊子姿秀特游書林覩多獲得呂陶管城圓友龍尾
真玉德性君俊富世容秉黃姿色尚白痛加敷絕遺澤

全文二百五
作可從已抄

視吾銘毋自昔

玉斗硯銘

土陶而器人學以聖銘此倚座斯吾之敬

祭文

祭劉侍郎文

嗚呼山有伏獸水有潛蛟波動葉飛人疑咆哮辟易不前殉敢怒遺逐空山澤沈陰鬱牢堂堂西海皇皇神器執維孰持孰弁孰衛右有遺直廸置安地不可毛舉具存往記公為諸生射策帝廷鳳鳴朝陽聞者聳聽溧恐蜎張孤立羽輕握之異等惟天子明入官蘭臺為郎任選思重命輕揭躯所願上批逆鱗忠誠眷眷天海開納聽卑閣倦遊還守屬撫夕郎公言愈切帝道有光主聖臣直身顯名揚百人之特萬夫之望持憲典藩奉祠居外去國七年委蛇靜退詔還王朝朝夕納誨夫何不淑奄忽殞逝嗚呼悲哉大鈞播物偶爾失賢胡厚其有而嗇與年抱負沒地理莫可研獨留名德信史有傳嗚呼悲哉某之服思辱過以客教之話言維其之食歲晚

九

終更公門可覩天作奇禍水鬪幽宅嗚乎悲哉滿瀝盈尺六月在林聞訃慟哭裂肝流涕南望君雲敬致一觴平生之意何日能忘

祭林從事文

嗚呼世之奇窮孰有如公不但五鬼接武追逐直疑百蜚遷毒窮凶使公終老跋疐其身公在乘鄉先卿沒世微逐諸兄多艱鮮易詞林筆耕文場校藝謂不成前修可繼竟就世賞事與願違孰理孰憑再官海澨姓顯名禍剌天舉飛騎暗受點白首來歸館娃之西天平之北坡陁其址陰森古木毀冠裂裳魚潛鳥伏物理乖除宜甑哉穀何辜造物付與非豈墨突不黔飯甑塵空茹藜鼓水環堵之宮笑傲游嬉如享萬鍾哉憐其貧攝職近縣庶幾一飽以慰飢腸書來告別情詞眷眷期我之來板輿就見遺稿再往一字不磨孰知訃來中腸如抽老母兄弟今獨公留公又往矣老人之憂推公之學老且不倦歷暑歷涼插屋萬卷半皆手寫隸古籀篆今竟何

施善惡安排嵗在庚子先君傾殂惸惸嫠婦遺孤
公行千里撫柩躬呼恩紫之深古人與俱今聞公訃我
獨病眊欲往不能淚流心折我齒方壯尚睎嵗月圖報
之心安俟長古

祭祝子權文

嗚呼子權操觚和墨以文鳴成護其門自有正聲簇
上桑間翛心悅耳雖非雅音猶成一致爲狗主角搏躍
俚歌知其者稀譁徒詆訶如子之文今世一二惜死野
田不司常御嗚呼子權先進後生聲氣之求或異或援
身名以休如蘇歐陽張泰數子更相汲引剌天續起于
獨蓬辰主盟未遭卞璞適楚刖耳在曹文如金玉自不
定價銖兩難私發瘝用舍嗚呼世不知子周如蓬麻其
閒知者曰文章子之于文富物一戲中散好鍛步兵
日醉巾所扶持本志功名依附末光紀績汗青大策奇
謀抱負以浸遺文未泯尚見毫忽嗚呼子權子如天賦
不可繫羈我愚自守又拙于詞持方授圓宜不克納子

獨于余話言多合今喪賦拜形忘心開孰云嵗晚遽以
訃來周旋臨惻有淚如水矢詞叙哀君其聞此

胡先生墓誌銘

如村先生胡公紹興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平江
府常熟縣瓮菘村享年七十九明年二月八日弟嶧孫
百能奉先生之柩合葬于吳縣至德鄉向龍山夫人樓
氏之兆後數月某罷官江東聞訃道上哭而以書弔其
子又數月百能屬以泥刻之文自念由故人子出入門
下且三十年百能以通家相知切亦非一日矣無可辭
理特以人微詞拙荒穢德是懼先生之析著作王公
某授學其門而見命尤力乃遲勉叙而述之先生諱嶧
字仲連世爲發州永康將曾祖諱賑故贈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禮部侍郎祖諱教故任尚書職方郎中贈太中
大夫父諱稷言故任通直郎致仕母夫人鄭氏中大裴
吳下子孫家焉先生姿禀淡泊恬于世嗜故于前學易
若天成自其少時已踰張綖檢言行有常慨然自許志

在斯世屢上春官卒不合因退居于家當宣和末遠官顯人居與甚衆當盛甲于東南而大雲里中有莆陽方公子通余伯舅氏林公德祖以雅望特操與先生爲三一時鄉州理光隱耀不爲無人二三公以年輩相追放浪泉石之間一觴一詠人歆艶之先生居五柳園中松窓蓬戶植竹蹠沼兄弟雖如父子論學二載手供薪水役客至談論終日罕及世故皆疑其爲隱君子也聞而忘懷極論愛君憂世發於詞情雖當重寄負要責者不過如此然後知其欲仕而求義于平居也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宗族遠近不問尊卑多徒之以質疑辨惑鄉人相語曰仲連不問姓氏知爲先生也其從遊之久于始見也秉風裁慎許可視世之爲不善者如已仇敵面目嚴[illegible]使人不敢[illegible]非心已而刻意性命之學治心養氣一本于此德宇夷曠凡前日深疾者至前哀矜之而已及其日益老養益熟頹然自放同于衆人淵渟川深莫見涯涘叩之小大隨問意滿則欲

言其義蓋難置詞嗚呼自古抱負其有無所遇合者亦潤身行家推于鄉黨而已先生復何恨哉建炎登極以累舉法特命之官亦一至于銓曹授右廸功郎欽州安遠縣尉而終不仕曰吾老矣姑承朝廷恩意也其居五柳嘗以杜子美宅舍如荒村之句揭居室曰如村因自號如村老人有文集二十卷文詩簡古如其爲人夫人樓氏朝請郎禹鄰之女二男子百能千能其季早卒二女長適著作王公頴次適進士張向一孫曰耕孫女三人

銘曰出處二致士之大節蹈履其宜維古明哲或素而隱潛于邱園或亟于進宜負而軒我和彼躬[illegible]出處之節彼亦何謀允矣先生合轍古人進退求義以沒其身館娃之西向龍几几其下典宮先生攸止迄爾吳民夙知好賢刻敢樵牧尚千萬年

先孫章公墓銘 借如村先生名作

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卿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爲秘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

汝周南氏都官員外郎輔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
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
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爲斯世也元符庚
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
司戶叅軍歲滿還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
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
代且至以疾終于官享年五十有三寔宣和三年六月
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太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
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中再以論事去林
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季早卒孫二
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康國元年朝廷更張泰陵政事
公移書鄒侍郎浩其略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
引而東南今復引而爲元祐矣僕之私憂將恐有甚于
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瓘友善陳公材高作
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除
詖私謁進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稿偶存

陳公除蔚之未及用而蔡京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
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來無所得撤
公按田湖口縣還以旱告即効受成胥吏失賦稅奏上
殺二京猶請特旨廢安公在德安嘗崇寧壬午歲後三
十年當紹興改元族弟籍自蘄水避李成之擾偶至德
安父老問其名氏姓族知公弟也委曲調護全家以免
在和州有獄不應死守欲殺久論不從一日同寮大集
挺牘與辨于座守怒以辭氣相加座上立者愼弱者惕
錯立引却公色平言莊徐理前語卒得要領而退有嗜
者公曰歷陽太守吃司戶何預我哉苟殺不辜不以天
下易吾介也方君守與婦併卒通判州事燕若霖挾怨
不許治喪事其公爲之盡力不顧燕怒未有以發守之
子訴于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涖
局午而歸朋游問故公曰吾爲祿仕敢不盡職然居今
唯此官爲易塞責爾自隐院庫故人居政府不一相聞
獨聞一士則身先之汲汲甚于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

明堂禮官王昇以釣臺江公公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
之學易以明象為主謂易為象而成書聖人所謂尚其
詞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繢雲
雷以震為長子為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在
洪州州吏何奠為姦利前後數守莫惟摘紙尾請書判
公至亦習故常會摘事發其姦付之李官自此一府竦
然承聽守病求去未得請以政委公時游察院非守舒
州書來言江上舟往來飄揺相望頌公盈耳察院公之
師友其言非相說悅者後守至公偶行縣軍衣不時得
口語籍籍州人稍引去公聞之料金帛具車牛而歸期
以其日某時諸軍譁于府歷事入庫索庫官道路什百
為伍公至呼其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
營三日以尺籍先前受衣其所敢後者有法其曹素威
熟威信寂然如水歸壑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
內府須求檝倅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于二事
每裁之以義視棄官去易涕唾人以衆思然其官居下

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外邑人日詗醫家
既沒哭有失聲者事乘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錄在
有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橫塘許公景
衡皆有為國家痛惜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沒嗚
呼公之學以有諸己為基以大而化為極發為著矣拳
拳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于誠雖委蛇
曲折往復變化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賓之
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惟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
而悲也乃若負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覬幸於郵直
則其道固如是銘曰望之若斧深之若矩體魄降于土
莫敢易其常古學兮知天行兮固懲不施不傳所當者
年石紀遺躅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執為無父之國

銘弟墓

吾弟少方字同之我先豫章公第二子也生五歲始能
言姿稟凝重先公器之始學即不肯下人容指川字以
問君無答給曰三字倒爾一座大笑年十二遭外艱表

表自扶持知以奉身承先為孝益衣事父友學古道世知君者不過以靜愿稱之至其商搉是非好辨者未易屈蓋君外簡默而中健武也初呂大臨與叔嘗受中庸大義暮年刪削長詞益以新知別為一書學者相傳為明道程先生所述雖名世之士有作後序數百言亦以為明道書者余持示君君笑曰此呂叔之文也言義多類特詳略不同爾荀卿揚雄視聖人國天地分之孟子七篇又何如哉余于是知君器可大受而君亦自淬礪以古人自期建炎庚戌夏四月舉家病疫余病特甚君不解衣者半月未幾君病而不起矣實五月七日年二十二嗚呼余尚忍言之也夫是年十月癸酉奉吾母之命葬君平江府吳縣至德鄉鳳凰原如君之材而不克壽使余踽踽獨行于世是皆終身之恐也銘曰保躬以正稟皇極也致知以誠學之力也壽不以稱天胡畱也死而不亾庶乎君之無戚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四

宋 陳長方 撰

古體詩十四首

張子房

子房非漢臣擱世為一起借力用沛公東西唯所指注措豈因黃石書出處非由赤松子博浪沙中椎龍欲報君仇遑恤己

陸宣公

赤符兆此水黃圖裂楚氛上天眷李氏未許鯨鯢吞胚胎出仁人來佐文皇孫如瑕不鷙搏坐使衆爲君奉天纍卵危桂石磐公存奈何兒曹癡但侈李渾勲或云謟令下雪泣山南軍瑣瑣計功閱淺識難與論君看商鼎詎可臣周文剩有一微子岡勢南山首道大與時背晚棄天之根源渤泄毫芒世已高清苦窮通一吷耳止止毋重云

寄黃端晃時從張丞相幕中

三年不相面思君夕十起君趨大江東此情隨逝水仲
尼方過宋亦主司城子欲行平生言詎知不由此男兒
一語契發軔見千里崎嶇馬迹間輸誠勞苦藹浩歌歸
去來長歎須無倚
文儒見憶門詩欽嘆高妙[illegible]用韻為答卒章問
訊汝霖幸呈似也
我貧如曲逆甕牖門垂席脊若且三飡雕鶚俱自適功
業薰天地等是一戲劇高堂親彩爰甘脆尚謀食空餘
聖門事遲勉愧孫力前脩皎日足一一是標的未敢如
求賜自畫無頹息
公居吳淞濱聲名到童兒巧旃焦雁招尚落落海遺淡
然如秋容杳渺無津涯扁舟載西子獨此見子皮無妝
及我輩一視白與緇他年高士傳讀者當見思不但前
陽士康稱百師世
記公當日事天上冠群英借計旅庭實雅為先飛聲前
中五色絹補袞澤斯民云胡卷而歸不放岐山鳴脩態

脫外累志尚惟貴寧坐使蠹簡當無復生蝗螟因公古
人風併得千載情
好在蘇夫子琴書安穩不只書寄雙鯉一一無泥滓不
見才饑日沃若桑已稠鹿與豝廢人靜話同茶甌日送
歸飛鴻縹緲天南頭趣合略畦畛道同當共謀何時輯
來旋促駕毋停輈
讀著相國傳嘉名平出處之合義作名平詩
奏刑馭骨政如虎六合瓦分訪前主龍蛇五年拔下定
尺地尺天皆漢土青門抱甕等齊民窮志肯教重屈身
採薇昔日首陽下豈謂周德慚商辛為臣委質貳乃辟
況我陪封存故國不知荒居但知君可卷隨人心用席
每開汗簡為潸然出處真可不愧天袖手已堪餘復痿
往吊鄉侯消未然高皇淚飛醜祖何似齊王更英武一
相不能推赤心終至遭君掌股君不見臧文仲辱祿知
賢不能奘千古難辭竊祿譏我為鄉侯還悵悵
孔明

阿衡專美有商初誰氏彷彿前規模漢末諸君外名紛
卓爲韓盧毒流三輔被京都鈇鑕至乃誅無辜紛紜少
定邵爲誅諸君何名殺與孤海內各各援鼓搖才如粟
毛爭馳驅孔明高卧隴廬親之過前初若無三顧憤然
去枌榆寔賴有英也彼大夫元德沒地存孤雛昏暗僅
此曹丕奴扶之立國西南隅君位內外靡咨吁茲事可
直桐宮居孔明乃古阿衡徒何人欲並齊魯吾豈將魚
目方璠璵九原可作誰歸與嗚呼斯人直起予

題趙担之唐人所畫二馬

前身道林後曹霸筆下馬生非可盡心賞神駿今繪神
戲弄丹青疑造化風骨霜鬣何足云電行山立更逼眞
脫灑皮毛見驥德妙處了非由偶形兎園喜事住公子
王濟風流略相似畫中一見猶好之不但千金致燕市
明窓展玩須韻語杜陵無人役誰付鄒公驄馬二三群
夢想風標覩神邁此詩與畫今不逢見畫與詩元自同
誰知一洗凡馬句今在生綃半幅中

讀張文潛黃魯直中興頌有作

文皇光明大日圖招來群策常低眉恩流動植到肌骨
民心與作邦家基歲月日時閒天寶椿撞家居深織兒
后妃一日投三子內閒更納壽王妃三綱俱紊今若此
漁陽叛將來猶遲陽驂入蜀事慘惻靈武郎位尤堪悲
五郎父子較名義直與安史分毫釐若非貞觀基局牢
後來更出顏黃元深詞大刻中興碑艱難不少命屢阻
坐崇前福仍茶毗鐵劍陳迹動歎息廟上齋聖德詩

古劍行

不辨干將與莫邪仗之使我心無邪光芒紫氣射斗牛
知音今不乏張華百鍊精剛欲兮手仗一尚能清九有
有時騰躍天地昏匣中飛電金蛇走切玉如泥未足珍
終當化去爲兄神願與朱雲斬邪佞豈甘埋沒延平津
莫道承平便無用長使奸雄毛骨竦上決浮雲日月明
疾視羞爲一夫勇

贈畫者徐琛

我行江南江北山直賞會心那可數獨愛陵黃古廟前
四水泬天迷浦溆胸中歷歷着山川有句如枝不容吐
欲將寫作無聲詩筆底愧非韋與許今年南走到閩越
歸踏雪峰由後路蛇行山腹動十里屏列奇峰擬八柱
連雲直擬穿天心飛瀑橫看如急雨盤渦嵒吼又奔注
小立只憂蛟鱷怒何異周南太史家西上九疑東訪禹
君能點染出江山造物爐錘因擬侮李成不作郭熙死
誰謂今人不如古五日一水十日石得意無煩用心苦

君觀宋迪傳深趣元在顛播破環堵正如草聖得神逸
捨夫爭道公孫舞吾言有味君須聽領略當同少林祖

邊公明畫屏蕈菇因成古風約叔度良佐同賦

同賦公明學佛而不專意性理故及之

君不見何曾萬錢不下筯一食淋漓汗刀俎又不見王
濟春賸人抱甕盈盂蒸豚漬人乳百年光景電盡水口
腹何須事如許夫君崇德公侯家鳴鐘列鼎相矜誇奈
何爲帽敝岩底栽松與菊臥烟霞年來刪雜到口腹不
待開話便向前身知是永禪師想似當年相國庵廚
漸遠世緣輕定水澄澄久更明蒲團好究風幡句牽陋
未是公歸處一日還家不移步方信今吾了非故作詩
相賀雜苦語愛人以德吾非擇

近體詩二十五首

別葉子

歸袂飄飄舉春風催去船又爲何日別已嘗寸心懸詩
社須磨詰兄家念思連千金輕一諾季布豈空傳

王正白挽詩

道吏詞華麗簡墨地望高驚行方接翼才力極吹毛豈
料槐梭語長令空谷逃接遲俄委化驚悼有重撩
登門幾日祖筵亦歌歛毀譽付公是游談空昨非屬
階由怨府羨起危機世味元如許休嗟志願違

楊漢公挽詞二首

今世稱能吏如君第幾人銅章思屢乘板命維新藥表
歸無日泉臺杳不春承家在諸子勉力紹前塵

一日官聯舊千秋事契存空權蕭寺側築屋白雲根綿
力慚無助丹心徒重論淒涼楚些韻誰解與招魂

去冬因元鎮有見懷詩草用韻錄上併謝妙
樂名墨之惠 樂元鎮當是趙鼎前提御書改元代非作可以互樣

南來仙馹一回翔古墨丹砂併送將從此微軀常得健
學君揮翰詎能忘霜寒碧澗行蹤少月落青林去夢長
相見只愁俱白髮敢辭不飲負清觴

送李尹叔解印

數年美政在棠陰考績如公合賜金莫問逢迎妨肉眼
但知惠愛盡吾心攀車共願輪生角追路端如鹿奔林
我亦一麾清霅尾慚無妙筆發徽音

寄胡仲連三丈

吳中耆舊固無多底事年來病作痾無恙那知能侶疾
蹈仁誰謂反傷和阻攕几杖候安否宜遣音書問若何
不藥行將致康復銅人公可手磨澤

觀亡弟同之書札感懷

處處君書[illegible]雖避淚雨泄如何遮養力不似世緣多

書中屢示周遂翁

紙上遺書字宛然千年微意有誰傳曾將靈鑰開關鈕
[illegible]珍重周成二老賢 二程夫子也

鄒生長[illegible]揖

較洗高陽一酒徒沛公雅意在雄圖敘煩前箸還銷印
王表知君沒丈夫

張釋之諫文帝

樂極生悲傲瑟歌一言悟主亦何多晏嬰往日規齊景
廷尉風流更不磨

霍光賞符璽郎

黃四娘家花滿蹊姓名因寄杜陵詩孟堅父子編摩久
符璽中郎竟爲誰

金日磾見馬

蹣座天臨務據中羌前過馬貌惟恭那知漢休屠子前
古由余可比蹤

馮倢伃

倉惶環柱祖龍子失筯驚雷劉使君十倍綠眉蛾鬢客
當熊意氣壓三軍

王昭君

巫峽江邊歲屢更漢宮日月亦崢嶸此身端可安遐徼
誰惜龍沙以北行

山簡習池

夷甫清言百不知山公日醉習家池晉朝將相元如此
石勒劉淵自飛騰

明皇貴鑑妃子剪髮圖

引鑑能知天下肥此時未納壽王妃龍眼解知丹青裏
寫出開元治亂機

胡少明兩書索二程先生畫像因寄小詩二首

微言固已成糟粕紙上形容轉更疎要識平生眞面目
百無所似若爲書
牛首蒙倛兩誤傳與人同處最難言孟軻出語不驚生
熟後方能知委源

懷少明

故人漂泊客江鄉夜雨相思夜更長經歲不來來又去
端如鴻燕遞相望
江蘆葉葉生秋思相對閑愁伴晚風想得淦松胡伯武
此時情味與誰同

答虞明中

若道平生未始離誰知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
未免猶成我與伊

示弟

欲知天理即私心切莫將來兩處尋翻手爲雲覆手雨
只今猶昔昔猶今

觀雲

浮雲聚散復東西此處容君一線通全體露時如不領
問君何日解相逢

題牛圖

卧嚙枯萁對晚風微勞齕齕未須雄吾君漏廹劉文叔好試當年新野功

牧羊圖

畫史含毫欲下時筆端新意有誰知漸山羊畜蒸然北快取奇功慎莫遲

唯室集卷五

附録

陳長方字序　　宋　胡嶧

陳氏二子幼端慧不群未名而孫請名于父友東陽胡嶧嶧竦然曰黃公所以名之不早蓋重其事余敢易之哉子其自擇焉一日謂予曰昔吾宗太丘有賢子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讀其傳心忻慕之輒欲以長方為名而請字焉余嘉其擇之審而知所以自勵因字之曰齊之同之將見伯仲異時齊德同行無愧前人則名字之設非虛語也或曰世之陳其姓者衆矣孰無二子者乎何獨取此余應之曰此長樂陳俊之子也名之何愧宣和甲辰八月望日如村書

陳唯室先生行狀　　　宋　胡百能

公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浮光人十世祖魏公顯唐僖宗
時任太保福建道節度使終葬于福州侯官縣子孫因
家焉高祖校書清高叔祖司戶易則以道德為鄉閭表
率見閩中名士傳曾祖豪故不仕祖勒故承事郎父侁
故宣教郎洪州司錄事母林氏故太僕卿旦之女公生
而英爽髫齔記誦過人十有四歲而孤豫章公叅然入
洛師友賢士親得心傳自得之學與游察院定夫楊祭
酒中立鄒正言志完陳大諫瑩中許右丞少伊諸公游
志將與古道於當世詆斥蔡氏白首州縣臨終之年一
日為公極談天下萬類治道邪正學問源委俯公大息
曰吾嘗有聞于先賢恨汝年幼未足告語士之忘世未
于治心修身兩言而已小子識之是年六月豫章公終
于官舍公奉母來客於吳貲產付之仲父一切不問與
弟同之杜門安貧刻意問學聞著作王先生昔學聞道
于程氏之門遂以先豫章之訓為請先生知其器可大

受默無所告遇洛叩棘峻詞不假公夙夜悱悱求于六
經體之驗之不敢少釋一日讀論語至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曰唯始而疑終而信喟然而歎曰六經之書
淵源浩博無踰此一言而已因榜其便室曰唯室年十
八敘伊洛答問力贊二夫子之道謂得絕學於千五百
年之後發其關鍵立觀堂與補助天地有功聖門然理
義人心之同然學者胡不由斯言而體之于身優柔涵
泳然後知聖學之傳實在于此右丞許公一見奇之謂
公不負家世真其徒從之子也兵部江公子我謝公令名
一日得時為文曰此子他日當與東坡抗衡因遺書公
曰文章議論前輩未到足下性識超邁學之所造便自
高明公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建炎中祭
酒楊公請祠南下吳中學士大夫爭先願見公方弱冠
一拜先生于稠人中見謂所知得聖人之淵奧且曰子
之學知至而未至也故志剛而氣動在常人則此為美
學者反以為病子視顏子之為人何如行其所知則固

勁不足爲子道矣子其勉之他日未易量也年三十一
凡三上春官紹興戊午擢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尉縣
多猾吏鬻獄舞文循習無憚公訪其尤者繩之以法一
縣肅然公爲政尚恩信事無劇易臨之曉然民有兄弟
訟者公教以孝弟之道戒而遣之兄弟雍如無復爲隙
當路以公道文才薦之于朝者十有二人秩滿代還邑人
老幼扶泣拜送數舍父老言前所未有用薦者關陞左
從政郎授江陰軍學教授每謂親朋曰教官患不及民
幾于尸位素要當教育人材使聞孔孟之道庶足以報
吾君置官設學之意也未行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一母
夫人林氏以六十之年哭其愛子行路悲之士大夫識
與不識咸以材德之大而未一試爲斯文惜也公天資
英發絶出等夷幼之所造不汨流俗壯而學文淸明端
亮其學本于正心誠意終於窮理盡性雖其幼歲志剛
氣勁及其久也痛殺其角厲踐履非至于教人隨問意
消嘗與學者辨學之邪正曰老佛以淸淨無爲爲宗吾

聖人之教則時止時行不主于一以時爲中而仲尼不
可得而見也所謂淸淨無爲得吾之止而已不知聖人
之所謂時止而方見性之說主于見性而已吾聖人之
教則致知以知性格物以窮理知性則極高明窮理所
以道中庸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安能君臣義父子親長
幼叙夫婦別從容于規矩繩墨之間超然乎天地萬物
之表佛老之說與吾聖人之道似是而非聖人之道于
二家之說似同而異要當先得聖賢之權度于胸中持
此斟酌以別是非及夫霜降水落之際必有所成就也
紹興六年冬朝廷罷趙公鼎用張公浚公作里謠一篇
以諷侍郎劉公與虞數百言君子以公之言爲至當公
于經史無所不讀家貧不能置書假借手抄幾數千卷
有文集十四卷春秋記三十二篇尚書講義五卷兩漢
論十卷步里談錄二卷辨道論一卷嗚呼孟子沒而微
言絶千五百餘年間士之白首窮經者或汨于專門或
汲于章句道之不明也久矣間有獨立特行之士循疑

無師問學無友道之不行也久矣二程夫子以天民之先覺振聖學于既墜受業其門非一時賢公巨卿則皆自拔于流俗之然士夫子無所不與學者無所不受及其成就或駁或粹隨其所資公當二夫子宏道於伊洛雖不得升堂入室親炙于當年由其言而探諸己以其言而體諸心所謂資之深而粹者也進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退將立大本斥異道以私淑諸人惜乎早世皆有所不及也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始克葬於平江府吳縣當山鄉銅井之原夫人趙氏左朝散郎直秘閣子璘之女賢淑婧恭事姑以孝治家有法後公三月而沒今以祔焉二男子正學右文林郎正行舉進士孫男三人曰度曰康曰庠百能與公有世契且嘗從公游故知公為甚詳謹錄其行事之大槩俾作者為之銘焉乾道戊子十月左奉議郎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致仕胡百能述

陳唯室埋銘　宋　唐琢

藥既異充之至學行卓然出乎類位不究道則富歸藏于斯安且固嗚呼有宋君子陳君齊之之墓

祭陳唯室文　宋　章憲

嗚呼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祛蔽解惑導其所向也得師矣必取友焉以輔吾行也始余未壯與吾幼弟就師術業得于王子也已又得君與其令季出入師門吾四人也相與究往聖之微言尋千載之墜緒任重而道遠也磨礲浸灌聞所未聞從師之樂也講貫習復辨問所疑取友之適也庚戌之秋我哭同氣君亦如之握手相弔俱失聲也余固知事兄之難而同志之易失也逮一星終君復長逝哭君未已而子王子即世也嗟乎二十年間淪喪至此極也道之不行哀哉徒無古已然也天實為之謂之何也昔始見君我壯君少比及君壯我固衰也君壯我衰歷長江之浪意前後之相推也孰謂壯而強者奄然而逝衰而病者纍然而存也先後殊差物固不齊理亦難究也抑有甚可悲者君逝方初棐婦繼

往高堂鶴髮哭不成聲而室有呱呱之子也凡此行路罔不盡况于吾徒交契之厚也且區之濱君即真宅從吉卜也有酒斯清有肴斯馨設祭棺前餞君于泉也陳辭溢幅寫我心曲君聞乎其不聞也儼然遺想如見其容不聞其聲有淚如瀉也嗚呼已矣獨有遺文尚克傳世而能見君之學也

祭陳唯室文

宋　洪興祖

嗚呼齊之力學究微材足以發其所學言足以行其所知自視古人闊略等夷殷然莫畏小官弗卑湖陰一尉牛刀割雞貪夫為之革面偷兒莫敢潜窺志達則已不露角圭揭來震澤養氣待時扁舟過我麈尾相揮老馬伏櫪知我者希君氣如虹挑戰出奇論議慨慨遠到不疑我適臨安君病在茲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堂有諸母室有孤嫠松楸云遠歸葬未期撫棺一慟涕泗交頤嗚呼自古皆有死顏冉其如台吾子平日自謂達性命理故應神明超軼而無所繫緜聊陳薄奠以寫我悲

祭陳唯室文

宋　張九成

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言是道者雖多而躬行者十不見其一二也行是道者雖多而知之者百不見其一二也昔余遠竄嶺艱難飽憂患嫺然若有知也萬里歸來莫與對談尚有望于吾友也吾友乃遽至于此嗚呼悲哉死生常理亦奚足悲獨恨斯世之莫余知也此余之所以悲也有酒在尊有肉在俎庶吾友之或臨也

鄭忠肅公奏議遺集一卷

（宋）鄭興裔撰

鄭忠肅公年譜一卷

（宋）鄭沬撰

清康熙刻鄭氏六名家集本

鄭忠肅奏議遺集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鄭興裔撰。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由成忠郎歷官江東路鈐轄、遷均州防禦使、保靜軍節度使、召領內祠、武康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肅。是集所錄多奏疏表狀、其記序辨跋諸雜著則間附數篇。其中如請起居重華宮及論淮西荒政諸疏、詞意剴摯。他如蠲緡錢禁改鈔論折帛錢諸奏、所列紹興間一切弊政、皆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所未載、亦足補史志之闕。又紀淳化閣帖之摹搨傳寫與黃伯思互有異同、辨瓊花之復榮較周必大玉蕊辨證更爲詳賅、亦考據者所不廢矣。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蓋其裔孫所裒輯、出於南宋之後。錄之亦足徵宋代故實之一二焉。

康熙癸酉重鐫

鄭忠肅公奏議遺集

附年譜

本衙藏板

鄭忠肅公年譜

奉直大夫韶州太守封崑山縣開國男孫[illegible]

浙閩叅軍十一世　孫耆重訂

公初諱興宗孝廟賜名興裔字光錫系出相國宣公後世家開封五世祖諱昭太子少師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傅太師追封冀王謚肅敏高祖諱甫宣徽北院使累贈太傅太師追封吳王謚恭懿曾祖諱紳顯肅后父歷官太傅太師封樂平郡王追封南陽郡王謚僖靖妣李氏封秦國夫人任氏封蜀國夫人祖諱翼之檢校太師陸海軍節度使封韓國公謚榮恭妣宗室仁壽郡主父諱藩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保平軍節度使追封燕國公妣宗室趙氏封燕國夫人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十有一日燕國夫人趙氏生公於開封縣東榆林巷之賜第

建炎三年己酉公年四歲時高宗南渡父燕國公諱藩世父榮國公諱藻奉詔帶御器械皆從于龍圖閣學士諱修年資政殿學士諱億年集英殿修撰諱僑年扈蹕從遷僑寓崑山縣通德坊載蘇州府志舊有石碑刻鄭府界三字公早失怙世父榮國

公子撫之
紹興三年癸丑公受學於楊文靖公時
四年甲寅蔭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　尋除幹辦祗候庫　詔充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内外都巡檢使
公潛心經史聞周程之學留陵下六年未嘗干進
七年丁巳正月祖姑顯肅后凶問至公在陵下成服
閏十月后祔於太廟奉詔詣臨安陪祀進階從義郎辭闕仍赴陵下
十一年辛酉除授鎮江府提轄榷貨務都茶場　奏請禁革州縣折帛錢及徵民戸積欠

十二年壬戌上早定儲貳劄子　八月徽廟暨顯肅后梓宮歸召赴行在侍駕臨平鎮奉迎登舟易緦服　十月帝后攢會稽永祐陵奉詔閱視營建
十一月辭闕歸任
十三年癸亥奏給戸縣監住四鈔宜皆存留以備互照　奏請招集四方勤王之兵圖復中原
十四年甲子予告歸平江府 即今蘇州府 娶夫人林氏同知樞密院吳國文節公希孫女
十七年丁卯奏請減免江東西月樁錢
十八年戊辰奏請升五帝為上祀

十九年己巳奏論汀州計口科鹽之害
二十年庚午除授秀州兵馬鈐轄　奏論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闕而未講請勅有司討論舉行　奏請經畧山東海道　奏論民情憤激和議
二十一年辛未奏請勅監司檢察諸州額外征取無名妄用　奏請勿用東南之民以徇西北
二十二年壬申七月彗星見奏請嚴修武備以防寇侵
二十四年甲戌奏請襃錄死事之臣　奏請獎勸直言之士

二十五年乙亥除授寧州兵馬鈐轄　奏請嚴設四境守備　奏請選練軍旅　奏論和買之弊
二十七年丁丑二月壬寅白虹貫日奏請斥遠近習佞倖之人　奏請減免淛漕司歲認鹽鈔錢
二十八年戊寅浙東西水災奏請撥義倉米賑濟　奏請減免平江紹興湖秀常潤等被災州縣本年田租　七月召赴行在同世父榮國公 諱滌 叔父顯謨閣學士 諱滋 奉詔入大内復古殿校定御府圖籍鈎臨漢晉唐諸名帖　九月榮國公分以賞產公辭不受請立義莊贍族及南北春嘗 義莊在

嘉昌縣仁壽莊即祖妣仁壽郡主賜田界定開據
刑部即中請增置義田世仍弗替
二十九年己卯正月賜御製損齋記上表陳謝 奏
請慎選守令 奏請減免西和州鹽直之半
三十年庚辰四月繼父燕國公殯賜葬臨安府餘杭
縣石門山
三十一年辛巳除授平江府兵馬鈐轄 四月霪雨
害稼奏請減免本年田賦之半 奏請免還紹興
府攢宮近地士庶丘塚 奏請禁華火僭之俗
三十二年壬午正月朔日食公上修德弭災劄子

四月賜蘭亭序赤壁賦二帖命各鈎臨一百本進
御
隆興元年癸未除授閤門宣贊舍人江東路兵馬鈐
轄 上營田十事劄子 擇官必審 聚衆必廣
置屯必成 擇亭必修 器用必備 田處必利
全用必足 耕具必足 定稅必輕 賞罰必行
上川蜀馬政劄子 奏請勅兩淮屯集御兵團結
訓練 奏請勿狗講和之議 奏請收民心以固
根本 奏請圖恢復之計 奏請嚴戰守之備
奏請經畧江海險阻兵將糧賦 奏請築紹興府
海塘以捍鹹潮
二年甲申上常平義倉事宜劄子 奏請却高麗人
入貢 奏請節用愛人 奏請文武互用 奏請
培養人才 奏論市舶宜照熙寧舊法 奏論保
正副幹當本都煙火公事外不宜泛冇差擾 奏
請宣訪臣僚 奏請思患預防 奏請修軍政裕
邊備 奏論鼓鑄之弊 奏論鹽法之壞 奏請
勿徇敵人之請發遣歸正人 奏請行屯田以安
歸正軍民 奏請簡任邊將
乾道元年乙酉上和糴二害劄子 劄面 監臨官詐

求 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公奏論勞民費
財遂罷其役且論都統及軍門行司擇帥未善
浙東西歲澇奏請蠲免被災郡縣身丁錢 奏論
宜州水利請開掘永豐圩圍田 奏請行祖宗轉
對故事 奏請斥毀淫祠禁創寺觀 奏請褒贈
張九成 奏請斥王氏學 奏請慎名器 奏請
疏濬郭澤塘
二年丙戌奏請罷近侍陳請恩賜 奏請勅監司按
察守令臧否 奏請久任將帥 奏請開掘浙西
勢豪新圍田畝

三年丁亥改授福建路兵馬鈐轄　過闕入見名對
選德殿上詢守令臧否公條析以對上曰卿練達
時務習知吏事行當用御賜宴翠寒堂賜襲衣金
帶名馬　奏論內外職官考課之法　奏請平稅
役　奏請減茶課
四年戊子奏論民命莫重大辟宜審愼聚錄　奏請
名用麗椓之　奏論州縣用刑慘酷請著令禁飭
鞭笞不得過三十　奏請罷二廣鹽鈔　奏請罷
文武臣添差官　奏請招集兩淮義兵
五年己丑奏薦頻度宜登禁近　奏請撙節財用

奏請遠便辟以近忠直
六年庚寅奏論斷獄宜別首從　奏請厚捕盜官賞
格　遣子損抗受學金谿陸九齡
七年辛卯除授福建路提刑司使　郡守與寓公因
詩文交訟獄久不決公平反之　甌人有殺人亡
命者株連日衆公奏請摘斷釋無辜者數十人獄
成上嘉公明敏加領高州刺史　福帥常用大臣
監司例不可否獄事公獨舉其職制見郡縣積玩
檢驗法廢矞爲格目分界屬縣每一次檢驗依立
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上所屬州郡一付被害之

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給驗受牒起發
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吏胥不得爲奸　建劍
汀邵四郡鹽筴屬吏請臣請易綱運爲鈔法公上
章極陳不可　海寇條去忽來調兵常集及公奏
請置澳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　奏論薦舉不公
選人宜參用考任　奏論縣尉捕盜收获多偽宜
勅所司嚴加察覈　奏論摭中禁兵武藝未精多
充私役請行禁止　奏請遴選循良守令以弭汀
漳盜賊　奏論汀漳盜賊之起由於賦役不均
奏請立賞格以散賊黨　奏論救民瘼莫先輕賦

稅　漳州野豕害稼民設機穽而獲有司追取其
齒無敢捕者奏罷行之　十月上遣公數論事特
遣中使王忠臣持勅書手詔慰諭賜白金文綺
八年壬辰除授成州團練使　上繕兵擇將劉子
奏請勑[illegible]招刺廂禁兵教練　奏論養兵貴精
不貴多　奏論李衍王希吕等不宜罷職
九年癸巳正月遷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　二月名
赴行在充賀金生辰使賜金帶金魚表秩張緘
五月使還上嘉公不辱命賜宴便殿賚予優渥
六月除授兩浙東路提刑司使　九月條上檢驗

格日請勑下諸路一體舉行　奏請勑諸路禁戢
軍兵擾民　奏論張說擅權欺罔亟宜罷黜
淳熙元年甲午四月改除兩浙西路提刑司使駐節
平江府　重建提刑司廳事　奏請蠲滌許浦
奏請刑名務遵成法不宜任吏胥引例出入　奏
請革無名之徵以寬民力　奏請蠲積欠以甦民
困　五月特詔頒行公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
永著為令　鎮江軍習水戰貴近將命督臨巨風
舟壞士溺公奏詔省視具實以聞重忤權要八月
改除江東路提刑司使兼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尋召赴行在請祠歸里　九月召知閤門事兼
提舉皇城司公事　奏請劉僑之宜召致館閣
十一月除授樞密院副都承旨兼接送賀正使
步軍營婦楊氏殺鄰舍兒取臂釧而棄其屍廷尉
論如律刑部以無証佐出之公奉詔覆治得實上
喜曰朕固知點與審能辦此嘉公廉貧特支真緣
賜居第臨安府自官宅仍給營造費　十二月加
領和州防禦使
二年乙未還右武大夫封壽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廕長子挺從義郎次子揚成忠郎

奏薦龔明之孝行節誼宜格外優錄　奏請罷
奏舉不實之罰　十二月三日瑞雪降召入大內
侍宴明遠樓
三年丙申五月二十一日天中節侍駕詣德壽宮上
壽上皇賜金盤銀榼　奏論官田輸賦當誘以開
耕不宜恐以增賦　奏陳官戶圍築田畝湮塞水
道之害　奏論現錢會子事宜
四年丁酉二月侍駕臨幸太學　奏論赦蠲積欠州
縣多變易名色取之宜下漕司榜民通知　奏論
曹觀擅權亂政　奏請錄用趙鼎岳飛子孫　奏

請罷王雱從祀孔廟　四月母燕國夫人辛解職
守制哀毀料頭幾至於毀　十月舉燕國夫人殯
合葬餘杭縣石門山燕國公賜塋
五年戊戌長孫鑄登姚穎榜進士遣受學東萊呂祖
謙
六年己亥八月服闋召赴行在除授故官兼客省四
方館伴副使奏對便殿抗論時政得失無所隱諱
上歎風俗苟且公奏言陛下當治其本凡將相大
臣各安其職則苟且之習革矣上嘉為至言　九
月充明堂大禮行宮使與禮部尚書周必大等同

上明堂議　明堂禮成加上輕車都尉賜緋魚五
十端　奏請愼選執政大臣　奏請召用耆德之
士　奏請開掘澱湖圍占田畝　長子挺除閤門
宣贊舍人
七年庚子江淮浙西湖北旱奏請蠲賦賑恤　奏論
淮南鼓鑄之害　奏請優容諫臣　奏請疏濬練
湖　奏請遴選宿儒輔翼太子　奏請勑監司守
令留心學校　奏請遴選教官
八年辛丑落階官正除均州防禦使　奏請諭民收
養遺棄嬰兒　奏論建劍汀邵四郡民不舉子請
勑有司嚴禁　第三子楨登黃由榜進士公上劄
子稱謝　夫人林氏卒誥贈碩人　奏請勑行浙
東提舉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冬大雷電奏請修
聖德以格天心
九年壬寅復名為國信使再使金　使還遷潭州觀
察使進封壽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奏陳時
政五事寬民力　蓄人材　節財用　汰冗員
擇使伴　奏薦陸九淵不宜久寘下僚　十月朔
御賜簇四金鵰服　世父太師榮國公薨　公請得
歸致追報之義校訂奏議遺集

十年癸卯續編從父文正公啟後錄
十一年甲辰除樞密院都承旨知廬州府兼淮南
西路總領財賦制置安撫招討大使上表固辭不
允　上修固運河劄子　奏論淮西事宜　奏論
兩淮常平　奏論淮西荒政　奉詔提舉荒政公
條上議賑議糴八事全活饑民無算　郡傳讚
葺學舍　濬柘皋河　第四子杭除文林郎
十二年乙巳地震上勤修省以回天變劄子　奏請
蠲免兩淮通賦　奏論江浙州郡取民無制尤害
民者莫如改鈔請勑嚴行禁止　是十一月朝覲
闕侍駕臨幸景靈宮　謁上皇於德壽宮賜宴清
心堂
十三年丙午上淮南屯田劄子　奏請詔諸路守令
舉經明行修之士　疏濬白河　重建皋陶廟三
閭大夫屈原祠　第四子杭除秘書省校書郎
十四年丁未奏請寬剩配之法　奏論鹽課之重
奏論賦法之弊　重建九華樓　十月高廟升遐
奏論攢宮非久長之計宜擇山陵規制
十五年戊申正月令合肥縣主簿唐鍔撰合肥志四
卷有序　二月揚州守闕上御筆授相國周必大

同揚州閫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同相國同奏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於職事不為苟且誠如聖諭上手詔除公知揚州兼管內勸農使提舉學事　四月公莅任揚州適承匱乏之撙節百方初在廬州却揚郡守臣傳饋不受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却有支無收特奏嚴其禁　揚有重屯糧乏倒糴他境公撥括滲漏以補之兵食遂足　編戶舊皆茅舍屢困火災公貸民一萬七千五百緡陶瓦復新之火患得息復奏免其償　奏毀淫祠　繕葺城隍修建學校

增闢齋舍揭貲置學田贍養士子延致耆儒教育風化大行　建楚令尹昭陽三閭大夫屈原吳相國伍員漢江都相董仲舒秣陵尉蔣子文晉太傅謝安尚書令卞壺梁昭明太子諸廟祠　奏請建築樂縣城壁　奏請正綱紀　奏請廣言路　奏薦高郵陳造不宜置之冷曹　奏請教練民兵　奏請修造戰艦　奏請簡閱水軍　重建蜀岡平山堂有記　淮濠與安豐不能禁戢踰淮盜馬之人至殺其主簿公奉詔會問誅首惡者事遂定

十六年己酉楚州議改築舊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上雅信公特命臨視闕址丈餘增築之版幹堅密上聞奏喜曰鄭興裔不吾欺也　創建義塚　定部轄民兵徑差法　疏濬漕河即古邗溝一名運河汎藏西南自儀真江岸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十五里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路船埠北行三十里亦至楊子橋二河始合東轉又北行六十里入邵伯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又北行至當浦接淮安山陽界由清江浦入河　建治橋梁　重構美泉亭　撤玉鈎亭改建雲山觀於郡

治子城上　興利除弊細大畢舉上嘉公廉能遣中使李賁賚手詔慰勞賜紫花羅服　奏論薦舉失實奔競成風請勅嚴革其習　奏請重獄官　奏請慎爵賞　奏請寬州縣考成　奏請減免泰州鹽課

紹熙元年庚戌奏請罷取折平糴　奏請禁革州縣勒取加耗羨餘　奏請寬民力　奏請求直言　建范文正公仲淹胡安定先生瑗祠　重建斗野亭於郡城迎恩橋之南　繕葺無雙亭有瓊花考辨　命郡學教授鄭少魏江都尉姚一謙撰廣

陵志十二卷有序　十月拜保靜軍承宣使進封
壽昌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賜餘杭縣常熟鄉莊
田一十二頃蔭孫鐸成忠郎閤門祗候　第四子
抗除直秘閣知上虞縣
二年辛亥春雷雪交作上請序儀倖劉子　四月召
赴行在提舉醴泉觀　奏請錄用劉過　奏請事
親五政一以壽皇為法　長子挺除淮南提刑司
使　從孫劉選尚嘉國公主公上表陳謝
三年壬子奏請勅官民戶一體輸稅　奏請人微關
邊設備　奏請過宮御朝以寧衆心　八月朔

上皇宜入重華宮奬諭慰勞賜宴冷泉堂賜御書
忠孝純全四字　奏請擢用陳亮
四年癸丑奏請減臨安府餘杭縣賦額　長子挺除
忠州團練使
五年甲寅奏請起居重華宮　奏請竄逐內侍陳源
楊舜卿　奏請建太廟別殿奉安僖祖以下神主
孝廟升遐奏請博求吉兆以營陵寢　韓克明
堂太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
慶元元年乙卯奏請博求賢才以輔新政　奏請復
劉光祖臺職　奏請貶竄李沐　奏請澄雜流以

用真才　奏請精考校以舉才能禁關節以戢奔
競　奏請勅監司守令各勵風節　奏請重縣令
之選　奏請勅守令勤恤民瘼　明州閫帥上特
簡公出守兼提舉學事沿海制置安撫招討等使
陛辭賜御廐馬二疋　公初蒞明州即奏蠲常賦
撤去私稅關境便之　八月實錄院準御劄移取
公所著聞見錄六十卷　第三子損除兩浙東路
常平司
二年丙辰公年七十御賜生辰禮儀　奏請汰冗官
省浮費　奏請慎選臺諫　奏論蔡元定不宜竄

處道州　三月公三上章請老上優詔慰留　浙
東水災奏請發帑賑恤　長子挺除新州團練使
三年丁巳上請慎內批劄子　疏濬鄞江　重建賀
知章祠　奏薦黃友恭宜召居館閣　奏請增造
沿海戰艦
四年戊午奏請弛僞學之禁　奏請追復趙汝愚官
職　奏請勅郡縣增置學田以養士　第四子抗
除兩浙西路常平司　重建甬江樓　疏濬東湖
五年己未公年七十有四累表乞休二月五日賜勅
書手詔特宜黃麻拜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

少師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實封三百戶賜御袍犀帶象簡蔭孫錢成忠郎　三月築退菴於賜第公有退菴集三十卷

公平生寡嗜慾不置姬侍政事之暇惟焚香毀落展閱藏書至老不倦尤嗜白樂天長慶集詩必取法　七月長子挺除守揚州會公疾未任嘉定十三年次子挺復知揚州在任二載著有賢聲

八月上遣中使郭泰發存問公疾　九月三十日公卒遺表聞上潸然謂廷臣曰鄭興裔材猷練達矢志忠貞當今殆無其比輟視朝三日遣中使

孫應辰臨視賜賻加等御製祭章命宗室魏郡王代祭宰執暨文武朝士皆賦哀挽舊治士民祭奠絡繹　秘書丞龔頤正撰公行狀　十一月詔贈太尉進封益王謚忠肅夫人林氏贈益國夫人遣太常少卿楊章營治窀穸以十二月庚午葬公臨安府餘杭縣常熟鄉東林西扇一畨石門山嘉靖四十五年禮部徵查先賢祠墓浙江按察司僉事秦嘉楫行縣備將先朝名賢鄭王墳墓緣由開報餘杭縣知縣石應嵩詳請賜塋具姓體告免存令里遞添土五百餘擔剷除蓁蕪開闢墓道世設云

奉一人以承祭祀照吳郡范文正公仲淹江右陸九齡事例大比之年一體應試

嘉泰元年辛酉觀文殿大學士留正撰公四朝奏議序公有四朝奏議三十卷

四年甲子左丞相益國公周必大撰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黃由撰碑陰記　揚氏奏請立祠祀公祠額曰忠肅在揚州府學中載諸祀典有司春秋致祭教授鄭少魏撰碑記

端平元年甲午從孫昆山縣開國男箴準祀公於通德坊家廟永樂間同族裔孫戊辰進士文康移建泰和坊嘉靖丙申若曾重葺

耳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孫肇熹　發群　校字

鄭忠肅公奏議序

古有戚畹親信之臣當屏藩弘鉅之任而能分別是非決擇利害用人行政之閒不恤侃侃直言以捍時艱以回主聽辛辛上有関於國計下有賴於民生當時頌之後世傳之孰有如南宋鄭忠肅公者哉公固徽廟顯肅皇后三世族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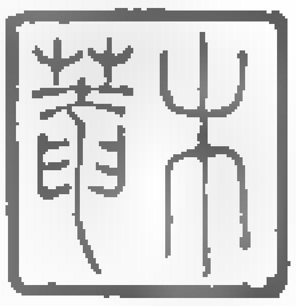
也高宗南渡諸后家皆厄於兵惟顯肅姪榮國公諱藻者肇宗扈從艱難備嘗公為榮國公之猶子初推太后恩入仕即以才能自結主知薦歷中外旋膺封爵累任以來凡一百九十餘奏而召對面陳深宮燕語者不與焉其小者一方利弊職事所関如救荒蠲

稅禁叢恤刑等類國朝上
而夕報可其大者則薦頭
才明典禮備要害厚兵民
皆鑿鑿乎名籌碩畫坐而
言起而見諸行事而於襃
忠黜佞建儲遏宦諸大端
足以繫人心而培國本者
尤能愷切敷颺委曲開導
必得當而後已蓋公以所
族親支累朝俱有心膂之

寄其與疏逖臣工或畏懼
而不敢言即進言而未能
信者不同而又練達時務
習知國體忠介之性出之
以堅順其精白乃心能使
當宁不疑同朝不忌豈徒
慷慨條陳博直言極諫之
名已也惜當時南北播遷
家乘淪亡所存奏疏狀表
止三十餘首所謂一百九

十餘奏者僅列目於年譜
之中其文之有無已不可
復問矣然則此三十餘首
者非獨滎陽後人當視為
天球河圖尊而守之凡有
志于辨賢奸善興革思取
法于用人行政以為利於
國計民生者又安可不奉
為蓍龜也哉予籍揚州而
嘗僑居崑邑與公文孫沉

赴濂兄弟友善知公守
揚州時揚民尤被其惠建
特祠以祀公昔歲渡江來
揚與予步履尋訪四百年
後祠址無存乃呈請　　各
憲送公木主入揚州名宦
祠近又為　制府范公
中丞宋公　閣學張公表
章勳德於崑邑貞節祠倘
特建忠肅公祠以永蒸嘗



忠貞繼美奕世流芳不止
一家之光也沉澄偕其姪
定遠以公奏議三十餘首
并雜著二十首乞予為之
序予樂公之後人闡揚祖

重刊忠肅公奏議遺集跋

聞之德以格君功以及民言以章志三者備
焉不朽之業也傳久可知矣先世祖忠肅公
南渡名臣與周益公朱信國陸象山諸君子
講道論德交相切磋立朝五十八載蹇諤有
聲數上書陳便宜類皆經國大猷澤民至計
史稱歷仕四朝以才名結主知中與外戚之
賢否有其比淘寶錄也生平著述甚富有間
見餘退菴集四朝奏議等帙洎桑遇變漸致
殘闕茲卽什一之僅存其刻剔時弊禆益治
體忠君愛國之心猶溢楮上夫豈僅托之空
言者哉所云三不朽庶幾近之方今
聖朝右文崇化屢詔購求藏書深惜遺編散失
未由闡揚先德於修明之代幸留此數十頁
後之君子猶可知其人論其世爲梓而傳之
非祇爲手澤之存焉已也　昔

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清和上浣之吉玉峰裔孫定遠拜識

鄭忠肅公奏議遺集目

宋少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武泰軍節度使封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

鄭興裔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輯

孫 肇齊 發祥 校字

奏議

疏

請起居重華宮疏
請罷建康行宮疏
論淮西荒政疏
請鐫揚民紬錢疏
請行宜訪疏
論薦舉疏
論常平疏
請禁傳饋疏

請行檢驗法疏

請置澚長禦海寇疏

請寬民力疏

請禁取羡疏

論鑄貨疏

請禁改鈔疏

論折帛錢疏

請罷取折平糴糶疏

請濬練湖疏

論刑名疏

狀

薦舉龔明之狀

薦舉顏度狀

薦舉陸九淵狀

薦舉陳造狀

奏祀謝太傅狀

請禁民不舉子狀

請立義塚狀

請止高麗入貢狀

請沿關設備狀

論宣州設備狀

請練兵狀

表

辭知廬州表

揚州到任謝表

謝封壽昌侯表

謝賜白金文綺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

謝賜曆表

乞致仕表

再乞致仕表

回奏

賜御札回奏
緋著附
書
與周侍郎必大書
回朱直閣熹書
告文
追封告文
焚黃告文
家廟告文
記
平山堂記
序
合肥志序
廣陵志序
聞見錄序
跋

跋高宗賜邢父手詔
御批不允致仕奏并詔書跋
戒石銘跋
淳化帖跋
辨
瓊花辨
廣陵散辨
雜識
盤鵰金睛
鳳尾弓
拔座

宋少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武泰軍節度使封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

鄭興裔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輯

孫肇基 發祥 校字

奏疏

請起居重華宮疏

臣聞治天下之大法有三曰君臣父子夫婦夫婦有法則家道正父子有法則人道久君臣有法則天地泰要之有父子然後有夫婦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百行所以莫先於孝也天子以一身立臣民之上作萬方之觀聽必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所為皇建其有極也由是而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無一它之不順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明王以孝治天下菑害不生禍亂不作子思述仲尼之言曰舜其大孝也與惟孝而宗廟饗子孫保則孝恭重矣凡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譏之陛下為天下主何忍蹈此昔文王之事王季日必三朝鷄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

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乃喜日中亦如之及暮亦如之有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省多寡之宜武王率而行之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比瘳乃已自古聖帝賢王史策所載美不勝書必以孝為首稱惟我太上皇帝以藩邸入嗣大統事德壽備極孝敬以天下養者二十六載終始

不渝陛下所習見也升遐之日哀慕毀瘠終喪三年力行古禮前有以邁百王後可以師萬世亦陛下所習見也陛下政治動欲法堯舜法祖宗奈何門內之行不近法太上乎陛下身體髮膚受之太上宗社民人傳之太上昔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陛下孝友性生居青宮四十年曾無間言受禪三載兩宮和好亦無間言特緣初郊震驚玉體愆和太上皇帝憂虞切衷未免責及侍御之人左右近習潛滋離間過此以

往聖躬弗便於警蹕膺體每怯於風霜溫凊展慶之儀僅遣內臣將命俱以太上傳旨而罷二歲有餘起居重華者不過一再會慶誕節闕上觴之禮歲首大會慶稱賀之文陛下有親而無親太上有子而無子北內淒涼殊無聊賴一念及此可爲寒心方今太上違豫正陛下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中外臣僚引領望過宮者非一日

矣迨逾三月未降指揮玉津之遊不憚命駕人情危懼莫知所措竊觀小民之家居恒父子嘻嘻一旦疾痛疴癢侍奉湯藥不離左右非是則鄉里鄉黨指而謫之其有孝行卓著者朝廷特有旌異之典凡以教孝也太上皇帝爲天子之父陛下處萬乘之尊固不宜下擬閭閻然父子天性自天子達於庶人上下同揆今南北內睽隔未由晨昏侍奉問安嘗藥又不以時何以示

天下後世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以瞽瞍之爲父而定省侗懈若乃太上皇帝仁聖慈愛今古罕覯辛亥十一月間陛下感疴中心驚皇輕輿徑至青城殿省視値駕少寐惟恐震驚戒左右勿言俟既痞親詣榻前撫摩數四殷勤慰諭語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太上之於陛下何如者而忍忘之今太上不懌思欲與陛下相見者屢矣陛下臨朝與臣僚論及過宮未嘗不心動

追入內庭卽深居不出知必有止而尼焉者伏按內侍陳源紹興間獲罪太上皇帝竄逐陛下復仰給事禁近羣情擾攘僉曰兩宮之隙源實搆之聖德之虧源實致之陛下至親父子若非讒人投間奚至此極伏望俯鑒輿請斥源並以謝中外卽日夙駕詣重華宮晝問安嘗藥之節釋朝野憂懣之情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世受國恩垂暮之年不忍見此危疑之蹟謹昧死上陳干冒威顏無任悚切待罪之至

請罷建康行宮疏

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不聞其戕民以樹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故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食乃民天有備無患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春秋書新作南門於告糴之後蓋言勞民傷財時絀舉贏也是以三王之世知人情莫不欲富故厚之而不困知人情莫不欲安故扶之而不危知人情莫不欲逸故節其力而不盡禹湯文武享國長久者人有餘力則有餘財也秦始皇造阿房之宮而天怒人怨旋致滅亡漢武帝好神仙興土木之功而民疲財殫夫秦皇漢武以全盛之勢而力役繁興猶有民不堪命之嗟況今偏安一隅四郊多事正人主宵衣旰食之時而臣子枕戈待旦之日也邇者建康留守諸臣迺請治行宮備巡

幸臣愚無似竊以爲興工動衆有大不便於今
日者夫建立行宮規制宏敞採備物料經營土
木山川跋履之勞水陸舟車之運軍匠不足繼
以平民望風承旨爲害何窮語云一人從役衆
家失業卽使瓊宮璇室巋然插漢而道殣相望
陛下其忍見之乎哀鴻四布陛下其忍聞之乎
一不便也古之經國者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
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方今軍需告急飛輓不時使命頻仍芻粟不繼
天地之生財有限小民之膏血幾何勢無取不
盡而用不竭之理是故善理財者量入以爲出
不爲不經之用不爲無益之費太上皇帝肇造
中興建都臨安誠以邦家多難實適處此事從
草率一旦禪位陛下宜方勵大有爲之業卽使
府庫之中金錢貫朽倉廩之內粟米山積而散
之孔易斂之維艱尚宜撙節以留有餘況處國

其國之時而復爲土木以耗之一旦有急其
何以應二不便也且陛下纘承大業二載於茲
敵人數數入寇江淮之間調發不常民有菜色
漢陳蕃有言曰今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
庫空陛下正須休息而安全之養其力無使乏
厚其生無使貧嬀流移而安集之庶其有濟若
使工作方興狡寇乘而襲我疲貧之民望風解
散陛下誰與爲守雖有行宮將安用之三不便

也禮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君父之讐不共
戴天留守諸臣罔思報讐雪耻而徒導陛下以
巡幸不顧軍國之利害不念生靈之塗炭欺君
病民莫此爲甚夫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單于
未殄不治第宅國家靖康之禍二帝蒙塵而不
返兩河陷沒而不復今日割地明日獻幣忘讐
敵之辱闕堂搆之安此秦皇漢武之事非禹湯
文武所宜有竊恐陛下不爲也如曰立志恢復

臨建康以集流離撫三軍以圖大舉則紹興丙辰太上皇帝行營具在亦何煩更造爲也伏望勅下留司即罷其役國計民生幸甚抑臣更有請者符離之潰中外臣民喪氣罪由都統非人非張浚李顯忠之咎陛下知浚之忠而倚任不終俾浚中道捐軀以顯忠之戮力王室而竄謫鈞州彼忌功誤國之人建康都統職任如故豈賞罰之公乎軍門行司類皆碌碌庸懦不足與任大事竊恐有悞國家匪淺更乞陛下大奮乾綱早賜斥逐擇諸臣之剛正勇毅者簡任之俾統轄江淮軍馬專司留守之寄則將帥得人敵人聞而震慴必不敢稱兵南下然後明詔中外待勤王之師四集爲祖宗收復陵寢爲二帝昭雪垢耻爲中原弔民伐罪斯計出萬全不然車駕臨幸建康無庸也臣有感於中無所顧避自知干冒宸嚴罪不容逭伏念臣自祖父以來累

世蒙恩以臣一介愚蒙恭荷太上皇帝皇帝陛下兩朝知遇雖捐糜踵頂亦所不惜倘緘默苟容不爲一陳利弊是重負朝廷也率佈庸妄上瀆虜聽不任悚仄待罪之至

宋史載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與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軍門行司皆非其人過闕入見詢守令臧否與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

論淮西荒政疏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起臣於閒散之中撫輯淮西以臣菲才叨任牧守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戶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爲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願國祚萬年無疆雖饑寒迫身不肯輕去鄉里亦有未經陳請之先流離遷徙欽奉俞旨輒皆中道復還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亾之民已不可遏近者閤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銳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饑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亦豈懵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留和糴之屬皆非過當雖

從之請而饑民猥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傷尚恐不獲善後爲之寢不能安食不能甘思今常平之法雖有其名而無其實竊欲復漢耿壽昌遺意即日另具奏請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饑羸乃慰悅君父之急者若預揣君上之心惡聞凶荒饑饉之說以歉爲豐此容悅佞臣之所爲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本路應有米斛斟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有更生之幸臣歷世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優遇惟陛下留神省察

周益公集載鄭忠肅公再使金還遷潭州觀

寀使世父榮國公㚇請閒致追報之義起守
淮西提舉荒政活饑民爲多

請蠲揚民緡錢疏

臣伏見陛下視民如傷饑溺由己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往歲淮西洊饑臣條具荒政謬當睿意仰賜採擇減糴議賑起死人而肉骨之溝中殘瘠蕃慶更生兩淮之間歡聲雷動陛下保赤之心雖夏禹周文不是過也復蒙簡任移守維揚臣凜凜思維恐有負陛下委重之意聞命即日單車涖任按行境內詢訪民生疾苦竊見郡屬民居猬密正宜興利除害以培養其既庶之風惟是比戶向係茅舍屢困火災一炬之後蕩爲灰燼此亦民生大患也臣深爲憫惻不避擅專之罪徑於本郡貯庫樁積銀錢內動支一萬七千五百緡貸民陶瓦創建間架祝融之焰頓息災燹之虞不作民患以除但大工之後未免十室九空向之逋移於官帑者時恐長吏之追呼不能安枕此又陛下所宜布德而安全者也臣

非不重體國計適歲軍需孔殷似不宜復有所請惟仰推陛下保愛元元不惜蠲賑之意敢具劄子上陳倘邀聖慈俯念億兆艱苦開恩特與蠲豁免責其償揚屬生靈永戴如天之德臣不勝區區體國愛民之意伏候乾斷勅下施行

宋史載揚有軍屯糧之例糴他境興畲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畲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得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

請行宣訪疏

臣竊惟陛下嗣服以來疏通言路汰革冗員召用正人斥遠佞倖中外翕然稱治尚有宜舉宜措者在廷諸臣已詳悉言之必將次第施行惟是今日所至要者臣愚以爲莫重於行宣訪蓋自詢岳咨牧垂於謨訓降自漢唐咸有宣問之典我國家祖宗朝亦時召對便殿甚盛舉也今陛下動法祖宗而召問之舉尚未施行毋亦曰更有待與臣惟太上皇帝爲權奸蠱惑致賢士大夫接見日少國計民情壅於上聞厥後更化頗多悔之陛下仰承大統佐理得人百爾臣工咸有鞠躬盡瘁之思願止於大廷朝見獲覲天顏未獲賜以宣召訪以政事陛下深居法宮兆人之休戚政治之利弊疆域之安危何自悉之宦官宮妾不導陛下以逸遊幸矣誰爲指陳得失者伏願退朝之餘時召宰執大臣從容咨訪

下至卿監侍從臺諫之職亦令不時進見俾盡瀝其誠悃不惟得善謀以爲政理之助亦可御逸遊以養理義之心致治之要無踰於此臣愚管蠡之見惟睿慮加察焉

請禁傳饋疏

臣竊謂本正而影自端源潔而流斯清故周官六計弊吏以廉爲本不廉雖有大事不足取也臣祖父以來世守清白束髮入官勵志冰蘗謝絕苞苴無敢少有踰越以滋罪戾伏見近時所有郡道互送禮名曰傳饋賄賂公行恣無忌憚凡帥臣監司到罷號爲上下馬郡道皆有饋遺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

百五十千爲率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二千餘緡此風在在有之而東南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冊籍者至二十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其無藝類如此臣累任監司牧守郡道饋遺前後不下數十萬悉以原物歸還未敢分毫染指亦不敢效遂時趨鞠相報以此獲戾當道正復不少乃其間

吏有影射之弊不可究竟者臣不具論其他祇如臣任廬州日前揚州守臣熊飛遣使賫萬緡傳饋至廬臣即時謝却此廬郡大小僚吏所見聞者今蒙聖恩擢任揚守按閱度支冊籍見前所却萬緡有支無收其或胥吏乾沒或守臣入橐皆未可定夫牧守者州縣之表州縣者親民之吏上以此責其下下以此應其上國計不知民瘼不䘏儆儆焉徒事饋獻之陋規以取悅於

同寮求容於大吏此風不熄臣未見其官勵素絲俗臻淳厚也且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取於上即取於下取之於上則國有盜臣取之於下則民嗟虐吏貪墨成風即使內外臺司按之輙曰此成例也且曰此動用公使庫錢無病國無厲民也內外臺司亦視爲故常而不之罪臣竊考祖宗時因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

而歲用率數十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戶部率以勞軍除戎器爲名販曹雖知之而不較即如維揚一郡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緡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勢不至使小民殫其地之出盡其廬之入剜肉割髓而無以應不止管子曰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張則國乃安方今敵人數數南侵江淮地方所在騷擾既困於兵復困於賦民力幾何能更勝墨吏額外之誅求

乎臣就耳目所見聞者據實奏陳外此病國厲民之事甚衆不能枚舉伏冀陛下大奮乾斷宣詔中外特嚴傳饋之禁有仍蹈舊轍者罰無赦庶重官方即所以勵廉隅肅國紀即所以厚民生上下相維而府庫充裕輕費有制而閭閻不擾無負列宗制公使錢之意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宋史載鄭興裔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爲

鄉衍與裔在廬却鄉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却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

請行檢驗法疏

臣觀聖王之治天下法而已法立則民利法廢則民病法者所以安良善戢奸宄也臣賦性迂踈昧於法令伏蒙陛下過於獎借不以臣爲不才累擢臨司之任臣受恩知報日夕兢惕恒思除弊興利上副君父責成之意下免尸位素餐之誚竊謂立法之利民者莫如檢驗一事臣歷按福建浙東迄今涖任浙西每見諸州縣積玩

成風檢驗之法無復存者惟是任胥吏納賄賂出入律令或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就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斷案前後移易讞決多不以實窮究小民扼於貪汙官吏眞情未由上達以故冤抑不得伸而無辜者輒受枉法之累經將不肯屬員逐一據實劾奏區處外輒就管見措置格目條例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上所屬州縣一

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凡州縣受詞遣官檢驗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審州縣官吏不得肆其欺朦除分界福建兩浙屬下州縣行之已有成緒竊意推而措之天下無不可行謹具檢驗格目臚列奏聞仰祈睿照親留省覽考量得失如或可採即賜裁定永著為令宜詔諸路提刑司一體舉行庶於國法民瘼少助萬一臣無任虔懇悚切之至取進止

宋史載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刱為格目分界屬縣吏不得行其奸因著為令

文獻通考載淳熙元年五月詔頒行浙西提刑司使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上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驗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審州縣不得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請置澚長禦海寇疏

竊見今天下議禦寇者曰將勇兵强乘其至而殄滅之如是而已臣愚以爲是可以禦陸寇而不可以禦海寇何也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不逞之徒乘風猝至覘其無備壞民居奪民食海濱郡縣屢被焚劫朝廷徵兵以勦之而調遣於內地豈能朝發夕至兵甫四集而海上之寇又飛雲掣電牽率以遁若欲從而追擊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安能與之格鬬哉及夫守備解弛而肆劫者如故我來則彼去我去則彼來寇士疲於奔命糗糧竭於轉輸經年累月而難收尺寸之功此無他遲速異時水陸異勢也臣故曰兵雖强將雖勇不可以禦海寇也爲今之計莫若令沿海之民自爲捍守瀕海州縣各有嶼澚澚置一長擇地方之習知武藝者而任之仍令結爲保伍旦夕訓練以追則迅以戰則克如

其無事則盡力於農不仰食於縣官一旦寇至澚長徑率其衆禦之不使登劫彼皆有父母妻子兄弟室家之繫驅之必力更責其兩鄰互相策應如有能殺賊者州縣第其勞以賞之容隱坐視者罰無赦則國家無調遣之擾無供億之煩而海寇可以漸息紓陛下東顧之憂計無便於此臣愚蠡測之見未審有合時宜與否惟陛下採擇而施行之

宋史載海寇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與裔請置澚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

請寬民力疏

臣伏按先朝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以來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爲州郡之患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

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十員總管之俸其間有五十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國課不逾七八萬而本郡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臣請陛下俯念生靈疾苦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庶東南凋瘵遺黎可以少蘇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即賜主張施行

請禁取羨疏

竊謂小民出賦稅以供上國家設牧守以養民所以為保障非以為繭絲為民父母自應日夕兢兢留心民隱卽使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朝廷亦諒其保愛生靈之意未由加以訶責今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先不以民事為意上供有常額而以出剩為能省限有定期而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准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而展取畸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為使佞之謀民財既竭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伏乞宣詔州縣正供而外無得溢取錙銖有不率者內外臺察劾無赦庶重民生卽所以厚邦本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蠲負疏

臣伏見通年水旱頻仍陛下特廑宵旰之憂下軫卹之詔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乃州縣官吏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征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令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鑿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庶閭閻得沾朝廷實惠胥吏不得肆欺罔之姦臣前後累進狂言荷蒙陛下俯賜採納既有見聞豈容緘默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請禁改鈔疏

臣伏見近者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鈔輸之州州改爲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頋乃今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甚者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廣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尤甚也伏乞勑下度支臣僚禁戢州郡今後毋得改鈔違犯官吏並寘重典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尅之門以彰國家至公之道臣服在近列荷恩兩朝竊見時事日非不勝憂憤輒肆狂瞽惟陛下留意無忽

論折帛錢疏

臣伏按自昔軍興紬價踴貴朝廷方當乏用始創爲折帛其後紬價漸平民納折帛錢頋二倍於本色昨奉恩詔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所以寬民力也今州縣官吏乃盡令折錢却抵價收買以取出剩民戶積欠詔書許逐年隨稅帶納今州縣官吏乃一併督輸有負體國愛民之意乞詔監司郡守嚴爲禁約俾疲困之民均沾實惠得保生業無流移之患不勝至幸

請罷取折平糶糴疏

臣聞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如稅絹出於蠶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所在常平斜行收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計爲兩便伏乞睿照敕下施行

請濬練湖疏

臣竊見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寖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渠一尺矣建炎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水強豪因而專利遂致汙瀦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湮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永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臣慮深憂國越職言事不敢避罪伏乞聖斷即敕漕臣措置施行

薦舉龔明之狀

伏見平江府鄉貢進士龔明之懷奇抱異砥志礪躬倡明聖道紹孔孟之心傳敦叙彝倫擬曾閔之至行切建事祖母灼頂益齡精誠且格上天比長奉慈闈傾囊歸覲純孝素孚鄉里食貧授徒不事干進近邀特恩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竊見明之文德立言多士矜式年齒雖邁才力未衰恭奉慶壽赦文內一欵孝行節誼著於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臣昔任監司聞見最稔用敢應詔奏請伏乞格外優錄以昭旌異之典以爲士民之勸所舉失實臣甘罔上之律取進止

薦舉顔度狀

臣伏見長興縣令顔度學術深純品行端方一任幕寮兩宰劇邑遇事慈恕讞獄周詳民來佛子之稱吏有神明之頌亟宜登之禁近以示褒嘉臣準本部條令各舉所知謹錄狀上陳倘蒙宸睿特賜優擢必能盡其所學副朝廷側席求賢之意臣不勝悚切仰候指揮施行

薦舉陸九淵狀

臣伏見建寧府崇安縣簿陸九淵議論今古學有淵源嘗自甲科兩任劇邑文章政事蔚然可觀竊謂以彼其人不宜久處下僚仰望孝慈特賜甄錄俾進居禁近之林必有贊啟沃之功苟或不如所舉臣甘誣妄之罪取進止

薦舉陳造狀

臣伏見高郵陳造明經修行幼居鄉曲早有時聲淳熙二年第進士甲科以詞賦聲震藝苑調太平州繁昌尉摘伏發姦不畏強禦政成報最除平江教授敢廸生徒亹亹不倦撰芹宮講古闡明經義士子服其論議憾師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稱務孤高自守不欲取容當塗然臣竊觀其問學閎深藝文優贍恭值國家右文

似此之人不宜置之冷曹伏乞孝慈特賜簡用必有以副旁求之意臣無任冒昧應詔舉奏以聞

按周益公集載鄭忠肅公上前論事無隱職事所及閒薦人才未嘗使知又聞朱晦菴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偽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不係偽學鄭明州薦潘恭叔恭叔言必於章中刊去此語然後敢受恭叔晦翁門人

名友恭慶元初公爲明州守嘗薦之爺失自
紹興中陳公輔請禁程氏學至慶元初韓侂
胄用事憾晦翁排巳而道學之議興繼以道
學爲不足錮人而僞學之禁起公夙奉教於
楊文靖公時與道學諸君子交相汲引年譜
所載先後薦舉如陸九淵劉清之李衡王希
呂劉過陳造龔明之劉光祖顏度蔡元定黃
罔非端人正士定遠矢志蒐討併得前狀四

通如晦翁所稱薦潘恭叔云云奏章巳不可
復覩知遺文之散失多矣定遠謹識

奏祀謝太傅狀

臣竊惟崇德報功國家之盛典表賢與善牧守
之專司臣涖職以來夙夜兢兢毎思振舉章程
揚闡往哲以副君父簡任之意伏按晉太傅廬
陵文靖公謝安以三公出鎮廣陵設奇謀以却
敵騎築新城以壯金湯城北四十里有湖毎以
水漲沒田爲患特築平水埭隨時蓄洩歲用豐
稔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迄今八百餘年維
揚之民永賴其利臣聞之禮祭法曰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謝太傅之
遺愛未泯流澤可追而廟貌闕然非所以示盛
朝褒錄前賢與風勵有位之旨除一面鳩工庀
材相地營建外合具狀奏聞上稟朝廷指揮
年譜載公知揚州時毀境内淫祠奏建楚令
尹昭陽三閭大夫屈原吳相國伍員漢江都

相董仲舒秣陵尉蔣子文晉太傅謝安尚書令卞壺梁昭明太子及范文正胡安定諸廟祠知廬州重建皋陶廟屈原祠知明州重建賀知章祠表章先哲見于志傳史乘者不容殫述今止存此狀而餘皆不可考矣然公歿後揚之人士思慕之深奏建忠肅祠於郡庠與董謝諸公並登俎豆公之勳德於前賢何多讓焉定遠譚識

請禁民不舉子狀

臣伏聞人皆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出乎性發乎情不俟勉強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殘忍成習至於生子恒多不舉傷天理之和滅人倫之大本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劍汀邵四州爲尤甚蓋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役子而不願輸稅臣欽奉聖恩提刑福建路二載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竊見陛下軫恤斯民矜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成害至此臣謹準本朝律例故役子孫徒二年所宜申嚴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曉示禍福召人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客戶兼責成地主除飭屬禁戢外合恭請指揮申嚴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賜施行庶生齒漸繁戶口日衆綿國祚億萬年無疆之福不

勝至幸

請立義冢狀

臣伏聞掩骼埋胔先王之政澤枯瘁朽西伯之仁國朝神宗皇帝元豐間允陳向奏請詔各郡置漏澤園開封府界瘞骸骨八百餘具他郡掩瘞不等甚盛德也南遷之後戎馬蹂躪規制久廢臣洊任廣陵按行郡西四望積骸蔽野訪之土人輒云或鋒鏑或死饑寒無主收埋經年暴露間有貧不能葬者亦復委諸草莽干和作沴於斯為烈臣聞見之餘心切痛惻恭體陛下仁民愛物之意請以郡外官地數區建立義冢開壙瘞埋仍創舍宇設義冢戶主管守護繄死人而肉白骨古聖王不忍之政無踰於此仰候睿慈即降指揮並勅諸路守臣一體施行不勝幸甚

宋史載鄭興裔知揚州修學宮立義冢定郡轄民兵循差法郡以大治

請止高麗入貢狀

臣伏見高麗人入使明越二郡困於供億騷然不寧既至闕則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而償其主者不預焉我朝遣使荅報舟楫費不貲之節官吏糜餼捐廩皆仰縣官者甚夥前禮部尚書臣蘇軾言於先朝謂高麗入貢無絲毫利而有五害以此也且國家行都在臨安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高麗使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距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日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四明至高麗海道渺瀰中隔洲島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楊應誠建炎戊申之役其回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州之昌國縣僅六日耳海道之當防若是乞止入貢報荅之使省糜費以裕軍儲嚴番舶往來之禁閉封疆以杜奸萌宗社幸甚

請治關設備狀

臣伏見大散關隷鳳州(即今漢中府鳳縣)梁泉縣(今併入鳳縣)在鳳翔府寶雞縣之南為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和尚原鳳之東境距鳳翔不及百里仙人關興(宋時屬興州今甘肅畧陽縣)之東境距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纔七驛自利抵劒閣百里而嬴倚梁和尚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 既得和尚原或自梁(即今漢中府)洋(即今漢中府洋縣)經米倉山入巴(即今保寧府巴州)閬(即今保寧府)或自均(即今襄陽府均州)房(州今鄖陽府)由達州(今屬四川夔州府)山路入夔(即今夔州府)峽(即今夔州府)或直攻仙人關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間 攻仙人關而不能留者以糧不濟耳若使其治廢邑聚散民耕屯其間則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散仙人

饒風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二道自成州(即今鞏昌府成縣)經天水縣(今併入秦州)出皂郊堡直抵秦州(今屬鞏昌府)昔吳璘大軍由此而出地勢平衍因爲壕塹引水縱横名曰地網以遏敵衝自兩當縣(今屬鞏昌府)直出鳳州取大散關距和尚原纔咫尺 嘗憑原下視如蟻垤故其勢難守所恃緩急備有仙人關可以設備伏乞睿鑒勑下本路將重兵鎮守且於沿關地方與屯田之利庶有備無患敵騎不敢窺伺臣芻蕘之見惟陛下加察焉

論宣州設備狀

勘會得宣州(即今寧國府)地界吳越之西西北鄰蕪湖(今屬太平府)直北通姑孰(即今太平府)則以黃池爲重鎮關道由高淳鎮(即今應天府高淳縣)而通吳會則以水陽爲重鎮由繁昌(今屬太平府)靑陽銅陵(二縣並屬池州)而入州之西境則以石埭嶺爲襟喉由石埭(屬池州)黟歙(二縣並屬徽州)而入州之西南境則以宏潭爲屏蔽績溪(屬徽州)與州之南境接昌化於潛(二縣並屬杭州)與州之東南通則以叢山關千秋嶺爲鎮鑰臨安(屬杭州)吳興(即今湖州)經廣德(即今廣德州)二日而入州之東境則以麻姑山爲要害合於逐路交界處所嚴設卒旅以備賊寇斥除已與帥司措置畢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如左

辭知廬州表

臣聞三載陟明虞世盛典六條察最漢制宏規皆材不堪於官用行有愧於古人猥以樸愚誤蒙任使上不能竭忠效智以禆聖明下不能宣政寧人以副眾望負乘之憂夙夜祇懼豈荷虛慈過於奬借謂臣有經國之能謂臣有牧民之才（制辭曰鄭興裔藏優經國才畢牧民歷任監司特著殊績）授以使符畀以郡寄淮西財賦咸勑總司臣拜受絲綸措躬無地伏念臣素乏吏治兼昧章程將揚以充副聖心撫寧疲俗再三陳讓非爲名高恭望皇帝陛下察臣之誠略臣之拙收回成命遴選英才庶微臣免尸位之譏朝廷收得人之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有辭謝款本表陳奏以聞

揚州到任謝表

合州故墟未報三年之政廣陵名壤仍叨五馬之榮甫離任於盧江旋領臨於淮海臣興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慚製錦志實傾葵匪躬自期矢直道而事主吾鼎可愛不詭隨以徇時遭遇聖明踐歷中外昔由與祠起守淮西屬水旱之頻仍回天無力加因饑之洊告濟世誠殷濬河渠而水利始通發廩庾而流民以集臣力務拊既盡瘁於經營王化彌隆遂移守於上郡念茲維揚重地實爲邊疆要衝枕江背淮都會廣於襟帶四會五達佳麗萃於東南蕭相之名高矣安玄二子亦負奇功劉晏之利溥哉吉甫諸公尤稱濟美暨我本朝二百餘年歐陽韓范爲文治之首稱岳飛世忠亦武功之巨擘以臣剖符茲土奚以克副前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化極文明恩漸動植如天之覆道則彌周

外日之中尚無不燭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
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並漁須
休命易帥大邪周益公集載淳熙十五年二月皇帝御筆揚州闕帥鄭興裔假堪其任宜具奏來臣必大同奏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於職事不爲苟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施行臣哲竭駑駘勤宣德意俾上
有裨於軍國而下可抒夫民瘼至於事鞭撲以
立威飾廚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私義之
不爲臣愚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附錄忠肅公第三子損再知揚州謝表
授符淮甸晝壤江壖魚鹽之饒實惟上郡民
社之重特副寵施臣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伏念臣賦性庸碌謬學文辭幸際昌期優登
上第出入丹禁無所建明履歷藩宣蔑聞條
教恭惟皇帝陛下恩深覆載德厚乾坤過奬
菲才特授維揚郡牧庸加異數勑轄沿江戎
機非次之遷臣奚以稱竊按先臣贈太尉與
裔任孝宗皇帝朝曾鎮是邦著有異政三十
載之餘蹤如昨億萬姓之謳思未亾臣以斗
筲微質濫世家休風教可追大鄭小鄭之稱
紹衣貢疚北史鄭道昭父子爲光州刺史有惠政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臣先臣翁朝同清白相承矢忠矢孝之規繩武有
志孝宗賜忠肅公制辭有忠孝兩全之褒敢不冰霜勵節金石
貫誠駑馬奮十駕之勤鉛刀淬一割之用少
申絲髮以報高深臣無任望闕拜命激切感
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封壽昌侯表

臣與爵言伏奉勅書仍賜手詔慰諭除授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少師武泰軍節度使進爵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捧受絲綸載驚載躍臣與爵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性質樸魯才術迂踈徒以遭際聖仁容光日月慚無樽俎之謀累忝腹心之寄擁旄仗鉞分閫作藩荏苒五十八年首尾三十二任遇事輒發曾不

顧身因時有為惟圖報國荷蒙列聖寵遇過隆自維癃朽之餘每循止足之戒深辭主紱冀就田廬豈意微誠未達於明廷聖眷益隆于草澤特承七命之貴超過八階仍叨五等之榮坐封百里莫逃僥倖之誚實負心顏之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德堯舜至仁俯念先朝舊臣特加逾望殊錫臣雖素領焦禿病幹尪羸倘滿壑之未填尚涓埃之可報無任感荷屏營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白金文綺表

臣與裔言伏蒙中使王艮臣至宣降到十月二十五日御札恩賜白金文綺者跪捧殊施怵躍無地臣與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才本孱懦謬膺簡任空抱愚忠斷無賈生之策妄矢入告愧非董子之才徒以志切愛君用敢輒陳管見仰惟皇帝陛下不棄芻蕘過加獎借俯降王人特頒恩命臣仰榮知忝承寵益驚終虞尸素之譏莫報雲天之德限於職守不獲詣闕無任感恩抃舞悚切屏營之至謹具表陳謝以聞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某何降寧使中頒閭巷驚傳群羨朝廷之異恩紆紳竦歎僉謂臣子之至榮拭目生輝戴恩罔措臣與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識愧謭劣乏致主之鴻猷才僅斗筲鮮經邦之遠畧徒以樸忠無飾孤耿自將荷四聖之異知磬一心而盡瘁誠及桑蓬之序方深岵屺之思念莫報於劬勞敢襲承於恩禮豈繫優渥賁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千齡光御萬物蒙休致茲微䝉謬膺寵數惟是珍頒御府侈爲宗族之光亦且家有藏書留作子孫之寶雖桑榆之景漸迫而犬馬之報方殷誓殞百身勿渝一志不勝感怍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廕表

殊異恩波下延嗣息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臣與爵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本庸愚素鮮令德誤辱兩朝之知謬膺五等之封逈分寵榮撫懷滋愧伏遇皇帝陛下錫類推恩先臣老母叨荷優渥追念寵存何圖臣子挺携又沐殊命黄口弱稚未嫺幼儀方且勵以義方教之詩禮遽承明詔將授榮班臣夙夜思維

臣昆弟叔姪盡居右職過亢有悔方負疚於愚臣童子何知復拜官於聖主兢惶祇惕無地自容不任激切感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乞致仕表

臣衷懇尊已具奏陳聖訓慇懃未蒙俞允夙夜循省彌滋戰兢臣與爵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一介庸儒行拙才疎謬荷列聖之知洊更藩維之任綢繆榮寵荏苒年時循吏之稱未聞於官守曠職之誚難免於朝端兼以犬馬齒衰桑榆景薄精力日耗末疾時嬰自維力小任隆終必致覆功微祿厚久則招尤是以經延止足

之文詩昭素餐之戒乞閒解組素屬微誠致政引年豈繄矯飾欽奉溫旨過賜慰留在聖主敦下之方蓋欲不棄乎故老於愚臣行已之道竊恐有誤於蒼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聽特軫天慈念臣進非在右之容鑒臣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不以曲成俾得養疾衡門歸休田里歌帝則而不日飲聖澤以終年其爲欣幸曷可名言臣愚無任望闕陳情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衣綸請以聞

再乞致仕表

臣連上封章乞休官職伏奉詔旨未賜允從輒冒威嚴再輸情悃臣與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才質迂淺學術顓蒙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踐更牧守數歷藩宣閱茲五十餘年曾無片長足採頤齒髮衰落精慮遺弛位難冒於寵榮志欲收於骸骨豈圖上聖之至仁汪念先朝之遺朽屢頒諄諭未忍棄捐臣竊自維出入中外事功弗建報稱蔑施濫叨名器之榮終貽尸素之誚伏乞俯鑒誠悃賜報日俞俾得解組王廷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遲暮之年鑿井耕田歌咏唐虞之盛沒齒戴德奕世蒙庥無任激切虔懇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賜御札回奏

臣伏奉中使宣降到御札褒臣善於論事寵賚有加顧臣才識淺陋不足仰贊廟謨之萬一恭讀聖訓悚惕滋深敢不益勵前修永矢盡瘁冇關億兆務入告於茲辰苟利國家誓捐軀于異日庶伸微悃少荅鴻恩

鄭忠肅公遺集

宋少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武泰軍節度使封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
鄭興裔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輯
孫肇熹 發祥 校字

雜著

與周侍郎必大書

行都相別倏已逾年仰懷温論不去於心前月中進奏吏報云張都承（名說其妻吳氏后女弟也）復拜簽樞（先是貴戚親屬擢拜樞府張栻切諫范成大不草勅說遂與祠）不勝駭愕繼聞李侍御（名衡）王正言（名希呂）執奏侍郎閣下不草荅詔莫給諫（名濟）封還錄黃同日鐫秩（公是時奏論李衡王希呂等不當罷職詳見年譜）時作四賢詩紀之憾不獲從都人士後賦短章祖餞是用悵悵昨幹僕自平江回（仰令蘇州府）攜族子臨（開國男升父歷仕知廣德軍終太常卿載崑山志）

一月既寅問候書至言閣下已抵崑邑（按閣畬公崑山）
（十蓀也）於前二日戊子同族孫莘（歷官朝奉大夫）舉（歷官大宗）
（增也工丞僉國子司業俱閩門男肇弟）章與閣下快敘濶悰具悉台
候動止萬福甚相爲慰與喬承乏閩路伏見閩
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
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鈔法行嗣後淮浙之
商既通閩廣鈔法隨罷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
寧府（即建寧府）劒（宋南劒州即今延平府）汀（宋汀州今汀州府）邵（宋邵武軍今邵武府）行
官賣鹽法下四州曰漳（宋漳州今漳州府）泉（宋泉州今泉州府）興（宋興化軍今興化府）福（宋福州今福州府）行產鹽法官賣之法歲久弊
生產鹽之法亦漸多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
於民俗大有不便蓋州縣間率以鈔抑售於民
其害甚於官般故當時轉運提舉申乞上四州
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追鈔法既止歲
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納行在所榷茶務紹
興三年詔權免五萬貫實存十五萬五年詔依
舊二十萬十二年詔添十萬至三十萬二十七
年詔蠲除八萬現徵歲鈔錢二十二萬緡竊按
上四州私販多鈔額不如官般法便邇者論議
紛紛屢相更改漕司且請易綱運爲鈔法病國
厲民莫甚於此適已具劄子痛切言之卽日俞旨
必下藉邀矜允亦大快事敢以附聞時屆炎蒸
祈遵令保衛以需宣召莊草占候不勝悚仄之
至

定遠按宋史建劒汀邵鹽筴屢更漕臣請易
綱運爲鈔法先忠肅公抗疏論之奈疏稾今
已無存宋史又第稱鄭某極言其不可而不
復載全文良可惜也捧讀此書中論四郡鹽
筴及鈔法未便當日憂國恤民之意猶幸畧
見其概云

回漳州朱直閣熹書

睽隔經年未由服教伏辱誨緘眞信今昔審惟足下治化已成台候動止萬福惠示經界法爲民除弊最爲良策與裔竊謂此法行貧民下戶固樂其利豪右之家不便行私必滋異議摇沮須具狀逐一奏明甚善甚善冬候凜凜敢重以寶調爲請不宣

按先忠肅公年譜載淳熙八年奏請勑行浙東提舉朱熹社倉法於諸路此書又極言經界法爲除弊良策具見當時與晦翁同心爲國修復古制至意宜數郡之民戶祝公不替也 定遠謹識

追封告文

孝子具位與裔敢昭告於顯考防禦制置贈少師保不軍節度使府君顯妣太夫人與裔罪惡滔天禍延失怙夙奉慈誨循歷顯榮仰荷皇仁推恩罔極降制追封考爲燕國公妣爲燕國太夫人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祗奉恩綸且悲且喜敬此宜讀用昭寵光謹以牲醴粢盛恭申虔告尚饗

焚黃告文

孝子具位與裔敢昭告於顯考防禦制置贈少師保平軍節度使燕國公府君顯妣燕國太夫人既告於廟更題神主茲焫告黃謹奉典禮清酌庶羞恭薦墓几與裔罪逆洪深嚴君早背仰賴慈訓教育有成竊位朝端循歷今職追想顧復祿養靡從先德流光自天錫慶宣賁恩命伏但稱殷在天之靈鑒此休顯尚饗

家廟告文

孝曾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少師武泰軍節度使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與裔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敢昭告於顯五世祖考太師封冀王謚肅敏府君妣冀國夫人顯高祖考太師封吳王謚恭懿府君妣吳國夫人顯曾祖考太師中書令封樂平郡王追封南陽郡王謚僖靖府君（宋嶽[illegible]顯肅曾[illegible]父）妣秦國夫人繼妣蜀國夫人顯祖考太師陸海軍節度使封魯國公謚榮恭府君妣宗室仁壽郡主顯考防禦制置贈少師保平軍節度使封燕國公府君妣燕國太夫人昨準上旨除授前職今茲恭拜恩命皆由歷世祖考積慶流光與裔敢不兢兢恪修幸廸不訓無墜遺緒伏惟祖考實鑒臨之尚饗

平山堂記

天地間無久而不敝之物唐虞以前遐哉邈乎不可考矣周秦漢唐之世迄今亦不獲多見其尚有存者必其爲人所注意而人爲存之也非然則歷變故經歲月雖以金石之質猶不能與天地以不敝而况其爲游觀之所亭臺堂榭風雨之所飄搖鳥鼠之所剝啄草木之所灌莽者乎此周原鞠茂草故宫離禾黍銅駝在荆棘昔

人所悲良有以也善乎韓昌黎之言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况廢興成毁之故豈不以其人哉慶曆間廬陵歐陽公實守是邦爲堂於蜀岡之上負高眺遠江南諸山拱揖檻前若與堂平故名堂之左右碧樹參天清風徐來雖盛夏亦不知其爲暑也政成之暇延四方之名俊摘邵伯之荷葉傳花飲酒分韻賦詩徜徉乎其中不醉無歸載月而返亦風流逸事也心竊向往焉及莅任維揚訪平山故蹟而荆榛塞道荒葯冒塗頹垣斷棟率剝爛不可支撑去降興癸未周君涂重新之日不三十年而凋殘零落遂至於此吁嗟乎自國家多故戎馬蹂躪先賢遺址半爲樵牧之區騷人逸士罕有過而問焉又誰爲保護而愛惜之樸斵而丹雘之哉無怪乎斯堂之旋圮也嗚呼事以人傳以人傳人則傳無窮是役也予何能辭其責乃爲

之程土物庀財用卜日以鳩工經始於客冬之九月竣事於今春之二月軒檐既啓江山欲來仰挹松風俯矚流泉二百年之壯觀一旦維新既成偕賢士大夫相與置酒而落之游人士女摩肩疊趾聚而觀者不下數千人喁喁有更新之幸則相與語曰太守奉天子命以牧養小民刑清政簡自宜有游觀之美以休其暇日予曰不然太守之新此堂也豈徒快意適觀白樂其

繄乎大賢宮齋舍數幣告成爲多士慶之比戶蔚蒸融風已熄爲兆民幸之茲復汲汲於此堂者毋亦以名賢作息之地文章政事昭人耳目大有德於揚者生既沾其澤沒亦宜馨其祀將以此堂爲棲神之所設主於中以見揚之人思公之深愛公之至太守之能順民欲而新其堂愛其賞也所謂人所注意而人爲存之者其在斯乎後之人嗣吾意而葺之則可以久而不敝

矣時紹熙改元歲在庚戌夏五上浣識

揚州府志載平山堂在郡城西北五里宋慶曆八年郡守歐陽修建後刁約周淙鄭興裔相繼新之　美泉亭宋歐陽修建鄭興裔重修　斗野亭在江都邵伯鎮宋熙寧二年建紹熙元年鄭興裔更造於州城迎恩橋南雲山觀宋熙寧間陳升之判揚州創閣於子城上曰雲山淳熙間鄭興裔撤玉鈎亭增而大之名雲山觀

定遠按先忠肅公如維揚日修廢振墜巨細畢舉平山堂特其一耳他如疏濬漕河以通飛輓尤屬經濟大猷國史郡乘雖具載其事多未詳備年譜載淳熙十五年事註云漕河即古邗溝一名運河公自有記稱西南自儀真江岸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十五里至揚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

站船塢北行三十里亦至揚子橋二河始合東轉又北行六十里入邵伯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又北行至黃浦接淮安山陽界由清江浦入河云云惜乎遺編殘缺全文已不復可見惟此平山堂記如鼎彝光燄然獨存捧讀之下不勝感慨繫之因附誌於此

合肥誌序

廬郡故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爲廬子國春秋舒國之地昔成湯放桀周芮伯命巢左傳曰自廬以往又曰徐人取舒皆此地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分淮南置廬江郡東漢改曰合肥郡以南臨江湖北達維揚淮水湯湯流遶四合故名魏晉之時設重兵鎮守於此爲必爭之地梁曰南豫州亦曰合州至隋始改曰

廬州能賦蟠其前紫荊跨其北腹巢湖而控渦潁桄滁皖而臏濡須固淮右襟喉江北脣齒也我朝受命以來重熙累洽涵煦生息亦云久矣而志載缺如奚以昭傳信示來茲乎余承乏守郡郡之中所爲山川之廣袤守得而考之戶口之登耗守得而詢之田疇之蕪治守得而省之財賦之贏縮守得而覈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風氣之貞淫守得而辨之守之奉命而來

此也所以上報天子下順民情者綦重矣夫事不師古宜今而欲有爲譬之閉門造車未見其合志易可廢乎於是檄唐鑣鑄領其事廣蒐博採蒐爲四卷就正於余余惟誌之作非徒以侈紀載也蓋有激勸之意焉子與氏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今試爲之披其輿圖考其軼事西瞻金斗東顧浮槎當年梅尉高隱之風梁女修道之蹟父老猶能道之否望

明遠之臺與波上下如隱隱聞讀書聲也若夫移檄斂黃巢之兵謝郡留貯庫之錢使君流風於今如昨（史稱鄭相國綮嘗知廬州黃巢作亂綮移檄巢無犯郡境巢亦斂兵謝郡歸贏錢千緡貯庫不取後盜發夜寇入不敢犯鄭使君寄庫錢）國朝呂文靖陳文惠之遺愛嘖嘖在人耳目其政事可得而稽勳名可得而師乎生平思包孝肅之爲人所稱烈如夏日而凜若秋霜者[illegible]闕則又未嘗不心儀焉彼其高風勁節婦人女子皆化之如得

氏者非闇中之錚錚乎至於肥水奔東山之捷飛騎走張遼之襲乘之誌乘皆足以增輝於史冊留纂於後人可以風一國可以型四海賢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也寧得以爲記乘之空言而忽之乎

文獻通考載合肥誌四卷合肥上簿唐錡撰郡守鄭興裔也時淳熙十五年

廣陵誌序

郡之有誌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後有所鑒甚重典也余奉簡書自廬移守茲土表章先哲利賴兆民日求康治而文獻無徵心竊悼焉夫廣陵名勝之區淮南一大都會也襟江帶海包絡吳楚通道甌粵鮑子所謂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非其地歟春秋時屬吳傳曰吳城邗溝以通江淮是也秦并天下屬九江郡漢屬荊尋屬吳景帝時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東漢爲廣陵郡魏晉屬徐州宋曰南兗州北齊曰東廣州後周曰吳州隋曰揚州亦曰江都郡唐初爲兗州又爲邗州尋復爲揚州此沿革之大概也唐曹憲始創揚州誌五代喪亂之餘殘編斷簡無復存者我國家定鼎以維揚爲重鎮歷今二百二十餘年休養生息民殷富庶而名邦掌故終令淪亡殊非守

土牧民之責爰命鄭敎授少魏姚尉一謙輯之
爲卷一十有二書成請余識諸簡端余思先王
之有天下也礪山帶河盡疆以理金城湯池度
地而居齊秦四至之履易垂重門之文明乎各
有定守也乃若任土作貢厥賦恒殊三等魚鹽
蜃蛤伯國用以富强且江珍海錯地實生焉既
其土者食其毛寧敢忘享王之義乎其或嵩嶽
降靈勲名成於仕宦山川毓秀賢蹟著於鄉邦

千秋之俎豆增光焉若夫過名山而歌咏擲地
金聲歷館閣而抒辭光天藻彩鄒枚鮑庾之徒
赫赫在人耳目也他如刲股砥純孝之行嚙指
凜冰霜之節可以立懦廉頑風兹百世旌廬表
棄又奚忝耶至於隋陵盤塚古蹟相沿瓊觀迷
樓勝地非昔弔遺徽於寂寞之濱捫碑碣於蘚
蘿之內雖微必錄無隱不宣數百里封域中之
事群滙而筆之於書則身雖不下堂階而廣陵

錯寰恍然在目斯無負守土牧民之責乎聖天
子採風問俗藉以當太史之陳後之來守是邦
者亦庶乎其有所據依矣是爲序

文獻通考載廣陵志十二卷敎授三山鄭少
魏江都尉姚一謙撰紹熙元年太守鄭興裔
也

跋高宗皇帝賜世父手劄

右紹興戊寅秋九月二十七日高宗皇帝賜世父榮國公手劄也（榮國公名藻以戚畹扈蹕南渡歷官太師使相謚端靖）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擾攘之餘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萬幾之暇展玩摹搨不少怠葢庽好之篤不憚勞廢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繼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閒御府所藏圖書不亞於宣政時世父榮公以從龍舊臣特命入大內鑒定標題錫賚優渥手劄獎諭迄今三十八載翰墨如新敬命工裝飾寶藏於家以垂來兹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識

御批不允致仕奏劄書跋

慶元戊午冬十有二月興裔在明州數上章請告聖恩過厚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十字付外誠異數也今以御筆同所降詔書合爲一軸而藏非特寶兹宸翰亦使奕世子孫知寵遇優渥交相勉於忠貞云己未六月十七日臣興裔謹識

戒石銘跋

紹興壬子夏六月御筆鈎臨黄庭堅書戒石銘頒賜諸郡縣俾鐫之石其文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出蜀主孟昶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載蜀檮杌蜀史名中熙陵宋太宗陵名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勒石州縣使守令僚佐觸目警心務求爲良吏無徒朘削兆人則國家之利實多矣有斯民之責者其各勉旃

跋淳化帖

太宗皇帝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高廟紹興中令國子監摹本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蒸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爲銀錠摄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刊孫過庭書譜

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舛誤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僧希白摹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稍不同迭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字樣而

歲月各異中間謬處甚多朱元晦譏其極爲可笑戲魚堂帖者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希白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閱帖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余酷愛法書不惜購求以故諸帖俱備几案間而莫能辨其真僞淳熙甲午冬以

孝廟所賜內府藏本較之大都官本法帖字極豐腴而有精彩且有銀鋌摟痕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與諸刻迥不相侔謹什襲藏之用識數語以示兒輩云

瓊花辨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天下無雙昨因敵騎侵軼或謂所存非舊疑黄冠輩以聚八僊花種其處及觀郡圃中聚八僊花與瓊花不同者有三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聚八僊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僊花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蘂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僊花蘂低於花結子而不

香不同者三也余尚未敢自信嘗取二花續示兒孫輩皆能識之乃始無疑又觀紹興中金華杜游記言自京口過揚州尋訪舊事往謁蕃釐觀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巳之變狂寇入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種也有老道士自言生於崇寧間今八十有六歲能敘今花本末道士姓唐名大寧具言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金兵渡江入觀取花本去小者亦剪而誅

之鼓既退十二月間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某默禱后土移植無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既望夜中天大雷雨所植根旁勃然三蘖從根出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今三十年之久婆娑偃蓋常不忘斷根時也尤可異者宋次道春明退朝録云瓊花即唐之玉蘂宋子京筆記云維揚后土廟有花名玉蘂王禹偁愛之更稱曰瓊花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楊巨源詩晴

空素艷照霞新香灑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今上玉花香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集賢院亦有玉蘂花白居易詩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華君不知是也翰林院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玩賞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傳師和

去今日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玉蘂花非一處有其非瓊花明矣鮮于子駿咏瓊花詩云百鳴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云云良不誣耳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花之句非謂玉蘂花正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予觀玉蘂條蔓如荼蘼栢葉紫莖花苞

初甚微經月漸大時値暮春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盤花名玉蘂乃在於此往歲帝從鎮江招隱備悉其概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瓊花即玉蘂王元之知揚州但言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態子京何故以誣元之劉夢得嘉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泥許愼說文赤玉爲瓊之注耶淳熙間嘗命使臣移取旁榦植之大內未幾憔悴及送還本處鬱葱如故噫瓊花果有神爲之歟

廣陵散辨

嘗讀晉書嵇叔夜傳稱叔夜游洛西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唐韓皐云康製此曲緩其商弦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奪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

世而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竊按魏晉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而後乃爲揚州劉潛琴議載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令夔制樂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因揚州興復不成而作然乎否也

盤鵰金睛

淳熙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侍上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郭棣所服盤鵰金眼睛紫窄衫與其他行宮使帶御器械不同時周大參子充疑之舉以問與裔揭謂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裏花而已近歲與裔世父榮國公（名藻）爲大禮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今昇與棣官未至上特以

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繡盤鵰兩眼望之燦然云

鳳凰弓

從父華原王（名居中歷封崇肅燕三國公進爵華原郡王諡文正）在相位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嶽廟敷奏明皇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强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機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使爲洪

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薊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效蓋兩河名將云

狨座

狨座凡兩制及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以籍衣不皺價值錢百千皆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凡出使故事惟正使乘狨座副使乘紫絲座大觀庚寅從父申國恭靖公（名久中相國文正公弟）以禮部

尚書爲賀遼正使時童貫方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充副使俱賜乘狨張織金帶金魚由是遂爲例云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附錄拾遺一卷

（宋）呂祖謙撰

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

東萊集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稾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又附錄拾遺一卷。即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爲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館職，策亦說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散見於黃罃滕璘所記饒錄後錄。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衔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甫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駡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傷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贋作。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錄

第一卷

詩

許由 福
清曉出郊 福
城樓 福
西興道中二首
晚望 信
春日七首
登八詠樓有感
富陽舟中夜雨
野步
晚春二首
明招雜詩四首
游絲
夏日發 紹興二十七年
鄭武子删定挽章二首 克
又二首 代父倉部作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葉采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二首
寄章冠之
送柳嚴州解官趨朝 楹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有 代叔祖知録作
東陽郭彥明挽章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 乾道七年
尚書汪公得請次對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敢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為韻 乾道七年正月
魏元履國録挽章二首 淳熙元年七月十日
祭酒芮公既沒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淳熙元年
送朱叔賜赴閩中二首 淳熙元年
周主管挽章 以能
周尚書挽章 執羔
楊郎中挽章二首 尚
將秘書世脩父朝奉挽章
蘇仁仲評議挽章二首 師德

向運使挽章
酬上饒徐季益學正 淳熙二年
何茂恭母王夫人挽章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驥之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二詩時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淳熙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 淳熙二年
題歸菴
王通直挽章 淳熙二年八月
劉梧州挽章 淳熙二年八月
許著作挽章 春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遊南園 淳熙三年春
宣城李君嘗遊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 淳熙三年夏
何叔京挽章二首 鎬 淳熙三年
魯少卿挽章 訔 淳熙四年春
蕭祭酒挽章二首 之敏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淳熙五年
送胡子遠著作出守漢州分韻得行字 淳熙五年

薛子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二首 淳熙五年
端明汪公挽章二首 淳熙五年正月
趙路分挽章二首 子直之父
陳少卿挽章二首 舉善
恭和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 淳熙五年
賀車駕幸祕書省二首

第二卷

表 疏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太上皇帝表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為張嚴州作謝免丁錢表 乾道五年
為虞丞相作辭冊寶進封表
為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為虞丞相作辭郊恩表
為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爲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劄記
爲芮直講作慶王辭增邑表
爲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　太上皇
帝表
爲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　太上皇
后牋
爲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　以上並乾道六年七年
爲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表
爲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　三祖下第六世仙源
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　以下並淳熙五年
代宰臣以下進　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
畢賀　太上皇帝表
代宰臣以下賀　車駕幸秘書省表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表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　太上皇帝表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代宰臣以下賀　太上皇帝雪表
代宰臣以下謝賜春衣表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仙聖道場開啓疏
滿散疏
進功德疏二首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第三卷

奏狀劄子
爲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進所編文海劄子
辭免除直秘閣劄子
辭免再除著作郎劄子
辭免除參議官劄子

第四卷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侍從啓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啓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代倉部答池州教官啓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啓
謝單諫議舉自代啓
謝陳尚書舉自代啓
答詹秀才啓
答侯秀才啓 [illegible]州
中兩科謝主司啓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通柳嚴州啓
通嚴州鄭教授啓
通張嚴州啓
除館職謝政府啓
答特奏趙狀元啓
爲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宰執啓
代倉部通曾氏定婚啓
答潘氏定婚啓
通潘氏定婚啓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通芮氏定婚啓

第五卷

策問

太學策問

策

館職策

第六卷

記

台州修城記 淳熙二年十月朔旦
撫州新作浮橋記 淳熙三年十一月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淳熙四年四月朔旦
泰州修朵子河堰記 淳熙五年二月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十二月初吉
重修釣臺記 淳熙七年五月

序

戴衍字序 乾道五年夏
洪無競字序
李仲南集古錄序
大事記序

銘

陳同甫厲齋銘

陳同甫恕齋銘

贊

薛長翁眞贊 乾道六年

從祖父揚帥眞贊

辭

潘自厚命字辭

第七卷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游諸公手簡後 乾道五年四月十四日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乾道五年十月既望

書薛長翁訓飭諸孫詩後 乾道六年

書趙路分行實後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　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乾道七年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淳熙二年二月

題近思錄 淳熙二年

書伯祖紫微公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 淳熙五年二月

書伯祖紫微翁贈育溪先生子詩後 淳熙五年二月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淳熙五年三月七日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　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淳熙五年九月

書鹿鳴之五送謝克中題其後 淳熙七年三月

書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淳熙八年

書所定古周易後 淳熙八年

第八卷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爲劉衢州作祭趙忠簡公文 或云非太史作

祭潘子高文

祭蔣從道文

祭陳耀卿文

祭潘朝散文

祭芮祭酒文 乾道七年

祭方季申文 乾道七年

祭于悅道文

祭滕文卿文

祭徐堯臣文

祭潘昭叔文

祭徐宗卿文

祭曾秀才文

祭詹子齊文

祭邢邦傑文 淳熙二年

祭汪端明文 淳熙三年春

祭張季清文 淳熙三年三月

祭邢邦用文 淳熙四年四月

祭沐宗丞文 淳熙五年夏

祭張荊州文 淳熙七年春

祝文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二首 淳熙元年十月十三日

第九卷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第十卷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代翁部作乾道元年二月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乾道五年十月

松陽葉君墓誌銘 乾道五年

潘朝散墓誌銘 乾道六年五月

義烏徐君墓誌銘 乾道七年二月

祔韓氏誌 乾道七年六月

蘭溪葉君墓誌銘 乾道七年十二月

宜人郭氏墓誌銘 淳熙九年

義烏樓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

薛常州墓誌銘 淳熙元年

第十一卷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五月

大梁張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六月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八月

喬德瞻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月

淳安盧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月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一月

分水王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七月
金華曹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第十二卷

墓誌銘

嚴陵方君墓誌銘
分水徐君墓誌銘
劉梧州墓誌銘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永康王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林安之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邢邦用墓誌銘 淳熙三年八月
潘朝散墓誌銘 淳熙三年八月

第十三卷

墓誌銘

張監鎮墓誌銘 淳熙三年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 淳熙三年十二月
宋郴州墓誌銘

祔芮氏誌 淳熙六年九月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淳熙六年十二月
郭伯清墓誌銘 淳熙七年十二月
陸先生墓誌銘 淳熙七年十二月
番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
金華時濱母陳氏墓誌銘

第十四卷

傳

東萊公家傳

第十五卷

紀事

入越錄 淳熙元年九月
入閩錄 淳熙二年
庚子辛丑日記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錄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一

詩

許由 稿

許由不耐事逃堯獨參象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謠
謂此汙我耳臨流洗塵囂水中見日馭勞苦如堯朝
堯天接山際堯雲抹山椒誰云能避世處處悉逢堯

清曉出郊 稿

落月窺甕牖殷勤喚人醒蓐食治野裝行行向郊坰
林端橫宿靄未放羣山青梅花斷復續莫辨浦與汀
初聞露花香一洗塵市腥清景竟難挽曉光著郵亭
留眼數天際尚餘三四星東塵驅暑氣白汗如翻瓶
涼燠一機耳慍喜誰使令洽然解其會冰壺在中扃

城樓 稿

城峻先迎月簷疎不隔風棋聲傳下界鴈影沒長空
島嶼秋光裏樓臺海氣中登臨故待晚雨外夕陽紅

西興道中二首

鳧鷖迎船似有情隨波故起綠粼粼野花照水開無
主誰信春歸已兩旬

桑麻張王不知春帝恐鶯花太斷魂東岸紅霞西岸
綠却將景色爲平分

晚望 信

獨立荒亭數過帆橫林疎處見溶灣故知不入豪華
眼送與鳧鷗自在看

春日七首 信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怯春寒著蘂疎待得重來幾枝
在半隨蝶翅半蜂鬚

短短菰蒲綠未齊汀洲水暖鴈行低柳陰小艇無人
管自送流花下別溪（一云歸時須趁春光添待得春早忽却遲）

岸容山意兩溶溶使是東皇第一功春色平鋪人不
見却將醉眼認繁紅

春波無力未勝鷗夾岸山光翠欲流若使書成驚顧
陸更教吟出壁畫劉

絡石寒毛澗底明春來綠徧小峰嶸憑誰再續平泉
記爲定芸蘭孰弟兄

一川晚色鷺分去兩岸煙光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
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鍾梵出花遲日長徧遶溪南
寺未信東風屬酒旗

登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

吏古來幾許尚垂名

富陽舟中夜雨

萬頃煙波一葉舟已將心事付溟鷗蓬籠夜半蕭蕭
雨探借幽人八月秋

野步 杭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茅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
鳥啼花徑深風絮浩無主幽人不可親棋聲時出户

晚春二首

卷地狂風殿晚春落花蓋水欲成雲向人不改故時
面惟有蒼官與此君
風絮流花一任流北窻高卧綠陰初閉門春色鬧中
老爲謝平生董仲舒

明招雜詩四首

鳥聲報偈眠鐘聲報偈起靜中輕白日邂視東流水
風月有逢迎出門聊徙倚傳徧南北村松間橫夜鹵
前山雨退花餘芳樓老木巻藏萬古春歸此一窻竹
浮光泛軒檻秀色若可掬豐腴當夕餐大勝五鼎肉
脩竹生夏陰風荷留宿露解衣一盤礴此豈不足付
風簷裊茶煙銅瓶語相泣清陰一踈箔不礙飛花入

游絲

遊絲芍蕩醉春光何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
住又隨飛絮過東牆

夏日

階前水樂元無譜簷外風琴不用絃待喚青奴與黄
妳爲君極意作今年

鄭武子删定挽章二首

博洽推諸老胷中幾石渠暮年終反約精義今無餘
義易忘言後楞伽絶筆初長歸應不憾舊學盡成書
古汴豪英海追隨不厭勤塵中識梅福簾下得嚴君
京師賢者多向隱惟公識之 公所從受太玄乃得之於日者 培養逢原學堙沈濟
世勳定知千載後下馬董生墳

又二首 代父會部作

平生丈人行每語盡箴規閉戶楊雄宅談經董相帷
壺觴陪勝踐杖履及深期誰料南歸日墳前宿草衰
公未陪經幄還應典奉常如何便沈没不使少翱翔
幽壤千年閟名山萬卷藏升堂多俊彦築室繞高岡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沙尾三家市人聲半米鹽悠然搔短髮忽此見長鬚
觴詠歡初合溪山氣已蒸豐城埋劍後太史定先占
大門三世舊是邑兩公同易簀宅年兹 [illegible] 筒去

虞世宋鷹豹陽雨公戲東阜白馬虎谿風和爲公戲
嚬嬋好在慈恩塔亭亭翠靄中

鄭萊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內助功推冠名成父子間中原遺俗盡舊族素風還
石窌天開邑丘門日綴班光華竟何許夕照在西山
歷歷稱觴地悲涼騎省園風枝今日恨露葉去年痕
鸞鏡昏遺鏡無枯淚舊軒曲湖春色滿不到北堂萱

林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二首

經笥深無底高談一坐傾置身初濩落有子晚光榮
命服鄉閭賀安輿里巷迎風枝何不定忽忽到佳城
諸父烏衣集公時預往還涼秋同出郭勝日共尋山
電掣流年速舟移古岸閑又成丹旐去衰涕不勝潸

寄章恐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酬風酢月徧四方浩歌姑孰酒淋
浪醉呼太白同遊觴遂登浮玉臨滄浪江濤挾筆益
怒張沙頭倚檣樂未央與闌忽上秋浦航門前楓花
日夜黃閒門琢詩聲繞梁白袍紛紛渠自忙飄然遐
逝非所望自言久厭世鎖韁合眼已夢廬山蒼君才
甚碩氣方剛身雖欲隱文則彰江湖故人半朝行左
推右挽摩天翔而我耶其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
但當行前掃山二分侯君功成還故鄉却駕柴車迎路
傍

送柳歙州解官趨朝 極

一葉初秋已趣裝更書屋下駐歸艎少留北關三年
最多借西州半歲強身外寵榮元白薄眼前凋瘵故
難忘書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
千載得君侯逍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觴
當家多勝事此役可兼取江山日日新似若相勞苦
木脫獻群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徒旅
元戎下分庭百吏群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
預知潢池盜無復弄桴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
嶺頭鏡兩平論賞聯圭組臨分一盃酒不爲離愁舉

東陽郭彥明挽章

小試威名蓋一鄉卷藏翁累付豐穰傳家藏軸書盈
幄擇婿簪纓笏滿牀置邑萬家開北域送車千兩塞
康莊正須今代如椽筆盡發潛光著石章 幄一作屋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對伏莪冠日鮮牙過九淵堂萱不改色共一栢故參天

共識吾君聖令知此毋賢丁寧劉子[redacted]事一時編

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莆田雨蕭模雲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泣一作萬夫雄尚祭酒劉太史皆以今歲下世故云

大使交旗日元戎解甲秋先鳴驚衆寐孤憤壓一作厭群咻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亡恙否落月照寒流

尚書汪公得請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敢字

鼎食味苦濃藿食味苦淡同生不同嗜羊棗與昌歜孰能游其間進退兩無憾尚書古仙伯雅尚本真澹禁塗履星辰講廈席氈毯將升閤槐棘忽去亂葭菼太清奉虛皇奎璧手可攬舉以華其歸光耀極鉛槧向來功名人勇進忘坎窞聽誦歸來辭掩耳謝不敢寧知達士肉萬牛眇難撼清風滿後車一洗世氛黯祖帳將軍園寒枝紅綴糝公歸寧久閑别意不成慘金華訪舊隱和羹待鹽醢政恐牧笛清終換街鼓紞

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為韻

檇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戶銜尾凉燠變須臾休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才如砥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嚬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尚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賢韓疾抵几解衣徐探難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謗書尚沒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成是終何如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麻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麥黄要經雪稻黄要經霜

魏元履國録挽章二首

麻衣見天子拜跪不知休落落山林氣峩峩畎畝憂極知千載遇致用一身酬繞舍陶溪水朝宗日夜流

羣公祖躒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橫

祭酒芮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少年把筆便班揚咳唾珠璣落四方歲晚寒窻渾忘却一爐香細雨聲長

際野塵埃撲面來萬人蟻聚擾難開手中杓柄長多少[illegible]盡飢腸十月雷公知仁和縣歲荒殍皆滿野民飢賑恤甚有條理

小[illegible]醒[illegible]平昔森森赤棒遶離[illegible]既然[illegible]

也不識從來獄吏尊（公嘗爲刑部道生時儉時如此）
交廣歸來里巷迎破囊又比去時輕何須更酌廉泉
水夫子胷中萬斛清
殿前拜疏閤羣公獻替從違各異同陛楯諸郎自相
語白頭祭酒最由衷
出祖津頭六館空悄蒼齋側苦悔風吳興盛事人能
數直自胡公到芮公
聞人有善色伸眉倒廪傾囷更不疑奉華姜奇何
許卷阿空老鳳皇枝
胷懷北海與南箕却要涓涓一句清相對蒼然如重
客無人信道是門生
璧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舒徐遥誰爲謝朱公
援纔向春風坐月餘（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先生蔬木綠成圍弟子摧頹書掩扉大雪繁霜心已
死有時清夢尚摳衣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正戈堂上履聲聞飛蓋相追亦罕聞君到定知難入
眼倚天滿翟是家山
路遥十客九於青平生之同燈舊弟兄敢憶南橋燈火
前巷南莊北讀書聲

呂正大丞挽章

五柳傳觴地風流魏晉前曾探孝先笥慣坐廣文氈
身世渾如夢功名莫問天從今風雪夜不上剡溪船

周表卿尚書挽章

秦篇曾用牘三千晚歲回翔日月邊眼看四朝諸老
盡身兼五福幾人全清臺課曆遺書在畫寢凝香與
政傳竹馬館前寒月白當時轍迹故依然

楊信伯郎中挽章二首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南宮占列宿少海近重輪
聞道清羸極猶能職業親摺皮餘星壁零落獨無襟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時時堅書札得得到山林
北去先移棹南來後盍簪死生離合地搔首一悲今（蘇康其還朝公方去國）

蔣世修祕書父朝奉挽章

太一青藜子含光命書數歲到高堂深居物外風煙
老靜看人間日月忙繞舍圖書千載韻映堦蘭玉四
時芳近舟休歎東流水餘慶源流衆衮長

蘇仁仲討議挽章二首

曾接略具使休官帝遣酒輪唤不還大似文元居道
院又如退傳過香山夢回帷幄青氈上（嘗爲樞密院時叢召）

風波浩蕩間[illegible]向 中有榮辱那能八十鬢

毛班

登門疇昔奉從容婺越之間一水通今日江東無賀老去年牀下拜龐公舊來論議多遺落新出傳聞或異同已矣從誰判辨一作直饒貫汗青連屋未施功

向運使挽章

戟衣襟戶映庭揮使節州符未展才文獻定知丞相似淵源還自洛陽來東吳端感世殲於酒古學逢時李若灰從此湖人識衮禮寧然治命手親裁

酬上饒徐李益學正

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鑾罷直歸朝飯尚微蕨義義李杜壇總角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首名章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槁乾透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就閒告戒意尤切與刑自昔老護持何敢闕嗟予生苦晚名在諸孫列指頭鎦逮事摸耳未親接徐侯南州秀少也嘗踰[illegible]示我百篇詩照坐光玉雪因之理前話譜緒乖談屑兩都弟子貞家法嚴城堞取善則未周守舊猶有說同門風雨散孤學絲桐絕懷哉五馬橋寒巡尋遺轍何[illegible]王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朝人物盛諸何壽毋論然樂事多堂下無[illegible]天邊有信桂交柯黃金纔熟經万重白玉樓成恨未厭空誦安仁舊時賦版輿零落故山阿仲子以文擧而先逝

[illegible]挽之[illegible]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二詩時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五年不試空山雨今夜魚梁著釣船為問故人今健否桄榔葉暗瘴江邊

兩章宛轉復清哀讀到魚梁首重廻便使短歲無姓字也應知自艾軒來艾軒詩集文卷蓁春春前歲上漁亭送客船忽有短歲無寄塟豈集卻在剡源書[illegible]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illegible]不眠起超何處理發夢十年無大上心李注云次亭走夢中前見何使君大學為同舍生蜀人以戊呼之西言文人也

題劉氏綠映亭二首

涼葉飄飄不受塵芒鞋藤杖及清晨閒窓小放前溪入滄綠光中獨岸巾

鷺浴魚跳在鏡屏搖青浮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幄隔葉看來卻有情

題歸菴

雲壁開來峽風林卷翠濤諸孫皆老大一嶂獨孤高發興雖公等尋幽許我曹秋光端可賦不是楚人騷

王通直挽章

近來南國冢半是北人墳異縣誰憐我同鄉又失君
深居傳雅尚堅坐挹清芬日落長安第三槐拂暮雲

劉梧州挽章

駟馬高車照路光翛然改轍興何長空山猿鶴驚無
恙同社雞豚樂未央秪見歲華來冉冉不知青鬢去
堂堂北邙道上麒麟冢誰得歸休十載强

許著作挽章

清文麗藻百川增窘步追隨愧不能麟趾差肩攀爰
发鵬飛聯翼塔層層華鱗歸興都門酒雍露悲歌大
隧燈獨向梁閣誦遺句寒松裊菊繞崚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

樂事良辰古所難三分春色一分寛闌花雨過紅裙
濕倚竹風斜翠袖寒自有南堂誰舉白可無東絹為
施丹兩翁醉墨會題品便作平泉草木看

宣城李君嘗遊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
次韻以謝

人去湖空古豫章溪孫水行换年芳聞風我是通家
舊覓句君猶弟子行鬚髮蒼浪休歎老齒牙沆瀣尚
生香宛陵自昔詩人國今日誰升小謝堂

何叔京挽章二首

濮州以諫死何氏得其真天下中庸義人間父子親
再傳猶易簡小出復逡巡埋骨雖南土傾心尚北辰
傾蓋黄亭夜翛然淵壑姿倚天唯直榦到地絶旁枝
無盡今何許悠悠只自知寒碑卧風雨千載有深期

魯少卿挽章

慶源衰衮接天流老桂傳香次第秋人物西都九卿
選光華南國十州遊翛然徑下滕王閣已矣長懷范
蠡舟身後楚騷誰著録靈光舊草合兼收王文考逸之子作靈光賦而天宗祭君實似之

蕭果卿祭酒挽章二首

虛心觀世態實行播鄉評璧玉中邊厚冰壺表裏清
家聲到蕭傅人望似陽城殄瘁無窮恨湘江日夜傾
摩揣誠斯海雕鐫質自銷平生但真樸直上絶枝條
氣務終澄霽丘山亦動摇朝陽舊時鳳聲入舜簫韶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鳴騶前日餞出使推敲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
薄道傍人若何其獨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
甘柔先春鑄牙入午啜破臘前萌充晨羞况復詩壇
執牛耳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萬壑徧題品會有采

者人名道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出門厭囂塵入門佬佸畢駕焉言城北園滯思頗覺失方池環脩篁廣陌倚行栗先雪梅巳苞後霜草猶茁上跡極高明旁穿復深窈主人真喜事秀句爭盈帙招呼文字飲及此三餘日山林與鐘鼎客茂本非匹斯遊豈偶然書板記甲乙

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分韻得行字

定交不在蚤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檠與人徐有味於世初無營庭舟潛客與未易龍孚鸞魚龍同一波中有千丈清道氣自深穩名言常簡明南宮接東觀天衢勢方耳夢同得遠信窺詹諸鴻鳴開書見連環歸與浩巳盈子政方校錄令伯俄陳情都門日轂擊雅襲炎涼并誰知此慶蓋獨為思親行夾道皆歎息始識真重輕古來聚散地雪野天崢嶸別袖不可挽宿昔洲渚生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勉哉楙明德清廟須棟甍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二首

彤管傳遺事形容欲付誰初年柏舟賦晚歲艾軒詩[illegible]下亦好甫中稱壽母不獨祭三司

往在西垣日從容許拜親杏花壇古書尋尹庭春曾是外堂客應為執紼人壺公天一角吹淚酒車塵

端明汪公挽章二首

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彤容竟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從此與誰同

趙路分挽章二首

習衛封維近原甃宇自貫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舍龍頭貴佳城馬鬣新外堂如昨日南望淚沾巾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應為世表何止秀天枝令子傳遺緒粲然不自持

陳能之少卿挽章二首

往在西臺日調娛用力艱善人終有恃公道亦徐還既去言方白重來鬢巳斑清名既磨事千載赤城山二父官曹接諸郎硯席通流年何鼎鼎見日每匆匆馬走誰憐我麟書近得公又成交臂失悲些鏗聲中

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

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爛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非[illegible]

盧王頎將實學醻天道敢効明河織女襄

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麟臺萬柳識雕輿共記中興章翰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除君子心晨露高張樂節舒若爲鳩歛參大雅定非周鼓頌四海

紫清丹極與天鄰閶闔乾坤繫數頻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　四十六

表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後邊符而秉障愧非禦侮之材佩郡紱以長民[illegible]承流之寄撫躬踧踖涖書淺兢 中謝 竊以萬國之興關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緊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黎庶底乎康乂睠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昔既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考其間亦豪傑馳驅之舊是以共理必求其能如臣者材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遊花巳絕意於紫青屈首從事書學研精於朱墨偶濫塵公論爲迂誕見棄於蕃宣[illegible]庸虛若爲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沖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凡爲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政曾何疏遠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誓竭寸誠悉力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糜於廩祿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壖秉障初無尺寸之勞江表千城復玷承流之寄而祇職業參布四條 中謝 伏念臣舊膺世賞之延溢

綴官職之末投身徼命奇窮暴裹隨牒以戍邊遠傳烽而儆備當馬之侵軼屢瀕至危賴王師之奮張卒獲自保偶逆雛欃槍之毀復玷魚符之分剖也陽之奧區乃江表之重地干戈載戢則必佩服包桑之戒兵農雜居則必洽比細柳之心匪時鬭材曷荷隆委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載之績久任官師自驚留落之蹤亦預使令之列臣敢不悉循侯度祇若攸經緝寧凋瘵之餘咨度弛張之要道上德意如瞻咫尺之光同衆戚休敢顧斗升之祿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卑之章乃容專達恩既均於錫土誠後敢於籲天中謝惟領下之小邦貫江西之窮處僻傳指南北之會其禁稍積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卑將不足搖動有司既莽克勝復難自拯秋居人後憂在衆先如臣者蹟逝至微技能甚短折肱州縣雖險阻之少嘗屈首簿書顧神明之已耗晚推遷於官牒誤畀付於守符若為拊摩以稱臨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數施鴻化不肖亡也邦選侯方寄史於守若圖收貞亦因

凡有識知同歸實憺臣敢不布宣詔令遵奉教條尺寸之膚護養何裨於大體斗升之水涵濡終觀於餘波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 太上皇帝表

小壘漂搖濫受拊摩之責清都閎邃遠傾就望之誠被飾恍辭冒聞淵聽中謝睠焉獻邑控彼荒陲大江之南朝貢雖數千里中興之後生聚餘五十年誰諭民編俾知帝力如臣者置身冗散游世奇窮蚤厭干戈稍悟息兵之深旨晚觀詔令稍窺更化之閎規誓與疲癃共安易簡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乾始靜躡道原閒燕齋心自得大庭之館監觀孝治不遺小國之臣太極開先萬生並育臣幸同遐俗親見淳風雞狗相聞際栗陸赫胥之盛牛羊考牧替重攻吉日之餘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于斋土中謝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恩皇盛旦率領舊章肆勤前席之咨溥及左符之寄顧心屏翰肝指豪英凡拜賜於朱幡或於內

如臣者至謭而拙甚愚以疎乃叅以貢於家傳猶存
偶逃於官謗長江右壤錢水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
過斗升之量歘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施酌民
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邇在河山之外
皆如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慰安黎庶博行教
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挈缾之智

代舅曾丈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於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
在塗來土風而問俗中謝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
行闕之旁九鐵莫近地輕而責重賦寡而費多指日
待糧皆尺籍伍符之舊無時致餽當大車駟馬之衝
紛罷遺之相仍彌支持之不暇誰與領此厥惟艱哉
如臣者受性顓蒙降材謭薄東西隨牒飽郵傳之風
霜旦暮坐曹老簿書之歲月豈期末路驟試小邦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輪運輻集
合華夏以來王綱舉網疏紘方維而受職矧在封圻
之內實同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詔條慰安閭里挈
缾假器誓殫守邑之勤毀瓦畫墁少答食功之義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族罪念曾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尚玷藩條丁寧臨遣
之深怵惕拊摩之責屯官甫始捐己栽乾中謝雖是
廬陵介於楚甸土膏而人寡物夥而俗貧萬室連甍
剽奪時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舳艫匪時
通材疇荷隆委如臣者貲資謭薄涉世闊踈兩郡民
緡蔑矣慰安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慚亟求襆
被之行復與剖符之寄力綿識眊責重事叢惟仰恃
於乾坤戴俯資於塵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配天
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闊摹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
俾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
不布宣詔令懷輯里閭急劾近功忍自謀於竄利深
根固本庶勉盡於拙誠

為張嚴州作謝免丁錢表

奏牘既外方虞闡罷免符亟下稍示從除曷賦悃之
逖伸本至仁之易感中謝惟嚴為郡介國之隅呻嘆
謳吟宜朝傳而夕達撫摩納養當月給而歲豐孰知
凋瘵之餘尚困丁租之重疇先民瘼最甚丁徭自古
邦家恤欲紓民之繁卒于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
皇明首忍於遐邇下吏未聞於控告而臣遇以謭薄

闕試官謂瑕錫嘉開可比蓋伏遇　皇帝陛
下監觀邦本恆養斯民制賦欲均期復大禹九州之
從施仁右治漸姑從文王四者之先雨露旁流橋乾省
殊臣敬慄停澤下逮窮民親其拜賜之時猶有乞憐
之意既切深恤得少慁於今年終覩大恩俾盡美於
雩郡

為虞丞相作辭冊寶進封增邑表

至德要道煥玉冊於貴文厚賞薄功下昕廷之渙汗
恍辭既貢淵聽尚高中謝　竊以尊親者禮之降養志
者孝之實雖百王之未舉用以揚名必萬物之咸和
始為錫類將增光於鴻業當謗讟於近司如臣之愚
受責宜最所憂吁咈督衆載之廢尤敢意寵嘉錄相
識之微効别命秩建邦之異數非疇勞懋賞之常科
伏望　皇帝陛下猶用邦彝惠綏人欲謂奉承慈極
不專典章容物之間則期望彌臣豈止賞春撫求之
末亟收還於前詔以勵厲於後勤再用控誠近期得
請

為張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奏牘升聞妻子聽驅詔予寵答尚閉俞音輒忘難犯
之威攻沐返終辭之義中謝　伏念臣志雖許國材不逮
人高位難居久弗勝於指　撫厚恩未報姑少緩於乞
身若辭慶典之成重拜明　綸之渥既躐崇秩復荒大
邦則異時避寵之言皆為　飾語平日惡盈之戒自負
初心苟必強之受而納之今貝孰若聽其辭而全其守
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懇款深體精誠察其累疏之
陳非敢片詞之飾九關賓漢像頒告之莫通一舸江
湖將歸休之緩請

繳冊昭融光于二典需章懇款闕以九關不勝墮谷
之憂竊上循牆之請中謝　伏念臣起繇踈賤遇與幾
微肆惟竣事於明禋並奏鴻名於慈極職是討論之
重獨出鼎司雖然繪畫之難莫窮坤載敢圖詔綍縣
陟官聯歷考前聞邈無近比欲終辭之微志敢循
再瀆之常科茲聽益高奏封復却雖隆威之難犯覬
拙守之獲伸伏望　皇帝陛下監原悃誠體其控訴
厲彌諸之廉耻用振四維改慶賜於英材以全三樂
曲收成命少稍師言

為虞丞相作辭郊恩表

恭時均釐澤覃無外路朝數命寵及圖功不勝墜谷
之憂敢致循牆之請中謝　竊以大臣之義固非飾小
廉以為廉國與之常亦難徇一夫而違衆既郊而卒

於古有稽敢爲喋喋之忱辭將貢惓惓之愚[illegible]爲臣不易當翼翼厥后以思艱惟天無親寔監有邦之敬德儻自安於居寵斯大戾於協恭伏望 皇帝陛下寅畏以荅天休隆寬以從人欲與其盡循故事爲邦家熀燿之光孰若少抑近司示君臣兢懼之實庶或上助持盈之治豈徒私進招損之危

爲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解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敢辭妻濱尚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學於[illegible]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illegible]若顯承[illegible]之[illegible]然昭假本上聖之寅恭顧[illegible]老臣曾何報劾[illegible]汙之號迺增湯沐之封誠惕雖殫[illegible]音尚閟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拙守博采師言紓其負乘之慚兹此吉廷之溼雖多邑不惜固仲尼愛[illegible]之心然足欲故云亦晏嬰辭邶殿之義

爲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箚記

[illegible]事恭壇揚八鑾而返軫受釐[illegible]以充庭[illegible] 皇帝陛下對越禋清[illegible]心之[illegible]兹熙事之成陳安止讜念[illegible]進敬之

戒盈[illegible]降於顯忠

爲尚真[illegible]慶王辭[illegible]表

有命自天被[illegible]之特[illegible]無[illegible]義所當辭言非敢飾中謝[illegible]量進依日月之光但私[illegible]所詩書之[illegible]開常[illegible]居養之移易忽[illegible]盈之戒 陛下[illegible]寵數彌加微積草之勞而增邑賦進國封[illegible]之稱而兼節鉞備藩翰是皆厲世摩鈍之具以待[illegible]勸於揚庭乎蹻之時猥及微陋恩亟出豈無失職之寒士而邊外必有服勞於下僚與其專於戚親覬若均之臣庶[illegible]聖王裁抑請賞宜伏望 皇帝陛下推從欲之仁俾安愚分繇由衷之義姑緩誤恩苟私惠之不行則衆心之自服

爲尚真講作慶王生皇孫賜名謝

太上皇帝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廬設衛載延似續之祥既奕觀瞻凌兢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於能名[illegible]國五名[illegible]稱[illegible]同物疇若[illegible]於[illegible]初惟錫美稱於[illegible]此[illegible]茯遇 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穆清游心昭曠[illegible]湯共[illegible]太極之[illegible]

承愛篤曾孫之慶願彌成於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爲黃直講作學士生皇孫錫名謝

太上皇后牋

凝清承顏慈極風承於椒屋熾煒發命光風初轉於
蘭芽吉語甫傳微躬載暢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
資始資生天枝四葉之祥以嗣以續慶流繁衍爵及
攜持此蓋伏遇 太上皇后殿下徳冠河洲化孚宮
闈周邦胥喜惠飯篤於曾孫晉錫用蕃福本承於王
母願益開於蒙昧庶仰荅於坤元

爲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

懇款屢聞危衷已竭聽存雖淺郄守難移盡布精微
仰祈原省伏念臣起於韋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
之上恩豈容苟去退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使
其筋骸粗可覼縷或以識慮短淺而違尤悔或以舉
措乖謬而干譴何亦既日居皆不敢惜今乃足痾重
腿目視茫洋盖表者之所共瞻而危殆之所親見如
州縣官曹之末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癃隨即汰
斥而塊然衰疾據此崇嚴略貫而閉畢宵近而治遠
恐凡被譴之士皆且指臣爲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
伏望 皇帝陛下曲留聰聽俯鑒悃誠念臣所陳者
繫國體之重輕荅臣所求者匪身謀之安伏特捐祠
禀俾解政涂則臣當收召精神祓除痾疹已誓異時
之糜殞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逡巡本非避事

誠悃外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却未即報俞進忘難
之咸仰顧盖高之臨 伏念臣氣質脆弱材薄慮疏閒
國論之幾微坐瞞 戢問政涂之議曾何補一豪慚
愧相乘疾疹交作然瞻視於文牘而已艱觀矣步
趨雖會朝而猶懼跌冬浸劇與日俱增引大體而經
遠猷素非所及效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
安可謂無耻冒歸[illegible]而控懇覬從欲以閔憐公其尸
曠之誅豈容善罷以奉承之舊尚許免歸休迫之
誠單竭於此仗望 皇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
若愛其去而積其欲必難覆護惟遂其誠而解其責
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里則臣憂危既釋攜養
可專假其休悏之少加砭劑付以煩勞之事敢憚
驅馳

爲汪回作知平江府謝表

隆委雖勝期於觀鴻私由被遣以便安分省殿之
榮光借侯藩之壯度越常典昭明異恩中謝伏念
經濟曾兩朝擢[illegible]紀爵以[illegible]於始[illegible]學[illegible]

以淺蜀道之歸而一冠禁涂之選紹帷詞禁之□□
新持凌辟之孫身於高華之極選忘羽氣餒日愧聯
守之職責厚憂深臣有備書之恐昔炎鉀至亥務相
秉斯外假於郡章蹤遠收於朝踐聯茲茂死近在脩
門置身未外於雨闕觀影忍違於文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立極中正體乾字萬物以兼容陶成
同聞品舉材而並用陟降無私肸然蓉積之微假以
益帷之施臣敢不播故詔令懷輯里閭增主之明歷
持莫追於前悔務民之義效心尚補於風愆

爲蔭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同功方觀天而益□衆滑潘非據乃易地以疏恩
優假至深凌兢曷已中謝伏念臣嘗蘇□進親受異
知參言語侍從之流無退塗厚其責獻納論思之効稱
塞設然假寵清廟分員以近甸栖遲無術宇及於食新
全度有加說蒙於會疑唯建溪之作鎮實代郡之落
封屬此再開蕃焉敢四方游未遠驅馳尚記於壯時
民力已殫凋瘵頓殊於前日姑勉圖於綜理恐終負
於使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恩綏歷載
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中小大短長不出範圍之外
爾知衰鈍亦獲便安臣敢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之

風甲僉雖粗識其二三王澤國章曷布宣於萬一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　三祖下第六世仙
源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而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
令日載編上儀交舉中賀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
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遠藉培運
曆之靈長炎宋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
垂光亶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丕輯
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
宗小宗之蕃申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
典冊宗成縣宣祖以來咸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
實日請於鴻圖振振信厚之風彰彰泰和之治銀潢
況漾玉版閎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
之籍畏也同符□鏘鏘洪函生聞懌恭惟　皇帝陛
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繫縣延監枝葉本根之輔
皇猷渾灝思規模纂緝之遺式是丕承對于華旦臣
等參聯庭案親觀邦棋聖統奉傳賦柳芳永泰之譜
休聲遠繼麻石介慶曆之詩

代宰臣以下進　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
譜畢賀

太上皇帝表

猗都丕闢固高祖於羣生寶系璿源肇 仰資於太極
造成典冊無裕仍雲 中賀 竊以顯穹生民濬發皇宗
之盛丕天大律於昭帝業之啟顯允興朝肇開聖統
德隆澤厚命旣僕於萬年冑遠族蕃譜方發於六世
戚疏屬別昭穆派分維國論民言不至齊心服形之
地然宗盟家政猶闕問安視膳之時爰練日以遹從
咸望雲而蹈抃驩騰歡情慶集叢書恭惟 太上皇
帝陛下淵靜化元希夷物始大綱授舜旣蕩蕩以無
名九族睦堯本親覩而有叙光宅穆清之邃具膺蕃
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覩盛事中興功業於斯千詠
輯於前兄百世本支陳錫求觀於孫子

代宰臣以下賀 車駕幸秘書省表

東觀書林文猷漢儀之覩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
祠二紀之闕典快百王之盛節 中賀 竊以斯文崇替
與世降升自我祖宗聚藏籍墨藏之地于時與冊羣
乘輿游幸之書從容咸論之求廣大唆良之聚奎圖
再造華省一新爰覩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
善繼大極丕承 乃讀陳念初載綱羅之不易所朝
班入思中興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髦彥之躍乃敬

列聖闡首之與帝暉下矚光榮河溫洛之藏天漢昭
垂跨過沛橫汾之詠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宣純繹
之音一日萬幾首辟齋居之暇九流七略獨煩清蹕
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爲飾治樂成之舉
聲明布濩慶澤汪洋恭惟 皇帝陛下秩叙邦經裁
成王度多 聞將求建事旣惠顧於簡編大亨所以養
賢復均貽於有譯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
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厲於鴻休近天子之
光請具宣於德意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覩天四序斂一歲而成冬稽國九經與羣臣而同體
趣須商筍下逮周行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丕冒羣
工誕敷洪施當未明求衣之際穆若有懷顧大寒索
裘之時濃其將至乃申舊典以示深仁臣等爽被君
恩膺捐印賜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念裕民
斤杼柚大東之詠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表

七政上齊協璣衡於景至九儀下辨旅圭璧於陽生
休氣函宗浸容飾備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道原皇
極化浹泰和天地之心玩羲文而求復日月所照覲

爲王而徧頒同軌同文時萬幾伍臣等蹟汙班綴已
睹陛康南面而朝群臣雖亞歲彝章之舊比鄉而詩
慈極寶興朝慶典之新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　太上皇帝表

義取迎長曆既傳於大舜曾臺書瑞史成望於帝堯
凡厥含生胥爲善頌中賀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妙
參三極高蹈百王游物之初坐觀滋萌之彙御氣之
辨默符葬長之陽順復休應備膺純嘏臣等俯偕羣
品仰豉太清本本元元起數載推於一復父父子子
並明永協於兩離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皇極之主時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
繽紛六幕覆冒九圍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綏靜萬
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斂我氣以方升豐理南東疇
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臣等幸際昌辰欣
逢休應拔簡而居客右雖漸梁苑之辭爲樂而與民
同請上齋官之對

代宰臣以下賀　太上皇帝雪表

蠖濩嬋娟移若清都之邃睇翩飛洒若然豐歲之祥
璀璨宸居昭融休氣中賀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黙

詩王獨高明分毫成性存存細　觀於虛白爲衆父
父未肯釋於黎黔顧圭璧之錯陳迹倉箱而載擇臣
等居下土絕跂寥天游窺姑之山旣瞻冰雪占曾孫
之稼穰慶茨梁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宴表

同雲雨雪南山已詠於豐年湛露晞陽北闕載開於
華宴先生觴豆澤浹饜飫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明
受天休監觀民阜醴泉甘露應合太史之書旨酒嘉
肴獨侈農夫之慶凡陪鵷飲咸識堯心臣等濫列垂
紳喜均側弁一之日二之日既沐洪恩千斯倉萬斯
箱行觀嗣歲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啓疏

受命降康本乾坤之純佑祝釐歸福亦臣子之精誠
前占出震之期敬致後天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具
膺三樂誕保九圍合嵩高衛華之高登崇壽紀接虞
夏商周之統光大皇圖

滿散疏

中興初建於一元是基景命陽月肇先於三統厥啓
昌期天示休符人歸美報　皇帝陛下伏願膺圖有
與御極無疆並堯舜之衣裳永承慈極復文武之境

王坐集駁功

進功德疏二首

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誕聖之辰上金鏡於千秋恭瑩愛君之志襲邦家之休懿極海宇之頌祈 皇帝陛下伏願禽關儲祥穆清凝命泰元授筴宣昭億載之符無逸獻編踐軼三宗之壽

七政璿璣占瑞肇開於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於唐臣率時同宇之誠迓續後天之算 皇帝陛下伏願仰承帝則俯畏民喦御無逸之篇極嚴恭而得壽對不違之命本聖敬以凝休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 聖旨以臣所編文海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既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內府便蕃之錫人微恩[illegible]極涕零㤥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illegible]然衆作思採摭以無遺蕞爾小臣攖討論之不稱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槧懷鉛㤗副右文之盛賜金增秩徒慚稽古之榮臣無

奏狀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 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引[illegible]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之寄惧識昧力虚疎閤外[illegible] 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愊懇辭弗俞臣勉遵承皇灼無地爰自航道徧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嚴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繫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嚮望威顏之始冒昧控訴 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 聞仰見 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諏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爲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上于 天聽臣照對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斗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納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疋有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

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
倍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
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
鹽貨賣發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無給既
而絹價復長遂又浸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
文省民力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為 陛下詳言之兩
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
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
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稠疊嶺隈或畦狹隴苗稼疏
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歲猶不足
食惟恃商旅般販斗斛為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
船斷絕米價騰踊大小嗷嗷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
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
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
糧逐年婺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闕一萬
三千一十碩其為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村邊
溪去處每經巨浸垣墻頹仆廬舍傾摧貲用散失生
計蕭然若遇寇盜蹂躪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之又
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
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隨與絹丈二尺八寸其變丁

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
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
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
在兩浙最號為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
二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
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
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
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
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
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
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
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
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七千八
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十二丁遂安
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五
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戶計一
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九
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九
丁無產稅戶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五百六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

三千七百五丁無產稅戶計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三千六百五十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三百三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丁無產稅戶計二千一十八丁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產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毫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延喘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窘迫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顏蒼黃僅能用刑苦籠縲紲殆無虛日愁嘆之聲閭里相接彊悍者窮蹙無賴散為攘竊四方遂指嚴州為多盜之區非獨俗之獷悍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它郡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赴縣吏恐數窮折肋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投丁民間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夭閼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邇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撫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徹旒扆臣恭覩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勑三省同奉 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之外尚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逐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郡一縣遠在湖廣 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以遐方捐賦予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反不得如遐方荒裔尚沾濡德澤臣竊獨之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縣及衢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子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

十粗實民力亦爲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爲滲漉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由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 陛下約己節用凡以爲民異時將常賦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況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潔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庬之施冒犯 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環覽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 陛下屬大有爲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劳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 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爲天下賀顧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爲凡主今 陛下不待箴誡此累自除顧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适綴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 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爲尚幸 陛下不用之耳儻 陛下誤信而輕用之真責治効於是曹餘歲歷月必無所成 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爲儒學賀夫不爲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緼妄意揣摩詆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薦同詆欺敗事隳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

利有明而不可驟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 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 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 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 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綱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也惟 陛下裁擇其中取 進止

臣仰惟 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修人紀凡偷惰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畢無所逃在位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 陛下既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 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如句踐種蠡如高祖良平相與共圖大計反覆籌畫至于今可考曷嘗敢易為之哉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為贊美稱誦之辭既未嘗條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難者半參合稽訂然後至於無悔況天下大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 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権胸中了然無惑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憚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揄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為他說自解而去獨遺 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 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勸 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 陛下稍加攷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采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群策定成算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 陛下留神取 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 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隮世而就功業未有如 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群臣不足

以佐下風歟　陛下自御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救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　陛下生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于今日者實由　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然志勤道遠遷延至于今日者亦由　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　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摠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　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　陛下之明哲甚則私意不容又多不進　陛下之識察　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詳而言之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牽於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　陛下於聲色於游畋澹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屑叢脞細悉經省覽酬酢殆晝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効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矧今虜勢陸梁而國讎未雪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

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興之時官寺充滿而偷惰苟且無庶績咸熙之效除附布於郡縣而未免於疑沮帑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　陛下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拘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損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默視沈浮取容　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卿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無事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　如曰臣下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

說不可不察也　陛下至公無私我左右之臣雖素號
親密至其有過威斷力行何以嘗有所牽制可否黜陟
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迎供指顧傳命令何嘗
假以事權天下徒聞　陛下獨運萬機事由中出聽
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
侍昏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故人
稍稍嚮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俊各
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爲左右者
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祿矣猖介之士忿激過當至
以漢唐權倖爲比誠非所擬然人之關鬲經絡必有
壅滯久則生疾　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
而弗慮則聲勢寖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
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思
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言必將見之矣此獨正萬機
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　陛下虛心屈己以來天下
之善居尊執要以總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
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下莫足徧察勿詳於小
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深微之萌誠意篤而
遠邇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
王之治不能加豪末於此矣臣竊謂不識大體惟

陛下裁取　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
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
傲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
尋習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
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
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
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
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
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
陛下慨然念讎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
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
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
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過爲拘制而士
氣不舒爭奪馳騖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
遜節義之俗皆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撤無復
畏忌何所不爲此豈聖慮將益焦勞矣夫人情豈可抑也繁
文小節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
養成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朘削之乎臣竊謂
今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

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 陛下清閒之燕亦可不永念其故哉又況寬大則豪傑稱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徇國之氣然則區區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 陛下加聖心焉取 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 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正某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某乞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摭英華仰副聖意而某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述作之指區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纔緝綴成加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尚恐疎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某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除直祕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 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四日承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祕閣又蒙 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稱討論之選區勉承命冒昧奏篇疎略舛差無所逃罪敢謂上恩隆厚寵數過宜蚤夜以思不皇寧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略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況去取之閒豈能允當方 聖上責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繒厚賜至於寓直中祕實爲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 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祕閣恩命速賜寢罷干瀆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乞宮觀辭免劄子

恭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某

某除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伏念某昨者備數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録其鉛槧之微勤畀之貼職以寵其歸綬渙覆護無近比卧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識不替除目已盼既還舊職復隸史觀深惟尫殘小臣至愚極陋仍蔵所蒙被者雖糜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戴大恩而莫報顧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主宮觀庶霑微祿以養餘齡候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 敕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權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沉痼已爲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祓飾俾之厠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寘於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零豈不欲與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

啓

代倉部知黄州謝宰執啓

黜近臣之薦牘内愧踈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俯微躬而怵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夢之南州素淮之要地黄堂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劉之雄烈會於版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疏亭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辯等封部儲峙芻糧拊凋瘵而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通濟之才豈無一人獨預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賦甚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冒風霜於郵傳錐處囊而立見自愧無聞金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邅踔窮途肆法官較共理之良而從秦宰與賢之詔遂塵論奏偶成謨畧之通濫被選掄豈稱乘轓之歷以渝若此報効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天與學冠羣公之表與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畀付於郡條必參稽於輿誦卜何椎鈍亦費陶鎔某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凝虛實重甾畏往疏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尼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撫凋殘之俗轄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見載成績衞文大布馬遂至於三千羊枯輕裘田爰開於八百乞妄疲癃於變富強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一怯者拘小文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井邑敝圖湮墜豈特威權之未奪亦唯勞來之不先匕之循吏之能孰邈乎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推節降命奇窮才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同羊問馬既選列之玷薦之於政聲與其聲衰久頒於此業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御海頒魚臨郡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己凌兢拜命黽勉效官竊言忝冒之思實出憐憐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美思采葑下體之略恕不求全凡宣化以承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辱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封部形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勳行漸義摩敢望袴襦之詠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門牆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儻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緘牘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爲善類之宗盟扶日轂於虞淵拂天樞於肯府入則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曜龍光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旌之聘四獻言申戒避寵就閑引檄交馳舊疏異符於龜策出書御至陪都載綰於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鉞以撫師總江淮而分陝落貔貅之危膽沸鶡弁之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讙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天地重開泐丕圖於建武冠釣衡於廊廟下膏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蹤每原念於表宗嘗屢投於化治志勤事左心親地疎誤分遺聖之憂幸効轅門之役雖迹遥履舄莫伸聲折之恭然氣激肝肺竊効鍾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考課浸微說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誣曰以涖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爲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爲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貔旁榜萬屯之聚載芟載柞

俯綴千耦之耕承里閭粮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運微性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玆壘屬遽書之馳驀紛疆事之繹騷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何新遲以來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稱安解組之餘雖後身遷徙之偶同顧今日風流之非匹退思僥倖之極蓋出陶成之私恭惟某官經緯皇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坏冶無心俾小大而爲用近東周行之彥遠洛共理之良何此孱庸亦容忝冒某敢不踽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鴻鴈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尉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答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罔功盼銅虎以分符猶膺用任方愧馳書之緩乃蒙陛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闚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游自去年秉蹤獲聯王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裘褐風俎豆之間冀賚郡政風颺載屬燈火可親願益厲於節宜洪導迎於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伏戟相望夙託門闌之舊擁麾歸覲復承榘矱接武有期拊躬載抃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識貫邦頤闡陰陽消長之原極文武弛張之用河山帶礪駢傳百世之盟鼎彝烝嘗服龍袞五王之慶尚矣典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名維屏澤久浹於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於郎位越從閶燕申命拊循衡經律以參稽權恩威而並用會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甚勤展對今幸規隨瞻遐躅以益高策羸驂而自愧毋雄劇浩繁之責稱有懼焉承瀟摩紱報之餘則知自矣氣和青律日晴黃堂願垃護於寅恭冒思承於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啓

避盡公之舍夙願趨承倚轅子之門尚虞麾斥敢嘆尺牘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太忠於日月際浩然於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所遲寒豈容蔡崔之于王道平平忍使荊楚之寒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遠鼎鼐之承寵首召旌而聘尹屹中流之砥柱坐閱頹波潛欲曉之長庚獨高前八宿浸昔

涉主方法陟老子英論見寸
宸東宸秉共掛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共素
冀用茲幸瞻依秣馬膏車已瀾風於墻屏畢筆摛
牘先展敬於緘縢

謝詹諫議舉自代啓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
勤焜燿奏函乃有再出門闌之幸洊膺睠奬深切兢
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
無實而當者亦爲欺人雅道浸隳公論益奪村無定
品以造請之蹤數爲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
爲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開者
英力田弊習闢鶩良於公舉未得其眞借光寵於寒
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邈遠之地偶無營觭之嫌表
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
躬亦不容於輕受既屏知於絶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某者質本顓愚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
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
尤出虚傳雖潛閭里闓之臨政澄官之考然參稽歲
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賁飾於需章悉掞陳於前牘
闓茲知已傷鑒裁之明敢料規蒲無致品題之誤

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峻儒宗望逢
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謀猷首冠
七人之列旁求髦彥宋先三日之聪曾是舜庸乃叨
甄拔某敢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求思義命之常深
警悔尤之發於今日獎揚之語不爲空言庶它年進
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尚書舉自代啓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其尤英之萃名
傳朝路乃收固陋之尤共疑鑒裁之明尚有毫釐之
誤竊以略函封牘削之誠而求士款昵之外置門排
階撝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于今殆絶矧
列願問論思之地而統雋髦肅艾之盟前所後先皆
一時之盛選東阡西陌多昔哉之雅游易此衛台達
于賤迹論舊則未嘗識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
之必有謂矣如某者少輸志古長未知方繞斷簡以
自封睇崇墉而坐隔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墻鳴珂
法從之辰出忘投贄始則以孱儒自薄終則以疵賤
自嫌闊口月於丘樊迨癸辰於屏著縱不獲譴斯爲
取知曾謂未承聲欬之音屢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墨
俯援枯荄燕馬非生聊示致奇之意晉貂難續更慚

代圃之懃係寵既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
清議推轂羣儒遜于稷遜于夔孟憲虞朝之盛不如
震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仍切揣量若為稱塞某謹
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探典墳之
賾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答曲成之
賜

答詹秀才啓

東書以出將遂遠遊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啓然
之凡與觀貫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抒華方茂
江山草木共助發於英辭門戶詩書俾盡聞於情話
顧慙掃軌虛辱攸關北海尊空誤隧禰生之剌西江
水遠徒慄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啓

弭棹汶扉已起跫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貫若之文
荷意則勤循躬以怍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韞深探
詞源琴書徧歷於四方樽俎久陪於諸彥有如屛陋
亦未弃捐許其承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
虛辱好音和劇孟之門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
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啓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
統紀揣己初無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
榮不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
暇俊朋來烝髦輻集略於始進罔拘流品之濁清考
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士無甚重甚輕之弊而
下無必貴必賤之人氣俗朴厖風聲醇厚高弗以此
自滿卑弗以此自慚道降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搦牘
闚覘承明之廬躡蹻擔簦平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
之列即為騰躍之階指日而須若償所負雖懷經濟
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顏譏事為狂刺口論文為
犯分仰望雲漢覬無津涯異意者方掎摭而力排知
己者特熟視而竊歎從此之勢既激怨隙之萌遂形
間生英豪大振頹靡郤詵在晉不去王言而舉孝廉
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賦春宮厭清華之選又
非避悖雅之名繇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欲安常業於
夸詡之際抑游風於奔競之餘亦以不爭固將自反
惟
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屈宋比
肩淵雲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闢之微權柳
柴儀表號儒宗晚紆武弁韓黃門奮自世祿嘗主文
闈俾於陟降之間莫見厚薄之迹凡名為士當識此

心如某者章句謏聞箕裘之緒信書滯固殆類曾人之皁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宜騁盼軌轍選詞場千里驅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以椎魯僻陋之資加廢忘杅格之久應敵類夏侯之疏略序事乏馬遷之繁蕪敢愛窮於末行矧覬覦於疊中顧淺綆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奇傑必出於斯亦以疎矣論科目之難尚至鄙賤而益明獨魁鶚薦甚之蹤上致權衡之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化源為楨為幹坐致群才之用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之遺旁及芻蕘亦容忝冒某謹當服膺古訓尚志前修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里閈堙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選驟被詔除夫何迯遠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黍毫於萬寓課以度程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崇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非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瀕蒙志尚疎闊少文鉛槧不知歲月之多借助章絃未覺悔尤之寡無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謭故不足粗且英遊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縱以闡憂之積益於寵利之蹤干命義而徹求能惟失已飾庸虛而衒鬻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暫示視成蹤由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懷無怠之慚責奔走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欿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某官學宣天縡弼亮皇猷深惟封殖於丕基疇若招徠於群献判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角鍾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式容於舛誤廣求遂進於芻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之墜緒僭輪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忝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嚴州啓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於平水幸陪屬吏之餘揆日俶裝指期斂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舉選皆均遠近闕次之差流冗今極弊云其矣議者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既無退絀之嫌賦以餼牽復免滯淹之嘆翔序帡幪之庇曲容鉛槧之寒如某者受性專愚修材椎鈍晚粒旱韭夙屏跡於丘樊和稀黍臛偶得官於庠序前顧期之邈方私家食之安清廉家於中都閭閻賈於近

甸覬舒揆被國竊自量揣寶請隣夫何不薦重侍睫
附之素預覔曠敗之憂恭惟某官狗淡儒宗望隆民
表温恭有恪歷夷險以不渝悃愊無華冠蓄宣而獨
最每獎成於後輩尚長育之深誠敢意屛庸亦供指
顧某趨承惟邇謳懌倍增貢彝禮於緘縢顧慚拙訥
邇餘光於綵戢深切戰兢

通嚴州鄭教授啓

宦牒推移闕然覲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忘穿牘
之傳先效門闌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
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尊罍嘯詠每多離合
之嗟几案轉移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
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
間世英發奧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
翰藪詞林藝圃領百氏之菁華儁軌英躔冠諸儒之
領袖小涖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尚均茵之
少逮某甫茲捧檄行即升階濁聞教載之餘滌去類
蒙之蔽坐摩廩稍預懷駢拇枝指之慚日接官曹將
丐補劓息黥之賜

通張嚴州啓

伏審温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驩動不勝朝夕之思

一世觀瞻獨任春秋之責敬陳悃愊上徹崇嚴恭惟
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開濟尚期素定於胷
中牧養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
而儒者之効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
孚而奪於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牽於物情遂評交興
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搢紳
咸推墻仞惟覩國既行而復尼惟衡山自韞而莫施
今茲一來任是二責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閭境之
戚休必將尊其所聞無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洙泗之
格言視民如傷恭濂溪之遺訓使[illegible]之際
則吾道增岳山之崇某久矣鄉風於焉效役寫拙誠
於簡牘敢為駢儷之虛辭委陋質於斧斤尚賴琢磨
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啓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
非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藝祖於留縣汛掃之始
大輯群書太宗於艱難旰昃之時肇新三館王猷
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艱[illegible]罷於郊野曷其有暇
儀鴻鵠於園林仰窺閎摹厥[illegible]休指蕃融功茂烈非
不足以曜威靈碩畫老謀非[illegible]以供指顧至於崇

建治本翼扶化基將為深長久太規必訪布開徵
寔之地迺輯墳籍殉賓畯良洗殿對於陛廡巳露
之餘政容更貌於習俗其輕之若徒盛觀第可飾
於太平必有況幾乃見尊於其用則晦其理則
微跳湯馳驅爭劝於可知陰宣談諷詠潜扶於不
見之中間劇兩塗踣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尚存一
人膺精綜核於朝百吏趨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
異常僚厚廩居然日不離於筆墨雅游勝跡經年
未識於符移匪啟蒼食高而忘考實督之迫者課每易
寒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充盛選如某者
質司其滯學而舒寄自其少時競爭移於科試及乎
壯歯又埋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辜初志誤見收於
坯冶辱為役於橋門謫講內衡跳躍外見置枉易涸
當思濬治之新灌堪巳枯盡咎難培之傳怵然自悟
惕若反求甫及經更力祈歸養焉餘閒於定省得畢
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悰莫遂思枯槁弱不能訏藻
而為國華識耗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汰斥
貧以甄升階是正之初建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
擇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差擇之誤
自此將輕堆佩為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

平施義焦曲成與閭鸞鳳盡出網羅之獲於天杞梓
悉由封殖之勤雖如某頑亦被并畀某敢不藏修暇
日玩繹前聞名雖追隨庶發難開之蔽斷編是對少
償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巳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
其賜則隆於禮為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
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
之論請言其始嘗為思某人紓謨謀仰奉大對
述先儒之訓故開後學之罕聞陳前輩之典刑亦近
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廬無勞衛
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
如天外不意比方之學復到眼邊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異國蕃宣屏翰輒自諉於臨民
貴然書殿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質匪故常
伏念某學撲村蹤幽衰志落襄召從於蜀道亟冠冒
於禁涂頭秩華貴衆許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衆正
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
於餘年尚荊州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洪深民極協

建邦經受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於丘山有如裹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之纖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頃更用爲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蠲豆籩之薦聿修宗事之嚴躬井臼之勞尚賴素風之舊既令龜而協吉將奠鴈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答潘氏定婚啓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勸饁田之役進脩或怠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啓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惟二姓之驩非繇一日之雅某人少儀未習迨此冠婚伏承某人婦禮既閑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義益篤於弟兄撫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尋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肆習未閑伏承某人延妙之稱發聞惟揚飫聞導言之圖敢稽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萊公而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北望中原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娩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椅桌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倡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啓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諒恬淡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尚慚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策問

太學策問

問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胡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紙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追而索之則或寞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騖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呵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為己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修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孰深孰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孰亡孰存辟此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揚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　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安辯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策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挾斯世君子許其
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憂世之士
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
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激之欲其
堅而守者終渝未達其原工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
可耶漢至文帝寓内昌阜烽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
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
者二長太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
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
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
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
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庳陋安於小成愛
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
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遽攘臂以仍
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學
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息以迫之宜其付之
唏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

於誼稽其獻告自源徂流其有條理未嘗不本而言
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儆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
謹德而仲尼為魯慮亦緩顓臾而急蕭牆聖賢之言
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
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土
難制之諸侯遠有桀驁侵侮之匈奴漢廷公卿謀細
規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少非哉至於不尋其原
遽欲斧其榦而係其頸則疏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
一切不為銳者常欲一切亟為甲兵朽鈇鉞鈍養癰
護疽諭取前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
家是消者既不可勝誅號為有志斯世者又復不
審前後不量彼已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
訂審裁立其本備其序基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
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略行
其策不迄不能並二五之隆也宜而槩嘗有聞肯嗜其
說於一偏而切於諸侯匈奴為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
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
也必將繼論儲貳與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
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
臣之法嬡朋比之惡不敢肆也今濫其跡或沉數而置

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可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猶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蹐足而覬其聽一則虛心而竢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栩之從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而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闡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曰脅辨而蕃輔相以匹夫而躐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泝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胄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綦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纏數條陳而力邀之也

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有隨時旨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晚之方新書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考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待它日方崇持國柄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為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為而許閻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思勗名出宮壼授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暗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況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崇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考姚崇之本末然後知蠱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當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不盡用不斥不罪待之有加帝非徒寬容納焉帝王盛德實以言路

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修心邪正關政令出於
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亡禍機壅情衆論
隱匿壅閼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
飭正宜達不啻疹之待砭躄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
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爲預之
哉誼雖氣激辭憤闊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
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儆輔拂不絶於朝終置文
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
未卽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
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伉訐是君德
已信於人而旣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伉訐在言
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
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
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
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
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
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旣狹矣風雨霜露無
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荄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
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竇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
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其瑣瑣者爭

衒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
若閭巷儕輩互相奮掁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
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鵩而已哉史稱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
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
韋太平之難遂履大位倜儻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
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庶臣碩輔政
當屬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
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
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大守自壞而以材朽
獻諫畏天之說與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
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扃鐍而芟夷之使其君蕩
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道其侈者寧
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
至此末流汎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
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
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
哉兢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
傳之大原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亦必之以適莫偏詖
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illegible]國矣崇學不足

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
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
法列于古訓雖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
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
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己
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
絀坐於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
文者也其效今可睹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
滯迷繆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
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

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
者以君臣之典叙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
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蕩目睽睽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弊脣腐
本爲謀計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
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
矣參互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
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詛
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
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頗私竊有所疑焉幸因

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
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也勢也漢
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
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
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王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
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覼縷千百疏而
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
其目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討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
效儆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
厚軍政未核覆按謝崇爲漢唐賢者亦卜居其五六

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
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
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
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衝決人誰信之哉今日
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
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
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攬遠馭焉
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乎所遺
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耄訢懌未已而皇惑
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暢息未已而冗濫繼之

向若溥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
其一二已足以鼓舞聳動而立至于至之基舜至宵旰
十年尚勤顧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
元之說也試儲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摠其會則出
入者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書一偶之
勤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
等而議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六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
之駛怒齧堤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
里亡剽俠之所曹聚歲輒睢盱洲溆睥睨郛郭徼
警者不敢弛拆故關修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
遠落害銷姦萌非徒區區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
之水幾不爲郡元豐簡公絳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
盜發仙居閒虛突入肉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
帥厲吏士固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
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隤甓阤徑踰無禁害氣
來格民爲不寧閲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
日循行隳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衞民觀屏
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
於秋者復以啓蟄從時之例豈非城闕之啓塞實有
邦之大紀隨時繕治有不得已者耶況壯城之卒
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　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
是僉事判官姚延壽及役西及司養龍金穀之稽兵馬
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勤與不勉者命舉有司各

保其所負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缺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拱宸脩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槩日積工凡九千九百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即工者廩餼之不欲勿彊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鍛斲鏝甓甄塈之工畀傭直如其素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甓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虛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甫竝作觀堞崛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耰獻也始侯之至詔奉討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厭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心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護我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滔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爲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己嗇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予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闉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毀易聞也至於不屬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憾嘆有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因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亢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騁則壅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佽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爲子之所爲其何所憚亦

何所誘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崖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己復緝而新之雖秀陪翼行都興治為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執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補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雖台從遷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illegible]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尚可覆也既貶忠州閉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闇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旁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雖公里舊而特立公之精縕列於娵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illegible]人上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衡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圮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聞獨桑子河以南逕如皐境縣許氏莊後皆文正規畧所未及春[illegible]霖雨海汐暴興田廬冒[illegible]叛籍日耗詔以護令[illegible]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撫[illegible]為憚慨然閔民病[illegible]不可宿凡土功之政令與其役修焉與秀議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竣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基[illegible]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illegible]府門讙賀又走書蘄記侯非能與[illegible]迹起引以[illegible]勸鄰[illegible]答西門豹之遺

刹杜預將揩大河或者以岡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
殆必難立二者之論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
陸川沒之執屢遷顧守陳迹者既不足與合變至於
因時建置雖由己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
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公子遠見前輩習於群公
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為
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泰人之長利以終
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為
政者將於此乎考侯名欽緒歷陽人涖役者海陵尉
朱棣督護者知如皋縣耿瀵知海陵縣穆沂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
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
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刱於南唐其事
至鮮淺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
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
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
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
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

緒資然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揚君大濟星子縣令
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熹記其成其爲略曰闢之
諸公長者同初斯時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
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
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
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
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
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
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
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
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
南渡更新造興刑之害悉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
[illegible]殘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
以致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
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
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

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興陵開迪來
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
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泌之遺跡因不得
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諸
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修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旁並東
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
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
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
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
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睦
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嚴
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
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焉
右坐焉歲祀寖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
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
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圮若是可乎顧急於
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甚百

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
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
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
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
壑固先生之素尚也而勝國有懷俾以形旁求於
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
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
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臣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
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
觀與侯霸尺牘剴切之懿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
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睠望不及之嘆施
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
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
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故必類本嚮必
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
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
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
武之高節孰可嘗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
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
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

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役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溯沿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灌寒泉峨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緣山作亭以待憩或葺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序

戴衍字序

己丑之夏予將有餘不之役舟既戒謀休檣息纜之地篙師舉手東北指曰道贊溪三十里靈洞在焉盍趣楫以逋午暑予欽其名又適與心會成友尊稱蘄共載者八九人舟尾炊未熟已就岸相與躡蹊燧闇目適步改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致事念勝游之不可虛也爲郎武李仲南大疏僧來有果繫次其齒識壁間吾友戴衍景杜班在八仲南倚筆請曰睎古鄉賢多名字以示不忘同多前比然邪公言論風旨猶相接若康氏而言東行西行者或援避賢鄭以病靈洞壁則何如戴子矍然竭予更其字予嘗讀易矣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繇沙望水其險浸已遠矣復深淬而並鶩瀾蹶縱吏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嚮一馳獨能程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也易象既言衍而雖以在意者將即所居以占所養歟

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
莫之鄉而強以行自許囂囂之哉貌示間暇嗜利逞
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行蓋辱其名矣洗此名之辱者
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毋躁毋迫
毋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是名於席筆是名於
牘俯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
遠矣故予不敢置孔子而言也

洪無競字序

武川佛廟領於利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予松楸
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上相與為曹依僧坊以專
肄習明招林麓閟邃樓舫帶其間者視旁寺為多雞
一鳴絃誦之聲與鍾梵交於戶庭日旰休帙岸巾曳
屨相追於松陰予時往參焉間以後進之秀或校藝
以對屈其指未三四而得洪璞然名子固私竊識之
它日童奴持謁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眡之
乃疇昔松陰所談者也予亟迎之門與俯醻酢博愨
淳淳雖中朝名家子弟生長禮法中足未嘗涉外
閭者猶不能過焉出其文甚澤而暢充其科者也既
數面稍浹予試開之學洪子慨然有志浸甚從予游
吾次顧視几上前月刺猶未漫因舉以諗洪子曰子
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盍歸而謀諸親無何洪子
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汝名而亞其字以待敢
請予歎曰群童相呼而趨果餌慣拏者既饜厭而袖
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競者固已居其右矣束
髮而冠其競愈大喻指聲利之標而韓逐之退縮不
競者閭巷至相傳以為譏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譏者
為子名意者患世嚚競將遷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
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荊棘然尚有一途乎寬廣博游之
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競子
往而求之孰禦焉敬以求仲副子名并序其語以問
發軔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且復來

李仲南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鉼水知天下之水堂下之陰知日
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
氣開明闔晦條轉降升一攬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
理樂況鼎頹跌小篆古漢於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
落人間則以侑几案屢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
始合而輯之和者趙武靖公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
旴武李丙仲南父講肄論述之餘采摭裒積越二十
年而天下閒碑名蹟畢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詳

録千卷百世之消息盈虛斂然具見於緗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簡愈眞天葩神芭不落雕鎸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體雖日備而渾灝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淳者漓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卓群絕輩號爲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爲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稍次偏側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彝鼎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之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訾之也其他如正曆紹定世繫刊疆域之誤正官制之舛存容典之舊稗凡將之缺尚非一條往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辨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與爲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爲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銘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撑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

洊流之舟挽之猶逆下坂之車挹之猶馳木火金水厥氣不齊有習有積有名有移不能用力斬過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或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凛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凝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貝其難 實爲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寛惟恕之謂天地變化草木蕃蕪賾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循坐有勤且尚其通亦尚其堅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水衾如鐵佩所聞稱暨委昇沒公無愧色

從祖父楊帥真贊

雨鬢霜氣凌冬老白寸心爲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江淮草木知名（申許一作汝潁）

辭

潘自厚字辭

括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
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閽豫也後
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訴名若義莫協身
甫申之以辭族講冠禮而用焉其辭曰
令月吉辰秩盛儲尊乃加爾服論厥本根繫人生厚
百世一原遷厚居薄今叱囂昏敢墮爾衛敢鍵爾門
反身而誠爾本爾存相彼狐貉大裘十重溫濡服燠道
義用不虧相彼爲叢巍巍大鑒重飛厚於小體跖弟蹻昆
厚於大體堯猶舜藩眾萬錯陳孰非昆命何物非體
不合而渾身斯經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求矢弗諼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七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盤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闕下敗楮壞
墨爽爽頹有生氣令楊侯自放林壑間其所聲閑州
老身廊廟未知孰得孰失而同帖四君皆發聞於時
嗣德有繼異時一笑相遇細數盤山詩軸中人必將
曰爾何獨此予於是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寖舛
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
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
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
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戲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
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鄮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

書辭長翁訓飭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嚴端飭未爲家法長翁親承其言論風
旨典刑蕭然尚見於筆墨間以仰其敬承之

書趙昭公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爲善無所創艾而不爲惡此天下之賢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觕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爲爲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顯比庭士大夫間稍稍傳誦侯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者雖博至於忠愛惻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見也夫匿者易持出者雖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則凜凜乎其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爲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尒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

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一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浹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諸位讙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爲皇帝曰嘻是烏足究其極維予九年于茲夙寤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凡奔走先後以就予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寧於是數用治道不進讒論一二大臣已乃親御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爲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者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際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克以時風曉在庭俾論上旨而悟於積習節趨不立以仰煩宸章奎畫明示大訓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爲報用三復寔言竊冀萬一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爲輔莫不欲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捐身隨之者寔惟悠悠之談樂寬弛而着法制使當時國論靡有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達權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切於數君子之見掎奪者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儒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也光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皇帝王之事惟所欲用顧於寔書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遺言一旦焯然震發於照回之閒非聖哲獨觀有

以見天下之動孰知大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無復一君足望救時之敝亦安能使之純法入世致理乎時其曰參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至所謂大定其本師五帝而式三王亦苟全之歟爲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所緝熙若今日所當講求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乎三五之隆而後私篤誠不勝老臣惓惓之義敢以寘輪鑊之樂石昭垂訓戒於萬斯年爲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方云

書袁機仲國録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余揚風鄭隱然在兩學間予辟爲僚相與講肄蓋日有得焉憂患余居瞿㷆湮廢袁子官旁郡憫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網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緖中秘外邸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爲二百九十四卷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攟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曰其少年玩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曆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矣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録

近思録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説大氐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

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輩源委以專殖經世久大之業蓋類皆屬心焉非獨以一時與秦忌相同異爲訟也其方沒而道始闢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閒請伯祖外祖詩卷輙附見于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
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若獨青溪先生
而已紫微伯祖與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
詩勉戒其子篤至嚴正眞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潁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
貳王公深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幾
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滎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
賓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
事皆如節度滎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閱
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顧獨眷眷於伯強曰吾
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經行儒者皆知推
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　御製秋日幸秘書
省近體詩下方

臣等仰惟　皇帝陛下宵旰萬幾身濟大業雖琰琴
謝浮靡纖嬌之習是抑妖豔園游池籞宴豫虞樂之
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肆
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賢之地自紹興清蹕下
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繼述儀刑丕彝以增光聖緒粤

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
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閣紬　光堯太上皇帝寶書以
親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
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曜參
賁圖書為大閎深臣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
祓敷繹哀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
于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
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
褒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武俾咸知尊君親
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建
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己忘勢然後羣賢輻湊
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今寸大哉王言堯
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槧人所得私
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
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
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婺講學以明
年二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
讀詩記小雅五篇共書以餞之六行常棣之卒章曰是

究是圖豈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時方閱張荆州之詩三復和平之句爲之泫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荆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荆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絶江款君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講於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京亦嘗講經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苑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詠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雖瑣碎僮僕能言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免喪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偶[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弟[illegible]兄弟共學親指書筆字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隘陋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考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蹤蹟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喟然久之某再拜識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丈以學問識度爲舍人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撙節夫復與某爲同年進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爲詳病廢三年不復知戶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丈尺牘墨本見遺反覆展玩不能去手顧諸弟曰吾家其猶庶幾乎入日真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偶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

康成輔嗣合彖象入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
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刋補離合
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
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説具於音訓

太史文集卷第七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
北面尼臣鴻弼侯皐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
於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既稍乃通是開魏公有遠
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而同厥初事親自誠
而孝基德寢門參褰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
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為國馳騖姦賊內訌狩禳
天路迴義其旗馳囊走羽爝彼妖焰蕩河並泝掃除
蓋道手扶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
台衡柄是文武内撫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熛起
蟲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酋氊毳之漂威名所加矢戈
喧車既其無為里析戶愉舉獻具來聽帝之闕孰枕
其成效迹江湖已貴不賤已豐不約寥陵之居草布
所愕披剥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鳳夢中麟閣戎馬
欲江奪公間燕巨鐵萬幢陪都是殷大人繼明登我
元臣爾袞爾鉞坯冶緘新瞋目語難熊羆貔虎聞公
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習垂驍聞公之升連手
嬉遨北邊有興禡牙祭纛志之所期矻無遐徼挈輿

地圖還之清廟烱烱升歌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佚以殊廷欵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其頃以孱陋遠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言屢興朝扣碧雞是獲是稱壽貽權奸丘山猶輕几几赤舄庶幾快覩未日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旐南去𧗠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氣闔闢新新故故黙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爲淚落彫俎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遵丘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彝鼎之勛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塗而分鶩猶參商與渭涇昔香山之退傳遺簪紱而沉湎濱酬風而酢月陶至樂於林坰暨降命之多哥娛殤於頹齡若汾陽之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總總而掃迹紛角觸而忘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內外而俱尊還紫帝而却蒲輪頹然天放者既尊物外之樂道扳輿而奉鳩杖驩然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戚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并乘至全而反眞夫何憾於泉扃然而隊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刑洄洙泗之淵源絶風騷之統盟朋類人與墨客胥霣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孱陋夙受室於門庭輩子姪以拊育迨襃疑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羈傳畫觴而往酹淚隨河之東傾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 或云非太史作

惟公高風懿躅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讒逐以卒於死下至行路爲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興名相一夔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撤告歸心典刑有如巵酒

祭潘子皐文

嗚呼名場利區爵標勢的稀奔競馳百年一日仁宅義路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涂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穫歉殖豐寸心烱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渝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㞋之禮然弦歌之餘然子游其間兮呻吟挾策而槃然賈屈之黨然怪珍之錯然子處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嗒然貌甚癯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遭出門軸折兮論晝景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森田薄兮紛糾煙天壽不貳兮又奚怨猶閉莛兮皆蟬聯交一臂兮失九泉跽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横蒼煙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藝圃羣植並匯夭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方專岷山導江適覯疢初病不復興嗟嗚吾徒游從之義具此俎壺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皆入拜於堂欠言惟咍時公謝客氈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嗟亟問亟勞厚禮莫偕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聞潸然亟走輿臺潛德幽光孰發氛霾日薄事散莫知所栽翔公觀世滯兮寒灰萬鎰千箱探窮恤災乘而如遺況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柴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闔自今其開

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拙發未試鉛刀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雁心悸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匪感匪姻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我亡培披拳拳者果何爲哉外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斯之至此不畔知惟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閭里市稱藹然閉戶會歷數坐間獨子不至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卽學如鼓作氣時不待人將駕已稅奪鄭以奉寓哀一觴匪惟子哀尚儆同志

祭于悦道文

嗚呼自子東書貢從子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塗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折展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噫昔之夜子語世以身名未立子固疑其色不舒亦以爲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滿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觀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羨生俎化咎在私己苟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聞子疾方論此理今聞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硯几挹觴一訣有淚如水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鵠立紛如舟行解一作秋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抄乃誦以窮朝晡牆隅筆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閭巷歎譽別去未幾沉痾不蘇時我遺酹午陰庭梧釣瀨之風薰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呼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沉聲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聞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輩流號爲端靖見我於嚴厥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早於天乃中絕命遣此一卮千載之瞌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捐付之歲晏于雲參天子於其間獨不永年堂嬰墓絻道阻且遵酹以見情齊規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親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祇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亦相乘冰春夏秋泯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窗觀者之情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絕之風學者方興一門孝友舊推諸邢內外交映漢淮嚶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猗左提而右挈紛前導而後承霣霜雹於春和陽父此樂而莫能嘗予感於傷弓駭弦首於鵰鶚附而近憂其未然集還戚而相仍理鏡湖之楫揖踐前盟於歲更訪舊聞於故老采新蔬於友朋恰獨逢於竹氏同此哀於折肱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爲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

萬之典小齊公取數其獨羸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淵源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乎其資又乘其會嘉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牆而循歷跡堂奧而獨諳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擥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為緩動據憲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張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不既不諒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唯變起而真仆守常度而日如外辱衛於翰藩亦大體之所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兼儔寀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撫經遠不求歲月之効悃愊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瘠而勢摇迄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媢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衡典刑不隊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秋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題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

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闚講蒼昊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身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真贋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倚矣某佩髹趨隅木行兩周録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諏率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醻闔聲欬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軸亟宿舂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炯話言之如在嗟蹇步而敢踰竊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肴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斂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移眷鑠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方喜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

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搢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若何其多邪青蔭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予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姻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葬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訖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寔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賢之本末靡不吝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爲實而刋繁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邪正是非而欲其豪釐不差所夕函丈開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翕積渟蓄固未□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輙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迕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無媿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亡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本顛童立枯猶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

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謭薄妄所取此實惟我
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前被閎閎焉如農夫
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
之功力爲虛施每靦然赧愧恐也聞先生之喪念
以辭倩寡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輟也
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是益乎善雖名至痛無
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疏舉首南
望猶有處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
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
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專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
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詢區區一得之慮有時
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
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
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
者也其天資滋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
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
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抑行天下愛而忘其
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
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
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
不立已不黨同背愧坦然無復隅閡雖平生退縮固
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
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
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民之福
孰可限量邪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
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
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
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
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
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它至於參觀編考公
而見博未嘗如世俗學一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
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　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
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　豈復能文直寫胷
中之誠以告公而已

祝文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二首代倉部作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鄱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之吉祗見於廟敢告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惟我叔父實祀之主于今十年祗用欽承遺意廟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八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祗見敢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九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妣蔣氏贈清源郡太君毋氏贈寧安郡太君查氏贈榮陽郡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

妣周氏贈吳興郡太君

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妣曾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舉其族朝京師　太祖悉官昶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倚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士大夫間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書學益力兼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荊　公安石以新義盼

天下其後章惇蔡卞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鐫說公盍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爲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父之建安黃公齊爲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寘前列明年太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成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二年也解褐

未幾服大夫人喪築室墓左蔬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荊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郤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卧不應改徽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髙平范公宗尹公同年進士也爲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復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

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其避寇崎嶇陽羡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益弱虜氣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强勉以爲之今以爲難而不復有所爲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爲難而不可爲若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爲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爲難而不可爲者十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爲與靖康孰難由此

言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倚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某人材歲月閒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　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　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

固宜以　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説故配帝
并登　真宗其後　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
馬光呂誨爭以爲紬祖進父　神宗皇帝亦謂周公
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
配明矣今　主上紹統自　真宗至于　神宗均爲
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
帝皇地示於明堂奉　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隆
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
日未及尊稱太后蚤儷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宫援
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爲元祐皇后詔書　徽宗皇
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明其崇寧初權
臣悖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一有定謚二字已正於元符
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
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冊撫州守言
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内臺臣繼公劾守奪
其州闕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
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聞
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言其論省
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都至四方百
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

今天下幅裂海内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宫所至曰行
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
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
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
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
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説究其實未始
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
地之廣人物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
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
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
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氐類此臣
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
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拊
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
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
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財萬疋崇寧
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
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爲定制闕四歲主計者格前詔
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還條
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恃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

午公買其撤不行椽吏震懾交謁更諫公曰吾頭身
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為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
君無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
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
塗出婺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
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
式膚理非若胡桃鵓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
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
胡桃文鵓鴿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政風俗臣下顧
以浮侈敗之不可它日還朝從容為上誦其語上曰
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附火取溫煖而已豈較
炭之文色耶嚴地陋卬給鄰壤歲漕發粟以濟之舟
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
輒請令發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紓饒運勞公曰民
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發而輸嚴者
言於朝復其故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
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
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
縣卒敺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參械之獄
俊愬訴於上詔為罷彥參公言彥參不畏彊禦亦無罪

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稅公言兵興以來士大
夫及勳戚之家科敷與編戶等若欲寬民力均有無
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況將相之臣乃不
能體此乎除目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
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
論株牒祠闕所還制敕甚衆如論平江檢滯官吏不
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
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警嚴詔百官各
以邊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
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為知己排權倖貴近所避
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
平江羽檄押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
不肯為其為上所敬如此眷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
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讒之說連拜章請郡上不得
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
曰台州陳襄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
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
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
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居修以職事對上曰

卿兄其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
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
賢否上擧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
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溫
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
意銳甚旣爲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一日於上曰檜
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時臣心
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若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
相數月必有以聳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
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懟前好
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溫半年
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
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
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憎惡
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纍纍無虛郡雖公闔門
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
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
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
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蓀村楊
塘塢公沒之年秦丞相薨 太上皇親攬萬機甄明

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謨且詔予一子官用子登朝
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亢儀觀豐碩聲音滿堂其
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宗是關非爲己任自其少
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
迷於是務參稽互鉤索聖經推新學詖淫邪遁之辭
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
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猶累其
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櫛而縷緝之未遑也非子莫
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
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
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
罷配享仆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員國論
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扶正道者萬端賴
太上皇持之堅旣不得逞則陰挾故習伺間隙譏
者擯斥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時貳奉常引儀
公熙寧初闕近臣坐講之請以定論上謂自是君尊
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遙辭曲說厚誣天下
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送賓之義天下卒莫之
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寺議發王氏之謬以
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護

議者謂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爲改其在兵部
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
公進曰臣側聞　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
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
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
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
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於此爲上陳安
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
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爲
獻上許之公序上語冠於辨學書首先時名公卿斥
王氏者輩出猶不能勝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
義辨亦列於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
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　太
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
也公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
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
一卷公奉祿入門班昆弟宗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豊
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祀任弟居厚以官逮公
亡乎子猶布衣士娶馬氏贈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
郎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興縣丞五女
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仲[illegible]次適右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元次適將仕郎傅公本
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適右承奉郎
朱嬰孫男五人曰梓楫栱植棠孫女一人尚幼公往
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隧謹撰次爵里族系壽年行治
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俟立言君子謹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九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代父倉部作

潘氏望發陽別居金華者爲大族孺人幼明晤其在
傳織紝組紃敏而勤父母愛之尤琛里中相厥對惟
湯君儁㑹乃女焉既嬪湯氏躬身治家皆應儀矩姑
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其燠奏甘毳躬饍饗时藥物
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屢侍俞夫人至忘其疾於內
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驩
心族黨以病告者試珥強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
者孺人開其夫以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
至孺人立屛間耳其語或肄經訂史欣然其且甚設
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擢板與之官里
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
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廣賜有加湯君以子
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實偕被命書集郎
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孺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
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
是承務君沒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人長即烈
今爲左從政郎新差充建寧府府學教授次曰照業
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績餘未行孫男一人
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于赤松東
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謁銘于與其子游舊矣
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壙侍委祉于後祖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飭
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衢以姓著君故衢徙也始君曾大父麾名數籍
衢之江山大父達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宸宜和間
材進士專上禮部留落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
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井臼勞事綱理勤甚
細大咸有節法資簡朴與人語傾盡無留藏女弟以
嫁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忘兄之子大方稱失父
君使偕其子學程督提掖媚嫉莫能名厚薄其將沒
也諸子前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它屬君諱公亮字
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
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任女五長適進士邢
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于智者
山之右先葬大年述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

除然大方大年俱從予講書且聯里閈是宜銘銘曰
陽守陰罹誕惟民彝適嚴厥終銘以昭之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宣和中盜發幫源旁郡蟊佚譁號起和賊勢熾張大吏或叛官守亡城社著牙印散閭里以氣自許者建旗鼓迎自歷陷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彬然儒者奉其父匿山中猝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却賊內刃相顧曰是人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遂巡引去父子迄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耆學游場屋輒不耦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罷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貲用饒衍儕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傳家政觴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也娶潘氏男四長瑅次柟次璟次穀璟先君卒柟穀出繼女二長適秉義郎邵續次適進士周炤孫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某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瑅奉公喪葬于某山某原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予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凢慝禮吏教悉屏棄弗用也余怵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孰方與時大棘孚號踣祇子職琢之堅礱之密維旌君詔無極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于婺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踐俾某銘某雖仵公晚一見意投歷年逮盡悃款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景憲在歲癸未實偕以進士拜敕于廷視公蓋丈人行也敢他諉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處之松陽人曾祖幹以孝友望其里祖珂以謹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嘗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迹農畝拔科級掇中秘書發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丘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用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童子時被除遊嬉妥己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以博京都失守自謂廣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讀

且至衆駭𨿽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
未見虜逆自斃與自經溝瀆何異既虜入兩務亡所
得合去事定衆皆以識度歸公公事復州孝晝夜淬
厲蘄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郊祀任子
復州妻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强也後子景
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數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慨
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寧吾志耶平居不御辭裳不
書爵品終其身其没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斂公始白
松陽改築臨江臨江婺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
蓋三徙焉紹興丙辰歲大饑發米斗千錢公既發廩
不足則稾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
稔民勸趣償惟恐後公閔民償之不易也斯初貸復
紬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挈孥棲其危水怒
張屋廩廩欲仆衆方左右視迫怵亡計倫諸波濤間
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
公顧同避者尚數十人嘆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
舟人姑寘己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
涉公耳餘子何爲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
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
得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際先人後己如此甲

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競持破碗敗絮來
質主帑者以白公公亟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
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糴比閭不復知
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給者婺田恃陂塘
爲命天不雨尺兢寸攘鬬鬩蹛踏者相望公有塘曰
葉亞溉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爲禁斥塘下田以廣
瀦蓄或獻疑以爲敗可惜者公曰鄉隣安則吾安矣
別墅占婺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
之人賴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
逋强私責恩䘏寡逮困疾旁及棺櫝殘藥橋梁井泉
之屬給予隆洽亡所靳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
吏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
與其後爲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
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雖公之助也頗嘗著浮
圖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木事制河以東爲二氏徒
者多借其聲以行莫年實其書繆妄始稍絕之而
鄉儒者寖篤游士亡資日月餼之俾就業焉公隆於
教子訓導嚴飭行禪等士相翹浸灌礱磨故多鄉方
者季弟好仁卒未娶又喪其壯子公收其遺孤教養
之甚有恩意家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抉

寵微驕媢公一旦賁遣之人咨其斷歲時賦租必差
擇精好者先毀輸之官若敵尤樂佐公上之急屢充
賦江公以錢千萬奉軍實詔增秩加賜五品服而公
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
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於婺之金
華縣慶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氏贈安人
左朝奉大夫成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拯
之女子男六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重修勑令所
刪修官兼權尚書刑部郎官次景參次景憲左迪功
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泌次景良四女
長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湯
砥再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薛誦次適將
仕郎趙善蔚次適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
王注次尚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
公之殁遠其葬稀羞於寶婺嘗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
堂于門于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澗隈山曲承公訃
皆倚耒投耜戚戚有惋怛色嗚呼是豈苟然者哉銘
曰
豐其蓄嬖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木造天
蕃其高岡是曰善富之滿公之藏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爲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
嘗有官吳越爲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樂其土俗遷
焉其譜牒可見者曦生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
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博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
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能自持
及父没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
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比鄰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貧
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聚并舍惸獨困弱日賦之
食至于春乃罷帥以爲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二月四日己酉葬于白馬
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郎次人瑞番
已孫男八人侃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棣
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尚幼自識祥禁忌之說興士
始死其親而微利巫爭覡訟客其囑于下遠者或數
十載蓋有骴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予竊駭其然力
籌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
君之喪再朞矣宅兆未卜侃倬幸從諸生後與聞緒
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相人傑
也乃銘曰

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徙義琢此銘詩

祔韓氏誌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某祔其繼室於元配之兆始某踰冠授室蓋今尚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旣五年而夭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夭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壼閫敬戒以祗婦道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土姓世繫列於前志者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蝶

蘭溪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蘭溪葉君介其子來見覘其貌愀然長者也進之語樸質少琱琢意訢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艤舟溪許君賓送下上士息容令年秋復過焉事冗不暇接君居亡何里生周徉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誕㬥然衰絰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徉以告予旣斆面君而誕實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臻字子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於婺之蘭溪者四傳矣曾祖昌世祖逢考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族輯鄰若嘗知書者家故窶縮衣齋食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爲左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驪次適陳民士次在室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縣之清江里應氏塢銘曰

買也饒之篤也奪之罔極之酬匪爵是縻

郭宜人墓誌銘

泉溪劉氏兆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爲戶部公之配郭宜人墓旣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諗曰邦翰老而哭妻慕慕靡易矣見故奩履篋依然有餘思是非若小兒曹戚戚啜啜也吾妻無恙時自閫以內表葛釜萬醞醢蘊醯孰水而凍孰火而燔孰社而釀孰臘而儲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容至知獻酬而已視已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黨無纖介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鹽者旁午喟然而嘆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予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銘其藏幸卒成之某先壠實在婺之武義於泉溪益同縣與戶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藏於盃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學履屐裝齎　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

見也銘敢不諾宜人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七日享
年六十有四時戸部知常德府歸葬以乾道八年十
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琢贈太師考三益左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禄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
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
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
中虚中皆夭餘未名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
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書司封郎中龔湘次
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顯次適進士黄開次
未行於是戸部方爲朝散大夫尚書戸部員外郎總
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袁門乃勳其歸風有芣苢
捋之擷之我心和平諸御是綏子舍連甍女車交道
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獲失其一里人作詩
颺于删底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咎于策者有彝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
水涯凋瘵蔞獨亦編名逹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
室其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往往
剽樓君孝行旣而君諸子從予游益飫其爲人蓋君
篤於孝服毋喪屛及擗沐鹽酢不入口結廬墓左旦暮
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排徊爲墮淚日負土築冢自
課三十有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
隸太史閲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没不見退而
問嘗交君者則曰前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
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即其廬勞君且問狀君固謝
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要説再三迄不能強予閔
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僞孝以奸利君弟人之所難乃
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納之以禮
翼之以師友可涯哉君諱藴字季發曾祖訓祖琳父
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周氏男五長公
重蚤夭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壻曰黄昭祖何
堯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
日終于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盤
松里九江原距先墓纔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
屋視終即罷歸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鄉古歲時祭
享撥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
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困躓者亦發槖賑卹
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怨銘曰
跨都而議輒得其實坐閭而語聲踰析鉥烏傷之評

於君則俞次詩伐石賁于[illegible]墟

薛常州墓誌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也又不能迹其始既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有孫庠以騶行聞于鄉庠生強立始以補闕之舊續其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illegible]州徽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與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國廣和起居自數劾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illegible]寒[illegible]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公鞠之任以官公幼遠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舉擧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illegible]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袁溉[illegible]迎致之公遂委己師焉道潔及終[illegible]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倚其戶道潔從壁間規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明詢鄰叟曰是賣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曰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一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爲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俾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乂不可爲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爲可爲今知其不可爲則可爲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與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頼以寛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illegible]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illegible]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寇虜亮悉衆[illegible]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閔得蔡亦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其驚潰釋此成業而聚[illegible]鮮[illegible]以濟不能用閔

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
城亦踵接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氐無固志紛紛遣
其孥槃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
故多盜鐵冶營田綦布諸鄉亡命數人出沒其間所
治即舒兵故官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
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
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討論甚
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二保爲
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
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
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莫之節盡
禁蒱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廷閱其尤
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爲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掫不
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
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與
發一以縣檄爲驗環邑溝瀆不渫夏潦汲道在事者
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
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
隊鉤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
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

諭司得戰艦十四三日羅落之守以定訖虜退人心
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公爲關某公曲得
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徹見曲直而假借之皆大喜
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米輸邊當鍾信陽公部
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役苦之道殣相望
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戚爲死決公
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暢應既
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視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救醫
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
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接肩相差
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
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爲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
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
見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
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袁州司理參軍召對首
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
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
職冗牧伯之任分爲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屢
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孰公
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

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
仁義綱紀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
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滿上用公復召審察
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
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
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杵節
勞來耄稚滿車下爲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
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
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鍬鑊鐮具六丁加一鏊
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
新罷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道等而
合肥蠃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
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
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號撫
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
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
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窾築
冶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illegible]又[illegible]支數十
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
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illegible]肥之圩

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
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
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覈新民
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
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歎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
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
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姦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
矣故爲多端靡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盍少自
絀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
實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敢不計而謾爲而後外
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號爲嘗試
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
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
不去左右爲欺蔽崇遁爲姦僞則遠堅大爲閭則小肆
其薦退人物曾非讒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
覇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譽毀者之刑臣觀近政非
無阿即墨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
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
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燭四貌言萬一
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持爲

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
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
受遣者且數十輩葢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
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
等除大理正側席延其至顧問紬繹公請論薦皆報
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
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
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合
力詆摇上託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
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鬬
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减脩境內祠次第除撤
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
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為政者或縱臾之公嘆曰郡國
幸無事而萑蒲頑頑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
惡黠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
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嘗進者
競裒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
削而共億稍饑校軍興前五六倍吏亂法擿抉無遺
筆猶㦯慮不能給至是戶部令以贓刑獄司以曆付
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式諸郡被符持手

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諸州
郡罄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
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它謬
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鐫譙愈急公爭之愈強
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
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貫陌請更平直徙沃軍寬州添
差隸郡者止令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
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抑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
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
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
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是中觀
法爲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
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劉向
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
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
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驚
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
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闕
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經
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

[illegible]然蹊經貫脉通於纖無不合於學[illegible]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莫[illegible]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階文武[illegible]嘗為明眊岸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illegible]其變化若神而[illegible]每以不可輕試為主[illegible]軒豁清察之中律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illegible]少年豪舉既知學剗落不留省其私泊如貧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敝恕而至忠誠[illegible]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illegible]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干內[illegible]屬甚眾方定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illegible]以為令歸以公所為語某因已瞿然自失後十[illegible]識公于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溥既誌[illegible]復請詩以揭之衰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不為公一言乎詞曰

[illegible]兹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捨繄道之窮[illegible]尚口不耀其章而躬以厚出乎子長于長于君[illegible]之乃沒元身故吴之墳故郛之遺既堙既平

[illegible]文集卷第十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一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是而始終衆者實維金華戚君楊之夫人周氏戚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其父屬睦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者為涕下蚤夜祖母側油油亹亹不少懈已而祖母沒無所歸鞠於母家弟贅劉氏復偕夫人依焉里身祇飭劉氏媪愛之過所生褚橐鍵閉一以諉夫人為擇嘉對以歸于戚君戚君博學自持夫人以簡淡相之益協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凜凜如奉槃水惴莫能當其意夫人始盥饋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説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不樂欹[illegible]坐郤肉不御小大側足旁睨無敢出一語夫人差甘鮮司顔色而共之高夫人每為舉匕箸居無何高夫人忽得風痺疾竟其身卧起皆須夫人蓋歸戚氏十有八年而戚君卒四子一女皆幼田財數十畝族黨憂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學米

鹽薪芻之間不去其耳方未就外傅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長每出入面必問其所與遊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輒不怡故多以謹恪聞藝事起自課甚苦諸子晨省夫人已僕僕營箔間夜分誦書忌且寢壁後絡織猶未絕也絲入有經口衆不足於衣則又纑絮緝絚以佐其闕天暑汗浹猶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嬉下至麻枲蔬茹科理靡容老農圃者不能加貧慈祥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歲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具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數下有聲乃能強起乎季年長子以進士入官間一歲次子亦遊太學閭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晒之泊如也以淳熙元年二月己卯終于寢年六十有二五月戊戌祔于縣之東陽鄉午塘塢成君之兆曾祖餘慶祖敢父着昭子如圭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尉次如玉如璧女理女適進士周天麟孫女一尚幼夫人晚時觀書嘗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語錄顧諸子曰純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夫人期於子者蓋如此銘曰

悵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既漸明永厥迹既輯玨不[illegible]鳴鱸空案壁書哭聲四離未翼巢歆傾手俊足幾口授經翩翩相續騫騰翎翮可以下報午塘君

大梁張君墓誌銘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肩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莊其宗則於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勰字邦和自其遠祖諫議大夫惟則𥇄澤州高平徙名數于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郎毋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緫角崎嶇兵間又喪其母已能悉力斂藏嚴飭久益困寄食媚戚怨感憤不持一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頫拾卬取數航海歷交阯勃泥諸國其貨日湊則曰吾向也不難自屈懼填溝壑隕先人宗祀耳今可止矣於是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學同宗有漂泊江湖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爲資遣故人以窮歸君忻然發槖無纖嗇態北客多稱之異時公卿家子膚理豐腴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離熱久不能致人小不能致於人雖欲名一技以活身梏然無有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晚節浮湛里閭吐納自養暇則爲人道東夏士風物産濤波鮫鰐魚蝦之雄奇之變衆衆可聽登

歲徑贛吉竟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閎麗
如王侯第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
起窺之則數十女子聚處一室纍然若囚繫且私問
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
女鬻之遠郡累貲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
君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
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君者曰是翁去歲還真
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良事自守一
鄉以安數晚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
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于家年五十五淳熙元年六
月庚申葬于金華縣赤松鄉移嶺娶董氏生三子長
垓承信郎次畚天次未名六女長適進士董演老次
適右迪功郎閭肅以發歸餘未行垓嘗從予游於君
之葬以銘來請銘曰
潮氣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
兮歸其居出入阡陌兮僮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
北幕南飄兮來坐隅噫後之人兮恩拮据蚤夜敬戒
兮持門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昏議不相爲謀而相爲用昔者氏族之學嘗行
吳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
俗以爲大恥故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於是氏族反
爲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爲一區由卑援高者厭
谷借厭罰常尊高厭妖婦乘夫由高攜卑者厭貧厭
罰常驕厭妖又虐婦眂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
以吾觀於州閭之嫁娶不外基不遠求族望既稱情
義亦適實家而蕃其後者常必由之尚氏族者誠
若是亦何召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閥者汪與王爲顯
姓夫人受氏於王出適於汪汪王之壻有自來矣蓋
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盥饋訖于終勤
儉自律未嘗袨服冶容內外親以宴語者隨多寡及
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反吾惡焉聊以致吾
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經史毋以他累敝爾
志婢妾童奴柎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
人則死矣壽前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月癸未葬
以淳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曾祖本
贈宣教郎祖發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曰浩
曰仲儀仲徽仲侃仲倩仲偉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
曹若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人
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予游先葬請識乃

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宫

喬德瞻墓誌銘

吾友喬拱德瞻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默味蓋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惓惓然左右之欲不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惕然恐恩意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卞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於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淳熙元年十月五日葬于東陽之西山嶺東原曾祖應祖璡考松母杜氏二子滌臨銘曰

莫之爲而爲者其天乎茁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

淳安盧君墓誌銘

新定之有淳安壯縣也淳安之有盧氏聞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爲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于家明年改元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縣之翰林村始予爲新定校官君之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是以銘來謁乃論其可紀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

舍法未罷嘗外名大司成吏方折錙銖於貢法疑典教者尊君自理君曰以詐得貢吾耻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武遂不自言久之數試於有司率常利式業歸輔其家疆畂垣屋時圖陂潴無細大皆營飭遇其暇時猶史賦詩以自適聚族雖衆閨内外不鍵而嚴父除喪所不合憤憤色上面至所傾鄉則撫循誨誘日夜不休其妻易大氏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雷毋遠遊以紓吾勞汝琰汝琯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嗒然宴坐絶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適竟于耄耋庶幾善供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父哲母宋氏娶亦宋也四子五女壻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祥迪功郎段子直進士方佃張百之其壻也五孫長曰椰餘皆幼銘曰

闇之燕之麾壽綏之基之堂之既有異之有顯者丘于彼中林納詩其藏匪今斯今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烏傷陳生踵門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㮣嘗有聞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爲師友若我家君將稽於陳氏之祖考粤申十一月壬寅食日用既戒獨幽堂之銘有其石而

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系朱氏曾祖績祖存考達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其後曰男五肇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鎰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葉椿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揚烈餘尚幼問其行曰母氏資勤儉佐家君理内事自始笄至髮有二色猶不怠於訓子尤篤婣婭隣里大抵不失其驩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四其没無乾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語而繫以銘曰

疇夷而綿兮曷瞻而泉兮維以章其阡兮

分水王君墓誌銘

君諱日就字成德姓王氏浙定分水人也君少以俠氣蓋里中嘗夜獵從騎四出即獸無在者有畜犬鳴鳴銜衣篳之不卻且導且前公獨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左右虎跡縱橫乃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其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於是解鞲縱鷹盡謝獵徒閉户紬架上書閱之領略其大指不務纏繞章句學讀史至三國二晉豪傑倜儻奇節不能自已遇其意適或爲人誦之音節清厲聽者感竦中年乃明傳家政於其子堅坐晦默餘二十載時從方士語以自廣若其吐納屈伸之術蓋亦之不深信也嘗病鄉鄰貧者死無所藏表隙地畀之今五十餘冢矣將没命子孫以薄葬正衣冠泊然而終享年六十有六實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縣之柳栖鄉金堂源曾祖旦應祖僎考琳娶方氏前公卒二子琪太學生偶鄉貢進士十孫男六長中孚次中實餘未名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分水之王中興以來浮則清範仍世不隕遂爲東南望族君雖不試以其槩見一二推之殆非浮沉閭巷者予不及識君而中孚中實皆從予遊退抑再飭衆皆同之意其必有所自予是以知君之教信行於其家也銘曰

是何人斯一榻欲木既知其初長雄五陵支林之鼃摩雲之鶚一蟲得失誰厚誰薄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役重事也於朝廷爲大議於郡邑爲大政於編民爲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爲請有司方持之而閭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黨之歡其意美甚然合散作輟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敗若獨金華西

山爲然是鄉也舊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灌慶衍
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
吾鄉之人非父兄則子弟顧閧於役隳恩殄義爲耆
老耆職長置競者追胥科繇之憚耳率爲里正一歲
長短相覆亡慮貲三十萬吾儕盍自實其貲爲三等
定其役之差次於籍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
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於衆
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以給於衆尚何憚衆雜然
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裒金之煩也則衆
割田百畝廣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
歲三月鄉衆成會擧豕釃酒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
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迄于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
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芾嘉君之爲號其鄉曰
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顯君
資廉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隅
官令長皆倚君以辦歲惡飢民羣剽爲政者請君董
且調兵君曰此且丐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鬨兵出
則窮而搏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
數十輩持符遣之至莽皆集已而吏覬賞將豢論以
死君伏太守庭曰是曹束手隨檄未嘗扞格今乘信

而就功後復熙凶歲乎且止賴君之守感悟亟解散
其獄黥者財二人君義著於鄉大氐若此其擧義役
所以倡之而和論之而孚壯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
貲補將仕郎卒以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
有七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兆於其鄉之烏
石鼻山曾祖文岳祖濟考宗達娶郭氏男五人任大
亨大度大明大辯女五長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
徐庭玉次適項欽而卒次適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
吳鑑年大度大明久從予游先是謁銘銘曰
循理之鄉信義之里惟名之今其自君始亦既始之
又終之睎彼墓門毋或替之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大夫通判沅州軍州事賜
緋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于婺州武義太平
鄉之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持狀曰吾父吾母攜持小
子至於湖水之北沅水之旁去大葉之聚然孤身東
望故鄉數千里乃負乃載乃旺乃降吏一寒暑而匱
克達于家躬耕自給後除秩滿乃規乃懇乃塗乃墍
又一寒暑而葬克安乎兆惟是不識窀穸之銘苟有辭以
賁諸幽剛中死且不朽予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

辭公諱邦光字國華曾祖政仙仲申將作監主簿考繪贈通議大夫妣何氏累贈令碩人公少嘗舉進士一上不第棄父廣陵侯任以官主邵武之光澤簿土俗多盜枹鼓鳴尉巡檢乘所部奔命邑虛無備姦候睥睨公與令議籍材勇彌其傭役縣兵或盡出代之扞防居者始得奠枕徙處之遷昌令始視事陶楊氏訟母子兄弟更愬閱更數政不能決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廿之訟一朝而平用薦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饑欲圭田之粟為民先趙夫人亦脫簪珥為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殁而有餘思焉其卒實乾道九年十月二日道夫人蕭懷王宗暄之曾孫濟國公仲詵之孫而廣陵侯士碼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姉事姨姪無違言母文安郡章夫人故居旁郡夫人奏芳鮮問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恩封孺人前公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奉議郎新通判撫州軍梁棁孫男一女四銘曰

劉為盛人其徙則發八世其昌迎天之祐騎青歟紫賢延厥宗公居其間別駕今中沅江之祖民去罷市涌漢之會里人是記維爾州望儷實同藏於參有石款詩在旁

金華曹君墓誌銘

君諱曄字彦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焉曾祖偃祖君寶考熙皆不仕君少愿慤居閭里畏事自守與人交曲有恩意不忍岸獄之苦夏置湯沐冬市薪炭輸之歲以為常卒以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發女鄉盤龍嶺之原其配施氏祔焉三子曰起宗曰紹宗曰世昌一女孫男女凡四皆幼君篤意教子起宗世昌皆從予游將葬拜哭請銘銘曰

出入里門順而祇兮納子於庠儼履綦兮令範獻兆告厥時兮我作斯銘藏其歸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一

墓誌銘

嚴陵方君墓誌銘

桐君所廬下上數十里間士之登者以嚴瀨言石者以釣臺言山者以戴顒其蹟皆隱者之遺迹其緒或沒不見獨白雲原唐末方處士干始居之後出而枝葉最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人物之盛邦人紀之至於甲居之良雖事業無所試厖然秀眉隼首全福被其中蓋可占也君諱元恪字幾老少游郡庠已而舍業歸養惇以經緡以厚其生既衍既盈則推以覆被其族而覃其鄉賙飲飢衣寒瘞死藥疾及橋梁涂路之屬力之所逮者未嘗有以爲故秘書監元若於諸生爲長者臨搢紳遊於許可顧獨樂君之淳固恩意篤備異日干戈擾攘中朝名勝往往來依秘監嘉時令節杯酒流行謙賓觴詠聯者皆傾君穎然在席漠乎不以繫意憑人亦莫能輕重淺深之也紹興己卯詔賜高年爵拔承務郎久之復用恩增秩承奉郎賁以銀緋於是君年八十矣命服在躬子孫諸婿簪笏成列耳目屬董光前日既無所損而光耀焜奕處之泰澹視前日亦無所加也如是康壽者又十餘年年九十有二以淳熙二年七月癸巳終于家曾祖仁拱祖輿中考珍娶陳氏先卒二子伯曰行之迪功郎仲曰望之一女歸吳某孫八人炳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次燁煜燦烜焯煒女孫七人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鄭□從政郎平江府府學教授劉適正朝奉郎新知江州范端臣王璞錢庸王中實其壻也季者在室曾孫男五女七男之長者曰粢曰㮣餘未名女之長□□□公祖次適詹孝述餘未行元孫女三人尚幼葬以其年九月辛酉銘曰

坐閱六朝□出石磴□來四世陪道紱纓帛壯北原呫痾東桐□八墓一□休哉永寧

分水徐君墓誌銘

廣川穹谷之間□□而居熙然而游生無爵死無謚灝灝乎太古同風改其鄉之舊封之表之斲瑚以銘之無乃放於文而沒其質乎惟孝子慈孫哀其親之志蓋無終窮欲託於辭以發其中心之至痛固非所以爲文也自予屛處里閭四方之士或不鄙辱從予游有徐生文虎者來自嚴之分水相與居者數年今年春衰杖款門出其考之世系拜且泣斯得銘予以游居之舊不可卻乃次第其本末以遺之歸君諱時

又字亨仲曾祖實祖宗永父舜元皆不仕分水地僻而瘠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其民大氏行賈鉄泉鬻積葦葦自足君幼嘗從塾書中道家難輟業從其俗而於昆弟厚薄多寡一無所計惟其子從師友講習甚篤至課試利不利則未嘗深督過之也與鄉人處無違言其没世弔者皆有戚容壽七十有一實淳熙二年八月四日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湧泉巖娶丁氏三子長文淵次即文虎文富二女將仕郎沈俊彦進士俞哲其壻也銘之作後其葬蓋一年銘曰

葬以其鄉銘以其子泉洌麓深尚安於此

劉梧州墓誌銘

梧州刺史劉公食祠官之禄於里中暇日子孫侍左右公命之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吾賴先人餘澤服王事者五十年以爵以齒幸濟登茲若免於官謗以朝大夫秩老于家豈小子實能吾先祖先父其嘉相之汝趣爲我具章皆頓首曰諾如大人命章上詔報可賜一子官以寵其歸同邑若旁邑之姻連世舊舟于水車于陸湊門趨賀樂飲旬日乃罷自是遂深居不出靜養恬適又數年乃卒壽七十有四實淳熙二年正月晦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婺州武義縣泉溪西山學士原其孤以公之閥閱行治來速銘謹按泉溪劉氏系出温之荆溪其徙於武義距公蓋八世矣公諱墉字叔幹曾祖仲思祖升承事郎贈中奉大夫考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光禄大夫妣湯氏贈齊安郡夫人公蚤以光禄郊典入官歷温州樂清縣尉監潭州南嶽廟福州録事參軍知徽州歙縣通判蘄州軍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知梧州未上復請還崇道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其在樂清每行部輿荷脊吏輿履摻棖一主辦於已不以煩里正邑人紀之稱大而獄繁歙小而民瘠公書獄子生而拊民必依惠職小不墮佐蘄兩攝黄守始至老校旅拜庭下曰旗拜且泰飯死惟公哀之睞其券不盼者且恭公蹙然不忍亟發庫金益以私帑庀脊以蘇歸自蘄春無復當世意比告老領祠官者四焉少嗜書晚歲猶展玩不置每得名章俊語輒欣然忘食天資和厚不與物忤居鄉無貴賤皆得其驩心没之日吊客及門哭之必哀初娶胡氏繼室王氏朝議大夫昇之女封宜人三子長畤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先卒次紹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次績將仕郎一女適朝散郎通

刋婺州林信厚𢡟　刃三人成孫傳孫豹孫銘曰
前望不跂後顧不靡平進之轍朱驂而止其止曷以
以其樂易風于後人勿墜勿替

永康陳君廸功墓誌銘

陳在婺為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或通
籍永康之前黄者不知於婺何别也盖傳　十
得髙安府君而前黄之陳始為儒家邑人系焉公諱
持白守之貧厚而慤遜以事母閒隆於兄弟白首無
違言通之里閭遠之郡國所交耋稚良楛不同一接
以息意年十三入郡庠下筆異擧諸生皆退避之意

氣甚銳已而請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捍禦後不及家
事益落遂連蹇不耦紹興間入太學故時儕輩强之行
公勉為出即綴弟子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
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鈞校朱墨
殆非老人所宜而公耆事樂職晝夜不怠若欲少自
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
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士方少時心壯力强謂天下
事直差易耳年運而往更涉險難僅得一官欣然俯
首就之姑以少償其鉛槧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盛
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illegible]嬉遊無憔悴留

滯態閒則為詩文自娛有集若干不鞁有左氏國類二十
卷逸志齋録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
四日葬於朱旺距所居五里曾祖諱援祖諱賀考諱
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圭
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皋女一
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充餘尚幼予雖未及
識公而公之從孫晃相與友實來述銘銘曰
驥如駱如孫謙之初閱五星終𠕋從走趨不酧其勤
卧起于于命也柰何保於其墟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國朝之開吳越允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
有以司録從其主朝京師者未及須爵而卒子孫因
不仕推其譜繇司録而下三傳曰隨四傳曰介五傳
曰韶六傳而得公公諱佃字耕道少游郡庠貢法猶
未罷既升於辟廱矣睦寇亂東南亟舍以歸已而仍
歲執大喪公為人閑澹其隨群輩上下徒欲𠊓其親
目是遂絶意進取闔門以書史自適且數十年
今天子即位下赦令在胄籍久故者予初等官欲得
祠禄者畀之毋拘以吏部格公於是例補將仕郎始
命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則稱衣如它日同等多已受

禄或謂公盍亦自言公謝不答異時朝路戚友力能
得之者甚衆輩以諗公卒亦不能强也耄年神觀平
粹聰聽踈徹道學校舊聞京輔遺事語端終縷無窮
聽者忘倦内外親伏臘燕聚黄髮鳩杖皤然在位長
少訢訢就列皆視歸於公弟順之風興焉元配汪氏
次配時氏其先夫亦汪也死於冦獨遺二稚女公為
買後老授以先君之財二女亦皆得其所從當是時
郡縣新被兵條綱未立多祀之家彊弗友者並緣姻
連或更恣剽以自利故人以公為難公雖不試於事
經界之興也吏駭於創見莫知所為公與為甲長令
以公儒者倚屬之公亦樂為之盡故視旁邑力半而
功倍焉其沒以淳熙二年八月丙辰享年八十有五
一子次何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建寧府王渙其孫
女復適渙之子楷五孫著基邑蒙芬曾孫六尚幼以
其年十月乙酉葬于赤松鄉沙溪原時夫人前公八
年卒實同兆異域銘之曰
晦於其出退之所繇[redacted]也嗇於其禄齒之所繇著也
有崇彼丘其亦莫之干也

永康王君恬墓誌銘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遊于永康王順者一再
見其下而語温予洒然異之退訪其所舍生雜然許
其脩謹無異辭自余還金華於永康為旁縣益習其
為人他日衰絰踵門拜且泣曰順不孝將奉老親之
喪歸于吾邑白眉山之原冥天罔極亡以自致昔者
敎化之席順幸有位焉敢扳與義門銘於門下乃序
次而述之君諱恬字道夫其先來自天台距今七世
矣曾祖利用祖自然父有朋世為儒家以惇飭相授
子弟拱立父兄側竟日不敢跛倚長者對客其亞雖
髮有二色猶奉匜洗爵奔走執事里中諸儒皆自以
為不及也君就學未幾不及奉老親并臼之勞亟廢
業以專子職出入阡陌與物少忤質樸和厚不知世
間有鈎諳度譴事自少至老以畏謹持門户府縣之
庭無復跡焉家雖貧遇人急難時弛服輟食以周之
歲入甚微或訾君長者奪攘無所忌君果不校其友
尤之君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義哉娶同縣呂
師傳之女亦與君協德服屢婦事不擇劇易繼母婁
姊鰥無依迎致饋養沒身不衰實生五子順頡顗頎
碩一女適進士劉鼎男孫安孫合六人皆幼蓋君壽
六十有五卒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日呂夫人壽五
十九卒以乾道七年八月三日其葬以淳熙二年十

二月五日銘曰

其生也足不出乎里其死也葬不出乎鄉夥然大樸餉彼民常是謂吉人之藏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婺之郡望以地繫姓者皆其閒家清江之時蓋其一也清江於婺爲近郊時氏之居百年於此矣君諱汝翼字德輔爲人莊整寡言笑重然諾少孤更耆源之冠餘屋數椽勤儉自力以封殖其家始而充中而裕末而豐其所以制節內外臨長族屬約敕童僕者凜凜不可犯子若孫若子孫之婦酬贈餽問必告䏌賦稟給必均闔門千指無敢私蓄[illegible]狀者歲時鄉閭聚會君在坐譊者爲止譁者爲默其嚴憚之若是子孫勝衣冠以上皆使之從師好習晨起盥櫛未問家事亟往勞來之在塾者以次侍各陳其業或當其意欣然爲之忘食雖有疾聞絃誦聲輒拊髀擊節不知病之去體也每言曰吾生而多難不得極意於書今老矣平生所嗜銷落向盡獨於文墨眷眷有餘懷兒曹其尚成吾志乎里中畯秀後出新進皆折輩行與交門臨達道道上往來者裝齎類從挽輒延致之偶得賢士館餼款繹連日夜不厭於禮祥禁忌無所信嘗大築垣屋鄉人挾方士以進曰是太歲所直犯之且有大殃君不爲輟亦無他先塋在舍東數里歲遠蕪廢君次第經緝自始祖而下十餘冢發[illegible]植楯隸塋相照春秋帥其族洒掃終其世不忘君沒以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明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循理鄉九里原曾祖則祖理考煥娶邵氏三子鎬錡鎔二女邵安陳發其壻也孫男七澐源淇濱溱瀅潏女長適陳之望餘尚幼予與君兒之子鑄皆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予游晚始識君則既病矣猶危坐相對指授顏役皆中品式時氏之昌也有以哉銘曰

既圯而升將墜而興飭家以嚴子孫繩繩勝復合離靡所止戾尚承其初之銘之視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傅良游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閱二年復自溫來會其疥且傴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予慶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嗟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止爲我銘之蓋安之之爲人隆於師友一日不見

則惝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浹身之休
戚年之蚤莫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
貫繹繹不休獻疑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
悲辭者日交於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於學者
蓋鮮亦既有其意矣怵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於死
生莫切於疾疢痾痛之賊其體膚及是而猶不含業
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
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兄葬之于其
鄉年實三十有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挑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
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爲成也哀哉

邢邦用墓誌銘

群獻精微之緼質文始終之緒天典民彝之統紀合
而系之曰人衆則易寡則悴咸無爲則曈昧而不章
道之無窮也善之難擇也文質之參錯之齊也有從
事於斯固未可必其至苟其弗措則亦安知其必不
至也故鄉是焉者毋問其久近淺深皆可爲斯文助
不幸奪之毋問其久近淺深亦皆可爲斯文惜也況
其志浸確而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乎此予於邢用之
没哭之而不能已也邢用姓邢氏名世材其先青州
人中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邢用爲人含宏幼孤事
母以孝閒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捐教諸弟經
紀族姻恩意篤備既舉進士得官益自故學稱從先
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顏色退則
汲汲求踐其所聞出爲南康軍司户參軍適歲大侵
役者郡檄攝令都昌下車亟發常平倉粟以飢民隨
日夜條畫方略告上官雖半用半不用迄無尤其出
自劾部使者始怒已乃薦之朝蓋其惻怛發中故雖
數而不見謂瀆迫而不見謂訐度越規矩而亦不見
謂干名采擧而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丞未上
卒於家年三十七實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其年
八月十二日葬于山陰縣溫泉鄉光相塢之原曾祖
諱榮祖諱自才父諱佐妣陳氏初娶和氏先卒再娶曾
氏子男三人淳淑湛淑爲叔父世元後女四人尚幼
予於邢用有連而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爲深邢用
平生亡可紀尚衆顧其自任者厚非斬以此自名故
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有哀其志者銘
曰昆命旁薄浩無際兮端車正轍隨所至兮命之不
融志則詘兮體魄攸降斯窆兮

潘朝散墓誌銘

自建炎省方吳會二浙之民漸王澤爲近鄉皐谷陬往往化韋褐爲簪組其士大夫家仕者亦蕃於初一門之內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數而未止也衣冠之盛固人所喜道至於爵秩雖未甚通顯而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尚論風俗者亦將有攷於斯焉公諱好謙字伯益一字損之松陽人松陽之裕自復州史君宗回以進士起家而族寖大公實其子已而以祖命爲壽昌縣丞後壽昌於復州伯仲也生三年知書偏傍復州暇日陳金石刻阿保㧞之於旁效爲問之通者泰半稍長益嗜文史恂恂馴飭不敢以氣加人生十有七年壽昌没旁郡已能護喪還里哀毀動行路結廬墓次竟祥禫乃復初尉龍泉與鄉舉封畛相入以職則近舊故以情則廢編累公一接以和而官事亦不廢歷泉州司理參軍福建安撫司準備差遣監戶部激賞酒庫權雜場通判鎮江府京口江淮間都會大軍所壁雜五方之俗號難治前是爲貳者每議事於其長廳食無所預公始至慨然曰是豈不足行志邪在我前者相與而彌縫之在我後者尉接而推挽之庶其有濟又不得伸則又慨然曰吾幸有故田廬亦何爲久於此與移病僑屬挽之不能止數年復通判紹興府未上卒於家官至朝散郎壽訖五十有九其歲月日淳熙三年四月己卯也公雖入官四十餘年卧家之日三之二其去麗水去釋場去京口皆請祠祿以歸樂閒淡乃如是廉靖畏事在官未嘗以私故役公卓塋居地產之珍終更猶不知其名物松陽小邑易雄伯町隸諱踞庭下縣吏輙甚之爲邑公秩郎位要銀艾乃獨凌兢若有所懼夏秋必避家人具所輸絲必練治粟必精鑿毋以濫惡煩有司曰吾先人之訓不敢攺也居處簡樸游宴闔希輿馬服用無所紛華曰吾先人之舊不敢加也縣政中失里閭長短淳厚樂不以挂口曰吾先人數以是飭子弟不敢隊也天雨雪勞賜帛金貧者歲有常具尤厚者月有秩年凶民流則闔發困米給之曰此豈非吾先人之族姻者吾力及焉不敢受也噫若公者其所謂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者邪曾祖諱幹祖諱珂宣州涇縣主簿累贈朝議大夫考諱宗誌嚴州壽昌縣丞累贈朝散郎妣毛氏贈安人先娶陳氏贈祕閣修撰東之女贈安人初朝廷錄陳公睢陽之節官其子弟若婿而公與焉再娶閭丘氏朝請大夫沐之女封安人子男子四景連迪功郎監

戸部激賞中酒庫次景夔次景尹次景逵子女子五
長適宣義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愿
中女卒次適進士葉近徐在室孫男女四人尚幼沒
之明年八月甲申葬于縣之布和鄉蘭灣其孫以臨
川陸九淵之狀來謁銘蓋公晚歲篤於教子余雖未
及際公景夔景尹皆越數百里遣從余游歲時還書
絡繹未嘗不屬其子也且謀徙家於婺以便其學嗚
呼此意厚矣其可忘哉銘曰
布和之原蘭被其厓有車之葬則克宅之維出不絿
維居不盬維傳不隮施于來裔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二

墓誌銘

張監鎮墓誌銘

乾道五年信安張杰赴於其友呂某曰先君以七月
五日弃諸孤敢告于執事某既與使者爲禮即
以是年十月二日會其葬於衢之西安縣靖安鄉九
龍山已下杰拜且哭曰先君之葬也屢未有辭以識
諸幽將惟子是屬授以汴人趙焯行狀一通某再拜
興受退而于役于仕于喪于疾按置筆硯未克具稾
杰以書趣曰己丑之會吾子嘗堅言焉今墓木之蘖
七易矣吾子獨無意乎某瞿然驚謝乃序而銘之君
諱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于衢曾祖智全尚書
都官郎中祖詠考彥琦君蚤嚮意文學雖以季父任
爲承信郎年餘四十足未嘗至吏部門研索典籍矻
矻如諸生周覽旁洩星曆方劑篆籍之屬無所不窺
浮湛里閭遇疾痛呻吟者或和藥飲之適失其疾世
醫莫能識其節度爲者浸衆君悠然應之不爲彼此
薄厚也晚歲始出監信州汭口鎮鎮居往來之衝課
額夥甚前政數負殿君通商平酤經入用登銅官職
官漕卒將輸如織頡頏侵虐鎮官素不能令自君之

至道鎮境者皆抑首屏氣無敢譁庀局甫四月卒官下鎮民相與負其柩還衢其孤強之做直委去不顧蓋君於是年四十有八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始君程督諸子誦其書蚤夜不置已而長子第名人意其繩約當少寬君所以訓厲之者益峻甚於他子然則君之期其子甚諸異乎人之期者矣娶龔氏三子杰迪功郎寧國府府學教授次卓次輿一女適袁煥銘曰

緩已之進匪疾之競急人之憂匪蓺之若期子之大匪勝之怠不台其昌視此石章

金華時君德楙墓誌銘

隆興改元　天子賜進士第於廷東陽郡登名者十有八人時鑄與某皆在選中淳熙二年四月丙辰鑄執父喪其弟烏鎔拜稽顙哭且請曰吾父劬躬教子里人莫不聞鑄也甫得一官以養闕日未久吾父遽大棄之所以忍死須臾者惟楄柎窀穸之事不克終是懼乞辛哀而賜之銘以卒相鑄也某辭不獲命退考其譜諜其先蓋開封人五季之亂始自占於金華君諱汝功字德楙曾祖則祖理考煥君生而惇質士激迎浮屠之書宣和中盜發青溪與其黨所及人自求生至親或不相保君財十餘歲已能從其父母崎嶇兵間扶携負挈跬步不失左右身者異焉稍長奮於家事不待日對編簡慊然常若不滿中年乃築室買書餚厲其子不少置已而鑄以命服拜堂下賀者塞門咸曰此善人之報也久之鑄尉鄂之嘉魚戒板輿請君俱君曰吾幸有先人故田廬朝嬉暮戚足以自娛行矣守汝身庀汝職無干官常以為吾憂復曰湖外奉入薄吾且損伏臘調度以佐汝費其勿以衣食自累君之過其子它皆類此於兄弟尤篤晚歲哭其仲弟過時而哀不衰以至輯柔宗姓承盛鄉鄰逢迎稽故率用和厚內外無違言其終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邵氏三子長曰鑑次則鑄今為從政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丞季曰鎮二女長適邵澄次適汪曰李適邵庚孫男曰瀾道濟梁潛君沒之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惠日鄉九里原銘曰

十年之計侯杞侯梓百年之計則惟孫子廟鼎之陳有祿自天嗣德不忘尚封其阡

宋郴州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公諱有字子華以淳熙四年正月丁卯卒于婺之里第五月壬寅葬于赤松

鄉稔幾原其孤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嶠狀來
謁銘去年秋某與公別愀然忽以死事見付時公寢
食固自如也嗚呼孰知未半歲而竟銘公乎銘曰
睢衰之宋被于金華以農相傳黃壁之家八世曰正
始嚴未柳相攸近郊城西是家九世曰裕縣公補廟
進公之幼載教載詔養雛弗洎先遠有輝以朝大夫
即第而告公初筮學黼冠弁天號擗兵間家亂之延
請虜建炎集後屬連策士如林公往參焉有離有合
有逢有牾晚名一官主簿化簿潭大都會運艘所輸
阨於僥年或祭其孥慨然建白粹剔患祛戍茶黃屯
橫行里閭史吏惰婾培羅護疽喉填牢戶良民用蘇
鹽官在溫司倉是徙劬躬勤事陵儲具待江夏龍泉
閒劇異施公宰兩邦左右具宜陪貳于潭舊所習知
闔府誦嘆不見瑕疵千里上游郴古分郡帝心遠民
俾公往鎮閑閑無為臨以清靜年至而歸上還符印
乃瞻我東我東我徙乃行我田我田我廬社臘逢迎
共相嬉娛齒八十一壽則有餘厥配杜嬪前歸其墟
長子維似實嗣宗職沉也丞亡孫數則七九齡既夭
旺林角立朋行弱狂長幼秩秩女孫之伯壻蔣端益
仲季妣倪其二在室施于曾孫男一女一維松有鄉

維穆有宮維宓之有不柔載初終

祔芮氏誌

夫人芮氏吳興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
十有一年而先生沒及長澹靜馴飭丹王夫人隆愛
之嚴於擇對不輕許某少獲事諸公長者而海內知
心則實惟先生之門夙夜念無以讎適中饋乏主聞
夫人之賢乃委幣以請既廟見慨然曰吾他日有以
拜先生墓矣歸之明年某病廢夫人護視劬瘁得羸
疾以卒曾祖寧祖彥輔贈朝議大夫先生諱煇終右
文殿修撰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卒以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祔於婺
州武義縣明招山先君兆域之左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吾同年友潘叔度景憲有賢配曰桐鄉朱氏始叔度
謀繼室晉於朱氏者皆稱夫人之賢及歸踐婦職過
所聞叔度自律甚嚴人少當其意夫人獨事之順焉
其於子若女叔度不獨咨美其均壹又每發其厚於
慈也既沒自尊章至于娣姒哭之過時而哀中外有
連者皆惋嘆失聲或涕泣不能已也生二十七年而
嫁嫁七年而亦實淳熙己亥七月十九日是歲十一

月七日葬於婺州金華縣茱山曾祖廙贈朝議大夫祖載上司農卿贈徽猷閣待制父君中書舍人終敷文閣待制子男二人自厚自㻂子女子三人長適朱塾餘在室子與叔度共學久矣其兢兢於毋子昆弟之間如恐傷之者蓋深知其所存故其得内助則竊爲之喜迨其悼亡見其用力之難而私憂其失其相也雖病且廢忍不銘銘曰

匪偏匪頗匪嘻匪嗚理從數違質厚氣薄厚者培之薄焉萎之我作斯銘允無媿辭

郭伯淸墓誌銘

君諱澄字伯淸姓郭氏婺之東陽人曾祖招祖知常父良臣將仕郎紹興末軍興入粟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將仕以伯淸名上補迪功郎調隆興府南昌縣主簿再調台州黃巖縣主簿皆不行嘗請兩浙轉運司解亦終不遂淳熙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娶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吳良驥之女後七十有九日亦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合祔於羅青原將仕墓之左三子曰木曰紹曰愛伯淸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伯淸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恂恂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識者始竦然不敢以內交要譽期之歲嘗大侵鄉人有不忍言其糴以年利者問之則曰此吾在西園所講也於是又知伯淸之志非特信於朋友且有徒而化者矣將仕沒里閭意伯淸書生易與睥睨者甚衆毋楊夫人亦憂之及涖家政物情土俗洞見表裏而一本於厚環田廬四旁悍者馴媢者弭無有嘗以事者既服其能而重感其意也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方將次第出之而伯淸則死矣予每患學者顓門而窒於用才如伯淸乃遽奪之不得極其所如往予非特爲郭氏惜也伯淸死今期年往來者皆道西園弦誦之聲不衰兄弟朋友相厲以學若有督趣之者曰吾伯淸不可負也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予之知伯淸蓋有不盡者矣銘曰

西園之木與日升兮維子之植衆所馮兮西園之木與歲老兮繼子之志亦所保兮

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出嬀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世

未有占名數撫之金谿者曰遷蓋唐乾寧宰相希
聲之孫也德遷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戩戩生居士
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
壽於次為第五幼明晤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
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
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
且至闇具雅以魏晉放浴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
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屋傍講習無晨夜不怠先生
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
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

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
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
凡治體之外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
亹亹為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肆
其力於學廣攬博洽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
東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
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
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為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
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鐫譏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
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

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寒
當學游校官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禦攜舊衣冠如
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
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
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
先兄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
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
甲申葬于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
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脩明之晨
昏伏臘奉盥請祀觴豆餕饗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
共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
踔厲朴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
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
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
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
論道義闇闇衎衎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
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
之功與為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
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
藝成歷多剽刼或欲睥睨墟墓耳胥掘必揖手相戒是

家財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一人吠之警盧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金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閭習甩鄉皆可為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浸漶不可考先生為覈實催理定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纏轇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疢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澹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于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曉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甚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穩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卧整衾理鬚髮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荊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朝相與講磨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歿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二十九字識其竁曰

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自予病廢退居婺之金華杜門謝客婣戚衰其氣而束於數務之也亦罕過之今年春大雪十日窮巷無行者午暾起聞啄剝聲顧童奴曰是必有異趣視之往應門則曰是東萊呂氏子啓關以謁入曰鄱陽袁子王安予亟扶曳與為禮且拜且泣[illegible]安不幸喪母

不自意忍死圖大事既斬板矣又不自量欲傳載吾母之德善以紓罔極之痛用敢請于家君裹糧跰足自歸于門下予竊然曰子於親則篤矣以某之罷懦尚無以自見於今世爲以千載不朽之託則非其人手足攣痺三歲于茲彊以治金伐石之事則非其時不寧惟是婦人名不出閫而墓之有碑蓋漢氏之末造也子苟尚志飭身使後世知有子姓名爲之親者斯不泯矣何以文爲則又泣數行下曰先生之教既聞命矣抑中心有不能自已者敢試陳之安之家聚口衆度伏臘董董耳吾母佐吾父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姜君慶貧甚獨與二女居吾母親爲拊養已而皆資遣之姜君有消渴疾每講罷索巨觥引滿如奉漏甕沃焦釜少遲緩則殆不濟閱數年吾母終無倦色鄱陽士鄉也安之稚鈍而有司兩貢之名籍閭巷之人皆爲王氏賀吾母獨未以爲足安未敢以是爲報也三十年 間齷齪拘畏雖無能短長鄉之長者以其不叛於士檢稍稍遣子弟從安游安始少自慰而吾母則亡矣苟免喪猶歹息於人間固不敢自盡以負吾母之意道遠年 祖懼不克濟先生幸賜之言此志豈不益可保予瞿然曰子之志及此豈敢以疾病爲解者其家世本末孺人姓程氏皡之德與人曾祖守益祖蕙父栻適同邑王君彥暉淳熙三年

天子稱觴德壽宮賜高年者爵孺人實始封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男子四人長實次安次憲次宗子女子二人皆已嫁而卒孫男女十二人十二月六日葬于縣之唐原又明年二月乃表其墓又爲詩遺之曰

穀是吾身才吾親之枝可丹可染斡者有國死瑋皇生東業業母俾斯文獨有枝葉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出赤松門十二里並驛道得支徑右折而南岡阜迤邐相屬行三里許至後湖之原有墓焉是爲鄉貢士陳敏之女迪功郎致仕游瑰之妻迪功郎新澧州州學教授玠之母生十有七年歸游氏又四十一年以疾卒實淳熙七年十一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四月四日男五人長即玠也次璞次璣次珙次璹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古幼在室前葬玠奉聲狀請曰玠之母本儒家方三舍法行時郡以外祖充賦貢不能上道竟老於布衣吾母常恨之故相家君教諸子尤力玠每游學紉補炮烹米鹽靡密悉出吾母之手甫

得一官未及致鍾釜之養而遽悖吾子之鄕里莫不爲玠酸鼻而玠之窮毒則人有不及知者焉建安之游唐德宗世有別居邵武者入國朝枝葉益蕃獨玠之系無仕者崇寧中吾祖與毋喻嶺從名數於婺之金華今七十有八年矣玠旣賜第家君誨之曰汝曾祖以上兆域皆在邵武汝祖若父或一再往省焉汝諸父雖不及汝祖之數猶間往省焉自吾之老不能蒙霜露犯寒暑以問訊松檟然每往來吾心也汝幸免於課試之累盍趣裝代吾行玠再拜受命比還吾毋已屬疾且喜且勞曰吾兒始識先世丘壠矣跂涉無恙乎改月遂至大故治湯液護衾裯之日視諸弟爲獨少此玠終天之恨也祖塋在城後峻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於城之東婦人無外事法不當有銘然玠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一旦殞滅諸弟稚昧未勝灑掃之職將不瞑目於地下矣願先生哀而識之予吉之曰子之家常如今日雖八百里之邵武不知其遠況十餘里之後湖乎苟其不然則負城之阡猶可憂也子盍反其本矣銘曰

北門之池蔽芾其陰東門之原封之自今我圖其新而舊勿替勿替勿替引之維昭武是視

金華時澐母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曰媺宮室次二曰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爲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衺譎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祉蘇族以宗名官以氏至于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旣息舉丘封窀穸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于利之望窀穸所卜畔田經逵祖廢越疆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鬩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捨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尚論先王之制則近共講以爲關於人情乎獨於陳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於壺幃之中組紃是習饋饎是共未嘗親接儒先之餘論也病革屬其子曰必祔我先舅之旁毋深徇葬師以咈我志遂攻位於舅墓之東白楊蕭然則墳墓之族實人情之至願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illegible]人者哉故予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瑛曾祖某祖某父某夫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右族舅沒如老夫人以冢婦傳家閫門千指無違

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君云爾時賓禮甚畯誘掖諸孫爲如何君子其外我士其內毋使一毫凝於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時踊有羨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萬俾爲儀于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汝曹異日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没後諸子爲予誦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

蘋書五車重折軸徽祥畏機慕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續息留言毋遠上有欲踵之求其蹈皇舅之原原左麓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三

傳

東萊公家傳

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絶五代之際始號其族爲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戸部侍郎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禮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祖河南者爲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爲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眞宗謚文穆起居之弟曰龜祥嘗爲殿中丞知壽州壽州生蒙亨終大理寺丞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與文穆仍以公開號於許國拜太尉就第薨謚文靖配享仁宗廟庭文靖公有子五而二至相輔公弼事英宗神宗爲樞密使謚惠穆公著事神宗哲宗歷樞密副使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司空平章軍國事申國公謚正獻自正獻公而上勲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曰希哲以經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榮陽子是實生公用公貴贈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榮陽公之冢子也生數年以門功守將作監主簿委己於學從嬉童習不好弄而絶范蜀公鎮與正獻公兄弟交公

幼拜蜀公於益[illegible]諸進趨無違禮蜀公尉納其備待
之如成人呂公在河讓安詩至佑簡少許可每見公輒自
失嘆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修諸公長者
皆折輩行從公游初監在京雜賣場正獻公當國在
事者以公親字相孫闕其條約不以簿領累公公愈
益自厲日校治文書若有程督之者哲宗皇帝同宣
仁聖烈皇后聽政以樸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
有司弁責以佐經費吏或下其估以自私公獨凜然
如不見終秩未嘗置一物正獻公薨天子加恩諸孫
將擢公寺監丞公固辭推以與從父兄從監金耀門
文書庫職閑無事公所樂也始得大肆力於經術志
晦明寒暑之變嘗是時正獻公賓客半朝廷爭致
公稱自降黜出一語則躋臺閣省唯所擇公深自晦
匿日與碩師鴻生講道窮巷中未嘗掛謁刺於權門
之籍時論歸其靖退嘗監真州春料船場黨事起滎陽
公謫和州公自免歸從公於和皇帝即位號召耆艾皆集
闕下滎陽公入為祕書少監公以便親監在京綾錦
院崇寧初權臣修元祐之怨治黨錮甚急舉譴葺黜
廷中為空於是滎陽公廢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
例不得至京師亦□崇黨錮客於宿者七年自正獻

公時悉棄賜以振宗族無留貲其後再更黨禍家愈
窶或日旰竊薪不屬公上奉二親下任數百指之責
從容養志爽甘蠡廣顏色未嘗少悶不至寢門而家
人亦化公德怡怡然忘其貧復調真州春料船場司
揚州儀曹事揚據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
公而拜滎陽公於堂如揚侍郎時中立陳右司瓘瑩
中無過揚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揚
帥蔡卞自知不為公論所右欲援善類自解待公特
異拜疏薦公於朝公以禮自持卞終不得而親久之
卞自揚得政同府掾屬拔擢略盡獨公滯於故官卞
遣其黨誅公以利曰子少答我公即坐階顯列矣公
笑不應遭內外艱終制無復仕進意客潁昌之陽翟
者又十二年卷道環堵閟光韜華嗒焉與世忘然譽
望日尊賢臨一時宣和之季故老凋相繼下世獨公
與楊公中立無恙諸儒為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
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幾女真
犯邊徽祖傳位皇太子是為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正
月虜騎薄都城乞盟而歸天子銳欲更置天下事寤
寐畯良近臣交口薦公欽宗雅聞公名趣召公驛書
道相及未至除左司諫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尚兩

月擢御史中丞始徽宗前内禪之二日下哀痛詔解
散黨禁削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郡國宣布詔書聽
者至感泣然蔡京持權餘二十年黨戚根據内外皆
害其事莫肯行欽宗雖嚴敕有司亟如詔陽應而陰
不隨毛舉一二事以塞責名更張而大抵猶蔡氏之
舊公首為上言太上皇之詔時之利害政之闕失無
不備載縱使直言之士伸紙執筆得盡其言亦無以
過於此矣今陛下雖有奉詔之名而未有行詔之實
願陛下書太上皇之詔置於几間一一行之所以安
宗廟定中國卻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
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年
所謂意者終未能行所謂言者終未能副蓋左右前
後之人不能推廣盛德而陛下失於容養不能成之
以剛也臣將見陛下渾厚之德變為頹靡之風矣又
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欲復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後率
多陰謀沮格必欲不行名為罷蔡京之法度而今所
行者實蔡京之法度也名為去童貫之軍政而今所
用者實童貫之軍政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復
而所改所罷者何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
澤也陛下若不革京貫等所為鋤京貫等所引恐無

由可致太平欽宗甚嘉納公新從下土來以孤立之蹤
犯衆怨深探用事者包藏蒙蔽顧望之情披抉黨
爲上來言之小人自知情得皆異目視公公勇不自
恤奮筆益力累疏蔡京之惡投之海外且請編朋附
之尤者黜以厲其餘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定名分
正神宗配享以判忠邪薦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
龔夬以開諫爭刋青苗斂散之令以紓民力湔元符
上書之謫以起士氣章前後數十上欽宗數對輔臣
稱公論事有體嘗奏事直尚食進膳時公請退欽宗
固留公畢其說漏下數刻乃罷其命公爲中執法諭
曰朕夜閱班簿廷臣無出卿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孫
使天下知朕好惡眷矚日隆恩意禮秩羣臣莫敢望
媢忌者衆多女真犯都城之圍也大臣意其不能再
舉武備益弛軍書邊奏循襲承平故態旬稽月留不
得決語公拜言職之六日即言昨虜在闕要盟劫質
志滿氣盈而歸益有輕中國心秋冬之間草枯馬肥
能保其不傾國再來乎然則禦敵之備在今三數月
之間而已日月如此之迫寇敵如此之大宜速講求
以備不虞又言邊事經畫略刻可辦者率皆旬月不
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今胡虜窺覘未入之意

而區處未有大異於前日此臣之所深懼也及秋虜騎駸駸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趣解冠蓋屬路果絕虜外相應答而攻城略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諸將以和議皆閉壁不敢前公進言所謂講和不進兵者彼當頓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後朝廷亦勿進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縣朝廷猶執議和之説不謀進兵遣將臣恐比至得和河北諸城徧被其害矣今日之計和與不和皆當爲備有備無患條守禦之策甚悉如論防河非選將練卒倉猝必不可倚厚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皆見抑厭不省居無何虜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大臣狐疑相枝以議和爲解不爲出師公率臺屬請對爭之劾大臣選懦誤國辭指痛切大臣怒請出公知秦州上内嘉公忠而不得已於大臣下遷公吏部侍郎既而虜騎臨河並河諸屯聞鼓聲鳥獸散無北向發一矢者虜徑渡遂壘都城下欽宗悔不用公言進公兵部尚書閏十一月丙辰都城失守欽宗召公入禁中公晝夜不去上側軍民數萬讙譟斧左掖門求見上公從上御樓諭遣乃散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露刃外祥曦殿

邀乘輿犯闕西出左右奔竄獨公與孫公傅梅公執禮侍上蔣宣大辟曰前日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致國家如此孫公訶止之宣以語侵孫公公徐曉之曰汝數百人忘家族冒重圍衛上以出可謂忠義然乘輿將駕當相與物道途載糗糧具扉屨無闕而後動宣詘服曰尙書眞知軍情麾其徒退然衛士桀驁怙亂至攻宮垣盜禁帑珠玉無所忌公議以禁衛單寡爲名召陝西將渠造以西兵五百補其缺造以兵入衛士皆迎自戢潜棄珠玉溝瀆或瘞墻陰殿中復肅辛酉欽宗幸虜營公實從十二月癸亥欽宗至自虜營靖康二年正月庚子欽宗再幸虜營公復從既駐蹕命公還都城尉拊既旬日聞北狩之議公悲憤廢寢食移有司請老孫公及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交止公曰此尙書求退時耶傅輩與聞大政國家至此義當前死公闔門不出與後之責將誰屬語未卒公泣數行下曰某家世輔相非愛死而後國家恐能徒祇取辱耳二公命我以義我敢不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虜營壬申張公孫公將之虜營與公別南薰門嗚咽握手相勉以忠義哀動行路觀者莫能仰視當是時二聖既幸虜營太

子諸王皆扈從無留者獨太上皇帝以大元帥康王總戎朔方内外隔絶莫知元帥府所向人心危懼公遣客蔡安中省吏張思聰潛求康邸繼得韋淵蔣師愈又得給使孫千郭胄於民間替詢行府次舍以俟虜間元祐皇后自崇寧中復降居瑤華宮公在省具道本根所以誣罔狀請還位號欽宗蹶然曰寧即出制耶公曰欽聖后臨朝既命位號以姑復婦[illegible]正體順崇寧詔書非道君雅意徒迫於蔡京輩耳[illegible]下視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崇不當下制舉[illegible]已行之命足矣欽宗然之初還自虜營意虜且還[illegible]詔近臣豫定赦文公請首以復元祐皇后載於赦文屬纍未布而虜情中變欽宗再幸虜營天日離不[illegible]復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於虜以是獲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獨太上皇暨元祐皇后在日圖推奉之策會既得志其衆皆思歸太宰張邦昌前使虜為所質[illegible]與俱來大酋粘罕輩欲捐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與邦昌接聞之憂甚造邦昌所善呂勤訪其言人勤曰公毋庸憂邦昌齷齪畏謹懦人耳公陰自喜曰吾事其濟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說之曰相公之入爲具欲立乎抑姑塞虜意而徐改圖[illegible]邦昌驚曰是何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擢若邦昌果有此意誰復見容公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廟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從容道虜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軍誰何嚴急環床皆甲卒夜卧輾轉輒升床檢校公以言動之曰此虜情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公曰女真言語不通本不敢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雖夾攻之役而燕人之被遣者怨我納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逞於我故縱吏女真以至於此然大元帥在外人心有系元祐皇后在内虜復不知殆天力也相公雖勉塞虜意以紓難盍亟定還政復宗廟社稷之計則可轉禍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某所以不顧家族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蒙相當以復趙氏為己任願相公毋與好利者謀以亂視聽邦昌曰謹受教公退而傾橐中裝募勇士李進持帛書走大元帥府進縋城徑重圍為候者所邀以好語解說得免它日公復見邦昌曰相公權以濟事雖迫於彊虜當微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非人臣所宜處盍寓直殿廬晨出毋令衛士俠陛虜所遣稱帶非我人在旁設

勿服車駕既未還所下文書只當尚稱聖旨邦昌皆如公言邦昌又謂公曰舜徒賢德衆所推與今日欲安宗廟社稷非得公共事何以濟因請公攝門下省公始不肯當邦昌曰政府虛位虜中遣腹心來援之將柰何公念肘腋間參以虜人且敗大事遂不復辭親黨或諗公宜闔門勿出公曰某身爲世臣敢絜其身而忘國家大計乎公雖攝門下省止書兵部尚書銜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誚之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卻奉祿不內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饘粥不繼鄭僧袞公之窮乏米遺公賴以少濟徐秉哲亟請邦昌改年曰不則虜酋必大見猜公固爭得已然臺省文移畏虜不敢以靖康冠歲月公不能禁獨兵部符檄仍稱靖康二年諸公聞之頗有效者吳幵莫儔請邦昌見虜使於紫宸垂拱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幵曰既權且攝政權宜御此殿亦何傷公曰相公左右皆宮省舊吏驟見御正衙必憤駭以爲即眞變生不測邦昌矍然而止王時雍議肆赦公爭之數日不能得公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號令不出一城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邦昌笑曰俚語謂錢氏肆赦五百里外恐入李王世界公曰錢氏據有數州地五

代之際非素有君臣之分本此耶邦昌皆遽追其赦公乘間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羣議之未啓遣人推戴則功無有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則它人將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討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緩也兵戈蔽道將何塗之從公曰第預遣人俾軍民聞之雖未克行異時按遣人日月猶可自明不然豈惟相公不可自保其舉家族亦豈可保耶於是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行府須虜退發女眞還師有期邦昌將出別虜酋公曰虜酋或留兵防衛何以應之邦昌曰恐不至此公曰不可不爲之備若留兵則動息爲所脅制釋位還政之謀皆不得展社稷危矣相公當以死爭逆順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昌至虜營粘罕果欲爲邦昌置衛邦昌力辭翌日虜又遣高慶裔亟來道留兵事公謂慶裔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或不遵南方要束必不相安慶裔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公曰時向熱勃堇貴人假如萬分一致疾則南方負罪益深慶裔曰諾吾軍近在河北有變馳一騎見報則下鐵騎相援矣遂不復留兵四月庚辰朔女眞中軍行辛酉女眞後軍行壬戌女眞歸地軍行公謂邦昌曰大事

其可緩乎或曰虜去未久請俟踰年公怒曰踰一日
已懼其遲儻城外推尊冊立則城中奈何邦昌曰彭
寵之事安保其無彛徒所謂愛人以德者也或曰虜
若回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眞糾合諸蕃唱以中國
之利故爲虜用今子女玉帛旣厭其欲各思反北巢
穴豈能刼而復南政使回戈則死於宗社處死有名
苟猶豫不亟決軍民有變吾屬必爲所魚肉遺臭萬
世矣邦昌從公策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
后垂簾聽政議已定邦昌下書乃尊后爲宋太后公
曰此事發端於子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矣吾不
可預其禍亟在告閒家邦昌密使后姪孟忠厚持所
上太后奏覩公曰前日未敢王名出於畏偪非敢中
變也公起見邦昌見如初議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
福宮乙丑羣臣見太后於延福宮太后泣羣臣亦泣
太后曰豈意國家遂至於此祖宗積德甚厚康王仁
孝剛勇又何慮耶戊辰公趣邦昌歸政太后邦昌欲
俟明日公曰時不可失遂以日晡集百官將校諭以
太后垂簾迎大元帥入纂大統己巳邦昌易服歸太
宰班出次資善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宮入拱宸
門御小殿垂簾聽政公始謀迎后或以爲無益后之
就輿都人初聞蹕聲喜極皆嗚咽流涕塗經太廟
父老童稚引首望廟垣蹕呼鼓舞壽斷雷動閭衢溢
陌異議者大詘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
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太后降手書以是日
撤簾命公奉手書詣行在所慶登寶位癸巳次南都
乙未賜對上勞公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除尚書
　　秩中大夫封披縣男公感慨知遇爲上深
陳致亂之原講求故典期以歲月盡還祖宗之舊録節
義拔滯淹飭邊備大略粗舉李丞相綱夙敬公同在
廟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圍城者李丞相欲以
叛逆罪之公曰王業艱難政含垢納汙之時遽絕以
峻法懼者衆矣圍中士大夫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
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李丞相意不厭數遣其客胡
理要說公品圍城人爲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
方可表公忠誼之節公謂理曰與君俱處城中衆以
爲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
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丞相始不快公矣時臺諫多
李丞相所厚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公太上皇出手札
付尚書曰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具
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

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公上章謝
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
所以不避虜人𣶏族之禍遣人冒圍賫書於陛下盡
謀奉迎向者虜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盡
萬一泄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
臣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
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況它
人乎況言者乎章連上至七八太上皇雖重惜公去
而知公歸志確不可奪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時七
月己酉也八月辛未公入辭賜茶便殿敷諭溫渥公
下車之十日劇賊張遇聚徒數萬陷繁昌號張鐵壁
揺江東公治城壁聯保甲遠斥候扼險隘賊望風震
讋大𨓏不入宣境明年三拜疏請祠詔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建炎三年冬祀進封東萊郡侯虜騎岀歲大
入江湖間羣盜蠭起公避地轉徙于鄧于連于郴于
全于桂靡有定止紹興元年七月丁酉以疾薨于桂
州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詔贈五官卹禮視常典有加
八月壬申奉葬于桂州城南之龍泉子男五人長本
中嘗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於左朝奉郎提舉江
州太平觀次揆中終於郊社齋郎次弼中嘗任駕部
員外郎終於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用中嘗
任兵部員外郎終於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
次忱中嘗任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終於右
朝奉郎知饒州女一人適右朝奉郎恭與宗孫九人
曰大器大倫大猷大鳳大陽大同大麟大虬大輿曾
孫十六人曰祖謙祖仁祖儉祖恕祖重祖寬祖愨祖
平祖新祖節祖憲祖永祖志祖慈祖義祖忞而大鳳
大陽大同大輿皆蚤夭公體氣高亮音吐洪暢衣冠
甚嚴頎晳煒如也平生經籍之外無它嗜居陽翟年
六十餘矣猶自課誦五經日終一秩晨起環庭除諷
詠聲琅然雖少年有所不逮滎陽公道學為世宗公
蚤得其傳樂天知命阨困湮鬱排抑詆挫無入而不
自得晚歸朝廷遇大變兩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
喘汗無人色公裕然如平時諸酋爭前問公康王駐
軍何地公曰名王貴人在國門外猶且不知況圍城
中耶一酋怒目公曰尚書祇為趙氏乎公曰家世輔
相實為趙氏聲淚俱嘀時梅尚書執禮陳侍郎知質
程侍郎振安給事扶以括責金帛不愜虜意驅首就
戮中書高舍人伯振微服匿里舍為虜所族公正色
抗對不少下旁立者代公縮頸故事鑾郊前期一日

即浮屠老子祠祈禱會乾龍節有司務於廣廢不講公獨往景德寺之寶勝永慶院行禮是日虜使在館公不顧其在桂林疾既革資政劉公玨訪公臥內公輿劇談慷慨憂國言不及私迨至屬纊神閑氣定談笑而終公於死生禍福之際蓋如此靖康之難公含垢忍恥以就大計晚進後出不知前輩本末或以病公給事中胡公安國每為公辯且録其語曰河間劉長孺丞相莘老之孫也來見曰諸人事邦昌者固不足論獨呂舜徒可惜余曰舜徒固自不同在圍城中遣人以蠟彈致元帥蓋累朝輔相身為世臣同國休戚必欲復趙氏社稷故偷生忍死僞楚之朝幹正大事誘導邦昌使之歸宰相班勸進元帥皆其方也微斯人則邦昌外倚金賊為重內有范瓊之兵王時雍馮澥李回等已為之用京師人不知世間有三綱但云得邦昌救其死命莫不德之占據都城呼吸羣小亦大索處置使舜徒死節第棄一身耳以此易彼故寧受汙辱以救大事四方士大夫聞公之薨以文致奠紀公忠節者甚衆如御史中丞常公同則曰京師之禍廟社傾隤公以一身扶顛持危安劉之業平勃難之丞相呂公頤浩丞相秦公檜宿則曰二聖未歸公不敢死竭力戴上以為天子胡公世大儒嘗公以風節聞其言皆世所取信呂秦二相亦身在兵間熟當時事者也紹興八年公長子舍人以臺劾罷語猶及公第四子兵部踈其誣辨於朝詔録送史館於是公之大節始明於世公之薨也寇難未平葬故有闕後二十四年乃克竁公於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實紹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己酉也惟公薨距今踰三紀言論風旨浸不傳於世謹敘次終始藏於家使子孫有攷焉

東萊呂太史文集第十四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五

紀事

入越録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爲會稽[illegible]辰後出旌孝門五里至閔頭南折入會稽路二[illegible]樹嶺八里東耦塘城東陂塘此爲大溉田甚博它時夏秋之交輙涸今歲雨澤以時田不卬水秋深猶瀰漫也十五里含香民居頗成聚落道旁野塘禾芙蓉初發映水殊有思致十里義井五里上下倉十里孝順鎮十里自驛路北折入香山路五里宿杭慈潘氏莊凡行七十里是日凝陰不開風襲人已有力始御袂四山雲氣滃然因繇出沒申後微雨夜遂大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鳳林寺涉溪屈曲稻塍間泥淖沒屨五里苦山二十里梅口邸舍蠲潔勝官道蓋行貫避義烏市征往往出此十五里香山林檠稍邃八里下稠巖景德寺寺屋可百年繪事皆朴質飯于小軒方池叢竹皆有趣然稍蕪矣七里唐口自是復出驛路老梧離立道旁濯濯如青玉榦又二里宿逆旅凡行五十九里晡後雨方歇所歷大氐匆匆不能詳也　三十日早發二里石斛橋溪流潺潺崖旁大石如屋橋西走浦江道也度橋而北十里石牛有樓臨路樓下牖戶亦明敞主人留小語云創以待使客非其居也所謂石牛者道下塘畔石若牛水滿不可見五里洞井居民依小坡植雞冠花數百本冠距低昂大類尸鄉呪雞翁舍雲薄見日巳而大霽十里新界白石斛橋道出兩山間少曠土至此山圍始寬秋稼極目黃雲蔚然過義烏東陽浦江永康四縣巡檢寨婺越界焉五里邵家灣觀五指山其巔石如駢拇然近視不若遠望飯民家舍後水竹可步逢驅羊行者數百蹄散漫川谷風毛沙肋頗有汧隴秋色五里涉楓江土俗謡云第一楊子江第二錢塘江第三楓江蓋甚言其水波惡實小溪耳聞春夏頗湍悍今僅至脛而巳南岸有覆斗山山形正方若斗覆五里興樂槿花夾道室廬籬落皆整五里界牌隴平坡淺草隱隱起伏環山城立真監牧地也五里牌頭市道分爲兩北道出漁浦度浙江入杭東道入越輪蹄轇轕東視北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巖巖旁獅子山背昂行偃略類狻猊五里寒熱阪五里宿硯石村凡行六十五里要憩逆旅抴笠横斜多市俗牓帖大要皆允人語斯其所以爲市道與悚然久之　九月一

日晨霧上壖隴東嶂出日金暈吞吐少焉金璧徑升晃燿不可正視升數尺斂於雲絢采光麗因薇蓋奇非浮翳所能掩露稻風禾皆鮮鮮有生意五里里湖五里蔡家塢五里桐木嶺五里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煙猶蕭疎縣方築社南垣兩松樛枝小異里許至市自縣治前東折度下橋橋屋半圮矣並大溪行流甚壯其源一自東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逕縣城又逕蕭山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巳鎬然見之出縣東門山益遠川原益曠田莢多荒蓋氾溢不宜稼而然五里放生橋道左女貞新葉生黃綠間錯如行閣與霧枝林五里馬秀才店店旁小室隨車蒔花草馬父羅孝矣三里雙橋畈二里烏石其南入剡百里而近十五里苦李橋溪磧頗清淺木陰扶疎百餘步入山徑五里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塘東嶺神祠縹渺雲間下坂稻穟盡黃際山數十里平鋪如栻洋洋乎富哉豐年之象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橋鎮前歲析諸暨之十鄉即鎮爲義安縣今年五月廢凡行七十里薄暮小雨　二日雞鳴色發楓橋陰風薄寒十里乾溪溪橋櫸柳數百株苛十圍者過橋繞山足行十

里古博嶺嶺左右皆叢篠山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自楓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濺濺風物漸佳十里含暉橋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徑至寺寺蓋晉王羲之蘭亭山林秀潤氣象開敞寺右臂長岡達橋亭植以松檜疑人力所成者法堂後砌筒引水激數尺堂後登堦四五十級有照堂兩旁脩竹木犀盤開軒檻明潔又登二十餘級至方丈眼界頗闊方右王右軍書堂庭下皆杉竹觀右軍遺像出書堂徑田間百餘步至曲水亭對鑿兩小池云是羲之鵝池墨池曲水乃汙渠蜿蜒若蚓必非流觴之舊斟酌當是寺前溪但歲久失其處耳由曲水亭穿小徑涉溪復出官道數里買舟泛鑑湖湖多堙爲田所存僅如溪港然秋水平岸蘋荇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踏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入水門過南堰歷府學天慶觀至禹跡寺門捨舟外氏寓舍此寺拜外祖母溫國鐵夫人伯舅叔舅溫國八十一矣氣貌視聽纔類五六十人與叔度同館于畫堂　三日游外氏園有梅坡月臺菊灌杞菊堂竹隱蒲澗橋洲因寺廢地葺治之十六七成矣最勝者梅坡遶亭皆梅前直對蒲澗橋洲野水瀠環島

淑掩映如在江湖而竹隱一逕深幽堦庭清閟亦其次也又過義恩師院院與杞菊堂鄰十年前嘗識之午後自園後門穿僧庵度小橋轉三兩曲至圓通寺舊乃興福寺子院去歲廢興福入圓通合二爲一埽地更新面勢端直殿廡華敞殿後猶未畢工循舊路復穿園中歸園後邊河岸木成陰舅氏云此即舊楷木也植之方數年往時表裏無障蔽今不復見道上車馬矣杜子美所謂飽聞楷木三年大信然是日薄陰　四日飯已侍伯舅同叔度詹季章徵之泛小舟出南堰繞城緣鑑湖訪蘇仁仲計議師德於偏門外

皆前日初至所歷也

頗穩愿砌下瑞香兩本面皆丈餘仁仲蘇子容丞相孫致仕閒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亹亹不倦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慶曆乙酉家君面付猶蘇河陽所藏也紙尾銘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其曰書秩銘戒者子容所識其曰先公銘戒者銘語亦同蓋子容之子所識也紙背多發牒簡剌字異令制者末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如前輩所記署銜多杭州官稱子容云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時也歸舟煙

雨𣊓靄浮大能仁寺閣壯光麗甲於會稽重殿複閣金碧相照寺吳越錢氏所建頹廢久矣新於今主僧常坦之手二十年前見坦於此寺方爲坂下僧相與步敗篁斷垣間慨然有興作意具道規摹次第果不忘其素有志者事竟成如此然益知民力之困也

五日義恩師約飯偕者蘇仁仲伯舅叔舅潘叔度詹季章丁改才松年七六表弟槩中食閑霽晴光發窓心目頗快飯罷復陰晚步過寺橋歷沈氏李氏園皆荒蕪獨脩竹猶森然　六日偕石天民斗文潘叔度自寺橋直過郡庠道傍多流水喬木殊不類鄽市

教授廳後環碧亭小閣環亭皆水敗荷折葦秋思甚濃石應之宗昭高應朝宗商亦繼來遂自直舍入學夫子殿居中脩廊廣庭長松錯列講堂榜以明倫後有稽古閣制作皆雄偉而閣下尤勝踈達開豁擁牆密竹如雲晚冒雨歸　七日雨不可出過詹季章位小閣曰重屋樓板其間縱三弓橫半之南北取屋山爲明遠山竹樹歷歷如畫屋壁畫筆承窗窿若舡背幽潔極可愛名以越舲其狀真類小舟也　八日早過大中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居者多人少頗牢落門有二池亦稱右軍鵝池墨池界無道趣政如天章者皆

後人彊名之耳殿後地漸峻石磊磊之高居在焉遂與應之登雪軒軒占卧佛殿右偏湖山聚落皆來獻狀以宜於觀雪得名今雖不與雪值然霧雨空濛亦奇觀也寺後即蕺山蕺菜名圖經云越王嗜蕺嘗採於此　九日早雨少止侍伯舅同潘叔度詹叔章泛舟赴蘇仁仲飯舟經卧龍山下竹洲柳岸略如苕霅卧枝拂水尤奇飯罷登舟中涂小泊步游西園郡圃也其北飛蓋堂下臨大池其中集春堂四隅各一亭東春榮西秋芳南夏陰北冬瑞其南揚波堂西城水木幽茂兩小亭對峙東曰逍遙西曰裴回園之西即曲水先入數榮門右轉至右軍祠穿脩竹塢遂登山山蓋版築所成繚繞深邃曲逕回復迷藏亭觀乍入者惶惑不知南北山背有流杯巖鑿城引鑑湖為小溪穿巖下鍵以橫閘激浪怒鳴過閘遂為曲水長廡華敞榱棟椽柱皆塗斵象竹遶以清流甃以蒼石犬牙參錯殆若天成俯砌琢石為磢流杯至磢傍輒自近岸蓋廡中為三井吸水勢使然曲水之上激湍亭惠風閣規撫若都下王公家山頂崇峻庵其脅駁懷亭面亭依山為巖壁然皆塗墍不可支久下山右遶至清真軒刻桷象栟櫚平比荼蘼架蓋茨第為異草縈

亂刺眼耳曲水乃前守史丞相浩所鑿往年見其新成今竹樹皆成陰而亭榭稍稍圮剝矣復登舟還寓跡　十日午後同叔度泛舟過南堰出門穿鑑湖支港斜雨入蓬衣袂沾濡七里獨山野橋煙樹可畫出山口港漸狹又七里道樹捨舟步田間泥潦没屐一里許至堅䆳庵拜外大父墓庵屋纔八九間窻檻幽絜夜分四山風雨翛然始聞秋聲　十一日晨起冒雨躡屐登舟入城至能仁寺赴常坦師飯七六弟在焉遂過報恩光孝寺寺後飛來山即圖經所謂怪山也傳云自琅邪飛至其說不經其巔有塔采繪甚華塔下有鏹井乃小石竅自唐以來神之謂鏹能時出祆祥近世不復見矣井故依山坳坡陁有古意近僧甃使就整遂無可觀　濮安懿王祠廟寓此寺有園令領吏卒守之主僧明哲往歲嘗識之新昌設齋末湯甚清美晚還寓跡　十二日雨不可出借圖經尋近城名山須雨霽徧游晚石應之來宿　十三日過午雨止諸葛壽之千能高應朝石應之孫季和應時約往丁氏園遂同泛舟至新河亦入園園多海檜桓綰結閱其天性後圃皆畜竹軒極大敞宜夏不宜冬宿東偏小窗會宿者叔度應之季和　十四日自丁

臣偕叔燮詩之[illegible]季和發舟出五雲門
入湖湖面獨此爲[illegible]陰與[illegible]吳給事[illegible]浚湖未一二
足多得古棺皆刻木爲之[illegible]未鑿湖前冢墓也然
後知古人爲湖特因地勢[illegible]堤堰立而湖成不待深
浙鑿也今自五雲門重堤[illegible]綿亘至曹娥五六十里
民間謂之省塘此乃故湖堤湖田之民每毀堤以洩
積水故堤缺而湖廢異時有意復湖者第修省塘
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廢陂澤矣自禹尾入山耶
溪過後灢[illegible]廟傳所記[illegible]迎送[illegible]
者云云今猶然半里石帆山山横若張帆又數十步
秦始皇酒甕乃山脚兩石[illegible]類甕者又一二里龍舟
游龍瑞宮方士謂之陽明[illegible]天宇[illegible]百步至宮
宮後三峯類舞飛動勢[illegible]如[illegible]皆後至五峯
特尖其二最中峯乃會稽山[illegible]宮[illegible]田西
廬循山[illegible]龍見[illegible]乃入宮中[illegible]成鮮
殊不古始[illegible]馬子[illegible]遊[illegible]地又數[illegible]飛來石老木
樛牙石壁如劍[illegible]道[illegible]寺[illegible]出院
院皆高閣獨遇一宮道士[illegible]州人後[illegible]湖
湖天久晴水特[illegible]光景日所入諸山如在金
霧中天下絕境也[illegible]成觀宿[illegible]

十五日晨謁大禹祠

入閩錄

二十一日陰 宿川嶺下
二十二日陰晚雨 宿[illegible]
二十三日早雨辰後上
二十四日雨時作時止
二十一日發婺州二十三日至衢州二十四日留
衢州
二十五日出通遠門三里智殷將軍祠廟塑像猶作
書生之狀但被服乃用今制四里仁尖二里殷將
軍墓在道左無樹林上有小石屋鄉名慶壚舊
云殷墟謂殷將軍故宅墻垣有存者避諱易爲慶
九里十八里市八里詹家橋八里柏靈橋七里後
溪浮橋一里後溪市一里入江山縣界二里石龜
山五里杏溪溪橋瀨長有馬驛五里平坦市宿白
肚店前溪清甚勝 是日早雨辰後止時見日
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煙蘿洞洞穴頗臨亂石
如羊馬其東獄廟廟後突呈山其南騎石山皆翠
秀一里東折入浦城路十里清湖渡渡旁麗坦徐
誠叟書院今爲周氏居去夫慶溪[illegible]山觀略有水石

十里三石山四里長臺路口路通處州四里[illegible]町
七里鎮安都市十五里江郎山三峯中斷如鑿[illegible]
寺觀也山下靈石廟老樟輪囷數百年物過江下
南游祝氏園主人名大舉四里宿麥嶺自衢至此
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風物漸類閩中（[illegible]）
矣

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岡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源四里
三坑五里楓嶺十里仙霞嶺磴道屈折數里甚峻
左右皆榛茅無樹林五里桑園嶺四里梅嶺二嶺
之間杯壘頗勝三里礦溪三里大千嶺六里宿柳
溪[illegible]逢福州士人潘子嘉（是日早小雨巳後晴）

二十八日五里相亭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十五
里小竿嶺下嶺半入建寧府浦城縣界五里小竿
嶺過嶺望浮蓋山甚雄秀石笋石人石鐘石牛羅
列其巔五里茗坑自此復行驛路五里前漢馮郎
中廟蓋馮唐也無碑版不知始所以立二里黎嶺
其高次於西霞三里嶠谷莫林麓幽茂四里枸木
鋪三里同向寺十里山坊十里魚梁鋪五里宿沙
溪面山臨流水木清華終夜聞溪聲進士徐良肱
來謁（是日晴）

入閩錄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五里馬[illegible]
廣教寺三十里湯塘入衢州龍游縣界十五里宿
小龍游是日陰潘叔昌實偕行

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里龍游縣三十五里宿安
仁是日陰時見日晚雨

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謁汪尚書遂館於超化寺
哭登倅男孺到外氏諸位見曹守（縱）聞人伯卿親
汝昭汝玉張孟遠是日早雨辰後止晚恭壽未至
衢二十里下道數百步有石巖寺巖頗敞然氣象
庳陋

二十四日留超化是日雨時作時止見汪[illegible]稅[illegible]
人之子也

二十五日早發衢州出通道門三里晉殷將軍浩廟
塑像猶作書空狀四里仁尖二里晉殷將軍墓墓
在道左無樹林上有小石屋鄉名慶塘舊云殷墻
避諱易爲慶蓋往者殷將軍故宅墻垣猶有九里
十八里市八里唐家橋八里栢雲橋七里後溪亭

橋一里後溪市二里入江山縣界土俗穫稻齧稈尺餘束為把藏之飯甚有味有以養之故也自此至建皆然二里石龜山五里吉溪溪橋頗長有馬驛五里平坦市十五里宿白肚屋前溪渚甚勝是日早雨辰止時見日

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煠蘿洞洞穴隘甚亂石如羊馬其東嶽廟廟後突星山與騎石山相望皆奇峭一里東折入仙霞路十里清湖渡渡旁礱坦徐誠叟書院在焉今為周氏居渡溪即山觀略有水石十里三石山四里長臺路口路通處州四里檀町七里鎮安都十五里江郎山三峰拔起數百丈中斷如劃天下奇觀也山下靈石廟廟庭老樟輪囷度其圍二丈八尺過江下市遊祝氏園見其王人大舉四里宿麥嶺自發至此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漸類閩中是日陰夜大雨

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岡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流四里三坑五里楓嶺十里仙霞嶺磴道屈折數里甚峻左右皆童山椿茅極目五里桑園嶺四里梅嶺一嶺間林壑頗勝三里龍溪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三里大干嶺六里宿柳樹見福州潘進士予嘉是日早小雨巳後晴

二十八日五里相亭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十五里小干嶺下嶺半入建寧府浦城縣界五里小楓嶺過嶺望浮蓋山甚雄秀石筍石人石鐘石牛羅列其巔五里茗坑自此復行驛路五里前漢馮郎中廟孟馮唐也無碑版不知始所以立二里黎嶺其高次於西霞三里蕭容叢林蘢茂四里杓木鋪三里田向寺十里山坊十里魚梁嶺五里宿沙溪面山臨流水木清華終夜聞溪聲進士徐良肱來謁是日晴晚雨

非嶺也七里井欄源六里大湖嶺上有靈泉菴四
里大湖市五里西館五里蔡家洋二里清河橋三
里濮村宿遇新歸安張丞體仁同年也是日晴邂
逅李將仕兄弟儼俱福州人皆往赴銓試
四月初一日三里轉山頭入五夫路三里陂頭水磬
道多斷絕二里洪源栅五里竹源山徑縈紆澗水
交流聲如怒雷一里梨嶺縈繞五六里所歷諸嶺
此為最高嶺脊崇安縣界下嶺過雙松一兩曲澗
石如磴數十級懸瀑甚奇十里溪源橋始至嶺足
民家編杉皮障日朴質可喜二里上嵐林巒秀潤
小山石瀨點綴曲有思致半里上嵐橋一里上嵐
嶺二里會仙橋二里　嶺二里開善寺七里至
五夫訪朱元晦館于書室是日晴
初二日見劉監廟玶充甫劉撫屬玶平甫范仲宣珏
徐周賓大老　作將是日晴
初三日游劉氏園前枕溪後即屏山亭榭高下十餘
而悠然堂敬勝遂之報本菴菴旁兩崖夾溪如峽
同游者朱二劉范潘是日晴
初四日游密菴距五夫七里世乃僧道謙所廬
大父遺像在焉謙沒餘二十年菴前數十步清

亭古木四合泉石甚勝繞澗百餘步盡寒亭西渠
布菴亦幽[redacted]晚遂宿菴中同遊者朱二劉范潘徐
而劉范徐皆先反是日晴
初五日自密菴歸五夫見王春卿克朝是日早晴晚
雨
初六日後闕

此錄所以紀武夷之游鵝湖之集蓋一時之
盛也舊錄散軼求之未獲往嘗得初稿一紙
於竹昌文既刻之矣比復从宋正父自適得
此本比前所刊贏七日而猶非全書是可恨
也姑再刻以附此卷俟得完本當續補之若
斯游之梗槩則見於年譜云

庚子辛丑日記

淳熙七年庚子

正月戊寅

一日甲寅　初編大事記起周敬王三十九年　晴

立春二日　四十年　陰夜微雨

三日　四十一年　微雷

四日　脩讀詩記磨無衣　陰時見日

五日　四十二年　晴

六日　有杕之杜　葛生　晴

七日　四十三年元王元年　晴暖如中春

八日　采苓　秦車鄰　晴暖甚

九日　二年三年　晴暖

十日　駟鐵　晴暖　未後雷小雨晚陰風

十一日　甲子　四年五年陰時見日午小雨

十二日　小戎　蒹葭　陰薄寒

十三日　六年七年八年　小雨午後晴暖

十四日　終南黃鳥　自四更大雨欲曉漸微

終日陰風　夜晴

十五日　貞定王元年至五年　晴

十六日　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晴寒

十七日　貞定王六年至十二年　晴暖

十八日　陳宛丘東門之枌　晴暖

十九日　貞定王十四年至十九年　晴暖

二十日　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晴風

二十一日甲戌　貞定王二十年至二十七年　早

小雨陰

二十二日　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　陰　午後

雨遂入夜時作時止

二十三日　二十八年至考王九年　陰時見日

極暖　酉後雨簷溜終夜有聲

二十四日　澤陂檜羔裘　欲曉雨止菻塘膏潤畦

壠滲漉　晴

二十五日　十年至十五年　晴　晚風夜寒

二十六日　素冠隰有萇楚匪風　晴

二十七日　威烈王元年　晴

二十八日　曹蜉蝣　陰晴不定

二十九日　二年三年　陰

二月己卯大

一日　候人　晴暖

二日甲申　四年　早晴晚陰

驚蟄三日 鳴鳩 晴和桃杏盛開
四日 五年至八年 晴
五日 下泉豳七月序 自四更雨終日時作時止
六日 九年十年 晴
七日 忌祭 早晴申後微雨
八日 七月一章 微雨
九日 十一年十二年 晴和
十日 七月二章 晴 夜雨
十一日 十三年至十七年 欲曉雨止 紫荊盛
開鮮明 陰 晚風逐入夜
十二日甲午 七月三章四章 雨寒
十三日 十八年 陰寒時見日 遠山有雪
十四日 七月五章 晴
十五日 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早晴巳後陰寒
社 十六日 七月六章 晴稍和
十七日 三十三年至安王元年 晴和
春分 十八日 七月七章 晴午後陰
十九日 二年至四年 晴
二十日 七月卒章 雨暖申後晴 初夜山風將
然隨以驟雨
二十一日 五年至十年 雨後新綠可觀 晴暖
二更後雷雨
二十二日甲辰 鴟鴞 欲曉雨止辰後復作風寒微
霰北山有雪
二十三日 十一年至十三年 晴寒
二十四日 東山一章 陰寒
二十五日 十四年十五年 晴
二十六日 東山二章 陰寒時見日
二十七日 十六年十七年 陰暖
二十八日 東山三章 晴暖
二十九日 十八年至二十年 晴暖夜雨
三十日 東山卒章 五鼓雨欲曉止時陰時晴蒸
溽
三月庚辰大
一日 二十一年 陰蒸溽
二日甲寅 破斧 陰寒暖不齊
三日 二十二年 陰酉後大雨半夜止
清明 四日 伐柯九罭 早陰風辰後止
五日 二十三年 陰早雨辰後止
六日 狼跋 早雨辰後止 陰午後晴

七日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終日雨
八日 正小雅 晴極暖 綠陰初成
九日 二十六年烈王元年 巳後雨午止蒸濟夜雨連明
十日 鹿鳴 辰後雨昏時止
十一日 二年三年 陰晴不定 寒
十二日甲子 四牡 陰
十三日 四年五年 陰辰後晴
十四日 皇皇者華 晴 筍生
十五日 六年 晴和
十六日 常棣序 晴和
十七日 晴暖二更後雨 以陸子壽見過輟課
十八日 常棣一章 五更雨驟欲曉止陰晴不定
十九日 張五十丈祭文 晴和
二十日 七年 晴
二十一日 常棣二章至四章 雨
二十二日戊申 治射圃 晴
二十三日 顯王元年 晴
二十四日 常棣五章至卒章 晴
二十五日 二年 晴

二十六日 伐木一章 晴 初熱
二十七日 伐木二章 晴
二十八日 伐木三章 晴
二十九日 讀宗法 晴熱晚大風雨昏後止
三十日 讀宗法 陰風濕熱
四月辛巳小
一日 讀宗法 陰 雨時作時止
二日甲申 顯王三年四年 晴
三日 天保序 陰
四日 五年 自四更雨巳後止
五日 天保一章 晴和
六日 六年 清和
七日 天保二章三章 陰時有雨酉後雷雨夜不息
八日 七年 早雨辰後晴
九日 天保四章至卒章 早濕熱午雷雨中後晴晚復雨中夜止
十日 八年 晴 清和
十一日 采薇一章二章 晴和
十二日甲午 九年十年 晴

十三日 采薇三章四章 晴和
十四日 十一年 晴熱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見日 濕熱晚微雨
十六日 采薇五章 晴
十七日 十二年 晴熱
十八日 采薇六章 晴午後熱
小滿 十九日 十三年 晴通夕煩暑
二十日 出車一章 雨濕熱晚冷
二十一日 十四年 雨冷
二十二日甲辰 出車二章 晴
二十三日 十五年 晴
二十四日 出車三章 晴
二十五日 十六年 晴
二十六日 出車終篇 晴
二十七日 十七年 晴
二十八日 杕杜一章二章 晴
二十九日 十八年 晴熱
五月壬午大
一日 讀宗法 溽暑雨時作時止
二日 杕杜終篇 雨或作或止

三日甲寅 十九年 陰時見日
四日 魚麗一章 陰二更後雨
五日 二十年 欲曉雨止 陰時見日
芒種 六日 魚麗終篇 陰燈後雨遂終夕
七日 二十一年 細雨時見日午後晴
八日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晴熱
九日 二十二年 陰晴不定 濕熱
十日 南有嘉魚一章 晴 夜微雨
十一日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雨時大時小時作
時止
夏至 十二日 南有嘉魚終篇崇丘 雨午後止夜小雨
頃之
十三日甲子 二十五年 晴熱
十四日 南山有臺 辰後雨午止申後復雨簷溜
終夜有聲
十五日 讀宗法 雨巳後止 晚晴
十六日 二十六年 晴和 申後熱
十七日 由儀蓼蕭一章 陰時有雨申後雷雨遂
終夜
十八日 二十七年 雨不止溪漲晚雨止

十九日　蓼蕭終篇　早復雨勢益大
二十日　作釣臺記　雨晨夜不息
夏至二十一日　二十八年　雨時作時止申後晴
二十二日　湛露　晴淸暑晚小雨
二十三日甲戌　二十九年　晴熱
二十四日　彤弓　晴熱淸風時至晚雷雨昏後止
二十五日　三十年　晴晚小雨即止
二十六日　菁菁者莪　陰晴不定時有微雨淸暑
二十七日　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六月序　早陰凉午後晴熱
二十九日　三十三年　晴熱
三十日　六月一章　早陰凉巳後晴熱
六月癸未小
一日　讀宗法　晴時有雲
二日　三十四年　晴熱午後陰凉
三日甲申　六月二章三章　晴時有雲
四日　三十五年　陰昏後雨夜分止
五日　六月四章　雨午後晴
小暑六日　三十六年上　晴熱
七日　六月終篇　晴熱

八日　三十六年下　晴熱晚驟雨即止
九日　采芑一章　晴午時有雨
十日　三十七年　早晴巳後陰
十一日　采芑二章　晴時有雲
十二日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　陰凉
十三日甲午　采芑三章　陰午小雨時見日
十四日　四十年　薄陰申驟雨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時雨夜雨
十六日　采芑四章　陰雨凉燠不常
十七日　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　晴熱
十八日　車攻一章二章　晴熱申後陰凉
初伏十九日　四十四年　晴熱
二十日　車攻三章四章　晴熱甚
大暑二十一日　四十五年四十六年　晴熱
二十二日　車攻五章六章　晴熱
二十三日甲辰　四十七年　晴熱極
二十四日　車攻終篇　晴熱午有雷
二十五日　四十八年愼靚王元年　晴熱申後雷震陰晦小雨即霽

二十七日　二年三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吉日終篇　晴熱　晚小雨

中伏　二十九日　四年　晴熱

七月甲申大

一日　讀宗法　晴極熱

二日　鴻鴈　晴熱

三日　五年　晴熱晚大雷雨有霍燈後止

四日甲寅　庭燎　晴熱夜風雨久之

五日　六年　晴熱晚大風雨

六日　沔水　晴熱

立秋　七日　振王元年　晴熱

八日　鶴鳴　晴熱

九日　二年　晴極熱

末伏　十日　祈父　晴熱

十一日　三年上　晴熱

十二日　白駒　晴熱

十三日　三年下　晴熱

十四日甲子　黃鳥　時時有雲微涼

十五日　讀宗法　晴後稍涼

十六日　四年　晴熱晚涼酉後驟雨

十七日　我行其野　晴熱

十八日　五年　晴熱

十九日　斯干一章二章　晴極熱

二十日　六年　晴熱

二十一日　斯干三章至五章　晴熱

二十二日　七年　晴熱

處暑　二十三日　斯干六章七章　晴熱

二十四日甲戌　八年上　晴熱

二十五日　斯干終篇　晴熱

二十六日　八年下　晴熱

二十七日　無羊一章二章　晴熱

二十八日　除期服　晴熱

二十九日　九年　陰申後夜雨簷溜有聲食頃止夜
時有雨

三十日　無羊終篇　沉陰晚時小雨

八月乙酉小

一日　讀宗法　陰

二日　十年上　晴新涼

三日　節南山一章二章　晴

四日甲申　十年下　陰微雨四更後稍大

五日 節南山三章四章 雨或大或小
六日 十一年 晴時有雲
七日 節南山五章至七章 晴
白露 八日 十二年十三年 晴熱
九日 節南山終篇 晴風
十日 十四年 晴
十一日 正月一章至三章 陰
十二日 十五年 晴時有雲
十三日 正月四章至六章 晴
十四日甲午 十六年 晴
十五日 讀宗法 晴
十六日 正月七章至九章 晴
十七日 十七年 晴
十八日 正月十章 晴時有雲
十九日 十八年 陰晚微雨
二十日 正月終篇 陰晚小雨二更後遂大通夕
簷溜有聲
二十一日 十九年 雨時作時止
二十二日 十月之交一章二章 陰夜雨
秋分 二十三日 二十年二十一年 雨時作時止

二十四日甲辰 十月之交三章四章 申後大雨
遂終夜
二十五日 二十二年二十三年 辰後雨止午後
晴
二十六日 十月之交五章六章 晴
二十七日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晴
社 二十八日 十月之交終篇 晴
二十九日 二十六年 晴 木犀盛開芙蓉初發
九月丙戌大
一日 閱易經 雨終日夜
二日 雨無正一章二章三章 陰
三日 二十七年 雨終日夜
四日 雨無正四章五章 雨辰後止陰時見日
五日甲寅 二十八年 晴
六日 雨無正終篇 晴
七日 二十九年 晴
八日 小旻一章 晴
寒露 九日 三十年 晴 夜分雨
十日 小旻二章 欲曉雨止 陰
十一日 三十一年 晴

十二日 小旻三章 晴
十三日 三十二年 晴
十四日 小旻四年 晴
十五日甲子 讀騷背經 晴
十六日 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晴
十七日 小旻終篇 晴
十八日 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晴
十九日 小宛一章至三章 陰冷
二十日 三十七年三十八年 晴
二十一日 小宛終篇 晴
二十二日 三十九年四十年 陰
二十三日 小弁一章二章 雨申後晴夜雨
二十四日 四十一年四十二年 晴晚小雨
霜降 二十五日甲戌 小弁三章四章 自五更雨巳
後止夜雨
二十六日 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 陰風
二十七日 小弁五六七章 陰時見日
二十八日 四十七年至五十年 晴
二十九日 小弁終篇 晴
三十日 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 晴晚菊花盛開

翌(?)終夜風
十月丁亥小
一日 作書辭官 晴
二日 巧言一章
三日 五十五年 晴
四日 巧言二章 晴
五日甲申 五十六年 晴稍暖
六日 巧言三章 晴 黃花如散金
七日 五十七年 陰
八日 巧言四章 晴 庭有落葉
九日 五十八年五十九年 晴
十日 巧言終篇 晴
十一日 秦昭王三十二年至五十五年 陰
十二日 何人斯一章至四章陰
十三日 五十六年孝文王元年 早晚見日沉陰
夜月明
十四日 何人斯終篇 晴
十五日甲午 閱騷背經 晴
十六日 莊襄王元年至始皇元年 晴
十七日 巷伯一章至四章 晴

十八日 二年至五年 晴暖
十九日 巷伯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六年至九年 晴暖
二十一日 谷風 陰時見日旋小雨
二十二日 十年至十三年 晴暖
二十三日 蓼莪一二三章 晴暖
二十四日 十四年至十七年 自五更小雨時作
時止
小劉 二十五日甲辰 蓼莪四章 晴
二十六日 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陰
二十七日 蓼莪終篇 自昨夜雨時作時止 設
圍爐 反照
二十八日 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晴微霜
二十九日 大東一章二章 晴晴後冷
十一月戊子大
一日 忌祭 晴寒 辰後陰
二日 二十六年 晴寒
三日 大東三章 晴
四日 二十七年 晴
五日 大東四章五章 晴暖

六日甲寅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晴暖
七日 大東終篇 小雨陰晦夜雨
八日 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小雨晩晴
九日 四月一章二章 晴
十日 二世元年 晴
大雪 十一日 二世二年 晴暖
十二日 二世三年 陰雨遂終夜
十三日 義帝元年 苦寒陰晦有雪片
十四日 漢高帝二年 陰寒
十五日 三年四年 晴寒
十六日甲子 四月三章四章 晴寒
十七日 四月五章 晴
十八日 四月六章 晴
十九日 四月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北山一章二章 晴暖
二十一日 北山終篇 陰而微雨
二十二日 閱祭禮 陰
二十三日 閱祭禮 陰
二十四日 閱祭禮 陰微雨
二十五日 閱祭禮 晴

二十六日甲戌　家廟冬至時祭　補大東記霜晴
晨光怱曨風氣清澈
二十七日　無將大車　霜晴風寒
二十八日　補記　霜晴
二十九日　小明一章　霜晴
三十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月己丑小
一日　讀宗法　晴寒
二日　小明二章　晴寒
三日　補記　晴寒
四日　小明三章　晴寒
五日　補記　晴
六日甲申　小明四章　晴頗暖
七日　補記　晴
八日　小明卒章　晴寒
九日　補記　晴
十日　鼓鍾
十一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日　楚茨一章　晴寒
十三日　補記　晴寒

十四日　楚茨二章　陰雪少
十五日　補記　晴寒
十六日甲午　楚茨三章　晴寒
十七日　補記　晴寒
十八日　楚茨四章
十九日　補記　晴寒
二十日　楚茨終篇　晴寒
二十一日　補記　晴寒
二十二日　信南山一章二章　晴寒
二十三日　補記　晴寒
二十四日　信南山三章四章　晴
二十五日　補記　晴
二十六日甲辰　信南山終篇　晴
二十七日　補記　晴
二十八日　補記　晴
二十九日　補記　晴寒
淳熙八年辛丑
正月庚寅大
一日戊申　讀論語　晴寒
二日　甫田一章　晴寒

三日 漢高帝五年上 陰後飄雪
四日 甫田一章 自昨夜大雪林薄欄檻高下一
色辰後止
五日 五年下 陰晦時有雨 夜雪
六日 甫田三章 早雪止藏雪申後雪復作晚止
七日甲寅 六年上 陰晴不定
八日 甫田終篇 陰晦晚大雪遂入夜
九日 六年下 早雪止琳琅觸目 陰
十日 大田一章 晴及滿餘白臘梅盛開
十一日 七年 霜晴巳後陰
十二日 大田二章 陰寒
立春 十三日 八年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大田終篇 晴時有雲
十五日 閱歐陽公集 晴風
十六日 九年 晴風
十七日甲子 瞻彼洛矣一章 晴
十八日 十年上 晴
十九日 瞻彼洛矣終篇 晴
二十日 十年下 日烘臘梅香甚
二十一日 裳裳者華序 晴 夜大風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陰風
二十三日 裳裳者華 晴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中 晴 夜小雨
二十五日 桑扈 晴和夜風
二十六日 十一年下 陰寒
雨水 二十七日甲戌 鴛鴦 陰
二十八日 十二年上 陰寒時時小雨
二十九日 雨木冰 頍弁一章 午後雪終夜不
上
三十日 十二年下 早晴申後雪遂終夕
二月辛卯小
一日 頍弁二章 大雪晚小止復作
二日 惠帝元年二年 大雪日夜不息
三日 頍弁三章 大雪日夜不息
四日 三年四年 早雪止未後晴
五日 車舝一章至三章 陰晴不定
六日 五年六年 輕陰 餘雪可觀
七日甲申 邑蔡 晴
八日 七年高后元年 晴
九日 車舝終篇 晴 園梅盛開

十日　二年三年
十一日　青蠅　陰晴不定　夜小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細雨時作時止
十三日　賓之初筵一章　陰晚晴
十四日　六年七年　晴和
十五日　讀論語　晴和晚大風
十六日　八年上　晴和紅梅開
十七日甲午　賓之初筵二章　晴暖
十八日　八年中　陰暖甚晚小雨
十九日　作番陽王安母墓表　欲曉大風雨終日滂沲晚晴
二十日　八年下　晴
社二十一日　賓之初筵三章　陰時有雨
二十二日　文帝元年　晴
二十三日　賓之初筵四章　霜寒晴櫻桃花開
二十四日　補記　晴杏花開開春會
二十五日　賓之初筵卒章　晴和
二十六日　補記　晴和　桃花開
二十七日甲辰　致齋　晴風時有雲
二十八日　時祭　陰午後晴雜花多開晚暫雨遂入夜
春分二十九日　補記　陰雨
三月壬辰大
一日　讀宗法　晴　紫荊花開　晚雨
二日　二年上　晴
三日　魚藻　晴
四日　二年中　晴
五日　采菽一章　或晴或陰夜小雨
六日　二年下　陰
七日　采菽二章　陰雨
八日甲寅　諸葛誠之行輟課　陰雨夜晴
九日　采菽三章　晴寒　李花開
十日　三年　陰晚雨
十一日　采菽終篇　陰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陰雨
十三日　角弓一章至四章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六年　晴暖　海棠梨花盛開　夜雨
淸明十五日　讀知言　陰晚小雨
十六日　七年　晴時有雲
十七日　角弓五章六章　晴　開

十八日甲子 八年 早晴辰後陰雨遂終夜
十九日 角弓終篇 陰雨
二十日 九年十年 晴夜小雨
二十一日 菀柳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晴漸熱綠陰初成夜雨
二十三日 都人士序 陰時有雨午後雨益大遂終夜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下 晴
二十五日 都人士一章 晴 真珠花開
二十六日 十二年 晴 百葉桃開
二十七日 都人士二章 晴
二十八日甲戌 十三年 陰雨
二十九日 都人士終篇 陰雨時見日
三十日 十四年 晴 竹開蕙開
閏三月小
一日 關雎經 晴 荼蘼薔薇開
二日 十五年 陰晚晴 紫竹筍生 聞子規
三日 采綠 陰 午後雨遂終夜
四日 十六年 細雨
五日 黍苗 陰 作荼蘼架
六日 後元年 陰種麥花時見日筋竹筍生晚雨遂終夜
七日 隰桑 雨
八日甲申 後二年 晴漸熱
九日 白華一章二章 陰 種芭蕉
十日 後三年四年 雨晚晴夜復雨
十一日 白華三章四章 或陰或晴
十二日 後五年 晴夜雨 聞鶯
十三日 作邵武游玠母墓誌 晴
十四日 後六年 乍雨乍晴
十五日 關雎經 晴時有雨
十六日 後七年 輕雷小雨
十七日 白華五章六章 陰小雨
十八日甲午 景帝元年 陰時見日
十九日 白華終篇 陰 新荷生
二十日 二年上 晴時有雲
二十一日 緜蠻序 陰時見日
二十二日 二年下 陰晴不定小雨
二十三日 緜蠻 陰時見日
二十四日 三年上 晴初熱

二十五日 瓠葉 晴 晚小雨陰
二十六日 三年中 晴熱夜雨
二十七日 漸漸之石 終日雨
二十八日甲辰 與范元章黃英甫諸人會飯輟課
晴熱
二十九日 黃幾先行輟課 晴熱
四月癸巳大
一日 讀正蒙 陰時有雨
小滿二日 三年下 晴極熱
三日 苕之華 晴熱夜大雨
四日 補記 雨午後止
五日 何草不黃 陰晚雨
六日 補記 時時雨
七日 文王序 陰夜雨
八日 補記 晴夜雨
九日甲寅 文王一章二章 陰夜雨
十日 補記 大雨如傾
十一日 文王三章四章 晴晚陰
十二日 四年 陰時時一雨濕熱
十三日 文王五章 晴

十四日 五年六年 晴熱 蜀葵開
十五日 閱醫經 晴午微雨
十六日 七年中元年 晴開東窻
芒種十七日 文王終篇 陰
十八日 中二年上 陰雨夜大雨
十九日甲子 大明一章 陰時有雨
二十日 中二年中 晴
二十一日 大明二章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中二年下 早大雨巳止未後晴
二十三日 大明三章 晴
二十四日 中三年 早晴辰後陰 凉
二十五日 大明四章 陰時時雨
二十六日 中四年五年 雨
二十七日 大明五章六章 雨
二十八日 中六年後元年 大雨如傾遂終夜
萱草開
二十九日甲戌 大明終篇 早雨辰止午復雨
三十日 林伯和來輟課
五月甲午大
一日 讀論語 大雨 蒸

二日 時若 早雨止辰後復作遂終夜
三日 緜一章 陰時時雨
四日 後二年三年武帝建元元年 快晴
五日 緜二章 晴未後雷雨 洽樂
六日 綿三四五章 晴熱
七日 綿六章 晴熱
八日 建元二年三年 晴午後小雨
九日甲申 緜七章 晴巳後陰
十日 建元四年五年 終日雨
十一日 緜八章 大雨
十二日 建元六年 雨
十三日 緜卒章 大雨
十四日 元光元年二年 陰雨夜月明
十五日 讀易 辰後日出晚雷雨
十六日 元光三年 晴濕熱
小暑 十七日 棫樸 晴晚小雨
十八日 元光四年 晴熱晚雨
十九日甲午 旱麓一二三章 晴熱
二十日 元光五年 晴 船趂風至
二十一日 旱麓終篇 晴熱

二十二日 元光六年 晴熱
二十三日 思齊一章 晴熱
二十四日 陳正己行較課 晴熱
初伏 二十五日 思齊二章三章 晴熱
二十六日 元朔元年 晴熱
二十七日 思齊終篇 晴熱
二十八日 元朔二年 晴熱
二十九日甲辰 皇矣一章 晴熱
三十日 元朔三年四年 晴熱 夜大熱
六月乙未小
一日 讀近思錄 晴大熱
大暑 二日 元朔五年 晴熱 黃葵開
三日 皇矣二章 晴熱
四日 元朔六年 晴熱
中伏 五日 皇矣三四章 晴熱申風雷微雨飄洒
六日 元狩元年 晴熱 晚薄雲小雨
秋蟲鳴
七日 皇矣五六章 晴熱
八日 元狩二年三年 晴熱 晚雨簷溜有聲食

九日甲寅 皇矣終篇 晴大熱 池蓮始開 夜驟雨頃之
十日 元狩四年 晴熱
十一日 靈臺一二三章 晴熱
十二日 元狩五年 晴熱 葵花開
十三日 靈臺終篇 晴熱夜尤熱
十四日 元狩六年元鼎元年 早驟雨終日陰夜月明
十五日 讀近思錄 晴時有風
十六日 元鼎二年三年 晴熱
十七日 下武 朝霞晴熱
立秋 十八日 元鼎四年 晴熱
十九日甲子 文王有聲一二章 晴熱
二十日 元鼎五年 早陰巳後晴
二十一日 文王有聲三四章 欲曉驟雨頃之終日陰昏後小雨
二十二日 元鼎六年 晴熱
二十三日 文王有聲終篇 晴大熱
二十四日 元封元年 晴熱晚驟雨虹見
二十五日 生民一章 晴熱

二十六日 元封二年三年 晴熱
二十七日 生民二三章 晴熱
二十八日 元封四年五年 晴熱
二十九日甲戌 生民四章 晴熱午後小雨
七月丙申大
一日 讀論語 晴熱
二日 元封六年太初元年二年 晴熱
三日 生民五章 晴熱
四日 太初三年四年天漢元年 晴熱
五日 生民六章 晴熱
六日 天漢二年至征和元年 晴熱
七日 生民七章 晴熱虹見小雨
八日 征和二年三年 晴午後陰小雨
九日 生民終篇 自五更大風陰午後時時小雨
十日甲申 補記十一年 晴午小雨
十一日 行葦一二三章 晴時有雲 步月墻東
十二日 補記十三年 晴熱 水竹幽茂
十三日 行葦四五章 晴熱
十四日 補記十七年 晴熱

十五日 讀盤經 晴熱

十六日 補記十年 晴熱

十七日 行葦終篇 晴熱

十八日 補記二十二年 晴熱 豆花開

十九日 既辭一二三四章 晴熱

二十日甲午 補記二年 早涼晴初夜小雨

二十一日 既辭終篇 陰午後雨久之

二十二日 補記十一年 陰涼

二十三日 免鵠 陰時時雨秋意脩然木芙蓉開

二十四日 補記一年 晴早晚涼午熱

二十五日 假祭 晴

二十六日 補記二年 晴晚陰

二十七日 公劉一章 陰

二十八日

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之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矣三復泫涕敬書其後云

淳熙壬寅新安朱熹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五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　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　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藁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毀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隊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繫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成者皆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次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綴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因輒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東萊呂太史別集目錄

第一卷

家範一

宗法并圖

宗法條目

祭祀　時祭　忌日　朔望　省墳　薦新及節物

婚嫁

生子

租賦

家塾　居處　衣服　飲食　束脩

合族

賓客

慶弔

送終

會計

規矩

中庭小牌約束

進退婢僕約束

第二卷

家範二

昏禮
陳設
親迎
婦見尊長
第三卷
家範三
葬儀
筮宅
祭后土
卜日
啓殯
朝祖
祖奠
親賓奠 賻贈
陳器
士葬儀
遣奠
在塗
及墓
下棺

祭后土
題虞主
反哭
虞祭
卒哭
祔
朝夕奠 朔奠 薦新奠 望奠
第四卷
家範四
祭禮
廟制
祭用仲月
祭日
陳設
三獻
祭饌
致齋
同祭
二祀
祝文

第五卷
家範五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乾道五年規約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乾道六年規約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第六卷
家範六
官箴 二十六

榮陽家塾廣記 三
舍人官箴 二十四
擇善 四十七
第七卷
尺牘一
與汪端明 聖錫十六
與曾大卿 原伯一
與艇齋曾先生 裘父一
與張荊州 敬夫十二
與朱侍講 元晦 二十二
第八卷
尺牘二
與朱侍講 元晦四十三
第九卷
尺牘三
與周丞相 子充二十二
與葦大監 釆若一
與劉衡州 子澄三
與潘侍郎 叔玠七
答方教授 嚴州一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五
與魏寺丞 國佐一
與王侍講 齊賢二
與張運使 宗尹 [redacted]
第十卷
尺牘四
與陳君舉 九
與陳同甫 [redacted]
答王道夫 一

答項平甫 一
答周允升 一
答潘叔度 三十一
答潘叔昌 一
答聶與言 一
與喬德瞻 七
與邢邦用 五
與內弟曾德寬 二
與戴在伯 一
與學者及諸子 二十
與陳正已 [redacted]
第十一卷
尺牘五
謝陳丞相 三
與虞丞相 三
與梁參政 二
與趙丞相 一
與王樞使 三
與虞丞相 一
第十二卷
讀書雜記一
讀易紀聞 六十六
己丑課程 一百十六
第十三卷
讀書雜記二
春秋講義
序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甲午左傳手記 十二
第十四卷
讀書雜記三
讀史綱目
官制
兵制
財賦
刑法
政事
君德
相業
國勢
風俗
辨史記十篇者録無書
第十五卷
讀書雜記四
讀漢史手筆 六十四
第十六卷
師友問答
與朱侍講答問
太極圖義質疑 十四
中庸集解質疑 五
答朱侍講所問 十六
又詩說辨疑
與張荆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論語 九
孟子 二十一
答學者所問 二十八
東萊呂太史別集目録終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一　　家範一

宗法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趙子春秋纂例曰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出謂所繫之帝）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諸侯存五廟惟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予據此事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已上注義並趙子義非鄭玄志釋下學者亦然）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而郊嚳（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即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不可捨廟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以顓頊為始祖情禮之至也）祖顓頊（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而宗堯（當為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世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者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而郊鯀（禹推以且已有水土之功又以配天也）祖顓頊（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而宗禹（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而郊冥（冥有水功故推以配天）祖契（湯出契後）而宗湯（當湯身未有宗）周人禘嚳（義與殷同）而郊稷（稷有播殖之功且為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趙子曰予謂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為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緯始於漢哀平閒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無疑而非

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
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大王
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皆爲待追
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曰考之武成曰大
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
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
之首先說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
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耳故所
主者在名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五世比之六世尚有可得降殺到得六世只但同
姓而已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定二十五年崔武
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臣出自桓不可蓋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
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所謂東郭
氏此便是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蓋親盡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

即上所謂事姓之類鄭氏曰周之禮所建者長也
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
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周道然也

不娶同姓自周始如堯釐降二女于嬀汭舜與堯
皆出自黃帝

君有合族之道

如詩所謂飲食宴樂同姓是也蓋君雖絕宗而恩
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
卑爲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列君至尊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別子爲祖

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爲君則慶父叔牙季
友爲別子

繼別為宗
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為小宗不繼祖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其所自來故敬嫡也
公子有宗道
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二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嫡則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子則自為宗矣
絶族無移服
謂四從兄弟無服移者推也謂推不去
親者屬也
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此一篇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儒者之道必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思
敬宗故收族
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
收族故宗廟嚴
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
宗廟嚴故重社稷
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
重社稷故愛百姓
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
愛百姓故刑罰中
蓋心誠愛民則謹於刑罰無不中矣
庶民安故財用足
蓋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

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徵欣奉上樂輸
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
財用足故百志成
蓋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
則祭祀合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不可分爲兩事且如後世雖有籩豆簠簋百
姓且不得而見安能習以成俗故禮俗不相干故
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祀
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
者合爲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
之禮俗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
成王豈非是能承(有文武在前豈非甚顯)
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
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此
言無斁於人斯之意
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右大傳

禮不王不禘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爲不禘明矣至
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
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故夏商諸侯夏特一
袷王制謂袷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
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周爲秋冬作記者交舉
二氣對互而言耳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
其一耳嘗以配之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
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
五享禘列四祭并袷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
享六諸侯不禘又歲缺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
所謂天子袷犆袷禘袷嘗袷蒸既以禘爲時祭則
袷可同時而舉(所以物薦而從舊)諸侯袷犆(如天子)禘一犆
一袷言於夏禘之時止於一祭特一袷而已然則
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袷蒸袷則嘗
蒸且袷無疑矣若周制亦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
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云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文王之志周欲成大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斷其

志追王之取宗廟之中叙昭穆辨貴賤别賢遠賤
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
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之
存所以爲達孝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
而輕妻爲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
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所從
者自服而已乃無服
有百世不遷之宗
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
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
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
以主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
族之禮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王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
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

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
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
者須以后稷
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宗子繼别爲宗言别則非一也如别子五人五人
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别子之子繼禰者
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别祭所以嚴宗廟
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爲
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
祔食于宗子之家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爲可若
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
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宫所
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没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安
乎蓋異宫者必祭於其宫而其子祭其祭也必告
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子有祭
必先與爲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
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宫則禮

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可也庶
子不祭祖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然也不祭禰以
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

右橫渠張先生禮記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曲禮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王制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也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
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它國庶子為大夫
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
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
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
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

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
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
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
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
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
氏曰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
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庶子弗為後者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
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
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
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
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
者是謂陰厭者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
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
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
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
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
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
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

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
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 曾子問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
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
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內則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王亦如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
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
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
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
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
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
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宗子母在爲妻禫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喪服小記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
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喪大記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illegible]足
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
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
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
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
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
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
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 儀禮喪服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毛氏曰君之宗之爲之大宗也

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國語

韋昭注曰繼別為大宗別子庶孫乃為小宗耳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十四人為十二姓二人為姬二人為己司馬貞史記索隱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史記集解四為三言得姓者十三

人○按國語十四人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蓋國語之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為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姓者耳

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則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為先君一族之太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別子之適繼別為子群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乃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此謂繼禰者為小宗每一君有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即桓公太宗者子桓公一族之太宗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為先君大宗之祖群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

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因方復建立庶長為別子以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絕後也若君之正適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己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為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沒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太祖而下為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為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

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議宗子

宗子法久不行令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焉酌今可行仍以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illegible]不出於祖廟不主乎宗祖故天子之元子爲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大祖而別子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一國之大祖故諸侯元子亦爲諸侯之大宗而繼其大祖而別子爲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爲別子之祖繼別者爲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于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倣此故其所繼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宗政而宗之者皆聽令

爲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惟小宗若可行乎令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子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變之則宗法壞不變則家不行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子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于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于私藏嚴之則賊恩寬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修宗法擧廢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策問並生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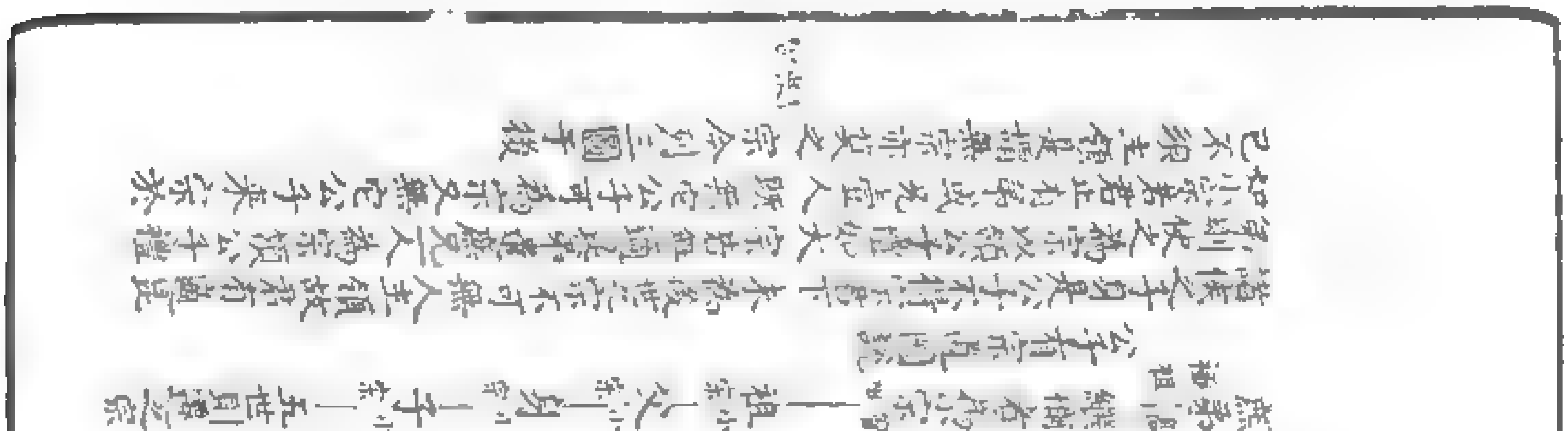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

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已上並程氏遺書



有大宗而無小宗

某侯

某侯　庶兄　同母弟　庶弟　庶弟　庶弟

君有庶兄弟俾爲之宗以領公子公子宗之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與有適兄弟宗之者不得立庶兄弟爲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公子有宗道一節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君也所謂公子之君是也其公子之宗道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而爲士大夫者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即君之適兄弟公子士大夫宗其適兄弟士大夫適者謂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宗其與無子爲宗錢宗其士大夫適也此適即君之同母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

某侯

某侯　庶兄　庶弟　庶弟　庶弟　庶弟

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爲之大功九月如無庶兄則以庶弟一人爲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某侯

某侯　君弟

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亦無它公子宗己是亦莫之宗也

宗法條目

按與朱晦菴書云宗法春夏間當令鄙曹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具傳家間與叔侄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父病之故盡推祖業予之後來者將兩位施德然却無係屬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添斯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將數月俟數年行將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將此乃草田年所定條目

祭祀

口

晨先詣家廟燒香然後於尊長處問安

朔望

長少晨詣家廟瞻拜設酒三盃茶三盞隔夜別研茶 時果三品通新麥出則設扇餅三分別木出設仙三分備以時味 唯正月

朔薦麵及湯餅

薦新及節物

薦新以朔望

節物

正月立春日薦春餅　元宵薦圓子鹽豉湯

焦䭔　二月社薦社飯秋社同　三月寒食

薦稠餳冷粥蒸菜以百日　五月端午薦團粽

七月七夕薦果食　九月重陽薦茱萸糕

時祭

祭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前期五日修補屋宇檢視祭料祭具

前期一日洒掃祭所滌濯陳設祭具具祭饌果

六品醯醬蔬共六品麵食米食魚肉羹飯共六

品豐儉以家之有無歲之豐歉爲之節今歲每

祭以陸貫足爲率是日與祭者並沐浴致齋男

子會于書室

祭日質明行禮禮具祭儀

忌日

曾祖以下設位於堂祭食從家之舊俗用素饌

前期一日治食料洒掃鋪設子弟已娶者並出

書院致齋忌日早張影貌事具而祭祭料稱家

之有無物之貴賤

高祖以上遇忌日張影貌於堂設茶酒瞻拜

省墳

用寒食十月具檢校墻圍亭宇如有損闕隨事

修整

婚嫁

嫁壹伯貫文省

婚伍拾貫文省

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適宅計不足則取之

諸位

生子

每生子給羊酒之費男九貫省女六貫省

租賦

每遇夏秋稅起催日先期輸納請到朱鈔排年分

架閣

家塾

居處

屋宇損漏戶牖破缺如門無關或牕紙破之類與凡日用之未備者謂函盆及酒掃之類在塾諸生告於掌事者以時脩整掌事者亦時一檢校

飲食

每長月一具食延塾之師在塾諸生佐掌事者檢校每日二膳給炊失節在塾諸生告於掌事者隨輕重行遣掌事者亦時一檢校藥物准此

衣服

師疾諸生侍粥藥

束脩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衆寡爲之節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衆寡爲之節

合族

四仲時祭後飲福

宗族內外姻遠至具酒三行

兩位旦望會飯謀家事

賓客

慶弔

令逐旋椿料

送終

以家之有無喪之大小爲節

諸項錢除祭祀所椿外皆許移用

會計

门之收支不留底

謂兩位關到錢物及撥錢物付兩位並不用干照文字

外之收支並留底

謂買物成項目者並要客人領錢文字零碎食料並要市買支破單子就鋪買物並要鋪單子

以上並依月日排號粘成案底

歲終定計具收支都帳及科撥來歲錢物

歲終兩位用度之餘以十之一（入）歸宅計

歲終簿書彙底排年月號別櫃架閣

規矩

子弟不奉家廟未冠執事很慢已冠頹廢先業並行撻楚

執事很慢謂祭祀時醉酒亂聲喧笑鬧爭久待不至之類

頹廢先業謂不孝不忠不廉不潔之類凡可以破壞門戶者皆爲不孝凡仕不問官職大小蠹國害民者皆爲不忠凡法令所載贓罪皆爲不廉凡法令所載姦罪皆爲不絜

中庭小牌約束

晨興長幼謁　家廟瞻敬（十歲以下免）

果脯鮮醬先儲以共　時祭

子弟出入婢僕增減並稟尊長

非院子小童不許入中門（小童用十三以下者專須東力者子弟監視）

進退婢僕約束

凡進退婢僕並先書于籍（進者書鄉貫姓名年月及牙保退者年滿或遣去各書其由）稟尊長請書押如未經書押而擅行者子弟撻楚婢僕改正（已成契者毀棄已去者復歸）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一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二

家範二

昏禮

陳設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司馬氏曰床榻薦席倚卓之類壻家當具之氈褥帳幔衾綯之類女家當具之衣服襪履等皆鎖之篋笥世俗盡陳之欲矜富侈此乃婢妾小人之態不足爲也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旣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旣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旣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擧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爲昏姻可也及期壻具盛饌設倚卓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盃匕箸蔬果於卓上子舍隘狹或東西北向皆不可知今姑從南向之室而言之左爲東右爲西前爲南後爲北酒壺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巹一注於其南卓上巹以匏剖爲二如無匏以盃代設盥盆二於室之外帨巾二皆有架與盆有勺

親迎

期日壻氏告迎於廟無廟者則影堂設酒果香茶主人謂尊長北向焚香酹酒俛伏興祝以家之子弟爲之懷辭由主人左東向出辭跪讀祝興主人及壻及在位者皆再拜出徹酒果闔廟門壻乘馬若不乘馬以轎前引婦車婦車迎婦之車或用擔子將至女氏之儐以女氏之子弟爲之俟于大門之外壻下馬乘轎者下轎儐揖入門主人揖賓而先賓謂壻也賓從主人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祖設香案於行館之正位賓再拜上香又再拜旣見廟見女之尊長再拜致辭又再拜主人揖賓出賓主各就位酒三行卒食興女氏奉女辭於廟亦設酒果香茶主人亦北向立焚香酹酒俯伏興祝以女家子弟爲之懷辭由主人左出辭跪讀祝興再拜徹酒果闔廟門有父母者辭廟畢母面南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醴女而戒之母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無父母則尊長戒之姆奉女出門壻揖之導婦升車女旣升車壻乘馬而先俟于其家之廳事俟婦下車揖之遂導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果於家廟無廟者即影堂舅姑盛服於家廟之上舅在東姑在西贊者導壻以婦至于階下無階者立於堂之前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酹酒俛伏興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出辭跪讀祝懷辭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徹酒果闔廟門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至室外相向立婦從者沃壻盥壻從者沃婦盥帨手畢揖而入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婦踰閫壻立于東席婦立于西席贊者揖壻再拜程氏曰男

下女姆侍扶婦荅拜壻壻揖婦蒙首遂就坐執事者
進酌壻揖婦舉飲食至壻婦食執事者再酌壻揖婦
舉飲無殽執事者取卺分置壻婦之前酌酒於卺壻
揖婦舉飲食至壻婦亦舉食酒三行畢壻出就他室姆
與婦留室中乃徹饌置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
婦從者餕壻之餘壻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
壻從者受之燭出古詩曰結髮爲夫婦言自稚爲始結髮以來即爲夫婦猶李廣結髮
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有結髮之儀此尤可笑也於壻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
酒饌禮男賓於外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於中堂如
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饗送者今從俗不用樂曾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今俗昏禮用樂殊爲非禮

婦見尊長

婦明日盛服飾俟見尊長平明尊長坐於堂上贊者
見婦於尊長婦北向拜於堂下升自西階執事者以
幣帛置於尊長之前婦降階又拜幼屬相拜者
相拜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二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三　　家範三

葬儀

筮宅

既殯謀葬擇地得數處
川先生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
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
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則反
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
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
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既
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
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出外地也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
命筮者擇遠親或賓客爲之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依閑式惟素服
[illegible]執事者布席於兆南北向
主人既朝哭[illegible]
所立於席南當中壤北向免首絰左擁之[illegible]
免絰者不[illegible]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illegible]

執之（儀禮注櫝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進[illegible]面受命於主人命筮者
從旁命之曰哀子某爲其父某官筮宅度茲幽宅兆
基無有後艱（參用儀禮溫公書儀）（按書儀爲父則稱孤子爲母稱哀子儀禮命筮之辭）
（子某爲其父稱孤子之文今從儀禮父某甫古人尚質故稱父字今以非人子所安止從）
（書儀）筮人許諾右旋就席北面坐述命（士喪禮不述命既受命而中言）
（之曰述不述者士禮始令從開元禮）指中封而筮（中封中央也）占既得吉則
執筮東向進告于莅筮者及主人曰從主人經哭若
不從更筮他所如初儀（並溫公書儀）

祭后土

兆既得吉執事者於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當南
門立兩標祝帥執事者入設后土氏神位於中壤之
左南向（古無此開元禮有之）置倚卓盥盆帨架盞注脯醢（或不能如）
（[illegible]）皆如常日祭神之儀（但不用紙錢）告者與執事
者皆入（卜者不入）序立於神位東南重行西向北上立定
俱再拜告者盥手洗盞斟酒進跪酹于神座前俛伏
興少退北向立搢笏執詞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
之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
神今爲某官姓名（亡人也）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
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饗訖興復位告者再
拜出祝及執事者皆西向再拜徹饌出主人歸殯前

北面哭（並溫公書儀）
按周禮冢人甫竁遂爲之尸正義云先鄭以遂爲
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爲之尸後鄭據始穿
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爲尸又
云是墓新成祭后土以此考之則后土之祭古有
此禮但鄭司農以爲始穿墓時祭鄭康成以爲墓
既葬後祭開元禮盡從鄭司農之說也

卜日

卜葬日於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於未三月之前）主人先議定可
葬日三日（謂可以辦具及於事便者以用三日備不吉也）執事者布卜席於
殯門外闑西北向主人既朝哭與衆主人（謂亡者子孫）出
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西向南上闑東席主婦立於
其內主人進立於門南乃北面免首經左擁之莅卜
者（按儀禮族長莅卜吉服）立主人東北乃西向卜者執龜東向
進受命於莅卜者命之曰哀子某（書儀稱孤子今從儀禮）將以
今月某日（先卜遠日不吉再卜近日）卜葬其父某官考降無有悔
（考上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卜者許諾右旋就席
西向坐述命卜不吉則又與受命述命再卜占既得
吉與告于莅卜者及主人曰某日從主人經與衆主
人皆哭又使人告于主婦主婦亦哭主人與衆主人

入至殯前北向哭遂使人告于親戚僚友應會葬者並溫公書儀

按儀禮筮宅無用卜之文卜日無用筮之文溫公書儀參用卜筮今從古禮

啓殯

先葬二日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儀禮正義按溫公書儀葬遷則於發引前一日啓殯則亦當先發引日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明旦夙興儀禮正義執事者帷其聽事帷之爲有婦人在焉既夕禮遷于祖用軸注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開元禮無朝禮今從周制禮又云厥明而祖於庭今人所載遂行無宿於庭者又庭中難旋哭位故但祖於

聽事喪事有進而無退無時事者但向外之序可置柩者皆可也備功布長三尺以新布稍細者爲之並溫公書儀按儀禮注功布凡治之布也正義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三禮圖云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寶旌旗無緌者周謂之大麾以此放之則功布啓殯時手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溫公書儀主人及衆主人皆去冠絰以邪布巾帕頭參酌開元禮書儀入就位哭溫公書儀

按儀禮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注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正義云爲將啓變也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於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故云爲將啓變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者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啓後著免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其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又按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正義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此唯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三虞時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禮注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溫公書儀以謂自啓殯至于卒哭日數甚多今已成服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若從古禮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誠爲駭俗若從書儀則人子於啓殯動柩之際其服畧無所變亦未安今參酌惟主人及衆主人變服免之制雖鄭康成亦云未聞士喪禮云衆人免於房注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於則鄭康成之說亦不過以意揣摩而已故止從開元禮

執事者遷靈座及椸於旁側爲將啓殯祝凶服非五服者則去華盛之服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皆哭盡哀止既夕禮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注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一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噫興也今恐驚神俗但用其辭拂芳未切枋芳文切婦人退避於他所爲將入役者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啓殯喪大記大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殯後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天子諸侯之杖不入廟門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役者入徹殯塗及墼居的反說文曰瓴適也一曰未燒者掃地潔之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袂衾既夕禮祝取銘置于重今以束帛代重故置于靈座前役者出婦人出就位立哭執事者復設椸及靈座於故處乃徹宿奠置新奠既夕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開元禮不朝祖徹殯設席於柩東奠之謂之啓奠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並温公書儀

按今人既斂柩未嘗殯此一節姑存之以待復古禮者今略倣啓殯之意參定如後

祝凶服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今排未嘗殯析中土俗先葬數日埔設謂之開吏是亦啓殯之意也既告內外皆哭盡哀止以祝辭方三稱啓婦人退避役者徹之去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

袂衾乃徹宿奠置新奠即啓奠也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以温公書儀裁定

朝祖

既行啓奠新儀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如啓殯役者舉柩詣影堂前祝以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柩次之未明則把前後皆用燭照之主人以下皆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以昭穆長幼爲叙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之右女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行婦人皆蓋頭爲有役者在前故也役者出則去蓋頭至影堂前並温公書儀置柩於床北首新儀床即今世俗所用置柩之凳

按温公書儀置柩於席北首不唯於事不便亦於禮不合據儀禮既夕禮遷于祖正柩於兩楹間用夷床是則古禮朝祖置柩於牀不於席也今世俗置柩用凳亦夷床之遺意

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若影堂前迫隘則置靈座及奠於旁近從地之宜主人以下就位位在柩之前後左右如在殯宮立哭盡哀止役者入婦人退避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前詣聽事並温公書儀置床上北首新儀設靈座及奠於柩前南向餘如朝祖主人以下就位

坐於柩側藉以薦席如在殯宮乃代哭如未殯之前（溫公書儀按儀禮士喪禮代哭注云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

按儀禮啓殯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是陳鼎及饌皆在廟而不在殯所也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質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illegible]）遷是行奠禮在朝廟之時而不在啓殯之時也然啓殯動柩略無奠祭似於人情未盡故溫公書儀從開元禮設啓奠而朝祖之時不設還祖奠今且從書儀（今人無家廟所謂影堂多迫隘亦恐於行奠禮未便）

祖奠

按儀禮既夕禮稱奠者有四葬前一日柩遷于祖質明乃奠如初所謂遷祖奠也日側乃載布席乃奠如初者所謂祖奠也賓賵者將命兄弟賻奠可也者（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所謂有服之親奠也葬日厥明陳鼎饌乃奠者所謂大遣奠也則是葬前一日先遷祖奠次祖奠次乃有服親之奠溫公書儀親賓奠乃在祖奠之前似未合古今移祖奠在親賓奠之前

執事者具祖奠酒饌如殷奠其日餔時（儀禮祖用日昃[illegible]中時[illegible]今宜于夕奠差早用餔時可也）主人以下卑幼皆立哭（[illegible]）

按儀禮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illegible]義云將行飲酒曰祖死者將行亦曰祖鄉[illegible]在堂北首今下堂載於車載[illegible]訖以物束棺使不動也又儀禮商祝御柩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若從古禮奉柩下堂載於車則未[illegible]尚經一夕恐亦難行若全無所變又非祖載之意今參定止用鄭氏還柩鄉外之說修立如後

役者入婦人避退役者舉柩南首（[illegible]）

祝帥執事者設酒饌於靈前祝奠訖退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餘如朝夕奠儀主人以下復位坐代哭以至於發引

親賓奠　賻贈

按儀禮兄弟賵奠（[illegible]）所知則賵而不奠（[illegible]）知死者贈知生者賻（[illegible]）是古禮甚厚賻親不致奠今恐有交契厚而難却者故注從溫公書儀

賓客欲致奠於其家者以飯牀設茶酒果[illegible]於其庭[illegible]則覆之以幃將命者入白主人主人絰[illegible]於阼階下西向賓入家人皆哭賓[illegible]

[illegible]置卓子於賓北炷香澆茶實酒於注[illegible]
[illegible]上賓進燒香退復位與衆賓皆再拜[illegible]
[illegible]酹茶酒俛伏興賓祝執[illegible]跪於上賓之左[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于[illegible]
[illegible]靈 [illegible] 尚饗 [illegible]
[illegible]哭者 進詣主人前東向北上上賓止主人之哭[illegible]
[illegible]再拜賓答拜主人哭而入護喪延賓坐於[illegible]
[illegible]湯送出如常儀祝納酒饌及祝辭於喪家者
[illegible]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或有帷或無帷
[illegible]
[illegible]柩將至賓燒香酹茶酒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
[illegible]所拜賓哭從柩而行餘如上儀奠於墓所皆如
[illegible]之儀 [illegible]

[illegible]詳略之禮皆可行也

陳器

舉夫陳器於門外方相在前 喪葬令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方相四目魌頭兩目魌音欺 溫公書儀

按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氏注如今魌頭也又按紹興喪葬式方相魌頭深青衣 即玄衣也 朱裳執戈揚盾古禮方相氏乃狂夫四人世俗乃用竹結縛爲之不應古制今參定魌頭當使人服深青衣朱裳 冠且用世俗所造方相氏之冠 戴假面黃金兩目 即世俗所謂面具也 執戈揚盾 近親文定公之葬方相用人

次誌石次撑 二物已在墓所則不陳 溫公書儀

次明器 溫公書儀

按紹興喪葬格七品明器二十事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是則古之所謂明器者乃琴瑟竽笙鍾磬之屬又禮記檀弓塗車芻靈

生東料爲人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是芻靈亦明器之類也周禮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注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則芻靈不惟束茅爲人亦束茅爲馬也今參定明器二十事兩琴兩瑟兩竽兩笙琴瑟竽笙依三禮圖造但略具其形而不依校音律尺寸乃合張布不平者之義兩鐘兩磬鐘磬今依法其銅並依三禮圖鑄造但略具形制不和以鐵鑄之但略具形制不少校量制度仍須斟量不可太厚大使一人之力可舉者芻靈四束芻爲人束爲馬共二十事每事一人持之芻靈馬其下服並用軸令人舉之塗車之制不可考又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亦無名物可考故不復用

次下帳次上服溫公服物有以上服謂頭服帶 溫公書儀

按下帳上服古無其制然儀禮陳器有燕器從葬杖笠之屬則亦可以義起

次苞以陳所用之苞其備儀遣奠畢始苞之 溫公書儀

按儀禮既夕禮云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下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三禮圖云以葦長難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苞牲體爲便易也今參定用二苞其制並依三禮圖俟葬日遣奠畢以裹羊豕之肉各用析與之析之制在三禮圖

次筲

按儀禮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正義云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盛種同類故舉爲況也又下記云菅筲三其實皆瀹音藥注云米麥皆湛之以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今參定用三筲其制並依三禮圖一盛黍一盛稷代用粟一盛麥並用湯略煮亦各用析與之

次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 儀禮 注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三禮圖云三豆成觳則觳受斗二升

按溫公書儀止言醯醢不言屑又不言所盛之物今從儀禮

次甒二醴酒冪用功布 儀禮 注甒亦瓦器也功布灰治之布也 三禮圖文甫反其制在三禮圖

按儀禮用二甒溫公書儀止用酒一斗盛以瓶今從儀禮亦用析與之 按儀禮書其五物生設醴類師古注醴甘酒也少麴多米

次銘旌 [illegible]

次功布

按儀禮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其制在三禮圖今從儀禮功布即手所用拂飾之布也至葬時持之於前

次窆輿葬日置魂帛於上以箱盛其前置祠版於箱置輿置其後返則置祠版於前藏魂帛於箱篋

溫公書儀今參定只用世俗所結綵亭

挽歌不用

按溫公書儀禮望柩不歌里有殯不巷歌豈可身挽柩車而更歌乎況又歌者復非挽柩之人也今從書儀不用

次大轝飾以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魚躍拂池戴前纁後玄披轝兩旁黻翣一畫翣一皆戴綏

按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正義曰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大夫畫帷者爲雲氣池謂織竹爲 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荒蒙也謂柳車上[?]謂鼈甲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柳者謂木材特此帷荒在外而衣覆之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畫荒者爲雲氣也既云畫荒又云火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爲三列其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畫宜在荒之外畔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纁紐二玄紐二者上蓋與邊墻相離故又以紐連之相著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爲纁二爲玄也齊三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君以五采繒衣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大夫齊三采者降黃黑也三貝者連貝爲三行交絡齊上也齊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圜上下綏合雜采縫有限謂如瓜內之子以縷爲分限也綴貝落其上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者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皆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於翣首謂翣之兩角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大夫戴前纁後玄戴用帛繫棺紐著柳骨也穿戴於紐以繫柳骨披亦如之披者索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

歆左則引右歆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今參定今既不用車則披無所用此外悉遵古禮惟省去三貝恐難致也銅魚以鐵魚代法所禁也紹興格七品轝夫三十二人據古禮用黻翣二畫翣二今紹興格七品翣二故減從今制紼披在法雖有據溫公書儀今人不以車載柩而用轝則引披無所施故不復用

葬儀

去魌頭

大轝帷荒皆用白布不畫　去素錦褚

一池在前　前纁紐二　後緇紐二

揄絞（畫揄翟於絞繒者也青質揖於兩旁池下無之）

去魚　畫翣二

餘如前儀

遣奠

厥明執事者具遣奠（亦如朝奠溫公書儀）增用羊豕各一邊（[illegible]）

按儀禮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又儀禮云苞牲取下體溫公書儀苞其脯不應古制今參定奠禮增用羊豕以備苞之用

轝夫納大轝於聽事前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奉遷座置旁側祝北面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婦人避退召轝夫遷柩乃載（[illegible]）男子從柩哭降視載婦人猶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遷靈座於柩前南向乃設遣奠惟婦人不在餘如朝夕奠之儀（[illegible]）執事徹羊豕入于苞置于析

按儀禮既夕禮苞牲取下體注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今恐臨時斷割為難故全取苞之

史執賻贈歷立於柩左當肩西向祝在史右南向哭者相止跪讀賻贈歷畢與祝皆退（既夕禮書賵於方[illegible]）

（[illegible]）

執事者徹遣奠（[illegible]）祝奉魂帛升靈轝焚香（[illegible]）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哭有守家不送葬者哭於柩前盡哀而歸卑幼則再拜辭（[illegible]）

在途

柩行自方相等皆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從

柩朝祖之敘出門以白幕夾鄣之尊長乘車馬在其
後無服之親又在後賓客又在其後皆乘車馬無服之親
及賓客或先待於墓及祭所出郭不送至墓者皆辭於柩前卑幼
亦乘車馬若郭門遠則步從出郭三里所可乘車馬塗中遇哀則哭無常準
若墓遠經宿以上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設酒果脯醢為夕哭之奠夜必有親戚宿其旁守衛之明旦行朝奠亦如之舍逆旅則設靈座於柩之旁側隨所之宜【書儀】

及墓

掌事者先張靈幄於墓道西設倚卓又設親戚賓客
之次男女各異【書儀】又於墓西設婦人幄蔽以簾帷
【新增】按溫公書儀又於羨道之西為婦人幄南方懸棺
而葬無羨道故改云墓西後云羨道埏道者倣此
柩將及墓親戚皆下車馬步進靈帷前祝奉祠版箱
及魂帛置倚上設酒果脯醢之奠於其前巾之大轝
至墓道轝夫下柩舉之趣壙主人以下哭從步從【書儀】
掌事者設席於墓南【新增】轝夫置柩於席上北首乃退
掌事者陳明器下帳上服苞筲醯醢酒用飯牀於壙
東南北上銘旌施於柩上賓客送至墓者皆拜辭先
歸至是上下可以具食既食而返主人拜賓客賓客答拜【書儀】

下棺

主人及諸丈夫立於壙東西向主婦及諸婦人立於
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書儀】以服之重輕及尊卑長幼
為敘立哭轝夫束棺乃窆諸子輟哭視窆既窆掌事
者置上服銘旌於柩上勿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
者之累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置柩旁再拜稽顙在
位者皆哭盡哀既夕禮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或家貧不能備玄纁則隨家所有之帛為贈幣一制可也
位者皆還次【書儀】掌事者設誌石于壙中【新增】
按儀禮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
溫公書儀掌事者設誌石藏明器下帳苞筲醯醢
酒於便房以版塞其門今南方土虛若於壙中穿
便房則壙中太寬恐有摧覆之患故不穿便房但
設誌石於壙中其餘明器之屬於壙外別穿地瘗
之可也苞筲醯醢每占地不多所以不置壙中者恐或致壞
遂掩壙實土【新增】親戚一人監視之至於成墳【書儀】

祭后土既夕禮注云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也今從開元禮

掌事者先於墓左除地為祭所置倚卓祭具等既塞
壙門告者吉服亦擇親賓為之祝及執事者俱入行事惟改
祝辭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為某官封謚云者定兹幽

宅餘皆如初卜宅兆祭后土之儀

題虞主

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
巾於靈座西南又置卓子於東南西向設筆硯墨於
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祝盥手出祠版卧置硯
卓子上藉以褥使善書者西向立題之祝奉祠版立
置靈座魂帛前藉以褥祝炷香斟酒酹之訖執辭跪
於靈座東南西向讀之曰孤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
官形歸窀穸神返室堂虞主既成伏惟尊靈捨舊從
新是憑是依懷辭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祝藏
魂帛於箱篋靈舁上乃奉祠版韜藉匣之置其前炷
香執事者徹靈座遂行

按溫公書儀以祠版代主若欲從古制作主其制
具伊川集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
喪禮不分父母皆稱哀子也

反哭

靈舁發行親戚以敘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
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徐行勿疾驅既夕禮卒窆而
歸不驅注孝子往如慕返如疑爲親之在彼哀至則哭及家望門俱哭執
事者先設靈座於殯宮靈舉至祝奉祠版匣置靈座出祠

板前藉以褥主人以下及門下車馬哭入至聽事主
人升自西階丈夫從升如柩在聽事之位立哭盡哀
止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注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坤位又曰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注阼主人也又曰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古今堂室異制又祖載不在廟中故於位反哭於聽事如在日柩在聽事之位於諸其所作也婦人先入立哭於堂如
在殯之位盡哀止亦反諸其所養也執事者徹靈帷婦人已入故也
賓客有弔者此謂不弔於墓所者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按既窆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賓客謂親客者既窆先歸待反哭而弔主人拜之賓
客答拜主人入詣靈座與親戚皆立哭如在殯之位
盡哀止開元禮[illegible]人以下到第從靈輿入即哭於寢室今從既夕禮宗族小功以
下可以歸大功異居者亦可以歸溫公書儀

虞祭

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具虞饌如奠撰是日虞檀弓曰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注弗忍其無所歸或東違不能及日中但不出葬日皆可也主人以
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沐浴但略自滌絜可也執事者設盥盆帨巾各
二於西階西東南上帨手巾也其東盆有臺架在盆北主人以下親戚所盥也其西無臺架執事者所盥也設酒一瓶於靈座東南置開酒刀子拭布於旁旁置
卓子上設注子及盞一別置卓子於靈座前設蔬果
匕筯茶酒盞盤醯醬香爐主人及諸子倚杖于堂門外

與有服之親皆入尊長處坐哭如反哭入位卑幼立哭於靈座前斬衰爲一列最在前齊衰以下以次各爲一列無服之親又爲一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各以昭穆長幼爲叙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退復位及執事者皆盥手帨手執事者一人升開酒拭瓶口實酒于注取盞斟酒西向酹之祝帥餘執事者奉饌設于靈座前主人進詣酒注所北向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酒盞立于主人之左主人左執盞右執注斟酒授執事者置靈座前主人進詣靈

座前執事者取酒盞授主人主人跪酹執事者受盞俛伏興少退立祝執辭出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曰維年月朔日温公書儀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潔牲剛鬣豕曰剛鬣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古事適爾皇祖某官饗立儀禮惟改甫爲某官按温公書儀參用開元禮祝辭今改從古又書儀雖擧潔牲嘉薦普淖等名而不設其物義亦未安

今參定於常祭食之外增黍一籩醢一盤黍稷共一盤稷以粟代以應剛鬣嘉薦普淖之名明齊溲酒祭奠固自用酒不必更設香合鄭氏注以爲蓋記者誤故不復用

祝興主人哭再拜退復位哭止主婦亞獻親戚一人或男或女終獻不焚香不讀祝婦人不跪既酹四拜此其異於丈夫餘皆如初獻之儀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注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又曰主婦洗足爵亞獻尸賓長洗繶爵三獻注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開元禮止有主人一獻今從古備焉繶讀於立切畢執事者別斟酒滌瀝去茶清以湯斟之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于門左卑幼丈夫在其後

主婦立于門右卑幼婦人在其後皆東向尊長休於他所卑幼亦可更代休於他所常留二人在門左右如食閒祝立于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就位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祠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皆哭應拜者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士虞禮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厞隱也於厞隱之處從其幽闇又曰贊闔牖戶鬼神尚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又曰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祝升止哭聲三啓戶注聲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又曰祝出戶西面告利成皆哭注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厞扶未切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屛處潔地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註重既

虞祔埋之注祔倚魂埋之今混事以代重故既虞有主亦埋之遇柔日再虞質明祝
出祠版置靈座主人以下行禮改祝辭云奄及再虞
又曰哀薦虞事餘皆如初虞之儀士虞禮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
日注丁日葬己日再虞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葬用丁亥是柔日然則古人皆用柔日邪今葬日既不拘用
柔日回於葬日即虞後遇柔日再虞又遇剛日即三虞又遇剛日即卒哭凡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乙丁己
辛癸爲柔日遇剛日三虞改祝詞云奄及三虞又云哀薦
成事餘如再虞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設卒哭祭其日夙興執事者具饌如
時祭陳之於盥帨之東用卓子蔬果各五品膾生今紅

炙肉今炙羹肉今炒軒肉今白脯脯今乾醢醬今肉庶羞如饌餅油餅煎
餅蒸餅棗餻餡饅頭饌餻環米食謂黍稷稻粱所謂飯及棗餻圓餅之類共不過十
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無不能辦此則各隨所有蔬果肉麪米食各得數品可也器
用平日飲食器雖有金銀無用設玄酒一瓶以井花水充之於酒瓶
之西主人既焚香帥衆丈夫降自西階衆丈夫盥手
以次奉肉食升設靈座前蔬果之北主婦帥衆婦女
降自西階盥手帨手以次奉麪食米食設于肉食之
北主人既初獻祝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祝詞改虞
祭祝詞云奄及卒哭又云哀薦成事來日隮祔于祖
考某官妣云祖妣某封某氏既啓門祝立于西階上東向告利

成餘皆如三虞之儀既夕禮始虞之下云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注卒哭三虞之
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祔日既卒斯不奠哭
今人或有猶朝夕饋食者各從其家法至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饋食會哭大祥而外無哭者
禫而內無哭者檀弓又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今具饌如時祭請祝於主人之左之顏是
衛之吉祭也

祔

檀弓曰商人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商注曰期而神之人情[illegible]
[illegible]

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妣則祔于曾祖妣喪服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
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注
中猶間也曾祖考曾祖妣皆以主人言之內外夙興掌事者具饌三分妣則

具饌二分雜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
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祭饌如一祝詞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如時祭設
曾祖考妣坐于影堂南向[illegible]設亡
者坐於其東南西向各有倚卓設盥盆帨巾於西階
下設承祠版卓子於西方火爐湯瓶火筯在其東其
日夙興設玄酒瓶盞注卓子於東方設香卓於中央
置香爐注香於其上質明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於
靈座前祝奉曾祖考妣祠版匣置承祠版卓子上出
祠版置於座藉以褥次詣靈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
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叙至影堂前止哭祝奉祠版

置於生薪以瘞主人及諸子倚杖於階下與有服之親尊長卑幼皆立於庭曾祖考妣在焉故尊長不敢生前無庭則立於曾祖考位前以服重輕爲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據曾祖考妣言之各以昭穆長幼爲叙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位定俱再拜參曾祖考妣其進饌先詣曾祖考妣前設之次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曾祖考妣前北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執詞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惟某年月日溫公書儀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柔毛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官以隮祔爾孫某官尚饗儀禮惟改某甫爲某官

按溫公書儀祝辭適于曾祖考某官隮祔孫某官儀禮上稱祖蓋自所祔之亡者言之則祖也故其文云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上稱祖下稱孫於辭爲順書儀稱曾祖爲奉祭之人言也然既云曾祖則不得云孫今改從儀禮儀禮祝辭云用尹祭鄭氏註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亦記者誤故刪去儀禮祝辭不稱牲號令從書儀有柔毛

祝興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祝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官適祖考某官尚饗祝興降復位主人再拜不哭降復位亞獻終獻皆如主人儀惟不讀祝祝闔門主人以下侍立於門左右不哭如食間祝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各就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辭神祝先納曾祖考妣祠版于匣奉置故處次納亡者祠版于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靈座置之哭盡哀止

如作虞主凡書儀稱祠版處並是虞主卒哭祭祔祭亦當如虞祭增祝辭內所稱物

朝夕奠

成服之後朝夕設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日謂尚有日色時 如平日朝晡之食加酒果

右温公書儀按儀禮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它日 注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又按儀禮朝夕哭不辟子卯 注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又按雜記朝夕哭不帷

今參定自成服之後每日日出時設朝奠晚尚有日色時設夕奠只用常日飲食加酒果 四時之物隨朝夕奠設之 每奠則哭 哀至則哭不在朝夕兩奠之限 每奠則必褰帷幔 奠既畢復垂之按禮記注孝子心欲見於殯也鬼神尚幽闇也 每三日具沐湯五日具浴湯並設於靈座之側每遇辰日哭如常 按古禮不辟子卯則世俗所辟辰日亦不當避 每朝夕奠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祝帥執事者盥手設饌于靈前止哭祝洗盞斟酒奠之復位皆再拜哭盡哀歸次 尊長下卑

朔奠　望奠　薦新奠

右温公書儀按儀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 注朔月月朔日也又儀禮月半不殷奠 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又儀禮有薦新如朔奠 注薦五穀若果物新出者又儀禮朔月奠皆如朝夕奠之儀

今參定每遇朔日設盛饌拜哭奠酒並如朝夕奠之儀 儀禮所載鼎俎牲牢古今異宜且以温公書儀 望日如朝官以上亦設盛饌如朔奠之儀 按儀禮注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則大夫月半當設盛饌奠以官品論之官稱大夫者可比古天子之大夫也於朝官隸卑於古天子之大夫亦比類古天子之元士禮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尚可比附庸之君則尊於諸侯之大夫矣儀禮所謂大夫蓋通天子諸侯而言諸侯之大夫月半可設盛饌則今之朝官月半者可設盛饌也 如遇薦五穀 謂麥熟時則薦麥之類 或薦時果新出者亦設盛饌如朔望奠之儀 盛饌隨力為之但加於常即為盛饌

右　太史在嚴陵為潘叔度定此儀今附見于葬儀之後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三

祭禮

廟制

王制士一廟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也橫渠先生曰今爲士者其廟設三世凡適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一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世 政和五禮新儀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兄弟同居則合享異居則分祭杜祁公韓魏公司馬溫公橫渠張先生祭儀祀曾祖祖考三世

伊川先生祭說家有廟 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 廟中異位 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男婦不同坐也 廟必有主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攝歛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廟制載在經史者祏埒戶牖碑甓之屬品節甚衆今皆未能具謹倣王制士一廟之義於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廈 面勢廣地之宜 雖不能如古以爲藏主時祀之地存家廟之名以名祠堂使子孫不忘古焉

祭用仲月

司馬溫公祭儀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唯享太廟用孟月自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祭日

唐范傳式時饗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國用四孟家用四仲 唐鄭正則祠享儀云儀禮及開元禮四仲月皆以卜筮擇日士人多遊宦遠方或羈旅往往闕無蓍龜處即取分至亦不失禮經之意司馬溫公祭儀丁孟詵家祭儀用二分二至 橫渠說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 古者祭必卜日今以未習卜筮之法止依范氏孟氏家祭儀橫渠祭說用二分二至

陳設

前期一日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者灑掃祭所滌濯祭器設倚卓 以上溫公祭儀韓魏公家祭式云椅床席倚代設席蓆日用仲享儀云或有人家往往以床倚設祭蓋其床倚之祭席也古祭今既從俗故不取此說 曾祖考妣居中祖考妣居東考妣居西 以儒善張氏祭儀參定溫公祭儀云書妣並位皆南向西上古者祭於寢中故神席東向自後漢以來公私廟皆同堂異室南向西上所以之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以地勢不便從張氏說 主婦 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少使長男及長婦爲之若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 帥衆婦女滌濯釜鼎具祭饌 甘盛士大夫家妻女皆親滌祭饌近日以婢僕鮮肯庶尉凡事父母舅姑雖有僮令之亦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恭

今饌不能殺刃上亦有監視包廚務令精潔未供之物勿令人先食及為猫犬及鼠所污開元禮入[illegible]品以下祭亦有當[illegible]陳祭器等又按士大夫家祭其先者未必皆然特又[illegible]豆籩豆[illegible]但量[illegible]皆[illegible]私家所有今但別置帨[illegible]等器專供祭祀平時以財勿供它用設盥盆有臺於阼階東南帨巾有架在其北盥手也帨手巾也此主人以下親戚所盥自阼階則以階之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於其東東偏為阼階西偏為西階此執事者所盥少牢饋食禮設洗于阼階東南設壘水于洗東有枓設簞于洗西南[illegible]者所盥小[illegible]洗者取盥承水主人盥手執巾遂進爵主人詣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私家之人或不能備今但設盥帨巾使自盥手帨手以拭禮畢已上溫公祭儀設香案於廟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

束茅於香案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以卓子設酒注一酒盞盤一匙一盤一匙巾一於其東對設一卓於西階上以置祝版設火爐湯瓶香匙火匙於階下以上朱氏祭儀

三獻

主人為初獻亞終二獻以諸弟為之以韓魏公祭儀唐鄭正則祭儀儀云祭統云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禮器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故周南之事[illegible]以備庶物事宗廟也諸侯夫人祭[illegible]大夫妻[illegible]皆為助祭盡敬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illegible]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又儀禮特牲[illegible]莫於薦前又云主婦[illegible]中出酌自[illegible]拜獻尸輒考[illegible]以主婦為亞獻長子為終獻[illegible]自[illegible]晉以來經之義不復為獻也

祭饌

果六品醢醬蔬共六品饅頭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以朱氏祭儀參定唐鄭正則祭儀云開元禮五品以上牲用少牢六品以下至庶人用特牲賀循云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大夫之牲祭于宗子之家其[illegible]其禮皆用古[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云謂前廟三節[illegible]三時又不取[illegible]不議[illegible]非[illegible]者[illegible]用之[illegible]失禮組之[illegible]

致齋

唐書志凡時享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於家韓魏公家祭式祭前一日三獻及執事者清齋一日於別室弟姪子孫之不獻者及主婦亦如之諸與祭者並浴沐改服出韓氏家儀[illegible]

韋彤委與古不同故王公以下皆當日今從周禮二宗之說一可修也

今廟制未具三獻執事者並致齋一日外會宿于書室諸與祭者並沐浴改服

質明主人以下皆盛服盥手入廟升自阼階焚香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夏秋冬各隨時）敢請皇曾祖考某官府君皇曾祖妣某封某氏皇祖考某官府君皇祖妣某封某氏皇考某官府君皇妣某封某氏諸位神主出就神座恭伸奠獻乃搢笏啓櫝主婦盥手升自西階主人奉諸祖考神主就位主婦奉諸祖妣神主就位主人降自阼階主婦降自右階向廟立與在位皆再拜（此參神也）主人升搢笏焚香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缾口實酒于樽一人取盤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執樽立于主人之右主人跪執事者亦跪王人受樽斟酒于盞以樽受執事者取盤盞灌之茅東之上俛伏興再拜復位（此降神也古者祭不知神之所在故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衆丈夫盥手帨手主人帥之脫笏奉肉食主人升自阼階衆丈夫升自右階以次設於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神座前降執笏復位衆婦女盥手帨手主婦帥之奉麪食米食蔬飯設於神座前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樽所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以下酒盞一人奉曾祖妣以下酒盞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樽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於主人之右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酹之授執事者盞返故處主人出笏俛伏興少退立祝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祝卷辭懷之執笏主人再拜次詣祖考妣以下神座皆如曾祖考妣之儀獻畢祝及主人皆降復位（此初獻也）亞獻終獻升自西階斟酒皆如上儀唯不讀祝三獻畢主人升自阼階執樽徧就斟酒盞皆滿退立於香卓之側主婦升自西階執匕扱飯中西柄正筯立於香卓之側主人再拜主婦四拜退復位（此侑食也）

（少牢饋食禮七飯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又曰尸又食上佐食擧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illegible]主婦[illegible]起下筯和拜亦不言侑食之意也司馬氏祭儀[illegible]祝闔門主人立於門左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於門右衆婦女在其後如食閒祝升當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illegible]特牲饋食[illegible]日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illegible]一佐食闔牖戶降[illegible]室之[illegible]為尸[illegible]入[illegible]）

無尸者闔戶若食間[illegible]受之至於今既廢[illegible]儀[illegible]成事病不之

能文則更作他辭若一兩可也司馬氏又有飲福受胙儀云主[illegible]立於門外西向執事者詣主

主人升自阼階就香案前[illegible]人之右南向授主人主人[illegible]受胙[illegible]執事者授

祝以器取[illegible]受[illegible]執黍行[illegible]祝[illegible]置器中祝命工祝[illegible]于[illegible]多福[illegible]孝孫來[illegible]女孝孫使[illegible]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illegible]勿替引之[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前執笏[illegible]祝[illegible]再拜搢笏跪受黍[illegible]之[illegible]主人之右[illegible]人從執事者[illegible]挂[illegible]于執事者執事者一人取一酒注[illegible]于主人[illegible]酒啐[illegible]置于地[illegible]執事者受[illegible]置酒注旁[illegible]于主人之左[illegible]受黍[illegible]于[illegible]中[illegible]執事者受以出[illegible]于東階上西向[illegible]主人之受[illegible]也祝[illegible]執笏[illegible]執笏退立於[illegible]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illegible]行今但以[illegible]祭餘酒饌命[illegible]長幼[illegible]分食之[illegible]禮之私可家也[illegible]

今[illegible]未[illegible]行主人帥執事者皆進徹[illegible]酒不[illegible]皆酹[illegible]入者于[illegible]盡注

封之所謂福酒執事者徹祭饌返于廚祝告神曰禮畢主人

乃再拜退

已上並以司馬氏書儀朱氏家禮參定

同祭

唐范傳式時饗儀云若諸院兄弟同祭則於祖坐之東依伯父叔父次第設兄弟通行三獻之禮而祝文則各以其嗣爲祭主位版亦如之初祭之時主人之長行初獻之禮至祝坐而止其叔父之座則以從父弟行初獻呂和叔云聞禮雖有共廟異室之文止祭其適祖考又其數世同居者其旁支子孫亦有欲從其所出之祖父不知當祝何所設之子孫之有爵者從其祖之所出則以[illegible]告今錢氏曹氏之類一所[illegible]家[illegible]有[illegible]宗[illegible]一[illegible]餘廟皆止祭於禰則大宗[illegible]下則[illegible]子方有[illegible]公祖者[illegible]止有[illegible]則[illegible]從[illegible]食之[illegible]

丈子有後者祭[illegible]知今[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制[illegible]從父以上之兄弟及居者[illegible]共[illegible]一以祭其適[illegible]祖[illegible]而兄弟中承[illegible]者又宜於其[illegible]出其不承適者之夫婦死[illegible]一堂[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所一堂若其子孫祭之若遇合[illegible]於祖廟或[illegible]不能辦所處之堂及[illegible]者雖[illegible]祭於寢亦可也

二祀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馬溫公云戶一祀竈一祀[illegible]今云祀門之禮[illegible]北面設主於左樞[illegible]呂和叔鄉儀云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瀆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

祝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孝曾孫孝孫孝子某具位某敢用清酌庶羞薦歲事于曾祖考某官曾祖妣某封某氏配尚饗

右呂氏祭儀一篇友伯恭父晚所定也聞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事惟謹既又病其飲福受胙之禮猶有未備者將附益之而不幸

遠不逮矣使其未死意所趨正殆不止此惜哉淳熙壬寅二月既望朱熹書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四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頁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諠譁擁併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爲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鬬毆蹴鞠籠禽撲淳酣飲酒肆試代筆及自投兩副私闕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爲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册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册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兒除天人及即僭呂用台候神相百拜過呼官職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榷所疑自敘實事（謂自敘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爲信（玩謂圖畫及凡奇玩具物謂研扇凡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下許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報使報知堂上道政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儕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共爲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年　月　日掌儀位關

乾道六年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謂服除不葬火焚者同）

因喪婚娶（身犯及主家者）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謂告訐曾持遺索之類）

喧譟場屋（許冒同）

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録講說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中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係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歛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歛錢拾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踏歛錢告報令諸齋其日早各備名紙並集麗澤堂弄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衆會麗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衆以齒序行其在道笑語喧譁仰總直日及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衆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位前三上香請齒長人跪三奠酒（掌儀執事酌酒）俛伏興（後直致祭者掌儀展跪讀祭文畢）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慰辭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衆皆揖以序出郊居人即録慰書格式同歛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同弔祭人限其日納（仍差弔付）（隨里遠近差人往之書行等均歛）候書足差人齎往如係在籍人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録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其日納慰書類聚令本齋尋使附往兩項並弔而不賻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丁父母憂例仍别歛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歛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别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告報限其日各納慰書同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

東萊吕太史别集卷第五

官箴

薦舉
挾權要書保任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買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媼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般家送還錢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道士往它

鄉人亦館下責物本 之類
上司委追人斷人及與□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自令自出錢會俵假令遠足矣
過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
謂丞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生
注多玩習慢易殊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
以待它日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尤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
仍當聽對衆開合子臆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
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要只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
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自須平心看若有一毫偏自恕之心此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
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
出說尋常犯權要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
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只得平穩安帖彼雖

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嫌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已上問門人戴行切作請敎書此焉之後以冀未備抵門益之如右

榮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爲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爲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於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

尚書公爲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茶以往其消謹皆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朱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唯載惠山泉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揭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雖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黄兑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横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問監窯官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盡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

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者亦分外物也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豪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曆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 太史曾所編書名曰擇善此下皆擇善中所取也

晉及齊戰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燕一

右戰國策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國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群臣皆有外心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反滅知氏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先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趙世家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孟嘗君曰敬從命 孟嘗傳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田叔列傳

右史記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楚元王傳第六

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反不諫與反者身無異吳不得赦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乃奏記光以為吏縱罪人有常

法令更誣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
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二千石甚無狀
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
棄也間者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
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流言四布
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
法輕重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
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傳三十

趙充國擊先零羌豪靡忘使人言願還故地充國
以聞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
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
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傳三十九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
強弩破羌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有識者以為虜勢
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
年老矣爵祿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
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用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
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
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扶慙愧官屬善之 傳五十三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
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武平心決
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 五十六

霍光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三十八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
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扣堂戶曉賊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
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
聞廣漢名即開門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
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
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四十六

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

姦贓封與吏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擬一於主
守文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書相曉欲君
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
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
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宣得
吏民罪名輒召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
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懼免冠謝五十三
王莽既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
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
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瘢聞美玉滅瘢欲獻
其瑑爾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也遂椎
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
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
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六十九
右前漢史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與茂同者皆
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吏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
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
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
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
之後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
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
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人曰竊聞賢明之君
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
受故來言爾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
者以有仁恩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
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
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
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
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
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
茂到縣有所廢置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為置守令茂不以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十五

杖䇿過會稽止故人四濮舍臨去之際屋上尺
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亂 二十七
陳寔為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
曰訟以求直禁之理乎何申其分有所掛司官聞而
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寧 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五十三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數
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髠笞掾史從
事以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
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獨無
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
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
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五十四
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
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
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
卒成孝子 六十六

石後漢史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邴原
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徵使人從容
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
制也 魏傳 十一
華表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
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
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
不便者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
後共奏議 十三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縣為劇中平者主者
欲言郡為中平觀曰此郡濱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
劇郡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今
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
而負一郡乎遂言為外劇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
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顧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
色問其辭狀臨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者

卬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膺膺雖責叙曰官有
正法何至於此 吳傳七
茬州牧龔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軍益呂蒙蒙盛
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孫權
善其言還肅兵成當朱定徐顧三將死子弟幼弱權
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辭陳顧等皆勤勞國家子弟
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為擇師輔導之
其操心率如此 九
初為凌統同郡盛暹於孫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
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臥聞之
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忌如此 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綱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
衡卿既士大夫加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以屈小
職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
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
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
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
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十一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
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
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十三
張異為庲降都督著率劉冑背叛異舉兵討冑冑未
破會被徵當還郡下以為宜馳騎即罪異曰不然吾
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
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
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 傳十五

右三國史

宋越譚金等謀反殺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人
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檻總
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
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
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
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主詣
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
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
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 南史傳一十七
蕭脩為衛尉卿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嘗因風
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

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
愛聞之容或賜止遠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
之清尚畏人知此職事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十四
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
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
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
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
所求聞者歎服 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
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
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
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
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有所陳多
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
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 四十九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達羊達
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
物出公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六十

路去病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
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
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
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
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
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嫌也
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
初李密遣勣守黎陽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

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
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
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
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州縣名
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乃遣使啓密使
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
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
詔授黎陽總管賜姓李氏 唐傳十十
魏徵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
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徵謂副

使李峑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府左右皆令赦原
不問今復送思行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
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
為寧可廢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雜遣思行不問
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
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
國士見待安可不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
啓聞太宗甚悅 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宫員外乃首率百僚上表
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七十八

全唐文卷六　二十二　韓公

范希朝節度邠州蕃落之俗有長吏至必效奇駝名
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驩希朝一無所受積
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横 百
劉寬夫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
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得郡
敬宗怒詰寬夫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
須推排頭首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
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
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吐突承璀監淮南軍李鄘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

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
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
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
鄭餘慶不事華靡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
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
論餘慶因亦重之 百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倖臣李實尹京兆恃恩頗横遇
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復奏
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之小趨府謁謝甚肅舉之儀
及臨所部政理循明為畿甸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

全唐文卷六　一千二　韓公

甚禮重之
楊凌子渾之以家藏書畫獻段文昌以致進士第文
昌將鎮蜀川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
漢賓於徽榜出二人不中選段李大怒文昌面奏徽
所放不當穪宗閔元稹李紳對同文昌徽坐貶江州刺
史李宗閔等令徽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
不然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
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為長者 十五
初韓洪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公子武以家
財厚賂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賂唯戡而父子俱

小楊宗閔為兵部尚書公方命中使至其家
以付家老而待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
孺官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不受却付
詔楊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右唐史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六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七　尺牘一

與汪端明 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文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
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還授特
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遵遠未寧入秋已十日
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
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俟告濡滯留
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書闕既而思
之恐不至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令所待闕雖四
年有餘然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
海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
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
中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
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
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磬
欬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
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
以大慎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脅敵旁
有師也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

裕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
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游脩召命聞既
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 乙酉正月
開府既久庶事當已就緒異俟入覲一面之惡尤
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算閫已素
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
甚 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
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
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
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
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政曲加誘掖摩厲
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鋟板畢工
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 乙酉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崇然安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
弟深悵怏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
斯民之所依歸皆繫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
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
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
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而 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

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
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關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
素有定論但託在門墻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
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覬旦莫包
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丁亥
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
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
事之一端也書籍分實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
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爲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
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
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
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
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己亥
必宗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
練達世故於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謦欬儻有以語
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禀
西入不重出 卯癸
尊君沒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當 九七

不喜治中應接之非順其心之宜也言行錄或因補閱
過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
甚有益其少暇亦當試採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
亦因書審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己癸
少稟新臨以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頗得
親謦咳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其知尊敬前
輩者蓋不多得儻亦以端續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
到尚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己癸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審聞
誨諭在成都所寄得於橫渠之孫最為詳備今即令
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黃岡
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
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蔵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
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為
厚幸顧不敢請耳 己癸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
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
已會聚難以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
事卻得專意為學遠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
寐兌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

不出夏秋之間耳治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
朱元晦晝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
或傳伯時之官欲為迎侍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
治室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覬審處也自餘子澄當
能具道 午甲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睠視不至妨
繙閱否獸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聘達覽熟
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撙節也元晦祭儀配祭
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然者
益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
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為裁處否恩
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
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官祠亦
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沖元集某
遇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
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 午甲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
藏拙里巷初擬晚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徼
求尚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
伊川嘻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靜論

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得書已全復舊矣甲午

近適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睹教誨警省啓發周浹篤至敢當服膺佩戴不敢發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兩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溶篤勁直華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illegible]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幸無進益承謦咳雖新已復傾仰間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扣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儻已撿出望發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容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外驗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爲斷也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爲天台鴈蕩之游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侍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甲午

與曾大卿 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 裘父

某區區之迹自惟憂患身居五年闔戶温習故書粗似安適去秋偶復有州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誦聽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闊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 敬夫

共以某官開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傒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令茲旌麾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力然儆戒祗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顓蒙鄙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延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謦欬以醻夙志昔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

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劉明仲[illegible]於大畜[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德明

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收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為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孚于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意所移易得係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向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而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至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斗勿牢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仰數番人扶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宋侍講 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觀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之而作今於實之文欲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官無簿領之煩又張文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發嬌揉不敢不勉第質氣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遠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止存若云負誨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今商量處既見於張文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非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偏頗之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

段爲蘇軾不知以諸儒者而遽正之耶或者因
辨論有所激而加詳出於前說同無皆出於後說
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不可不省察也而書已依易
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
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本載伊川之類
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
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
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縕多未曉處已跋於
別紙人回切望指誨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
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
金華兀然獨學無由講論切磋者聞甚士子捨舉業
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聞舉業一路以致其
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
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
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
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
省者自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延
爲之師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
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
堂名也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

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刪修也吉州士人劉德
循朴質有志於學冒暑里往掃灑門墻幸與之進渠
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從步之馭後此書三兩
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發告下廷行而張丈亦有
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然此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
書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
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
者也閒亦不免恭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
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
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論
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
以豪髮差者誠爲至論蓋合惡離之病殆治尤切數
日玩味來喻有當不論者後列于別紙所以喋喋煩
瀆者政欲明辨幾微間惟有豪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
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發墨
翕闢之喻乃其分內事非因激而增翕縱低昂自有準
則此語甚善然照前經傳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
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
偏而用力焉以吾資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

夫爲樸樕固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及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與較勝負耶其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求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議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侯刋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吕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宗旨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洽行倥偬侯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積情即孟浪各當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處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議其責於人也訓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欲咨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赴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因自傾盡柰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訃已呈徹即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墻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洽和爲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來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疎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開發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諭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

禀向者來問數條從稍按堵當得行欵曲商推也
某官下粗遺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
簡自恕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
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隣墻日夕相過講論士子
有志與此者亦有一二輩切摩工夫粗不敢減斷續
又時聞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
侍坐隅難疑答問爲親切耳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
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
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
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此懼閑先

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
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
之道爲急先務而深闢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
不知吾丈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
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
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
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
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
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
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

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
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
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
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
無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
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
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
亦如來諭初非以爲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
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
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析陛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
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
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
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
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考觀新說餘習
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
亦在是向此當力掃除也𤼵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
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麤細行數疎密之類不
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
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

餘皆以舊本爲正閒日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敘
曲亦當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爲序引殊
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
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閒所共
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
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
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
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
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旣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
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
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
濡滯蘇常閒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旣畢二婦祔事
即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
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
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户
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
然後徐廖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
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
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

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後綱三本去告檢收此
延附閣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閒當皆附漕便
或遙足可往來商搉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
誠要論大抵根淬未盡氣血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
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
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閒游從者爲誰用工
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閒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
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
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
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以
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
終見扞格雖欲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
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學雖已往亦
不得不講之明辨耳
某巧祠兩浙而堂帖遣下黽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
對姑效區區之心政恐告理處多稱定當錄往求教
矣苟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
相近者又不欲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爲懼弟當時
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
沂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故劉三公相繼下世
殊令人短氣陽微如縷其將柰何從游者亦有
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
謦欬言語以爲口而行則不掩焉娟嫉學問者往往
指摘此輩以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
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
單微排毁者衆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暇寡徒爲冗殊索寞
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
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
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乎釋然無疑而後止如
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氐皆然
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説平生未識備舉
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
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
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遂疑其迂而吾說
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俟後便
盡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心慮未能精詳
耳對策謹録呈未及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輔遺爲學固不敢 留第微言淵奧茫茫峨
嶠益知進步之難懷象時期 辭不勝幸願曾有含
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
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
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
也々字自牧如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方矣語意頗
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
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此與張
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于後來
喻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以爲
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
誠如來喻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
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
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
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
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喻以盡心
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
子下若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
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
釋氏之辭曰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

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
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
謂不見乎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
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
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
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
却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
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
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
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
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
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
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
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
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
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
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
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
端胡子因曰此良心之苗裔因欲人因苗裔而識本

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太
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
謝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
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
故須至如此强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
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
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
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
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
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
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無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
懼耳向來亦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
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
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
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
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
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亦了了恐不害學
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不批示

本以發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
因便併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旣以巳午間易簀矣痛寃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兩髮飮食皆勝往時還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飯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 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奠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蒽時婁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懸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疑著退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草付之或有暇更爲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緖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遠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蒙合慰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禀觀書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求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由心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緣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曏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今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爲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精節常苦不續而弛惰昏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旣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疑有商量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冊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喩作沈滯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護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垂痛賜摘論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役飭幸無細入號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

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義道遠私居遣介
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
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
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
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
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
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
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
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懇懇遷延詐時而忽復出於義
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
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
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別紙批喻一
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
詁不可輕此眞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
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註非無來歷
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眞有所見耳艮
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
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
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

之往來論議皆嘗詳聞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
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
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
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
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裏十日報其它皆不須辨蓋此
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志力學用工著實兩弟
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墻仞前此
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
種種之責學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有館亦非勉強因爲人介甚與之與者只有蓄道切之益而細寬細密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
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
丈知其實有恭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
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
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
畢而未鋟板已爲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
數日須得耗也然發本例費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
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
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
一報器此介往返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

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
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
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
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
恕而漫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癢蓋吾徒講學
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求達
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衰苦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息然塊處索
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惧耳仁說及往來議論要
當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
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
過用上專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
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弼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精知無病
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頗詳思之薛士龍
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繇
也今竭壽昌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
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賀夫暴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
拔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某閒少待宗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
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惰收斂持養亦未免

有斷續却無斷穫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
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　揣摩之失憔蒙時
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
事種種想皆出調護其有子尉書敢望附達薛士
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
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
械勇於為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
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
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
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監聞嘗有所
是正亦既鋟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
守經從云專欲來見匆匆附此起居它祈厚為斯文
護重
某待盡倚廬衰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
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
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
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
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
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
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

右未遠處且更因便當俟同推也今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向許吉甫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委耳

某衰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別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故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處也今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自工於程試反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為太學解然近三兩歲來卻都放下舉業專意為學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程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借來不許過它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並城市間不得不如此過防又家中人亦費端恐志未定或墮易耳自餘處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所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續續求聚此間方刊橫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若無善本見令嗣說乃靜校昨見劉子澄說贛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遣諸公令錢去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七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八　尺牘二

與朱侍講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急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illegible]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已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費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處周教授語解消得乎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劬積步及升其巔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然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遣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以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告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見人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業知根所當加澄治之一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却頗能誦憶但程文才入律令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尚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惻曲折謹即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領且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

亦當屬陳君舉筆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狀
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上求教但
限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
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
亦分皆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
動齒記親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
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
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
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
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
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
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
啓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荅謂之談
意思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
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
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
耳向來所論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
付示為幸
某叢劣迍餘當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入歲以蹐丈

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語之類
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関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
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久闕鹵
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為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
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
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
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
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
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
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
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携受
之及兩舍弟過墳寺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
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繙閱也自春初
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著實但
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為恨耳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
廢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
檢故發哀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吳林
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
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

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若特為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敝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訒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意得等語自 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敝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奈苦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時祠令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斟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闕則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賴無外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韻不為虛辭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尚資稟甚可望政坐講論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嘗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閭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秩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删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欲以遊請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亦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蛣蜣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其患以來鮮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交之相懷業年深愧無所稱益其無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闊疏故不欲攜行只令邀過叔度書院不知令

且歸侍旁唯復尚留婺一聽則處世亦近嘗到會稽
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
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
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
甚惓惓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
則令少緩當將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
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
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居惟觀深圖所以進德修
業尉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宮計度郊前可到輦
下追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酬酢粗定但徵録已遍進
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務置它事專意料
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
正其大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
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
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
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
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貽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
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
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
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臺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
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
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塗諸公
無所親疎蓋亦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
寡若又捒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
居未緣會晤敢乞厚爲斯文護重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
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
傳不虛累日悵怏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
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
之病豈能有所扞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胷
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
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閤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
此則須遞遷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還不著亦可見主
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盡耳陳君舉已
到官近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
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
可隨分讀書但浮沈衆中無能短長毋自愧耳對班

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
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
來復有族姻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塋地猶有所未
定令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
否精神氣力禀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
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
言者不能詳布

其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
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
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
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
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
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
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
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往波
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其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思慮之
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田亙
復蔵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

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
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
之深凡事扞格類如此殊可嘆也葬地已有定卜安
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發了為善近事邸報中當得
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暑此
附承起居宅祈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其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
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
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勢弱終莫能
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于病甚
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
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端度夏想為況甚
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閑暇從容為
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
不倦誨誘盍往歲其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
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
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
示人為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也祈厚
為斯文護重

於官次粗遣迩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日演文

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綮與禮書作質不輕也長夏不知悁息何地否庵士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知是寒泉平昔於度暑爲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不敢忘獨所論求茹文體一節乃往年爲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纖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質爲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救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頹弛惟覬繼此時賜砭治不勝厚幸石子重奏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膚未必能無益要且得氣脉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從衆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知以此窮日繙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茫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強人意雖私竊懷㩁不卹縛之慮在事者蹤跡素疎既無緣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惴良畏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館類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無知鄭湛之命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案逐史未知信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弟果體力無它且往之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即平瘉調護須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台而有奉常之還又須俟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究食無府已十閱月發言補益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應學識暗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勤竊謂近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乎舒覺暢然後尤大長林也靜近復長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究食館下行矣及非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而目前所當語者鮮雖私懷發不卹緯之憂但所憂甚恍竊愧負以長娛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勞然但理不容已也靜時得書長耦後頗無兄求去見鄧魏須中前請耳

道因便拜書嘗既呈以此奉寄今得南康雖未足大尉
善類之望然緼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
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爲郡
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遂
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
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惓惓君民
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遂
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
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爲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
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儕遠之
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
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問未暇也及劉樞之亡可爲天
下痛惜不知旅櫬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續葬其孚
即之官矣它惟厚爲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知乃是見
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
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
可作郡之時至于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爲非中
道也
又手答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

且俾作書射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恩叢
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
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
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
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甚微元氣消薄稍
有萌動政當扶接尊養卿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
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
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
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
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
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會賢樂善之意由此
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禀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某伏蒙既喻即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
啓白而會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
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旨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
既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
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
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閉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
無幾而消沮之徒便去憤世疾邪之諭矣使義果不

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
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篤以終身相付暫出年
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即之官矣
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
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即以
曲折具禀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
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此
之流輩却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儻自此能
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
不暇耳遞中略此附問它祈為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
許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
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
甚恐須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況今陳相為帥丁子
章潘德夫皆系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
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
效於斯文非小補也尚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
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思慮為幸
近潘驗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遂更并乞催趣赴任
皆得旨揮令再以堂帖拜納慶此事勢雖推志倦於

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
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
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
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為抄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
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
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禀它祈為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即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
確然不移又以已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
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勉強一至治所若相
事勢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
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
之共幾文字到便可得却無今日許多牢攘也況江
東帥漕憲顯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
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
得書亦以為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
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
賢者不肯為用於國體却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
叔昌嘗全得可徑向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
張陛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蘖之
生但寒者眾耳更介田謹此拜禀它乞為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
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
得本告論販書者令多發百本來此爲佳序引中
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
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
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所在流輩中頗
博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嘗面論之矣委曲之說誠切
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
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蓋悚
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
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却多暗昧處
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
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
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
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脉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
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
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
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却斷然盡知向來之非有
意爲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
來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嘗
得書亦被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
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
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它人則雜錄行
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
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
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復略見彷
彿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
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
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
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
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循循
有序耳

諸俗以自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或以爲高眼
前却不多見蓋畏教笑點者皆甚而士人多墮在苟
且委靡得有能自開口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
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去今且送納此間也所搜訪可附入者倣
錄呈但永嘉文字費往替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來
小當面留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搉者謹以
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蓋其速成而闊略不
少待數年而粗寧備也汪文謚尚抑崇有伊洛文
類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爲宛轉假
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
搜訪爲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
周伯忱論語横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
增此前事之鑒也精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
張文書復尋得一二篇候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
太遽之失也
恭病體甚蓋無加損卻無它撓爲況亦甚安適也
張五十丈送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
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
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
次序然卻無一字裝點做造也所祠復不允勢難再
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大亂無可決去就莫若暫爲
小安計整頓郡事爲善其詳口授合弟拜恭它乞厚
爲道義護重

降付後省之説必是虚傳此間知不聞也尋常條陳
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
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然有似聞揆及新叅皆
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
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
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密
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賛
聰明
以後命之意至於播揚招悔者尚所不論纔
此望深以爲戒也交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
無大翻繹不若安心爲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
後請祠最爲穩當鄭景望自學國歸過此渠亦是未
滿前年歲間不曾過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鬧此法
自可用也保養數究以擾吾良固君子之所耻要當
無忿疾之意邇吾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
入境開俗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露則不可也陸
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
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
易得若救頹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
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
去人太近不嚴肅廳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

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撙節耳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畀之後來看得兩位藐然却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樁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後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稍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刋向聞刋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卑攻蓋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聞是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衆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欲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大州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啓告之又見檜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宗門亦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刋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以還去示詞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督人者家食雖未必由

褒然亦吾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荆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塗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循不誤事既有心相與則自有首尾可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若節在身不得擅去此入以爲之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爲之淡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治獄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爲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憒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荆州之赴深思淵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何故殊如此蓋是吾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無他技能一廻有所施耳若胷中多端者雖朝

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
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
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槪
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
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
矣如時文却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令
弟輩爲之點撿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居遠迹非藥石所能料理
然神氣漸似寧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
忠憤懇切固不可過上容受讜言亦不以爲忤但以
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
爾張五十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從領後篇精
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
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
拡則凡諸名重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模轍吾道
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
此一分微則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喩所謂
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
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
以爲如何白鹿洞記墨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

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令
弟拜稟它祈爲斯文崇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旱
勢甚廣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弟無所不
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
體則不然苟爲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摧
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
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
此說似可爲獻也所祭張五十丈文本以告逝者復
何所嫌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
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脩業日
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
諭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
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密之工乃區區所
望也新務非無懈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
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具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
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
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
之心度歲月初不曾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

延之說答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
詩說止爲諸弟輩有編得詁訓甚詳其它多以集傳
爲據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
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
之矣餘乞爲道保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惓惓弟有傾鄉疚心荒政關極勞
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
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
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又已入文字如
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枝柱爲飢民小留亦君子之志
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
嘗發瘧又加痰嗽兩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
此尚未能出門戶況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爲愧兩聞
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撰欲以示善意一兩日
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
往視其弟因欲訪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却可與語也
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文保愛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況
之詳極以爲慰荒政既粗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副
固與辭求去只得爲民少留以須終延也某病瘵方

安舅被除日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
相諒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爲議者指揮病中亦何
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
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
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丈遺文告趙郡中有筆力
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
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
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惟爲道義
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已嘗錄未嘗預此
事以吾丈之誘翰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
其人年歲間儻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
陳剛正己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
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爲五
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高枕矣
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爲上策切不
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却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懌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
尚有兩攷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穩愜也某病體羸

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
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槩而
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朋亥之諾
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
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
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
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
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
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
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
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
其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
沙之行須寄徑新淦不知不以為嫌否定叟書漫納
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編若只遣人
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
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
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祈厚為道義
毖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徹不聞有令妹之戚
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覬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

田廬釋簿領之勞為況必甚安釋病廢無路陪侍猶
侍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掾所附手教已領此郎
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為斯文保重
受之作別甚思念厚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
録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鼎注不字數亦不多也
某不閒動止惓惓第虞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
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
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匕筯繫衣帶
入夏來浸覺可庠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
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塌然索居無從
質正夢寐間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十丈遺文
想已抄録得什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匆
匆布禀它祈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
欲傳寫今此便回先録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
多也
某病體度當粗如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
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使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
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為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
劑所能料理也所幸胷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

適度夫死尚遠未爲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秖堪曉童蒙耳大事記以不敢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毋甚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求教也鄭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柰何詹體仁近亦送癸軒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晩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叢送示爲幸受之近日肄習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節無緣陪談賞然年來屋後却亦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覬杖屨一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警自爾匆匆拜禀它祈厚爲斯文崇重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八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九

尺牘三

與周丞相 子充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迤邐爲天台鴈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門却掃乃無一事讀書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欵奉燕談每深浩歎適來日用踐脩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渴不勝係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絶向來欲出數語中間憂制故迤邐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其徃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謾錄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知恬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猶不能不爲善類賀也深識體國盡有自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衆正所以獨竊於門下者默觀遍察累年於此計必有以處此矣某閉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半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葬欽夫已欲爲書并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

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歎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殫
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久廢居不
作都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共披手教下情不勝
佩服其還舍已兩旬休悁既定終日薾然乃無一事
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
樂也舍弟罙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
詳皆已敬悉銓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
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挈否爲近臣體國之
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絜身爲諒
也
垂諭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
臨安適有俞汝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謹愿人
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匱作律賦稍工令似若
來却可與之商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談燕至於
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旦暮又起陋意翻
書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倪俾已多它非
所及也邇來簡數頻仍高標潛然亦何足爲損益第
治表既見欣然爲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怵然爲門

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
識者亦既在蒙栽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
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諏不倦
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
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
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雖慵惰不與世故
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
養爲益既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
餘益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吳思碩果不食之
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絜身則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遂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
盡於是矣
某屏居粗遣不足廑念示諭足見盛言惟之意然實
有裨補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處
乎體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鴻自退託則非衆正所以
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扁浙天台厲蕩不勝健
羨一書告爲通早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
子澄待命公案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
傷事體若濡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

泚之爲善
某屛居粗遣數日前已了女子姻事自此灑然眞無一事矣意欲及筋骸尚未衰憊考治訓詁極意紬閱至五十以後乃稍稍趍約庶幾不至躐等也子澄行命公車莫已有所向否子上兄想已到有所授未子中去替度不遠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某屛居粗遣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足以自娛他無足云者子澄遭憂甚爲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否慰疏欲乞附廬陵專使蓋婺女絶難得便也唐與正喪母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郡人其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朱元晦父不出勢難即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也魏元履恤典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騐之有陽復之漸竊計弥縫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塹懈之時也

某屛居粗安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鹵莽若得十數年休暇無他病撓惱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進分之說也祠禄至十二月初乃滿冗食官倉甚覺不安若自此復得一兩任則南畝鉢積亦可供伏臘從容不須

仰祿矣脩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朝爲致一言甚幸今未有此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招否劉子澄絶不得書會之每往來于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爲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閒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禀耳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强檐始見除目竊知獨出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禀復求祠禄實緣向來一出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redacted]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身非己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乃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恭以韓丈所遣送之幹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爲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況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膝時有堅强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二三四服未嘗廢參芪附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涸

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郤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
已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
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待憚其處審誠
太跌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躁忽
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
黃德潤初對文字諤然真吉人之言可爲吾黨賀今
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但
祈厚爲斯文毖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
其猷者也持此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畧所纏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爲懷病中
復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撑柱恐遠
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遷延許
久惓惓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兹其時也子澄近
亦得書論諭深所降嘆采薪采非無以下體古人政
如此耳丈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模下有沉
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
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
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懌病體幸無它靜養頗聽命但欠

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可得立後又幼弟奏
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
也比見奏請依宇文守鄙意以宗不須上前史乃美儲
宮之恭畏非謂此餘宜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
沐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
卑如逆天泰甚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
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王天玉之嘲乎自
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
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
未諳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
宜雖劇談却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但祈厚爲
善類護重
其濟屢敕況不勝感尉春來氣候不齊醫者彥作
勞故久不拜狀然惓惓尋常則未始忘也某病軀委
瘁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却勝前冬侍坐時但
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爲一慨哀憂弟細觀牘
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
猶覬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爲人不耐前此畫嘗箴切
之候有便當委曲說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
以愛之也

其病倦久不得從狀便中伏辱手筆十情不勝欣慰
自聞公得政雖爲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再塞責
難亦私爲公憂之翟公巽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
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
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禍無形消禍
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燕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
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及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
於衆皆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盡下
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
濮議之成豈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況諸公交
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荊州聞已葬亦嘗
有數語奠之原伯舅氏與有本雖止叙交契度唯公
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爲中節獨賴
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有遂其請乃
所以全護之也君舉[illegible]歸尚可念亦是太喜事不
老成之病遺此亦必不有益耳
其沈病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貫如自然處之亦甚
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
俱安於蓬蓽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
能訶新政之美者輒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

討資格之稟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
難得而易失唯覬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彌塞君民
之望李仲信李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
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
平生雖欠琢磨然習俗方患救熟此士豈易得耶客
或道王謙仲奏對考覆人意未苟柔菲無以下體如
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
良便韓丈時通問爲況其安朱元晦境內大歉聞告
之于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
多疏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
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
調護早如所請俾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恐恥
以療國老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
趣過目前爲俗洶然爲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
之它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
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爲渠
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朝綱乃天資
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某祠祿雖稱從來春既經除官指任已罷若從所乞奉

祠自可別給救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升斗之
累費廟堂耳

某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幙朝廷之
恩意可謂厚矣顧目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
已上祠請唯公力爲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
粗有利害也某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
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爲衆指笑竟每傷之今某既無
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
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爲舍弟致一岳廟則兄
弟所得月爲米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
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
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千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以冶之賜厚矣近
書新刋譙沛眞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
福宮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此雖戲語使四
方無辰錄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
自矣亦喻三國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
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
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
可恃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

行欲茶前妙手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
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
今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
之政尤善公方居黄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感悸春事方興恭
惟台候動止萬福某衰病無進退然撿罷靜處殊覺
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來價不增亦
粗可隨分枝梧渠雖書癡近却肯管家務不以倉庚
氏爲憚矣來諭方議省闕官不欲枯出甚善甚善歷
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畧參
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
性之所安但恐居衆求輻湊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
人處爾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欲緘猶憮然悔有
求之非曉廢之乃解況他人乎想見朝論暮妙於責
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孚上聽服下情
消群除四元氣只數此耳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
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惓惓不能
已也若如蕭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
曾覿爭行爲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
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爲

天下壽重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寧執稚李
仁甫循吏之功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賴於殆
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要知
無陽復泰道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孫寧挽
之以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恆若意猶未能
已稍升等是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非恐譁紛
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疏幾善
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殊放甚駁豈
為適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傳發多識典故
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闊略亦何妨
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他非病廢者
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 豐若

恭屏居久不貢寒溫之問弟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
數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
紓賢編此殆亦足以久淹遐躅也其屏處衡門隨分
頑健終日矻矻然無他事得以一意編閱但無緣時扣
誨益鄉風正切依依某少與同年歸安丞張耀仁志
士也湖州中失古祖以嗣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

聞訃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
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
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恫
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
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扶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惇
薄俗其益大矣抑亦恐其情不能自遂力以見屬某
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挂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
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 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含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
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
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
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
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
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固莽
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
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
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
城中相識如新當塗番教授一舊人也李彭壽字仲剛

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去蓋獨恨吾兄在遠未
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稽射
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關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
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曾嘉量陳一之華卸
皆在前甲集注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大學補試
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討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
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惓惓賓之常得書甚
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偬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
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
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已外有齟齬必
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
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當初本擬與
兄在郡可以日夕啓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
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寔難通又
寮寀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治丞
廳必甚優游既有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
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
儕所當兢兢者此間李張丈隣墻得以講磨此公學
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已甚恨吾兄未得

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
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侍郎 叔玠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
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人倫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
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勉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
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恝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
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
語言藹然燕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
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
得齟齬疎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游訃音
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
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居
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
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俗習之陋某區意討論朝夕
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采用耳

與叔志昆仲

不意凶變年家丈奄棄榮養承訃悲哽累日不釋昆
仲雖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
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別去甫

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孟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爲歎服矣專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關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愧耳賓居既久想漸成趣鮮紐之由既無愧怍身閑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娶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俾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吉爲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琢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怡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言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遠叨恩命莫辨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告朝路間力爲道疣痾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爾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邪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却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況病倦久不得洽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逸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他叔昌員仲當能其道

答方教授 嚴州

伏蒙誨喻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知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

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入也執事之所論者儻可
以是觀之乎未能識心者所存心所以誨諭者誠爲
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只物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
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
寇所謂八荒之外求于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
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姸非所當愛
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是猶謂愛惡
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
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喻也夫子謂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以非不顯以同衆
也至誠如神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蓍龜以
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以嚼語頗劾參請則
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
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
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
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
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
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晏來誘誨不盡白
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
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柴舜臣姻事舜臣待同舍
與之極熟其修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
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
有特操如此此其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貴
之貧富則姑之實敝此其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
納左史吾參政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
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
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果昭獲薦可喜因見爲
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
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
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遍歲西
渡且猶留爲跡後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貴糴
理猶賴朝廷爛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
來與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
極多作何處也得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
力勉之爲學扶持門閭此最急務即今三衢諸位上
承下按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
不能無望也學中得筒文留爲祭酒士子之浮近日

亦頗有鄉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祿祿亡補秪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叙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往往成強聒揄情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吏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閈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爲將上又南康參判以遲發遇吏罷黜其勢不得不黽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卻自穩愿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在宗卿以援併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隱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尊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卻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鄉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 國佐

某一病幾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羸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己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誨累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鬱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紙不勝拳拳恐欲知即今病狀故力疾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 夾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令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遐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爾而夏居閑門又不克追路話離惓惓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騤焉淳耆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茲護爲請

與張運使 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覬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賓惠是所顒望旆從入邦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鈴室坐懶故尒秦告共審即日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竊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情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輙具別紙雖爲昧豈足賛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惟若時珎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卻須右助之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　　尺牘四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辯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禀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通顏慮若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思見明於本分條理略與彌縫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是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而喻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審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辯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君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浮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而忌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近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表侯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考却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為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憚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甚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盖彼此皆已再不敢為面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跡遠荷上記識況小臣又無辭避之理第前此二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為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紛紛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頃見甚久又不知不可亦須安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諭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為固鑄乃可爾人以略此附問第恐此書到再子兄已離筆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併留面剖也他惟以遠業厚自愛

脹擾亦少暇日耳初意謂開歲便可合并衆今遂知尚在
中春治豐少暇亟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
講貫者不若舉相聚數日近方遂永嘉也孟子說復
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
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模開廣踏履淳篤者殊不
多見耳冗甚略此治報它惟厚為道業加重
前日人還匆匆作答殊不究盡淬沐手筆從善與宜
不忝尊候萬福甚倚㦖待盡無疑言者論事錄前
此固知來意但其竊謂若實有意於學者自應本末
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
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
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安危亦何與此數字以見其
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為無
益但氣象未安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學之質也
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
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若其更須深體
之非止為一書設也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本兵備
塞防奉論下 本論止有兩篇建本中篇乃下篇 用莆謂非歐公文恐
欲知致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 神宗介甫處語
言欠姚鄙意欲稍增損云荊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

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
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安舉而其實有管晏
之所不道 神宗皇帝睿智之資察其非真退之於
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騖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
又習 止 天下不復道矣 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與
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歎也又科舉之
文猶有宜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
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 止 安得行吾私
於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蓋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忘人
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
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惟當軸中者會受敝處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
酌淺深此又非公當時地位也 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
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矣第二義若又
云以國事為尚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此語固知
是亦為當時語然吾曹講論政當刻除根源不可留藝之處非欲為高論也 所以儒說纔
者作此致言遂有貽斯世者多於此處蹉過往往
失脚耳此段語更有非書能盡者自尋常兩家多各
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要咲而講乃盡雖范忠宣猶
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

纔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
定也委曲之教甚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
有所回互但與世醻酢之久雖與故舊書亦有時筆下
多慣耳
前日因回使上狀計已呈徹洊辱教況暨易傳楊氏
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其哀苦如
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臥病孱弱未能
枝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可念
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旋服
除不死當爲之本擬來歲雪川莆田各致幾字今遂
并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
誤已屬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
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此言觀孟施舍優劣語可了孟子欲論曾子子
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
尚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自好但却似汲汲拈出未
甚弘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
叔一段方始縷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
及之恐亦有意說高明爲如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
悉旦夕別尋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
若有暇當拜約矣亡惟以時自愛

示及近作日夜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畝贊斷句抑揚
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
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
以爲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
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跌蕩季直文編語固佳但
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
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
未知中否恃愛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
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潛
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
幸甚編史及春秋論僕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
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
此留十日皆極款士龍歷此一番便險知難與向時
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也長沙張丈比累得書平實有味粹然益知工夫之
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命益峻秋涼
欲上道且云至衢婺少留引疾俟命旨恐欲知易傳
再刊甚有益於說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
欲一見也
與介厚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

居山間甚安隱俱許也 下俯以業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宅無可言 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以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 惜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此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 宋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 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 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文以爲論次筆削遂定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遜緩之爲害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謁拜見悃愊當竢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宅乞以時護重

伏犀誨字共審秋清尊候萬福甚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入家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遽奪之此痛不特爲門戶惜也滯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 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肆習者甚廣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比更望人爭之尚未向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却可保也

已矣講習維持政有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

前月末略到山間爲家叔料理葬事以完甚故不盡報向來與觀近製如鄧付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爲辭藻之工其它亦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耳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啓處之詳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時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本 既便道路間但其意謂前列語録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者試更思之 宅祈厚爲遠業自愛

日者襄奉遠勤慰薦重以 誥貴歸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匆匆 見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惟授 尊候萬福某孝子家次日與死隣追念去歲今日 今侍父親與衛婺之間未及一年目前境界如此 嘔血昏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修溫凊事引領 見應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慟欲絕 哀苦之餘原省已事大氏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滌 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 足下得相从莫已就條理否後生

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
正開之以漸先情厚饒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勿
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
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卻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
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為十日款
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吾但恨苦中不暇晤
語君舉亦有乘興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前期也偶
有使介略此敘謝窮山中旅假紙墨殊不如禮想原
情恕尚衷不祥不敢敬敘尊公問宅惟厚為遠業
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日所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
以感尉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
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
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
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
引及諸贊分歸究甚未暇□暑亦有三兩處先欲商
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
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晉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
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贊代漢以法紀之蜀
實有紀不紀以法是未知不以法未知如何又以法紀如何九更皇詳見論魏詔跡

有志不知其製如何蜀體蜀條章不為書詔跡不為志未成其
為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為正然自論次若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
續得商推川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
矣人回略此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
款教

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其殊倚信之也

近匆匆奉答未究所欲言者又至若拜手字欣審秋
暑猶劇孝履寧謐某還舍道半月適此酷暑疲損
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始圖葬須往泉溪會之
因留明招數日閏月交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
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無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
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
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
合而附之魏晉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
國紀年終為不知魏書吳蜀紀年是一書為復兩書觀
三國諸君贊卻似邊國史法每君為紀而參贊於後
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
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參於此既並
列三國之年必是為書一今每君為贊未知不乎以二國中不知系於何處豈三

原缺

工本無窮願益勉之謝遣一事亦孝愛所至感紫今
政當左右奉承調娛親意使種種勝於前日乃善人
立奏書殊不能究盡併俟面展

近游領手誨展玩再三間闊之懷爲之少釋第初聞
爲參學計今乃知以營葬輟行晤語之期尚遠殊悵
然耳即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
遣第碌碌衆中略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群索居殊不
見有進益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尚未來天
民相見亦疎也示諭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
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即當下手
齋銘亦當併納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即道
盛意也里居游從者爲誰亦時有論著否它祈厚爲
述業崇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
誨[redacted]承聖之況[redacted]日初冬霜寒伏惟尊候
動止萬福某官次粗遣[redacted]益復鮮況適當天
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
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
未必能爲求田問舍計耳三陵一誌展玩歎賞不已

然議論斷絶之久領解者必少止知安居定志日就
平實此政惓惓所系望者其依其休居厚一病聞甚
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認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
勸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長居曾得消息
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而來介索書甚急草草
作此它惟加進業珍嗇

長樂匆匆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
甚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
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
盡耳所論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
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
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
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不得其夫意
於姑自責之辭太重夷令小輕乃佳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啓亦可用今
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已善今次所送者尚未見之
但中間頌德處恐人以爲輕却參用天民自作者乃
穩耳他俟候同布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
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然家愳忽便介又
領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相別後一日小舍

弟疾勢頗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𤸇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追痛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摸援猶未定也政欲一得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矣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冊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貫田之約後來語意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携一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柑海物之況審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即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即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近以家婿之葬前月末方還城中而旦夕將丈經從又須略出迓之過是又欲稍休將來嘉之行勢須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明君舉欲在何時所謂止爲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嵓引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致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款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啖飯處去歲相聚略得其概然有意若到鴈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來介尚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時也它惟爲道義厚愛

比曾秀才見過出示字方欲治報茲承手筆從審冬暖尊候萬福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諭不忘揚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爲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墳山文字當携行它俟面道也

叔度已爲道來意曹子亦老成但渠欲求館以素不預事不能如其意耳辭去龍數得書郡事亦漸有緒矣

分手又已四十日以差入殿廬又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沈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倘徉當有佳趣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當綽綽有餘裕也

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氐皆在甲乙科既經乙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淪落世間事往往難盡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略此問訊它惟爲遠大業厚自葆毓

盛暑久不爲問政此傾鄉伏奉誨字欣審秋熱尚力尊候動止萬福某碌碌粗遣隨羣上下略無所裨補每自愧負然聲迹銷沈如稊米之在太倉漸不爲人指數或去或住皆可以自如也誨喻深悉所謂井渫蓋政指汲汲於濟世者玩味文象自可見其曰爲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知小才之謂哉所以未爲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與知命者殊科耳孔子請討見卻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春初之舉雖是尋常守故者自應惟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借曰無憾觀論語既說智及之上面更有所謂守所謂莅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也此話甚長何由握手講論要非紙上所能寫耳君舉去意已決但近頗有少曲折更須放緩兩三月乃可中前請也天民尫怯𤵸時作時止甚可念未相見間惟以時厚自愛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暄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沈迷書冊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懌辭氣正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驪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吕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公實繫輕重遺奏惓惓殊可念也陳應求尚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爲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卻少安韓丈再臨舊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既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回匆匆作此它祈厚爲道義護愛

近登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手字欣審冬令晏溫尊候萬福某碌碌竊食如昔無足云者里居爲況必甚適聞便欲爲陶朱公調度此固足少舒逆氣但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佇契愛之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羨之行在何時日

望經從相聚今既超然在利害之外雖甚欵曲
無復嫌忌非如前日場屋狹徑窘步也徐子義
去明日有人行詳以此紙問起居筆十枝偕往
宅惟為遠業自厚

前此幸得欵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
見殊歎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
後十餘日即為三衢之行往反近兩旬汪丈靜
閱之父論事益深穩綜練因知經歷信不可不
多也示諭藹然忠厚有以知別後進德之深微
指同巳欽佩第衰退之人惟當閉門反己著實
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
時吳益恭得半日欵語語間極稱葉尉宗之為
人尊兄同里閈亦知其詳否益恭亦甚以不得
一見為恨也此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
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
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去雖未相識每見
吾兄文字開闊軒豁者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
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略此上布宅祈厚為遠業
節抑

便介辱手字區區不勝感懌即日極暑伏惟孝
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曾仲躬為求祠
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為幸前書所
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弟小諒者或畏避太甚
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隅限太嚴而豪
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
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
槩以為近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
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薛士龍墓誌
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所甫
語也策問當俟詳讀人回甚速略此上布宅祈
節衣自愛

伏被手況及正則書信具審邇日視履之詳殊
以欣慰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
此遂真杜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尉宗所
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
未得即聽教記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
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
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
蟲魚讀箋注而兄橫飛直上古凌厲千載之表真

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姑留面言惟
早命駕爲望
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隱極以爲慰兩詞
興寄所屬固深感歎第不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
春光秋色耶某病勢只如舊都無增損近蒙朝廷記
識不忘使還故官廢病何由可動尋以實控告既得
請矣但文字猶未到爾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
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
留面布
舍弟蒙問念感甚渠近挈其婦往會寧矣今
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爲
纂近得君擧書云吾兒趙行狀出數處極當便中
告批示欲得知也
伏辱手況具審歸自來嘉川陸安隱極以爲慰正則
書及墓刻已收相聚計甚樂景元廓落自甚所長區
區所望於渠者政欲其變喪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而已腕弱不能作書因便幸爲達此意也陳益之留
意禮學甚善篤行之有安辦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梧
擊之梅雨後千萬見過爲十日款今年緣絶口不說
時文門前絶少人迹竹樹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
快論則石橋龍湫不必遠求也病體養壽雖已成沈
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
俟面究
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
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字藥物具聞近況之詳極以爲慰視事既久閩
延浸廣遠業必日昌林唯韜斂光芒而致詳朱墨細
碎之間慶曆嘉祐諸老由此其選也同甫居鄉無聊
甚可念手倦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
外其它皆如常時不須軫念
答項平甫
某往歲侍郎舅氏自荊南歸具道左右年鋒少而志
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
意今春聞分教山陰相距雖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
面爲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表情之所
敢當然詳味辭氣懇切質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
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繹必甚
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絅之義卑以自牧馴
致充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

莫時致聚否義庶不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日必有新益所謂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於自著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　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奚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答潘叔度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告賜詳論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汁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致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為累可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候兵報行李亟歸莫知其詳不勝憂疑亟呼轎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審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遽令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鉅痛何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父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斂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斂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官共讀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然穩當或有未安批喻可也（葬祭雖制不作書分講說喪事初無害）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温公書儀大畧皆善執看為佳）已祝仲益蘊則于先額叔及小舍弟共討論禮數矣（最是喪服可如式）不　張守甚惜年兄之去云元晦既以憂制不出而年兄又復以憂去信講學之日難得也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徇也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其間說[illegible]）

(墓誌九妙作何其實主於葬以類加作必規模以之也)葬儀見今講究若有日

煩穎叔一來面授尤佳即今止是當行朝夕奠別未

有可講者也夫子所謂人未有能自致者必也親喪

乎蓋天理人情之極不可有一毫可恨也子先引去

似未為失但始者不免惶於褊躁耳文字書冊當令

檢校適值此數日堂試無暇故爾當範後日當更整

頓蓋張守甚愛此書欲刊板也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家丈知遇之

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於年兄意極拳拳欲渠書甚

不難但更徐思義理之所安卻奉報也(所以欲思者蓋以未相識)

(故也)喪禮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論佛)

(經多)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細事哉叔昌亦當

(實)同講究(要須先識禮意)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

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壺範張丈甚

愛此書欲便刊板(恐後月半編集可畢)今所欠者最是楊龜山

三經義辨要切而嚴州偏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

附來為佳(易只依次序不編家人卦在首此乃張丈之意此說甚長也)近得劉賓

之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此間為恨此間亦以二公

及年兄不在此為恨也

葬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葬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

哭乃近世傳襲之誤非禮也數日來深思令人所謂

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蓋遇事望風以

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豈當反

己盡誠竭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也誠於此者

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未至之

明証也葬儀中鍾鼗之偶用絲亭亦不甚失本意變

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

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實有意

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區深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

廢墜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論今古之宜斟復

尤幸(諸史中議喪禮服制處皆當抄出)行實俟後月初大人歸發當

屏置餘事專為措思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

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見草當先錄呈有未

安處卻望一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迹也書丹事向嘗

托唐編則囚道曲折既而再三思之終覺未安(作銘在先)

(書丹其次恐以此覺發語難張守固無嫌但終覺未安自)蓋事親不當待外樂

得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聯勢慕權者不同然其

為待外一也年兄更試思之有疑卻以見報吉州有

劉德脩之者去歲從劉子澄游子澄以書相導來

此與學者一樣實甚可望又欲自此來朱元晦其志

殆未易量也喬德瞻爲學甚進讀書亦殊有味鞏流
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招令授句讀甚得人但錄示令
嗣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百字不爲少矣更須量其
力令有餘乃善其他如誦儀禮溫伊川諸書數項姑
爲減去汪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運非其人言不從而
去去就甚合義極爲之喜蓋又全得此一人非細事
也一月前有一士大夫經由此某因語次偶及年兄
專意正學乃憮然以爲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
以及之者恐可助省察警厲之功耳
其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略具前書矣
魏純夫教諸幼甚得人令嗣聯名於安叔位有妨試
當更易款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
行狀中有小小未當却無害蓋非傳後之書也年兄
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意然後及
所懷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廼翟倅間中病
於蘭溪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
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謹事
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廼
緣編壼範及士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
生課程也壼範張守小女皆誦旦夕當據已刊者印

數十板去恐令女令嗣亦要誦也葬地恐不可緩但
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
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略去拘忌乃易就耳
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專
言在我之義耳張丈讀來書甚喜有悚然加敬之語
但云恐有做工夫迫切之病答書中必自及之也劉
溫州素不長於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
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爲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
但欲托名德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却見報不
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　盡所
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
味常人於事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爲之必有
怨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忠者委曲愛惜若已微殊之者但其心不快而
已無跡見於外也叔昌必同做工夫於哀敬中體察本心最
爲親切
其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
再討論屏置他事竭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
丈葬魏公亦嘗講究昨夜同領叔到郡中商議頗似
稍當其制作瑣細曲折皆已口授領叔矣如更有未詳講
禮本事者幾即當但須不雜以俗禮異教乃善親族間

有未以為然者政當盡誠感動曉喻之不可傷恩亦
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以
為憂賢今載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
某從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載不敢不盡
拙誠但人習熟見聞之久未孚未諭者甚衆更看向
日知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廼知前此非進言之難
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即今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
群陰峥嶸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錄畢無害自
餘並俟後便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還
某官次粗遣但以補試在近以間即鎖宿冗甚所欲
言者皆不暇及所諭與此間所慮政同方且圖之也
陳君舉相聚甚款家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政
未易量也
某官次粗遣近日思得內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
齬即內有窒礙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學校間
事所以有一二中變者止是初到擾法宿假必令發
曆日到諸齋教導〔皆令中所載〕既而僚案皆大不安若不
小為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立同異而去又似
輕發故令宿假但呈簿〔於曆必先與鼓以為猶未所以欲留皆要知〕
〔說生出入之疏數而已今止呈簿所以內無不進〕諸齋教導亦時復一往緣
此人情甚安卻可以徐徐少致漸摩勸迪之功也或
未中理更望指教襄奉在近辦集想極良勞誌銘緣
張丈部中兼曹頗多前日致齋方能下筆其間有一
兩字改處皆是後來再訂正者也增琴瑟笄竿及下
帳上服皆不愆禮意可無疑也持養察識工夫政當
並進此外更須以友輔仁德銳仲蕃頑叔諸公既有
意於此共相琢磨乃善此間士人亦有十數欲向學
者八月稍涼已與張丈約共為夜課蓋日月殊易失
耳
某館下粗遣但日以無補為愧對期尚在春夏之交
人事多端政恐或未必能待耳看書冊亦無全功雖
如子充士龍亦十數日乃一相見也比來諸友講論
當日有益每得來書書辭皆有歉然不自安之意學
者誠不可自足又不可恐懼太過大抵五六人群聚
其間必有一人身任此事以必到自期則衆人亦待
以自彊此政年兄之責君又自恐懼疑惑亦不敢自
保之意則衆將謂情哉亦終於解弛而已矣如年兄
專勤篤信同志中皆莫及地步固已其近今當用功
者通其蔽矯其偏充其力詳處其亂斷截其牽制
而已政當磨厲分登層劉而有退一保之形也君舉錫

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為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畧
有志隨分量便得力文潛近後甚能挺之為學錄方
三日而遭憂歸聞亦可惜也
其居此粗遣但深無補之愧近日士大夫請去者卒
艱難如丁子章前月七八次往請而不可惟當循其
得為他非所擇也士龍方此講論又將遣往淮上招
集流移自此益索寞矣家兄旦夕當招來欵語白令
去禪制尚有四五月喪禮早令以次第為佳吊慰喪
家以親戚恐可往外人則不可也若祥祭後居禪制
時則雖外人亦須往禪本奈名非服制也
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其官墓誌便當從頭直
開誌文而名銜則列於銘後乃為得體銘當低於誌一行四句每
句空數字撰書題銜名銜又當低於銘異時刋成龔丈處當專遣人送
墨本五月對劉錄去不必示他人　上反覆顧問酬酢
領畧既詳且款凡所欲言者皆得展盡語甚多不暇
寫去推對劉意可見也張丈所對亦甚款每與張丈說　上高
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啓沃淑灌事安有不
回之理所恨此氣脉不復接續耳張丈門庭甚靜千
請皆截斷東閣固知敬但在高位者往往日聽逢迎
可喜之論故本分説話未必能深領耳然可以彌縫

正道者固不可為此而不致思區處利用大作固當
以此相儆來諭韓趙二公乃本有善質或賢有此志而無其學者亦與此不同即令善
類甚孤群陰崢嶸容雲之氛甚可懼近日子充留此
於正道甚有助此外確然向善者惟芮丈而止耳自
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為也上書得
進此門既啓誠可慮滕内翰蕫已領竊意服制中餽
人恐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為佳
某入山已二月即還適金柱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勢
須且為旬日留也小留城中經理荒政甚善大抵為
學政不須求之事外或未可動不必作意昨日得汪
丈書長沙猶未得全安之問甚念之也叔昌欲來山
間甚善通鑑課不欲久輟見所詠者并以後兩三冊
或令叔昌携來為佳叔昌未來則遣一人送至此可
也某還城之期當在一月後他俟面盡
某度更須在金柱坐一兩旬蓋耳目清淨林泉幽邃
士人亦少不過劉甥之輩在三數里内者带来人外
共只有三四人也叔昌欲與江必東偕來甚善朱丈
人已遣張丈得復常之問甚可喜疼病之來要非一
端數千里外難預料也然日用飲食間工夫政當細
密取信於人猶是外事耳因思鄰戒之忌甚佛此也

某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窻明几淨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原父貢父陸纂例微旨孫發微皆當參看然向時屢嘗說病後且宜靜養考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通鑑久後唐後晉紀兩冊諸子久韓非子上冊今汪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爲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仙侯面盡見仲間並致意

某以五月半後同朱丈出關下旬至鵝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決可到衢也過來日用間況味復何似審觀來示似猶有追隘氣象更放令寬平潤澤爲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爲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以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某旬日以來編詩少曾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爲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大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丈軒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善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俟面盡此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

所苦聞已復稍安甚可喜然要須長養和平勿再觸動爲佳如此間目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關懷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請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士溺於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

李壽翁改婺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婺人有休息之望矣

得手字雖以向安爲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下專意恬養常令胸次欣欣如春木之向榮則血氣不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壯健者猶不能勝況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護可爲寒心也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爲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今幸向安切須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聞九哥亦嘗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却須安健叔源墳所事已了否孺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爲學根本妨廢讀書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別得輕重分明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整頓無少暇然如編詩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某官次粗遣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
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尚在八月飽食喧衆
良愧負耳聞氣體已復常須常養質次令寬平和裕
爲善蓋不宜毎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爲衆端所擊而
趣召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景望入學舊觀淺遠若
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
但艱得缺耳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
亦不爲無益也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聞舊疾又嘗小發莫已平
復否寬心乃止疾之本天宇問何所不有無爲強自
苦也某自入夏來每至日落乃出館終日蕭然事外
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向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
以此頗覺頑健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
惰媮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某官次粗遣汨没廢日每以自懼對班尚在來夏尚
是時猶未罷斥則當致惓惓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
往從來雖於私計爲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來
來頗道德膽甚進極爲之喜蓋爲學要是學於近者
乃可一書告付之或已歸番陽遠遣往來論復求病
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
甚訝悉今有藥未服而更求方捷此只頭即是病源更
不須它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如此爲學當真
知所止前書所言乃暫時意思非究竟法也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
然想亦不出後月也齋中想時來檢校大抵羣居以
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它事況於規
矩乎□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諭之

謁守倅畢即交割人事擾擾須更數日乃定學舍無
某於鄭教授甚練事款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
職外不敢立異也廨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爲
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趣程也馬同年尚未曾款語
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自靜但先入已堅政恐難挽
耳張守聞已爲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銳課程望
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勉其卓然自立爲佳

某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
語董灑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游
從道之夭甚可傷慰書并祭文同往錢八百五十足可用旂孺子故
事雖甚難行未之莫其詳具別紙煩老兄親爲致奠少見同舍之義
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某官次粗安凡張守眷顧甚洽所喜聞學亟正而又虛心從

善善類中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適同朝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於形迹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如齋牓請書兩教官驗示、

其官次粗遣學校間事已詳見叔度書中矣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雖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來喻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某官次粗安對班只在下旬區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闇誠薄不能為損益耳去就久速過是亦可略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牢落之中不為無助但却是四明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叔玠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為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沮撓則為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答潘叔昌

所諭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乎帖的確乃是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鉉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毋惜常扣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間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溺志宴安日復一日其終異於常人者無幾蓋常三歎於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答聶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確旬月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為恨前此辭及博議亦與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若或誦習其說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徧語之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則隨其觀者分量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他敝也它惟力學自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為學工夫無窮而　來日月虛度為可惜耳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踐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

某憂苦後即以書往求祠此段去就本不待決蓋非疑似可論者也月初切早入城比得張丈書云有曲折託吾友面達欲早知耳處鄉閭親戚間更須子細點檢此家親切工夫也

王子正自湖州來秋涼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來乃佳蓋目下書院士人多歸欲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人多却難得工夫也

某官次粗安學校間事亦稍稍拈堵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也

家幹如是不得不為者自當安心入細謹確料理不必有避免羈絆之撓此却是不止其所如是日生常事非斷然撥置亦卒無了期兩端蓋在自斟酌耳

近來相聚諸人比舊却漸著實吾友有暇早來為善瞬中日月亦易失也

德脩時復往還否天資美甚更彼此實相琢磨尤善

補試得失本自相對想必有以處此兩日來獨甚念錢幾叔憂其必欲得職致疾耳中秋後天氣涼可以出是時來書見過為望

與邢邦用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共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比來為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葬悲愴疲薾殊無聊賴料葬事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之勢如此可懼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忽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欄登兩境送大人之歸強擔方半月侍旁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一二數輩耳累求祠未報而有召試之命

心復甲前請假得如志得以一意休假爲學便佳多
矣
恭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慘悴殊不能堪耳邦
傑已逐襄事深爲之痛惻志操如此不謂其夭折也
荊兒孫幼其何以爲懷然似聞體候亦嘗失調護切
告寬加自愛春暖能乘興見過否與朋友講論固可
解憂而丟家鄕遠凡百清簡亦深有助於攝養也汪
夫弃世珍彝之悲善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
於萬一年多後乃能還舍它祈以時爲遠業厚愛

與內弟曾德寬

小三六五七四弟得書欣聞侍履勝常兼聞皆在官
所今皆會聚隱下此學無涯讀書尤未見定序其今
年讀書方似漸見蹊徑方欲再溫五經諸史以次再
討論一番況如吾弟妙年無事尤宜應長處自也
小三弟欲習宏詞此亦無害今去試尚遠且讀秦漢
韓柳歐曾文字四六且看汪王東坡集以養根本也總類並是
時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向所送筆甚可使
拙於作字佳者政無用若賤而易得者
嘗求爲佳它惟以時自愛某啓上
一弟七四弟並收書並閱讀

還勝可樂免於事役而就閒暇讀書亦當有
味也每思往年相聚時爲學無自未有工夫而世事
多未嘗歷所講論者多未當理五六年來方似漸知
蹊徑今欲復款曲商搉而不可得徒慨然也大凡人
資質各有利鈍規摹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
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故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謂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與親[illegible]友間不敢不用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之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徇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貪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
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
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小三弟所說讀書
件數太多今當只看一經一史爲常課而以詩文之
類爲餘課乃是耳相見之日尚遠故縷縷以代面言
它惟力學自愛

與戴在伯

某到官垂兩月矣其初殊有齟齬處近日稍稍按習
大抵坐嘯常時從容臨事常覺迫切過知學問工夫
無窮當益思所未至也吾友初官又非比比切須柔
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長所命非甚害義皆當曲

從然先須委曲幾諫必不得已然後斟酌曲從也繼
之頗是也上官招飯則不可苟旬假要之但守非旬假不
作會則於世俗稍通也某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號
東百官宅政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行期某已定
日否它惟力學自愛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豪
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庚寅

與學者及諸弟

諸友來收書知比來為況安適某官次粗遣它無足
言者仲益送到閱竅錄已收課程只須如此中庸且
專看龜山解為佳純夫只就侍旁閑會甚得策欲求
繁究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與暇二字蓋整則
暇矣穎叔在下塘良便道日玩繹何書學問以致知
為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叔度兄弟變禮更與講
論有疑即報來元晦所幹若華早趣裝為善少望臨
安之行在何時經由毋惜為數日留張守引進士子
學藝不倦又此間諸公間學者亦多孫守館客吳璽
晦叔向與張守同師胡先生不從事科舉已二十年
議論操履甚正相與亦甚有益也子先所問已見叔
度書中來嚴陵受葬儀本無嫌疑亦叔度兄弟豈世
俗富家比況來此間又非住宅處也先須遣人往
張伯安處取向日葬儀携來參酌為善儀禮疏旬日
間有便先寄來此間無借處也天錫辭朱氏館事而
後入政當如此今莫已有定所否今歲曾作文字因
便寄一二篇然為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工夫乃得力
城中如叔度叔昌兄弟及穎叔德恭子先仲益季益
諸人皆可往還也天錫如見葉秀實為致意近日讀
書不輟否有近作亦可寄數篇來今因人回略此為
問它惟力學自愛

學舍亦漸就緒上人皆欣然為學向來舊弊亦已革去
十之六正官亦極相亮也蓋自到與之皆不曾別立規
矩及有所改更但因入未歸以身率之耳

官次稍安學校事亦漸定其間小節目亦稍變而通
之使人情相安然後徐徐勸誘恐卻易入也所疑各
已批去講貫學者多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
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

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敢自蓋但微言湮與世故崢嶸
愈覺工夫無窮蓋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
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
多其人在上在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

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炙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只
聞諸友皆實有意於此所以不勝莊喜非獨私為異
時有肄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致思也
顥叔所論謝語甚當凡做工夫皆宜精思深體不可
略認得而遂止也德銳所問已批去大抵為學思索
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縱、季所問第則專心
致志久、自然須漸有趣向也叔源所苦已無事否
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即當求檄送往也仲
益德本會閒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隣若講學實

四十七

有次第自然衆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別幅所論向來工夫如所謂毫釐或差而反為講之
病所謂向之多泛於此乎息而領略之病始生此非
身親足歷用工之實則不能知殊用敬服但論天尊
地卑之義謂明乎是則復無可復而隨不失其宜頗
似傷快此兩句雖在類乎分上猶未易言之蓋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升一言可斷若
看得渾博親切則始知工夫之益無窮仁者其言也
訒良以此也順以循序乃体其全剝而為之雁或不
偏此四語工夫甚正易所謂序者正當精察耳

此句有病亦未句應可只作小似大快耳 洙泗言仁語語皆指學者玩味工
夫自不偏但易傳精深穩密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
可不朝夕諷閱也長沙張太常得書知見其進甚知
難求欽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朱丈還其于在此
從學音問常相聞此輩亦殊精切也叔獻仲宙若有
請風化文字亦無不穩處但當急須寧以字頗未與
易之為佳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覺
而有開此兩語殊有味大抵聞範一書須常置几案
時時觀省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

四十八

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
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而聽之者心
諭慮移而無扞格見邪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
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
力若有窒礙躓蹶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拂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
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者非棄事也但見之而 一超是寢飢食渴
飲終□而未嘗爲此人 而□□平和豫

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並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苛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者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大抵房族間事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令大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已正而忽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自之義此必盡言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爲親切

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須令胸次開廓舒泰爲佳

李仁甫以仲信上舍作策題問賢良爲言者併論遂皆去國此老蕭散平坦足爲朝列之重驟失此人甚覺蕭索累日廢食爲之無味也

屋已下手甚善規模須常令戢斂屋作三廒極善蓋婢僕省得相涉則省得閑事極多而因省心常通也此間雖無憂責但日覺無意味又非五六月間比極欲生事粗有條理耳

到此年餘凡帋上課冊長進甚多只是非帋上可寫之課冊長進者少如事親從兄處家處衆皆非帋上所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點檢以求長進門路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耳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爲學有意鄉者多爲儕輩笑侮往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則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分爲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

比來諸況如何免對既得以許向所取吉州三十白當亟往止之不惟虛勞人往反益漸治動爲人觀瞻不可不審也張守議論平正廉緒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相識黃其詳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宜會裁節用度元官罷出辦上州治中量無從藝自而已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經治胥吏之欺罔者皆人三都吏杖決之而恕其

不及大抵不隨一偏蓋皆為學之力也已入奏為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甚寬亦非細事俞部家書

謝陳丞相

恭惟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閎略遠猷闕濟寰宇精忠上達澤下流方將正元氣以格君心定國論以一民聽大本既立萬目自張厭惟善類之所期是亦輿人之所共屬

某蕞爾之蹤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游坏冶之中涵泳泰和為日久矣具瞻之地禮絕百僚分有常尊賤不可瀆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姓名無繇自達於典籤者曠宇碩量細大并容草芥之微當在原貸

成均員缺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孱陋怵然內顧業荒學落且無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問遠邇推拔十得五之義故錄頑鈍猶在甄獎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犬馬蛇雀道謏不情之言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者也惟當博視師友砥礪講習使不辱厭官無為化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與虞丞相

恭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

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心群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僕閑暇遠猷固將次第而舉謹傾耳以俟

某晚學謏聞自侍几舄即蒙眄睞眷獎之厚史觀清華俾參末屬政罷暇豫時接緒言內視疎蕪莫知所以仰稱若玆焉考崇政秩祇拜命書竊惟僥幸之極治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酬知遇之萬一惓惓此心尚祈孚察

某瑣微之跡自託鑪錘身非己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必然私義迫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布之某親年浸高而諸弟皆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茲冒昧遠歸百緒皆未有條理尤重輕去膝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慨懇之誠在所憫察儻蒙畀以祠祿以爲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温習舊學二三年間稍稍就緒自當袖書冕旒求備大廈一木之用悃愊披露惟乎其實而憐其情不勝幸願

與梁參政

共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猷政路歷年彌縫輔贊固上格君心而下孚群聽矣培養元氣統盟公道實衆正所共期於門下者仰恃眷知敢以此獻

某屢布誠悃冒瀆崇聽某樸拙魯鈍無所取材親年浸高諸弟皆未習事左右就養不可遠膝下前此控白雖蒙再三之誨非不欲仰體愛存之意一聽坯冶然內揆私計勢不容已而其間又有非筆墨所能盡者仰惟高明必能洞悉敢望始終覆護畀以祠祿俾爲甘旨之奉暇日當尋繹故業澡滌矯揉異時粗有毫分進益當惟所使令何敢自擇謹俯伏以俟矜惻

與趙丞相

比控悃愊仰瀆化鈞退惟僭瀆方俯伏以俟訶譴丞相始則記識不忘意其尚可裁飾起之於病廢之中及在疚哀覺不能拜命則又惻然憫其困窮憂之餉稍俾得以就祿以蘇窮病矜憐拊養之賜至深至厚不可稱量頑以爾然病軀僅息如髮縷數年之近亦無由興疾自致涸轍窮途垂之釣再三開播稍不能抗命之奇窮亦云極矣祠祿雖薄于此歲成月得數斛粟在困厄中殊有所濟若蒙矜憐而曲從之幸也大者也力疾布𠕋不勝惓惓

與王樞使

某哀病淹痼分甘棄捐樞使睠顧不忘卑之淹踐朝

列而筋力已憊不能勉强以承下風借易布誠朝夕愧懼某官念其鉛槧之舊哀其衰疾之餘賜以便安使參帥幙自非隆遇有加委曲全就何以及此區區謝誠豈筆舌所能概見引領鈞閤神爽飛馳某自惟一介公微游煩除書之下相公所以記存者厚矣發趣相去不遠而又職優俸厚可以養痾使自為謀豈復有過於此苟稍可支吾拜命豈敢後淵朝廷實以病體支離日甚醫藥杜門里巷雖已弃見歲病而未敢少有衛冒且親故相遇可以評量服食之所宜今舍鄉閭而去其間不能自如者蓋非一端雖大府實係初無吏責然血氣之衰殘必不能跋涉道路動履之蹇緩必不能勝任衣冠苟或將護稍失常時則疾勢必致增益至此然後扶曳復歸將益勵大君子之仁心矣若蒙察其懷欵之情恕其再三之瀆曲賜矜念俾畀以宮觀差遣則可以專意休養從其所安庶幾數年之間或可小痊則自今以往皆受賜之日也冒瀆威尊下情伏無任俟命之至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鑪錘之賜共聞既登几格茲焉茲奉堂帖首在召試之列宿心往念叨參給劄本待名

牓第一流罕客槧人詠訓敍美或濡筆削牘終身而不能覩如其者鄙樸椎鈍絕意清貴雖蒙睠獎顧憐不在人後所以升於從饰固陋上瀆大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仰累權衡之明孰若安分守常毋為牆仞之辱區區惟堅微志闔稱深知豈謂某官度越畯軌俎豆英游拔之於冗散衰廢之中收之於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闌而常賜記存不啻培孕之近雖旁無俠助而獨被尉薦不待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閱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舌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為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一披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視年寖高冒昧遠歸所當調度經理者百未有緒浸久膝下未可違離鄉者要深留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庠序踈野寡略寄貲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寵護全度之其抵譴何已不還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閒曠一意為學淬礪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苟昧於自量輒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情扶持政恐徒費

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黜陟柄出於上非爲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惟命之承格以公義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言者竊嘗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殖栽培弱者必養之使至於強虛者必養之使至於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間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儻並矜憐賦以祠祿以便其私養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衆聽稍孚而俾預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冶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況學省之召試恩典超踰輩流所罕而無厭叢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膈洞照內外所悉而無懷情不盡之罪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瀆威嚴其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讀易紀聞

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乾兢惕始能无咎且就學者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衆人之上則忌疾者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爲本離得流俗而名出流俗之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流俗自不敢忌疾亦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爲九四其躁不或躍在淵矣蓋九四已出下體之外有如學者渾出流俗之外與流俗不相關無緣忌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顧所處所宜也

乾九三易傳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讀者多謂聖人無待於戒只爲教衆人故設教若如此看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作兩段大失易傳之意蓋易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戒則無以爲教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儒教之教非教人之教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乾首出庶物爲天爲父爲君無非爲首安在其无首邪蓋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爲首實未嘗爲首也老子竊窺无

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
先迹雖不爲首心實求爲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
私邪正之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
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
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
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
無端故無息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體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爲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
之孰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

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
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
疏通者雖能趣辨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
惟貞固者爲能幹事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進德脩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
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爲安
決無進益之理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
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
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爲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
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
天下治也

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
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
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
日乾乾者蓋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
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
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遽至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元首天叙有典
天秩有禮本未嘗爲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
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爲首
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

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自常情論之豈後更待學
問而脩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者蓋健而無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爲足不
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
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
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
在前而我隨之並無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
先天如何謂之後天
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
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
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無疆而
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
乾之元首坤之先迷足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
上人也
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
皆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
惡念初生便須剪除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
只爲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
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illegible]從王事而能無成有
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
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
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
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
善便無安著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
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
溢都不須閑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
無一條縫始得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無定所
坤以下爲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
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攢則蠅集醯酸則蚋聚若
胷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胷中無容著惡處惡
自然不積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斷不可順他
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
必至於沉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

見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
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
作兩事看所以獨擅賢人隱者蓋剝人時自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見者獨賢人而已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
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理廢絕
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遽行爲須廣求有
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
初九盤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
銳於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
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驟進此正
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
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
之時盤桓不進遂以爲甘心退縮無志於行正道
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乃在於行正道也
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爲助
當時其剛陽之資下居陰之下豈能得民乎

立主盟四遠有求以屬導之君若抗顏自
尊不肯降意以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
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於求鹿不待
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於林莽此輕動之咎也
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
而遽舍之止於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
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爲然其才陰
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
自知不足下親暱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
事則吉無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則之一
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
明者能之乎
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
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
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
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

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
下得一服藥是當時無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
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
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
然後可發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
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
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從容與
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
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
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
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
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
一故從以全體告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
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
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
[illegible]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識
[illegible]乎要之而[illegible]

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illegible]入[illegible]
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山下出泉蒙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
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爲江爲海無所不可若已
有所之則必難回矣
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
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
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之
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
蒙之六三爲教者設戒也蒙之六四爲學者設戒也
發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六三之陰柔偏闇正
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陰所歸捨其正
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
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
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
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
後可以變弱爲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絕
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
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
學者乎

以剛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也
至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貴無所有將何
所需乎
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
虞
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而
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
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翔藥之託昏
貞之逃者大異
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
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
象則曰敬愼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臣天下之事若
能泛曲停待終是少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既入
於穴自處本位而下之三陽剛躁上進不速而來
欲奪其位而據之此人情所甚不平也然上之地
位雖正而才質甚弱苟悖其理之直而忘其力之
不足與之紛競則必反爲三陽所奪矣若能量力
審勢恕人之所不能忍致敬盡禮以待之則三陽
雖暴猾何所施邪此所以終吉也
衆人之言訟以勝爲吉易之言訟以中爲吉不中則
雖勝亦凶也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尋常人爭訟所以拖
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爲恥於小不勝故不肯
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
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
待辨訟而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
己也故無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爲上所
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託擅以爲己功
此所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幕爲郡守所委任遂
忘自身元是簿尉遇事專輒偃然以成功自居豈
不招忌疾而致禍敗乎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强之
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
尊而不敢更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
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爲訟者也左右

前後皆無可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爲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齧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齧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爭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寢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爲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爲他人所褫則一褫便無可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蓋其資愧懷恥視鞶帶如縲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爻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爲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至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己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師出以律否臧凶而曰臧亦凶弟子輿尸不貞曰凶而曰貞亦凶彼其所以致敗喪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致敗役師禪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孔臧

何律之拘吾心尚正何師之稟此所以弛紀綱事

而至於凶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爲之戒焉

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必當親於君也

原筮元永貞無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無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illegible]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illegible]

要識之[illegible]正本末皆得[illegible]

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與應而比初耳所爲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故與君子相處亦如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爲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無終凶而曰無首凶何也見其無終則知其必無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爲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

己丑課程

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着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闕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九兩之序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中於五而亢於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是謂健而無息乎蓋乾至於上而極有極則有息無極則無息

剛柔相濟爲中 程氏用九傳

舍長子邯鄲而即晉陽襄子亦知所避就矣然厚長子之城實邯鄲之廩者果誰歟吾惜其不移臨難之智於無難之日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必於進者咎可知

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乗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焉是疾也子[illegible]淺而子方深治疾者孰治之哉

吳起歷奔魏吳三國而皆逢尤焉國雖三而起則一也

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 程氏易傳

或躍在淵自試也程氏傳曰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程氏傳曰正位乎上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無首處

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程氏傳

君子以成德爲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

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無失則無得

憂悔吝者存乎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豪髮不相似則已違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

覩子思之言苟變然後知君子之易事

孝公令於秦衛鞅應於衛而為治者患無其意而已
決必有遇若非勇決安能有所遇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先以五味五穀始繼以五
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　觀其　而
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　其　然後藥之養
之食之昔之善教人者亦然
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
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
搖權折而自盡者豈知此哉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
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
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蘇
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
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
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
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鄭氏
注貨言受藏賄言受用又雜　貨賄皆至文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則謂人王雖竭天
下以自奉不為過者其學蓋未嘗出周官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
關市之賦而已
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推此古之相權
可知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劉氏稍深則
侵膚
儀秦跡不蹈已非才也其跡不容復蹈也
周公之誥康叔既誥以祗適乃文考又誥以敷求殷
先哲王又誥以不遠惟商耇成人是亦足矣尚復
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彼學一先生之
言暖暖姝姝自以為足者是何哉
易傳雲上於天有需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
需為飲食之道
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用常無咎未失常也易傳曰
惟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在外而

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 無所須則無爭
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
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
歟
畢公挪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
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諫勉飭
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敢以耆艾廢也
樂毅伐齊 云云 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
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 推此言則昨之伐者豈其然乎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未嘗以政教為兩
事也
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
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名正擇事

覩頑人之詩然後知心有所移則世所謂紛華盛麗
舉不見況道乎
許歷之諫趙奢之聽可以例洙泗師弟子荅問 之際是則
殺身權明表 從容師
師氏孝德以知逆惡 内死則不知痛
變風極言淫亂所以發人羞惡之心
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 相入
有孚盈缶 滿腹皆誠
小畜傳小則聚矣 心散則道不聚
月出之詩刺好色也一章之終曰勞心悄兮二章之
終曰勞心慅兮三章之終曰勞心慘兮吾是以知
可欲之謂善
澤陂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此夫子所以有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之戒
小畜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易傳
云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
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 過剛則
凶 哉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司關
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 周公之憂懼在

以也
形弓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彼印刓而不忍予者是獨
何哉
泰小往大來 難囷者觀物不觀事
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曾子吾今乃知免
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
否則上下交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
健順
兩無正序
角人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徵
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益占之賦民令隨其所產
以當其賦視其世以幾為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
理也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皆利者也
令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令乃不戒以孚
蓋為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
其可迫之已甚歟 易隨時取義雖內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
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
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無有不善所
以包羞邪濫至可羞而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
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丗婦每宮卿二人下士四人中士八人
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
利貞也一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致廣大而盡精微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
爻深見小人之情狀 然以象見小人之情狀者豈夠距揣摩而得之哉
有无妄然後可畜 前了義心莫善於誠之語未瑩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天府掌藏寶鎮而官府鄉州鄙之治中與賢能之書
與民數穀數皆藏於此則聖人之所寶可見
火在天上大有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
大有 是有也皆未嘗無將不見而已
大有九五易而无備傳
蒙雜而著雜者蒙雜亂是理瞭然已著
穰侯為范雎所擠范雎為蔡澤所擠其事政類然穰
侯使范雎避匿范雎密蔡澤倨見此其得禍之輕
重歟 是故擠排者更大於傳聞禍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 雖一介不以與人然接世酬酢要當時斟酌之又不可失初意

冢人掌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放者難收狹者易廣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 迂恐非

圜丘方丘宗廟之樂無商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平居也喪事不敢不勉不

為酒困過纘也

冉子違命而多與子華粟門人違命而厚葬顏淵彼

其所以敢違夫子之命者蓋自謂過於厚也意者

未聞過猶不及之論歟

豳詩豳雅豳頌 豳頌恐迂

豫利建侯行師 息之萌蘖自生

豫六四揚敵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

魏安釐王問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 以非孔氏家夫

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

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

之義而非直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焉可久

邪

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無轉杌

之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 失即得也

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 中不

言豈能隨善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蠱傳蠱乃有事也 天下本無事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往則有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猶繼以厲終吉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沮溺之志不可則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如此方不驕倍方能保身

臨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初咸於四也而志行正二咸於五者而曰未順命

則下之事上可知矣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 外求不若內求

王功國功治功之辨

觀有孚顒若白猶時子不運而屢化

易傳見天地之神體神道而設教非見則莫能體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闚觀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在今學者已不易得而夫子言亦可醜蓋望人之意深待人之意學

六三觀我生進退三居上下之交政是用力斟酌處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就小過惡中防善於此要之無益

噬嗑傳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物之未合一間亦間也觀何之勤其噬嗑之用乎

噬嗑而身未噬嗑而欲自身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日疊是屨卯禁之

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讖不壽雖告矣益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三

讀書雜記二

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illegible]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illegible]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榮悴戚休尚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者況用嘗觀于冢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邪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已為一體前和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為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盡內諸我之未近不當輕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敢因諸君問津云爾

學問之要家貴能定一 非晚學所敢折衷嘗試

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
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
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
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嚬蹙慘怛中
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乎舉世不
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
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扁和緩
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苛癢之所在是知非
自外至也醫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
人無聖愚未懼則爲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
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其恬
漫不知懼自今以始盍謁醫於是書一鍼一石其痛
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豈他人所能預哉

元年

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
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
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
之也彼竊意因舊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然後
見聖人之功於是謂一爲元之論出焉抑不知天地
之間名數聲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舉
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知其所始者自夫子
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
見於一字之間奚必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舊則周之名亦舊命新則
周之名亦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盍以是觀之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
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
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
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
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矣春秋之時
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昏亂瞀惑夫子不得已而
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
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
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
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
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不書即位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也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若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關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繼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爲子爲臣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己有爵非己有國非己有三綱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寓目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書無書削之可也何爲有書者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法也我既已明其義於上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之輕重皆有差等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取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邪則王命廢矣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殽甚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孫邇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撫莫測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篡弒鋒出之雖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儆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兄弟天倫也管叔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

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正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翦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儁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兄弟干戈相尋人倫之大惡國家之大辱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彛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昔臯陶爲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爲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爲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棄天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舜臯陶所與共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賻賵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内不書名微者也外不書名微者也以微者而專兩國之盟春秋書之豈幾其輕盟誓之重乎曰盟非盛世之事也誠意不孚假牲血引禍福以相要刧其交際亦既薄矣輕盟誓者固不足論重盟誓者亦豈聖人之所取乎聖人所以筆魯宋微者之盟於春秋非惡其輕盟誓之重乃憫其習盟詛以爲常也君與君盟卿與卿盟則猶謹之難之未遽以爲常事今魯宋盟詛成俗習貫玩熟微者亦得上之殆以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也以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是泯泯棼

者皆失其本心也取以表而出之所以[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凡春秋書來不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
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
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爲周卿士親見王綱頹廢不能
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
之也昔召伯亦嘗爲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
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
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
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
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
愛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
公子益師卒
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益師之卒載於魯
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
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
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
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
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
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illegible]所以謹書

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私職故特書公子
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衝折腹心慘傷隱然
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
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夫者人之
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
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
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
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
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禹服周畿甸荒裔夷遐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
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氈毳
異類始錯居於中國疆土相入蹄踵相交牽臚相望
習熟見聞浸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爲禮義之邦
尚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宅岌
岌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
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爲
公而彼爲戎還人心於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
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小大之論君子不用之於強弱之間而用之於善惡之際莒之與向微乎微者也塡然而鼓勃然而鬪自諸夏視之若蚊蝱之過前曾何足以煩聖人之筆哉然春秋表而出之置於諸國交兵之首非固爲叢脞而敗謹嚴之體也蓋以勢而論則莒向之事誠小以理而論則擅興之罪實大天下有王侯甸男衛地形犬牙錯坐視可乘之利而不敢動是豈畏河山之阻而憚金湯之險哉蓋必有大可畏者而奪其情也今莒之於向一有違言遽敢興師入其國都則是畏心已蕩然無復存矣莒向之事固不足言畏心一亡大防巨限弛壞蕩覆亦何所不至哉春秋書之所以遏天下之畏心其旨深矣以強弱爲小大非知筆削之旨者也

無駭帥師入極

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敵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所戒於不遷怒者夫豈止怒甲而遷乙哉雖怒所當怒於其怒之節有毫髮之踰皆遷怒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志惠公之無敵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志隱公之爲次正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之者非其道也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志惠公未有予桓之命奉之者乃在於隱公既立之後也文約志明蓋如此穀梁子之論允矣等之左氏未免於辭費也穀梁子謂惠公既勝其邪心而與隱則不然十一年載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是惠公之世隱未嘗爲太子也

隱公元年書非公命者三郎之城則擅興大衆焉翼之盟則私交鄰國焉至於新作南門抑又甚矣威令至不行於墻屏之間尚何以爲君蓋不正其位體輕權奪無以檢御其下也故君子大居正

武姜以寤生而惡莊公以少子而愛叔段此婦人女子之情不可以理詰者也爲段請制莊公既以險辭之矣懷不能已復欲請京京亦耦國之大都也幹母之蠱不可專委曲調護勞而不怨庶乎有以慰母心也乃不復撥議亟使居之其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禦之彌縫尚有餘怒當時母子之間可知矣城潁之難履霜堅冰之萌其見於斯

潁考叔聞莊公之悔而有獻焉及其悔之新欲引之於當道於斯時也無以發之俄而消沮退失者多矣戒誓而隧則非易直之體學之病也

隱公之世王章猶有存者虢鄭爭政而莊公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爲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胡陳請覲則猶以王覲爲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郕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敝猶未遠也魯鄭易田之議閱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敢擅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於滅國也泰山之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蓋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隊失日銷月鑠歷五十載可見者猶若是況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責平王之無志也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父兄國人所共悉也文侯沒而晉衰矣然覇國之餘業故家遺俗未改苟同其憂而除其偪王室豈無所憑藉鄭莊固不逮父祖其智略猶足倚也平桓以來於是二國奪其政焉取其田焉

助其蟊賊而伐其本根焉其柄以下占乃將亡之號而
有寵者乃方亂之陳也以其所予奪親疎者觀之王
靈不競抑有由矣周公告成王曰汝其敬識百辟享
亦識其有不享此馭世之大柄也萬國並列苟無以
識別其向背臧否之實屏衛者安得不退志跋扈者
安得不動心乎是故左晉鄭而右虢陳周之所以不
能保其天下也擯高國而崇陳氏齊之所以不能保
國也遠杜洩而邇豎牛叔孫氏之所以不能保其家也
晉楚齊秦並爲大國春秋之初晉判爲二骨肉相攻
秦始得雍方自封殖皆未遑外事楚雖浸盛近
其四旁申息之屬嘉好征伐猶見於傳則其患亦未
迫也獨齊僖國家閒暇力最有餘瓦屋之盟駸駸乎
有糾合要盟之意人或謂之小伯鄭地雖褊莊公權
譎於輩流爲小出其會盟侵伐每與齊相首尾故天
下之勢頗向於齊鄭然二君者規摹隘無經世之
大略假王室以號令已非正道又不能因事以久其
權定會位成宋亂逆順之理義利之辨憒而不察至
於相率朝紀爲穿窬盜竊之計其步武益促矣識量
皆有所極終不能集天下之勢一時諸侯驁慢自如
浸不以齊爲忌特未至於自相攻兵耳此亦限於強弱

之形非果有以服之也若齊則亦益勝而國益衰
枝右梧淵師不暇其抗衛禦侮者微矣周既失御所
謂顯諸侯者役止如是所以干戈日尋殺無統紀矣
彼舟流而不知所屆也
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與戎爲會盟非一日矣戎
請盟公辭而請而後盟于唐盟戎其始於此乎
博者之盜當其始博未有爲盜之情也及財匱則自
至於盜詈者之鬭當其始詈未有決鬭之情也及忿
極則自至於鬭州吁受寵之初亦豈遽有篡殺之心
哉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
之州吁始憂不能免而求免之心生矣如人之病傳
變經絡展轉推移因有所以至也善乎石碏之言曰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蓋
失愈遠則收愈難故君子謹乎其初五父始諫陳侯
善鄭奔身往涖盟則其歃如忘甫數年耳前日之言
何在也心之易失識之易昏如此詩人惆其無良師
傅以至於不義師友之於人切哉
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
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辭使者
二國自是交惡矣聞與國之難辭氣舒緩無顛倒裳

取之意此隱公之失也不量宋魯邦交之淺深遽相責望應以分對此使者之失也隱公本欲救宋為一語所觸忘其初心變姻好為仇讎不摔其志而暴其氣亦何所不至哉

左氏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然以隱公不書即位為攝是有見於魯史而無見於春秋也以周鄭交惡為不信是有見於盟約而無見於名分也以歸魯地為正以存許祀為禮是有見於節目而無見於大體也蓋未能不易乎世故其論議每如此以是例之其學之所至格局之所止皆可識矣

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消息盈虛之運智略之士蓋有或能窺之者矣故言治者懼焉

讀史綱目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天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

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官制

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互彼此相參其意如何[illegible]

官制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否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當寺隸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出納孰雍孰決參考孰疏孰密丞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攷歷代用人次第一謂人材所出之塗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胥吏之屬一謂遷除來歷遲速次第

兵制

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制屯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北軍爲復召募爲復利害爲得常聚爲復更番隊伍人數禄食多寡皆須見其要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如何糾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須見其曲折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起自何時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外輕重之勢如或聚於國都或聚於邊鄙之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將帥之久速形勢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專雜

文學小學史學評考

財賦

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何故羸餘其後何故匱乏比較出入多寡求其所以然仍考出入都數參其所偏在上在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財賦中條目大者如鹽稅鹽鐵錢幣田制之類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

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效謂如武帝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滋多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息之類大於此者可以類推又如特起大獄如楚王英獄之類及論因之數亦斟酌其關治體者抄之

政事

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恤民用兵任相任將財賦大沿革法度大更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如財賦止書某年推鹽鐵因某人建議有何大利害不干於制度曲折則不編又如用兵止書某年遣某將伐某虜孰勝孰敗所得者幾許所失若幾事其計謀曲折亦不書

尹徳

如漢紀髙祖寛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說德處可類出

相業

前政事門說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爲相幾年除幾年罷至於此門則編爲相事業如蕭曹爲相大體如何規摹如何措置如何盧杞李林甫爲相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賀爲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

君之昏明國之强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土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風俗

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恥言過失說武帝北過蕭然之類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

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去取詳畧之意其才識之高下可黙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惟非生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元成間褚先生所能知也況用意髙遠豈他人所能辨乎

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它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藏乎

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

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未成者也
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
未成者也
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
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
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
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況是
時三王方就國豈有事績可記耶賛乃真太史公語
也
其八曰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刊缺者也
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
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
矣
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
書歐陽文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
筆其愛之如此末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
謂言辭鄙陋者也晏并與其傳疑之豈褚先生手
筆乎
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

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
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
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僞也作者闕鍵張晏雖
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存傳亡使晏稍詳讀之不應
悉以為非亦由史記高古習之者少晏亦未嘗究觀
爾

讀漢史手筆

王莽傳省客滿堂須史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輒起者數焉　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　事寡嫂及孤兄子行甚飭備兄子況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納婦　居攝三年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

世謂莽始矯偽而終改節是不然利在孝友則孝友利在悖虐則悖虐莽終始為利而已奚改節之有哉

莽讓爵邑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百姓家給人足大司馬大司空以聞　莽白言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因上書出錢百萬田三十頃助給貧民

莽之前後不相揜皆類此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由是不說云云豐父子誅舜憂死歆父子亦誅

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苟或致曹操九錫之功而不欲操之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嚴尤素有智略時遼西大尹田譚為高句驪兵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

匈奴右骨都侯當曾內附莽欲誘迎當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　尤諫尋邑亟進破宛諸城自服又

歸師勿遏皆不聽　論匈奴三策五難　劉聖衆
衆汝南稱尊號尤降之以尤爲大司馬十餘日敗尤
死
嚴尤長於料事短於擇君
魏豹立爲王魏媼納其女薄姬於魏宮許負相薄姬
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豹初與漢
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
等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有詔內後宮生文帝
卜相之不驗者姑勿論此其尤驗者也其禍福何
如哉
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栗姬妬言不遜
帝心銜之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請立栗姬爲
皇后大行奏事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
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廢
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憂死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
子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泰也
司隸奏趙昭儀滅繼嗣請事窮竟議郎耿育上疏以
爲不宜暴露私燕誣汙先帝使謗議下流後世遠聞
百官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遂不竟其事
耿育可謂知體矣
恭既外寵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
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日夜共譽恭又知
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恭欲虞樂以市其權遂令太
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云云繼絕世恤貧民封　禮作樂衆刑獻訟符瑞）
傳曰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
于田王莽不學寒浞而暗與之合豈姦臣授受一
道邪
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餘人然其
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
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
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
放流
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
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
大於此者乎
貨殖傳
名氏見於傳者四十人力田務本以其道而富者
宣曲任氏而已其餘唯李克務盡地力秦楊以田

農甲一州猶知不忘乚本業自三人之外皆鼓鑄魚
鹽轉販姦軌犯法者也本業如此之少末作如彼
之多民安得不困乎

富家相矜以父賈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千萬
三過其門不入孳孳爲善者大禹之徒也過邑不
入門孳孳爲利者師史之徒也

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
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
雖天下汙賤之事不可以苟爲也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上下不同而用力均也使白圭以是心爲善
孰能御之

烏氏贏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
婦清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張長
叔薛子仲訾千千萬王莽皆以爲納言

羅裒致數千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
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凡邪臣之以貨事君入於君者錙銖而假君之勢
入於己者什〻矣乃反謂之忠豈不惑哉觀羅裒

之害可以解其蔽

朱家專趍人之急甚於己私
成己以成物正也趍人甚於己豈其情哉

郭解姊子與人飲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辠其姊子收而葬之　解出人皆
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
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
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過數吏弗
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辠
解果以姊子有辠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
人微知賊處待其窘曰歸迺赦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恩威出於己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
不脩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
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
不校推其用心則千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
此

樓護　五侯爭名護歷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五侯上
客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　呂公見父素與護相
知窮至廣漢過護到[illegible]護寬舉

大喜猶護入爲前煇光封息鄉侯
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
也
護之執呂寬廼鄉者朱家之所羞故游俠漢之罪
人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
陳遵張竦　竦苦身自約遵放意自恣其對問具剝
冊　酒箴　李廣程不識
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乃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
流歠而問無齒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
藥石與馬伏波同功

客或譏涉原涉游俠　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
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
賊所汙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子皮聞子產之言而不能自克楚靈聞子革之言
而不能自克小則喪幣大則殺身皆所謂知其非
禮然不能自還也故禍莫大於知而不能自還不
知者次之
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冢墓
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
田叔爲魯相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

義不傷先人名然則涉之譏南陽賻送所以成先
人之名孝之大者也今反以爲身得其名令冢墓
儉約非孝不亦悖乎卒之冢舍奢侈爲尹公所毀
辱其先人莫甚焉不孝莫甚焉傳曰非是是非謂
之愚涉之謂也
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
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
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歷
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觀貢禹之疏歷言時事而獨不及顯雖曰不爲姦
吾不信也
文帝　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發邊吏車騎
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
塞　明年和親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　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周舍張武爲將軍軍
長安旁而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漢逐
出塞即還　後二年和親　軍臣單于立老上子　大入
上郡雲中使三將軍屯北地代郡等緣邊亦各堅守
以備胡又置三將軍軍細柳棘門霸上漢兵至邊匈
奴亦遠塞

文帝之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出塞也王嚴
尤之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

周陽由傳　汲黯之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
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
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
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
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亞夫真漢相也有曹參丙吉之風

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嚴延年劾奏
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張敞聞杜延年用刑刻急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
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
此術

敞之言緩誅罰是也至於言韓盧之取菟上觀下
獲則是探上意以阿媚而已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
政事不能絕也

班固以敏捷精悍為子貢冉有邪

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
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
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

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

黃霸為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
之吏民愛敬焉

人多患拘於法而不能伸殊不知法律之中固有
可行志者觀黃霸可見矣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皆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
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

言各有所當也王生之勸龔遂歸德於上則是諂
是賜之勸趙充國歸功於二將則非

申公見上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
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

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故書闕徵
入爲少府
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
非重内輕外之徒也
九江太守戴聖不法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毀武
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
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
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前之免戴聖公也而聖自以爲怨後之不殺戴聖
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爲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
而戴聖區區分冒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何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
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
用之則不辱辱之則不用
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土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
二千石以爲常
何武可謂知先後矣
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内史厚兩
龔在沛郡厚兩唐然亦以朋黨聞文吏必於儒者問儒

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
文吏與儒者其分久矣自非平心者未免有相嫉之
敝也幸而遇其平心者猶之可也不幸不遇其人則
彼將不擇其賢否各務相毀是徒知相黨之害而未
知相嫉之害也又先懷揣摩鉤距之心則大害崇善
之誠
上欲封董賢等心憚嘉使傅晏持詔視丞相御史於
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云云宜暴賢等本
奏白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平其事必有言
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前定陵
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
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
嘉延以一身横當董賢之從忠矣然其書言暴平
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有所分此乃爲董賢書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
議則明日董宏孫寵輩爭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
非兩端而已事誠是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
利一也事誠非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害一
也故谷永歸咎而成帝之咎不下於谷永李斯分
謗而已秦之謗不分於李斯安得謂之從有所分

平

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免冊曰不深疾雲妄之惡反痛悼雲等揚言為奉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等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

丁明幸託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雖憐無益也東平之冤當正辨之坐視不辨雖恨無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退無據雖受黜免亦豈為君子之所與哉

谷永以方正對策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云云 委弃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發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按其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永復說王音曰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永之意雖私其言實深中大臣之病

馮野王為琅邪太守病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不敬 初王奏野王代王鳳 杜欽奏記於鳳曰令有司以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按吏不過弄法而已而王鳳至於以私怒而改法

東平思王宇犯法事太后不相得太后求守杜陵園上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 云云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 云云 孔子去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 云云 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云云 父為子隱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尚忍小惡而況此乎 云云 詔書又勅傅相曰 云云 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元帝之於諸侯王委曲調護如此漢興以來未之有也

匡衡 學者多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

府梁丘賀問衛對詩齊大義望之奏衛有師道宣帝
不甚用儒遣衛歸官　張禹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
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有師法奏
寢罷歸故官
當宣帝之退二人世皆惜儒者之不用也至元帝
用衛而石顯用權成帝用禹而王氏專政其效何
如哉宣帝可謂明矣
張禹病成帝親自臨問之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
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徙咸為弘農

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其子上即禹
床下拜為黃門郎
是禮也孔子不得之於魯衛孟子不得之於齊梁
張禹何者乃得之於成帝謂宜發道學之本原達
社稷之長策乃得及於子孫之私其罪大矣
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切王氏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
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災異因以吏民所
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
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
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
之　云云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禹由
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
喜說遂親就禹
張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
也彼見其君之懦弱無斷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
之死為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耳
王商　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　鳳連
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商奏免彤奏果寢（鳳以曉商不許）迮鳳
使人上言商閨門內事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

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
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
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張臣其人
佞巧頗對延臣陳日蝕咎曰丞相商　云云　皇太后前
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辭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
詭道因李貴人家納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大臣
節故應是而日蝕（呂不韋春申君事云云）於是詔御史令收丞
相印綬
王商所以拒鳳者以區區之政也以正獲罪雖不
免猶足以自立於是而亦何改節詭道以不正而濟

之其　　宜哉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亦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與御史大夫趙玄同奏）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云云博爲臣不忠不道玄大不敬晏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蟜望等如宣等言龔勝等以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宜與博玄同罪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賈捐之之附石顯朱博之黨傅氏皆自以爲固寵之至計而情見詐得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貳未必不免也此可爲小人之戒

傅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群臣之議則以博爲不忠不道而晏止爲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

韋孟爲楚元王太傅及孫王戊荒淫作詩風諫遂去位徙家於鄒其在鄒詩曰云云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師古曰此皆孟[illegible]辭不欲穢王之[illegible]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云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彭城里名）立于王朝其夢惟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孟既致爲臣而歸矣而拳拳之意猶如此足以見古人之忠厚

吉病篤上臨問誰可以自代吉曰杜延年（後爲御史大夫）于定國（後爲丞相）陳萬年（後爲御史大夫）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後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吉舉于杜當矣至於陳萬年者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去及吉病甚上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不免爲諂諛之所回也然則佞之入人深矣

貢禹爲河南令歲餘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當石顯之擅勢不曰道一枉安復可正也

邴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爲貧而仕辭尊居卑古也
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霍氏誅而丞相魏相奏延
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
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
以魏相之賢猶不免於趨附惜哉
杜延年爲北地太守延年故九卿治郡不進上以璽
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強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　嚴助爲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賜書云云　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歲不熟多
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知略輻湊及至連
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
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漢之督責郡守蓋如此
王章言王鳳專權太子感寤欲退鳳杜欽令鳳上疏
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
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退欽
復說之云云　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
章死詔獄欽數稱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絕世塡撫四夷見鳳

專政成之
亡漢者杜欽也罪甚於張禹
王章既死衆庶冤之欽欲救其過說鳳舉直言極諫
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白行其策
其奸於欽之益似石顯也貢禹事
天子好宛馬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使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往求宛王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令
郁城王殺漢使天子大怒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
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乏食引還
上不許有什一二天子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
燉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
駝以萬數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益發
戍甲卒十八萬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吏有罪亡命
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又載糒給貳師　圍
宛外城壞宛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約貳師許
宛之約多出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
牡三千餘匹立昧蔡令上官桀攻破郁成斬郁成王諸
小國入馬千餘匹
廣利爲海西侯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畤侯軍

更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士卒賜直十萬代宛拜及四歲而得罷云

得失多寡迺如此

王莽白王太后徵孫寶為光祿大夫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黃龍見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 後坐免

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後之貪者其嫉廉潔如仇況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

李陵置酒賀武曰云云 陵雖駑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當陵之海上說蘇武陵母固未誅也而激切捍摑

指斥漢失若必欲武降者則此言豈可盡信哉

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君子之死死而遺忠相如之死死而遺害

申屠嘉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幸愛群臣則富貴之非也 嘉欲殺鄧通而文帝未嘗怒鄧通不敢譖終文帝之世安於相位此文帝所以為文帝也

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陳勝項梁等起諸將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食其謂曰云云

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也

呂太后時賈以病免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

擧鮮毋父習若辭也
賈在而使其子析居分則敗俗傷化不知禮之非
也上言所死家得寶劍平騎曾子文王之間要約以利
其薄甚矣
張敞爲吏未嘗以言按人對以誠長者史官宮屬以爲
長者亦不敢大欺奏論人辟有可從卻之不可者不
得已爲涕泣而而封之
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
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爲不案人哉則歐固
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梁王立之獄谷永言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故禮天
子外屏云云 宜及王辭不服更審考清 若不然之
致定失誤之法爲宗室刑汙亂之恥
永之言可謂知體矣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六

與朱侍講答問　　師友問答

太極圖義質疑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
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
誦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
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
以動而生陽爲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爲成之者性恐
有分截之病通書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
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瑩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
性也各一其性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爲陰陽
剛柔又自爲五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則

各具大極亦似未安深詳立言之意似謂物物無不
完具渾全竊意觀物者當於完具之中識統宗會元
之意

有無極二五則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為二五者即無極也若有無極二五則
似各為一物陰陽五行之精固可以云妙合而凝至
於無極之精本未嘗離非可以合言也

妙合云者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乎其中

陰陽五行非離性而有也有為之主者又有經緯錯
綜乎其中者語意恐未安

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一太極
也

此一段前後皆粹中間一段似未安

生生之體則仁也

體字似未盡

靜者性之貞也萬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
大本所以立也中與仁之謂也蓋中則無不正而
仁則無不義也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
為靜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
以立也

五行順施恐不可專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亦似不必加中正字立人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
已自聖人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中正仁義焉文
意自不相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
○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非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也物之終也

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動靜相涵仁
義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
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配

中庸集解質疑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之在先然後行其所知以終之此自當剖判

中庸不可能一章章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不可以爲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學者觀之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說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爲德鳶飛魚躍兩章平駁看未出却說其數

達道達德兩章細讀於本文何有脫漏不相貫處誠如來諭但困而知勉強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湯天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之勇豈困而知勉強而行者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則有輕重中庸言智仁勇據結之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恐不可分輕重淺深也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龜山解云三代而下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字相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而無徵三代而下近而不尊頗似穩當賢如聖人所有親見禹子淵騫不能動人之達

答朱侍講所問

子在川上范內翰記程子之言指此逝者爲道體龜山以不逝者爲道體同異如何

龜山之論疑未安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道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說如何明道伊川說脩道自不同呂楊游氏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爲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於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

差安能自明而主於誠乎二程諸家修道之說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爲此而設教（如言已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此言爲此而設教）其歸趣則一而已

中和之中與中庸之中有同異否（遺書十八卷所謂中之道與在中之義何別）

中和之中以人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就人上說）中庸之中以理言也（就論中之道）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參前倚衡指何物而言

誠之形行之著也

艮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

艮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之前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止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其意可見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爲仁又曰或謂訓人訓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爲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安在且程子以爲性孟子以爲心其不同者又何邪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如遺書所謂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不曰自心之有動者謂之情）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爲乎性爾（有未是處望一指教）

又

夷齊之逃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平日規摹自如此此所以爲聖之清也程子之言秪是平論事理耳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雍事蘇氏所引漢明帝唐玄宗却不相當詩稱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推此心也太伯而不去王季必有所不敢居矣明帝玄宗則以位爲樂者也東海王讓帝方避迹以避猜疑決無推挽不容釋之患又何煩高舉遠引乎

富而可求一章舊從上蔡說近看伊川經解爲長蓋上蔡以命言（天下之士徒能言富不可求則知真不可求）伊川以義言聖人分上固不必論命也

將堯舜事業橫在胷中此傳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洽誠意寤寐無間者也

傳不習乎恐祗是不習而傳與人蓋三者皆是與人
際接之事知用之難而權動之差在曾子用密察之工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在我
不在己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之
俗毀譽皆由直道亦未嘗以己參之也夫子傷當時
毀譽亂真故示之以吾心而復慨然懷先王之舊俗
也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毀語
勢當然只語勢當然便可見元者善之長意但括出則未却簿蓋文口自如此不是特地也班固歸
於上之人推本而言亦在其中第章指未必如此
脩道之謂教依呂楊說其穩
仁說寫己分上工夫與語學者不同精講明辨剖
析豪釐 不留一字之義此己分上工夫也若語
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處鮮
有正言其體者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命辭立
言欲使學者有所向望又是難事固有立言異所見
本不差祇緣示歎到得流布語下生病者多矣此易
傳所以不輕出
改定仁說比舊本殊不辭仁錄所疑如論未知
焉得仁等數科條極精密又所云思慮語言躬行皆
不可廢但欲貫到即派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

講說此誠不可易之論深中談者之病然 剖
有懲創太過處凡言仁錄中仁道之説窮非思慮言語
可盡之類固有過高處恐不必例而疑之須然造覺
悚動乎中之類非指言仁體似不必疑之蓋無所歸
宿則誠不可若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有非
言語所可盡者也以覺為仁則誠不可若所謂天民
之先覺固非覺字不道著也大氐論學之難其高者
其病墮於玄虛就平者其末流於章句校二者之失
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猶失其傳猶為勤訓故博行
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
林窮大夫其所倚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事未嘗無
對懲創太過獨不思倚著之病乎執中之難深願體
之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高而復下非飽經歷
其切磨何以臻此用工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窺然
惓惓之意猶謂要必中立不倚則慮所然猶所敝無
傳習之外不識如何
竊眾正其所聞雖然質厚而句法少穿鑿可取者固
多也大氐比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然要可養忠厚
雅器浮句當兼存也
又詩說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區私有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它說所不敢從也論語集注解思無邪一段韓說得一行此不若舊說之自力至於放鄭聲一句大與鄭漁仲之說不可兩立橫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下衰三桓僭竊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鄭漁仲之說是孔子反使雅鄭淆亂然則正樂之時師摯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集傳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禮然繇撲愚戇終是愛君今北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救藥其語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也怨是止嫡又貧賤屈辱人深憐之故刺如是之多不可作欺善怕惡看也宋玉登徒子賦用遵大路之語左傳韓起解褰裳之義均為它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說也今集傳一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弃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說則登徒子賦亦可如此說無乃猶以同異為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者漁仲之說方鋭乞且留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耳

與張荆州問論語孟子此所疑

十世可知章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宜而已低字者並庚部本說以大 觀之因時會通以行典禮其損其益百世可知也或少潤色之或盡變革之蓋莫不在其中矣恐不必特然拈出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不以其道得殆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

恐於本文未協

朝聞道章聞道則不忍斯須而離於道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

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義最完若謂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聞道者固如此但於文義為不協似非微意異端了此一大事之說政發此義然深味伊川之語自與異端驚怪超悟之論判然不同自不必懲艾也

能以禮讓章謂雖繁文末節具存而弱率者不先則其本既亡矣而何以謂之禮乎

上篇所云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其繁文末節

雖多亦何以觀此語却穩蓋就其人分上說既不[illegible]
本則所爲無非繁文末節也若施之於此章則似
安此章之意恐是不能以禮讓其本既亡矣則其爲
國也於如禮何禮未嘗亡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也

宰予晝寢章而又謂今吾於人聽言觀行而勉之
以改是

於予與改是蓋言因宰我而改此觀人之法所以深
厲之也若曰勉之以改是則文意似不平直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曰性又曰天道者兼體用
合天人而明之也

自人言之則曰性自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
然有彼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焉所以合天人而
明之也謂之兼體用則未安以性爲體而以天道爲
用可乎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二子者於其所爲胷中休
休然初無一豪介於其間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已

惡惡之心所過者化無復凝滯蓋其所惡在事不在
己怨之所以希也然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
時恐難以胷中休休然形容之蓋陰陽慘舒各有氣
象如雷霆疾擊閃隨即開霽然雷霆只可謂之雷霆
不可謂之春風和氣也夷齊之惡惡固皆天理然終
不若聖之清意思必如孔子乃可謂之率夫天理之
常也

孰謂微生高直章乞醯之事若不失於欺僞則失
之於姑息

恐只有委曲姑息之病

巧言令色足恭章是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爲
恥者

此句待世太輕巧言匿怨之類常人固多不免然其
間豈無知其非者但爲己不切視之悠悠不以爲恥
耳 常人所安行則不可

已上並論語

中也養不中章開其明而祛其惑

此句已涉教恐當刪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 大人能反之者也所謂自
明而誠若也若夫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
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大與聖對言之則有 若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則非 莫能與此蓋自充實輝
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

之而不失者與元不役矣者皆可包矣恐不必區別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資者憑藉據依之謂

資固爲憑藉兼資養資用之意其義乃宇

仲尼亟稱於水章　然則其在人也本安在乎仁疑

也

若書與講說不同與講者講說以此指示之可也若解釋此章則似不須推至此止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爲善若引而伸之上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語孟解中此比頗多且然與其一爾

詩亡然後春秋作章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文定之說頗似費力　風訖于陳靈至孔子之時詩之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君子之澤章　小人對君子而小者其在上爲政亦未嘗不流澤也

善之薰陶惡之汙染流芳遺臭皆不能遽息觀紂之俗至康王猶未殄則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可見矣小人正是與君子善惡相反者恐非對君子而小者

逢蒙學射於羿章　程子曰云云子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何如哉蓋亦曰審其事之輕重而已矣

援道者此段　戒人尋枝摘葉言孟子只是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人卻節外生事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蓋戒學者不循本意而展轉滋蔓也上下文極分明細讀可見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人心妄則何以異於庶物哉

此非疾而詆之之辭言其理然也又曰而橫逆之至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此章所云如此則與禽獸何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雖非疾而詆之然所謂許以殺盡見者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意蓋在上文謂若有前面許多功夫到得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地位則雖橫逆之至非所患矣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大意欲因此若移畏外患之心而篤志於內修耳恐不須添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兩句

堯舜與人同耳章　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

恐只須說理人與之□道小必推至此

咸丘蒙問臣舜□□天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尊

此太極之所以為□□之通義也

理固如此但不必說得高何莫非太極只平解文

義自在其中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孟子前章既斷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爲齊東野

人之語矣此章復引書指瞽事辨之舜已載瞽瞍夔夔

齋慄盡孟子道之恭如此是誠爲父不得而子乎若以

感格之端在舜而曰斯謂父不得而子可矣又以

君受教於臣而曰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恐非孟

子本意雖下文亦在子則知孟事父之道而已在臣

則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亦兩已白

說破但父子君臣名分不容間斷然下可容直須

謹嚴觀易傳在師中吉辨人亡不能爲之功處蓋可

見矣

萬章問禹傳子章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其繼固皆奉天命也但云□□何也亦曰奉天

命而已矣似未袍□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趨一

也一者何也曰仁□仁字上更難添語言若云一者

何也曰由仁而已則可乎

萬章問伊尹章謂非予覺之而誰若非不讓也理

固若是也又云□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堯舜之道以致湯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若行道於此而要之聘於彼則當所謂道者哉

理固若是然亦有任之意

因其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告之以伊尹所以致湯

之聘者非割烹也乃堯舜之道也政如子禽問夫子

至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子貢告以夫子之求之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同意因要曰求皆因問者之辭

指之使知在此不在彼爾以意逆志讀之自可見不

須更辨伊尹有心無心於要也要字之義如以湯往聘

之亦頗費力只是伊尹以堯舜之道自致湯之聘非

枉己有求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惡聲惡色視聽不加焉則

其立心高而守己固矣

伯夷聖之清者也立心高而守己固恐說得頗輕

又云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

夷之風□□為聞之者□□大廉懦夫有立志於柳

上心之風則以爲閒之有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
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
三子似難分高下伊尹得時得位澤加於民所被者
廣故獨不言風耳
萬章問不見諸侯章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
之不可越也
以君子所出入故曰門若謂節之不可越則說禮之
防亦得
告子湍水章惟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
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
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
自有以推之而下皆只指操功夫所以盡其性也此
章方論性善恐未須說到此下文又云人之有不善
何也蓋有是身則形得以拘之氣得以汨之欲得以
誘之而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爲不善也
亦似未安以品物流形參錯不齊亦或有得氣之偏
駁而不善者但其資始者則無不善耳
告子生之謂性章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
正性命之際則可也
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illegible]

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
至混然無別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
雖似而意亦差此則可並指其偏
公都子問性無善章首段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者
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
此章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鑠
如陵鑠之鑠蓋言仁義禮智非自外來加我者我所
固有也性之德也若云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
則非天心矣恐與文義不相協
富歲子弟多賴章口耳目體乎氣故有形之者皆得
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
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
其大同者矣
推其所以然則固如此然孟子之意恐只是舉口耳
目同然分明處使人自此類推隱反求其心之所同然
耳
牛山之木章自只而以其美之所爲則無非害之
者矣
解只盡文義恐費力耳猶俗語所謂刻日云爾
已上並孟子

答學者所問 時爲時士

多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恐是脫簡

呂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簡或以爲簡

核或以爲簡實

恐是簡牘之氏治獄案牘要得著實使衆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於貌然後得其實若無案牘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敢易也

至德以爲道本與崇效天卑法地相類如何

至德以爲道本乃所以爲道之本也若曰至德乃道之大則非

信近於義如蒲人之盟不必復也歷位與王雖言非遠厚也墨子之本無可宗也亦時中之義如何

信與恭皆可如此說下句似未通

利有攸往向說當作然亦不已者恐亦有時乘有爲之意

隨卦義者難立定說也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悔亡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豈苗虐腥聞有以格絕而氣不通感乎

政當爲務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未格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物只是物則之物

物是物則之物但當深玩不過二字

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向聞只是飢食渴飲畢竟未曉

此章但當體察不必箋注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如齊明盛服佩玉和鸞無非教化如何

此類皆是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知與見孰先後

互言之耳

又

上蔡語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爲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爲仁知何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爲不仁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爲不知

乾之九三不言龍何也

易不當如此看

以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親如何別

上蔡之說近之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

以吏民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致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傳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五旣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又何所需

在我旣盡然後可以望於彼苟未能中正盡道而欲有所需待無是理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明畏明威如何

天理昭明可畏者皆我民之明威也

又

或問相鼠詩說云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勇竊謂人之處世當平心待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心今相鼠詩何疾惡之甚也

相鼠詩說蓋謂父染污俗者疾惡不深則不能自脫於污俗之中耳若旣脫污俗則當平心視物[illegible]憤世疾邪之念也

又問善言德行德行如何可言

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又問中和二字如何

中和二字更須玩味體會若只欲解說則前人之說固多矣

又問所過者化不知是化人與自化

所過者化不必分自化與化人

又問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勃不爭卒誅諸呂不幸事功未遂平勃蚤死則此心將何以自明

如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於後世君子不憾也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毁譽是有待於外也

又

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

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盡之各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自有天然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

事與物而吾身中一際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
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者何人
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遠則背理
傷義我未能保其不無也徃時侍坐誨以易傳中
孚之初九曰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
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
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誨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
足以合天心也來說爲近

上蔡語録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恕其窮理之本歟

竊謂恕之一字要須玩索上蔡語云忠則流而
不息恕則萬物散殊知此則知一貫之理矣夫
人之所以處物不中節者皆由内外不合彼我
不貫之故耳苟能於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涵養
體察則渾然與物同體之心周流而無間而其
觸物應事交泰而感通焉有不合於理哉其曰
恕其窮理之本歟非親切用力此地不及此也
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二爲孺子一段所以示學者因發見處識察其仁之
用工之端耳玩味已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一段則
恕字庶可識矣

遺書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别曰此子貢未
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
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
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
四海之外乎是常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
不足以名之

竊謂此兩轉問答語脈間既曰仁在事不足以
爲聖則是仁之體不可以事見此言正明博施
濟衆之事既不可以論仁又不可以論聖後復
曰博施濟衆事大仁不足以名之則是博施濟
衆堯舜實病非謂仁中做不得博施濟衆事但
以此論仁則不可耳其曰仁不足名之非是小
著仁也前後語意異而意歸無異未知是否乞
賜詳誨

子貢之問大而不切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非學者
下工夫處其曰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曰博施濟衆
堯舜皆此意也但仁不足以名之恐記録者差舛一

兩字

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竊謂易傳句句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赴湯蹈火無有齟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十里不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窮身於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又

遺書云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竊謂人徒見火之熱而不知其所以熱人徒見子之孝而不知其所以孝所以者安在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說稍近但失於容易未極精微更宜玩索

遺書云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竊意須一一可以知萬何故須用徧求何故顏子聞一止能知十

所以須徧求者參會貫徹然後該貫顏子聞一知十以其資材言也

遺書只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注云且須[illegible]學上格物不知如何是學上格物

[illegible]外理理不與物故曰理會也得只理會也得學上格物凡有端段形象可見可言者皆物也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一

策問一
第二卷
策問二
三卷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𡵓軍節度使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除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除保大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尚書誥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代宰臣以下賀上 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禮成表
代提舉國史進 神宗 哲宗 徽宗皇帝國史表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漢使喻涉車諸國檄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漢太史箴
漢廷平箴
漢靈旗銘
唐大弓銘
第四卷
宏詞進卷二
講武殿記
隆儒殿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慶曆觀文鑑古圖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建隆編勑序
承華要略後序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

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周師氏狀八
代提舉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漢輿地圖序
太祖皇帝武便殿頌
晉征虜將軍任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第五卷

拾遺

題真覺僧房四
再賦真覺僧房二首
漢銅弩機歌
晚步溪上
秋日
夏夜
應春坊撥章
和虞仲逸初夏懷舊居
次前韻答石秀才
劾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送張孟遠序
方夫人誌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為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啓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啓
為人作論旱劄子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為虞丞相謝生日賜鞍表
徐君墓誌銘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卷終

策問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内修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於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内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五胡假據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於中原者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褚裒之枉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商浩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於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温之枋頭安之步丘裕之長安幾成而敗既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彦之擅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前籌吁之籌然尚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唐儒膚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略嗚咽抵掌忘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横挑强敵敗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當之論將何施而可

問方鎮在唐與國迭爲升降蓋廿始列鎮於邊置將以統之至永徽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度之號終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兼領不遙授尾大不掉之患尚未見於天下自天寶分置十道節度馴致漁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將然武德以來邊陲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變者其制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與地封略要必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徒曰祿山非池中物而已也安史既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然此大患也子儀光弼輩曾無一言于建中之元威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悦於孤窮之中者亹端果安在而羣叛相仍同時有四王一帝之僭又誰致之也奉天息兵之詔始返都邑遽欲食言陸敬輿蓋屢爲言之汴水之變歲月未幾耳乃選懦姑息而又煩敬輿之諫人心勇怯何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年平山東謀畫功戰之詳昔嘗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劍門之險則不如關長江之阻則不如錡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再失議者每恨蕭俛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者應能一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挺而起又將何以禦之邪督師于外者亦前日平淮蔡之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愚邪澤潞之役李

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可也使
德裕而又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連何以爲國若異
時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賢豈不
慮此蓋必有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旣無譏矣我
藝祖之興天造神斷丕變區夏一時蕃臣如符彥卿
向拱王景十數輩皆前代屈強難制者奔走聽命無
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郡遂罷而諸鎭皆歸
於環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闔同之密機經畫錯綜
之本末先後願因論唐深究其所以然
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於一時清標勝致觴
詠談賞無益於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關盛
衰者與諸君論之王茂洪芟草萊立社稷號爲江左
夷吾而坐視處仲之驁悖弗慮弗圖及再經蘇峻之
變可以懲矣乃尚持遵養時晦之論何耶庾元規以
元舅同國休戚顧專方面之威自外制內使居中者
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溫太眞再造王室焯乎不可掩
然辭京尹詆錢鳳正歟譎歟陶士衡屏翰武昌議者
少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剡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
號名士河南之行旨已推卑之義安在殷深源遠會
生望至爲元子所發咄咄書空迄不能有所爲其

衰耶劉眞長一時名流皆推下之試迹其實裨國益
民者有幾下志正甘受元子之譏當其殷寔元諸公
何如也王車騎將推衛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其孰先
孰後曾請料將揣敵反出郗嘉賓下耶異公義之自
放丘壑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諫道勝之論何其切
於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論盍枚數
而著于篇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
治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見於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
見於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朔將班矣猶曰司徒
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之約
之爲百體之爲二百張之爲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
疏其流而於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
而備立政之作反復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
地四時之官謾不知其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販尹
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
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
侯亦或入爲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
父與太師兼卿士也則未知於六卿果何居也東遷
之後虢鄭皆嘗爲之若以鄭武父子並爲周司徒遷

指卿士爲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旣舉卿士矣繼之曰番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於上列國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大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曾謂爲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爲魯宗伯見於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爲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卑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爲例於三家無所輕重邪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

寇相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蔿爲大司空則旣與聞國政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輿師侯正之間其軒輊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旣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卿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邪官師之外降治道之關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說

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近者也蓋文景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員之相亦無可載之過果何道而辨之耶寬大似踈闊簡易似縱弛安靜似緘默丕變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密似猶豫見其似而不得其眞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併棄其眞則其害亦有不勝言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辨之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國將以可憂爲可喜以可戒爲可師非是錯處而美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焉乎始當自孔孟

之門始孔孟之所講蓋嘗聞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始也仁義之內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辨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十五十而無聞夫子前日方以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遽舉聞而與達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illegible]定哀之間詠賞號令具載於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爲政孰爲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訊說而可知性而曰相近其於一本同源之旨殆無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

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全而智中此一章耳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抑猶有並行而不相悖之論乎否也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外奚織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者告子既知仁耶則未有知仁而不知義也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辯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枝窮名物之同異可待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區洞達通貫然後可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爲解

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厎臣碩輔功烈之盛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商周之開元老所傳耳目所接宜其無毫髮之不盡也然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中置諸丞弼三篇之書光明闓肆蓋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玆有陳吳傅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師尚父佐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之所載諸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王昭武王之臣徧舉虢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聖人之言抑揚去取爲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彊以水佐耕者豐蓋水者兵食之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跳而爲川匯而爲陂屏而爲坊堙而爲埭奇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于史牒者縷數之不能終其物試簡其二三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陵韓江流之源委勢之高下名之遷易切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冰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道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墾闢之略稽蓄之方彊畎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洲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梁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顧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在齊則可堰在梁則不可堰料於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

利有敗耶抑主客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
埭相望鷄鳴召伯西陵柳湖之屬其興其廢瑣瑣蓋
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　近而可
攷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興創之歲月議論
之異同版築之規畫灌溉之廣狹蓋略可見舉一以
例百亦治水學者之經始也具以質言無爲虛論
問闢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
世異端寖出至于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家者
蠭起孟子獨與楊墨辨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
商刑名之學行於秦老莊虛無之說放於晉勝唐淵

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亦何以加
此孟子置之若不聞爲意安在乎均之爲異端也墨
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爲我意專私己宜益尤下於
墨孟子乃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反近楊
而遠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之辨矣指逃綴之端
何以遽能使之憮然自失然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
規伊尹亞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東西都間儒墨
并稱時出於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
禹下而孔墨相爲用猶自筆之書安在其爲廓如也

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推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
子者然何以得此聲於後世耶老莊末流合吐納符
覡丹石衆技爲一區其參錯殺雜之由豈無可攷而
身毒之釋則晚出於永平之後者也欣今楊墨之害
既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
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邪抑猶未也諸
公長者之論有曰修其本而末自勝所謂勝者科條
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予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
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毫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
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何而區別之

也至若傅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　夫捉殺莊老以
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
問漢蕭蔡弊弛挾書律六籍次第列於學官大都小
邑師生講肄弦歌之聲四聞然論者既以發策決科
之學目之蓋嘗觀夏侯勝黃霸皆坐議廟樂繫獄霸
既在縲紲乃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當是時霸豈有策之可發科之可決乎
身被重劾旦暮即刑猶汲汲欲有所聞吾不知所聞
者復何事也勝奇其意遂授以經繫再更冬講論不
息勝之所授果　物始所欲聞者歟抑猶未也小用之

霸出治潁川大用之則相宣帝名蹟振耀一時竟
尊所聞之效歟諸君與勝易地而居承覇之間將何
以授之

問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五帝憲三王乞言養老之
典紀于書修形於聲詩洋洋乎盈耳試若見黝至於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何其盛也周室之東是禮浸
廢尚齒敬老之義浸不復聞以洙泗之間親被聖人
之化仲尼尚有曾道義之歎況非禮義之邦耶然仲
尼親發是嘆而杖叩原壤之脛與夫四十五十無聞
之言若與此意大不相似聖人之抑揚操縱夫豈無
説也以東漢後周屢舉養老之禮而亘榮于譏之
終不能示天下以孝悌之義彼西都之孝文未嘗
授杖執爵之鴻儀而習俗敦厚者耆艾黃耇懽然
殆若童稚意者是禮之興初無益人之國耶信
則當傳聲詩之所以稱果何謂也盍深求其説

問古之制邦用者量入以爲出約於出而豐於入
非治世之事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
亦理之所無也成周畫千里之畿以地計賦所入已
有辭矣按其所出之目錯見六職 體大
用鉅者三焉祭祀也賓客也官師與隸之奉也一
之祭禮燕饗羅沈醮言肆獻並列交作取天官之屬合
其饗士八 徒猶三千六百有奇以
例六職踰數萬千事之入將何以贍之至于賓客
費則尤不可以理推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郊甸
削關市山澤之征皆不與焉先儒謂其賦二十而
地最狹而賦最輕入之鮮者莫若此也及授賓客
籍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於男於采於
於要至蹤且遠者也大抵六歲略徧焉據掌客所
等之王國置其公侯伯禮之重者姑以子男論置
饔飱饎物之重者姑以禾米論其一見也出入三
其一積也米三十車車爲米二十四斛禾三十車
爲禾三十束成周撫封蓋千有八百國輻湊麕至嘗
試妁之於六歲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爲斛者六十
四萬有奇爲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爲公侯伯加之爲
飱饔饎餼不可勝計以區區邦中二十取一之賦
待之是納外々之水而泄之以尾閭也然未聞以不
足爲慮何不深求其故耶漢氏度官用以賦民文帝
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山海舟車之利皆未領於
官所入不既鮮矣乎方是時京師南北軍之卒侍
給大農而吏祿之差三公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

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下至百石吏猶月十六斛自佐史至丞相具員凡十三萬二百八十有五月之所廩蓋踰百萬斛此猶經費之有秩者也匈奴閒歲盜邊陳武之出卒十萬張武之出車千乘騎十萬吳楚七國之叛至發三十六將軍天下之震動如此其他巡幸之役禱祠之費束帛之賜不爲無事抑安所取此討臣不以聞告既甚可疑而都內貫朽太倉粟腐復大可疑在周疑不足者也而不聞其不足在漢非有餘者乃至於有餘求其說而不得盡推其本末源流以對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質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卜後世之弊於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於此焉占之漢高帝徒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者固將以洗秦人鍥薄苛刻之風再傳文景醇厚之治有加於初而許語併倨之陋習尚錯見於流涕太息之疏元狩之君網密刑嚴巽以巧詆深刻之吏風俗宜益趨於弊矣而文物並與金聲玉振竟者整齊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精綜核導不可化黃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咸精其能前日醇厚之風一變於剛明潮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世賴之子元孫成乃以委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黨嚴光之名清風高節震耀四海馴至末流甘陵之釁角貫就戮迄無補於勝敗之數豈建武敦崇獎勵者固欲其至此耶其後建安七子風流醖藉談笑閒雅視李杜諸公行行自表者章弦有間矣弛張舒卷果協于時而違於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四百年風俗屢變終莫能定于一豈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不可知歟其亦可以長守而後世不能舉偏補弊而莫之守也願聞其說

問歲之有上下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論則其正而不能紓旦夕之憂自夔稷契而地而在漢唐之制御作未及定培養未及成急民之病豈當自有方略必不闕視而坐談九年之蓄也中糴斂散之法後有作者將有取焉見其出於管仲李悝望其名而慮少之非識時務實者也漢耿壽昌言於宣帝請名義倉曰常平使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蓋有貴借管李之遺業矣蕭望之爭議容可議以儒者不通世務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似未可以書生少之也東都與是倉劉般以爲外

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卻其議而立之或者有所獨
見非般所能與乎哉以降廢興不常豈無所以然
者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市其糴
按其目不徒曰米粟而布帛絲纊之屬皆在焉是果
壽昌之舊乎其意且何所屬也隋開皇中置倉備水
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陝
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斂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於
他郡乎是可疑也常平市糴之本在元宗時取諸客
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地稅在文宗
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猶有可攷乎
否也開元修常平法淮浙劍南諸道以下濕不堪貯
積討論貯儲之方益精而地氣不能病也其策可得
而講乎 國朝自淳化舉常平之政而嘉祐中下廣
惠之制利益博法益詳矣熙寧改制出使者時斂散
一時在廷之議具存因革損益之宜不可不三復也
建炎紹興以來詔令務常平而下者相踵使名雖仍
舊貫而參繹潤色則非一二條矣亦可得而悉數乎
盍悉考折衷以佐計司之餘議
問酒有榷非古也妹土之誥萍氏之譏文帝之詔皆
害之甚而罷利之奪也在漢中葉爲民財而奉邊費

然後以鹽鐵與車船籍於縣官其源一開更千載而
莫能廢議者病之久矣弘憲詔令亂以予民則餅鑊
調度於是仰給大農水衡之議難乎其成也抑將求
其次而講均節之術則亦利病參立莫知所定焉按
京師之舊官售麴蘖聽民自爲墟則課或損而不登
酌長沙稅酒之利下其法於四方則隱匿漏軼之弊
在所當慮均其賦於民蕩然勿禁若甌閩南粵所謂
萬戶酒者固亦善矣異日掊克之吏酒復榷而賦不
除則將若之何是三患者二在官一在民吾其求舉
偏救弊之術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二

策問二

問統大道之傳者萬世所共宗也爲子爲孫言其父祖之譜諜昭穆訛則必得不克勇荷之誚以學者自名而吾道之譜諜闕然不講陋孰甚焉故頗與諸君訂之昔仲尼嘗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玆乎前斷自文王之後嗣以仲尼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不然仲尼之言果何謂也孟軻氏七篇之終自堯舜訖于仲尼上承下授罔不咸備其論仲尼則踵之無有乎爾若顏淵曾參得道之傳皆遺落弗載曾不得與萊朱散宜生伍抑又何歟韓愈氏原道之篇謂軻死不得其傳用法嚴矣至荅張籍書又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何遴於前而寬於後耶文武之道同伏羲寘是皆不同歟舜文若合符節寘是皆不合歟泝而上之則尊盧豨韋大庭栗陸之道果何自而究其始沿而下之則田駢宋銒惠施鄒衍之屬果何自而叛其宗系其緒而亂其統吾儒責也其詳著于篇

問昔之爲兵者有所恃甲兵者兵之最末者也昔舜命征苗之師而七旬之格知敷德之可恃也文王崇之伐而因壘之降知修教之可恃也然則帝王之兵本末不偏爲世不得已興師之正律也否則雖減而出不可不戒也春秋之世兵師相校帝王遺意闊有識者撰而論之蓋不一矣有爲君謀者羣公子者其謀慘矣而論戰則取於禮樂慈愛有用列國之君於其仕者其事詳矣而爲戰則留意於重傷二毛何見此而遺彼耶齊之九合之功成於楚服而誇師之言屈完得以折之晉之九合之功成於鄭服而偏師之不戒秦師得以敗之何難成而易虧耶荀林父邲戰欲還之意善矣一動於獻子之言遂涉河楚救却伍參之請善矣一懼於楚王之入遂出陳穿始非而終是耶欒黶之役欒武子不欲戰慈然仁厚之氣至伐鄭之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實出其口圍鼓之役荀吳不受降毅然忠正之意至東陽之略使師僞糴而襲鼓滅之實尸其謀何前順而後戾耶是數者皆疑而未得其說試求其所以

問光武身濟大業兆幾先物其戰勝攻取焉不待論然其間固有欲失而偶得將敗而幸成者兵家所不可不講也赤眉之未入長安或獻水攻之策謂可嵩[illegible]光武不答獻策者去而立王郎邯鄲之變尤

武幾不免其身而亦舀亦遂塗炭之禍矣一不荅而
興二患豈光武真撫機而失或者有深於此者而後
世未之見也荆門伐蜀之師光武固嘗大司馬不曉
水戰一由征南公爲重然岑彭尋斃於刺客成都之
平吳漢實始終之無乃所倚非所倚耶謂光武不能
明見萬里外則料吳漢廣都之還何其神也其得其
失要必有定論請辨其所以然
問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斗曆改
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曆觀前世莫有及
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

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
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
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
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
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
繼大衍者惟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
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
雖失迫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
於斗度而躔容多寡率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
也或以爲在斗或以爲在建或以爲在牽牛或以爲

在女須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
有食若聚訟然說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朓朒之徵孰
從而正哉 國朝之曆十餘變矣迹者復以差聞今
曆雖成而 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爲先務猶懼有闕
命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
之麟德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
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邪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
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爲今日曆之本此
非星翁曆官事也毋泛毋略
問天下同有共指爲兩物而不相通者矣文之與武

也吏之與儒也材之與德也利之與義也章甫鶡弁
相遇於塗日若不相見者槩人畏客僅能勝甲胄則
韜略之數語則史册夸大以爲異事或曰以文武兼
備或曰以文武大略其難全蓋如此縣吏生死案牘
關視司空城旦書爲何等物而書生之從吏者例皆
迂闊遲頓知米粟之者經蘇咸之五教人至于今笑
之自材與德區爲二塗坐鎮雅俗之士時君不責以
職業至於所期以共功名者則惟泛駕跅弛之材是
取義利之分舊矣金穀之計清介者視之若將浼焉
以符節自許者下比簡貫所謂義之一字適足以資

其嘲誚而已學士大夫之拙訥其論且存至今可覆
也是四者果判然不相通耶則爽谷之會文事武備
似不可分爲兩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云爲終始而
無間也傳載十六相之才若宣慈惠和之類乃世之
所謂德利物和義列於十翼未聞其不可並立也果
相通耶則降秦漢以來千餘祀睽絕而不合者其必
有間隔之地矣此固學者之所當講也　主上紹休
聖緒緝熙光明人苟可用無問文武事有可議無間
吏儒混才德貫義利以起振古無前之盛治千載之
所未合者將合於今日矣諸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
默而無言乎願仰質諸經術證諸史皆何爲而合後
何爲而分皆何爲而一後何爲而兩悉條于篇以觀
所學
問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易反天下之勢而逆成
之則難外之不如內也遠之不如近也疎之不如親
也勢也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忠豈著進急利者哉以
淮陽則薄以馮翊則辭彼固謂拾遺補闕忠臣之至
願有欲大惠施一州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況下縣
與縣之數十等耶其奮志畢備之行而願爲之執鞭
者殆未可厚非也爲今者將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

則皆競內而避外榮近而辭遠昵親而非踈其甚焉
迹孰綱之而孰維之耶將反天下之勢而逆持之使
視郡國如朝廷視要荒如畿甸是倒江河而行之山
也難矣哉　國家制治審勢權衡輕重未嘗或偏迺
者詔非嘗歷部刺史郡守者毋得除郎有司奉行浸
不如初詔於是申前制而風在列德至渥也然士狃
於天下之常勢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回哉驟之必有衛
倡之必有始勸懲之必有具是皆今日之所當先講
者也肇唐虞而訖五代本末輕重載於史牒者尚多
有之其職著于篇以佐朝論
問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聖致治之法而著
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
蓋千有餘年矣世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而竊見
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如以春秋斷獄如以三百五
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六經之用果止於是
則儒者之責何其易塞也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
武未備之法用六經者當有堯舜禹湯文武未用之
効彼章句小生斐然狂簡者曾何足爲六經輕重耶
况自夫子既成六經之後尚爲未試之書也試六經
之未試使異端邪黨不敢指夫子之述作爲虛言非

儒者責耶役之於曾軻之於鄒梁抱遺經而不識識
者不責二子而歸責於時今諸君幸生明昌之朝前
無阻後無繫將何以辭其責
問仲尼設敎於洙泗之間三千之徒惟顏子爲好學
顏子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終日不違於聖人
之言無所不說蓋師者人之模範也苟非無一之不
類則未足爲肖也及攷夫子之敎羣弟子則異於是
其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說其論乘桴
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夫漆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

者也乃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者也
乃反貶之夫子之與羣弟子不欲其同也如此則顏
子之步趨語默無所不同又何爲而深取之耶聖人
之敎埏治一陶不爲賢者而增不爲愚者而損今顏
子則以同見取羣弟子則以同見弃豈聖人之心誠
有厚薄於其間耶願明辨之
問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
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
所以償側席之勞始而不勞斯謂怠終而不逸斯謂
煩漢宣帝相丙魏將充趙牧龔黃小大奔走成奏厥

功因可收視聽於穆淸之上矣顧乃厲精爲治齋居
決事皇皇然日不暇給夫豈數子者不足以代帝之
勞耶抑帝未知人君之體而與下爭職耶正觀之盛
英髦並興于陪于輔于藩于宣于省于寺于臺于閫
蔚然彬然於斯爲盛而太宗猶謂思天下事丙夜不
安枕又以燕行將相自許人才滿朝而不足解太宗
之憂公卿之耻也名爲將名爲相太宗乃奪其事而
自行之置房杜英衛輩何地耶漢唐之君臣君子盖
交譏之然尙有可諉者曰不知道以文王之聖猶以
八虞四友之賢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勞

視宣帝太宗有加焉此後世口不敢非而心未免疑
者也不對姚崇郎吏之奏明皇猶能之曾謂文王不
如明皇乎舜文若合符節舜垂拱視天民之昇文王
之勤乃如是是何勞逸之殊也 主上紹履慶基闡
濟大業昧爽不遑聽納忘倦天下咸知臨政之勤明
揚公擧小大並進天下咸知得人之盛躬求賢之勞
而不免任人之逸意者五帝共臣莫及不得已而親
指於法宮歟將如光武自樂此而不爲疲歟無亦玆
文王之憂勤有非後世所能槪者歟其研精覃思上
探聖緖俯與前世政治之勞逸人才之衆寡條陳

僂數以觀孜古驗今之學

問學不可躐等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未有陵節雜施而能成者也蓋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難如此而學記之所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至九年知類通達謂之大成大成孔子之所集也孔子天縱將聖尚必自十五至七十然後極其至學者乃欲以九年之速而酌夫子一世之所就何其敏耶洒掃應對子游以為末子夏復以先傳後倦譬之其本其末其先其後要必有所在矣其索言之以紓所學

問言不易立亦不易知賢者之言人皆以為是也安知其無一非愚者之言人皆以為非也安知其無一是寘其人而論其理固有持愚者之說而易賢者之論矣是非職賢而貴愚蓋捨非而從是也言固不可以賢愚定其亦不可以聖賢定乎非然也聖人者豈言之所折衷也理之會道之極物之原確乎其不可易者也安得及以賢人之言而疑聖言之妙哉昔者嘗參觀自古聖賢之論有不釋於心者工其詎而不諜其利觀仲舒之言則義利不可並也而文言則曰義者利之知將從仲舒乎從孔子乎縣官嘗令柤衣秕觀卜式之言則租稅之外不可取也而周官則曰以國服為之息將從卜式乎從周公乎什一行而頌聲作固傳春秋者之言而縣都十二漆林二十有五若經之所載也以傳廢經可乎闕譏而不征固孟軻氏之言而凡貨不出於關然其貨罰其人者亦經之所載也以子廢經可乎均輸者前史之所惡虞書何以有懋遷之言鬻餌者君子之所譏宰夫何以有長財之賞嗚呼儒者所恃以勝功利之說者執聖人之經也茲前數條反若為小人地者豈經旨與微而學者莫之察歟抑猶有近似可乘而彼得藉其口歟其深思而明辨之

問夫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固聖學之大原也子思氏親出曾子之門而其言乃曰忠恕違道不遠師生之論若不相似然其說果安在[illegible]貢亦夫子告以一貫者至若終身行之之問則[illegible]恕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謂孟軻氏頗學孔子而系於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忠而言恕忠恕果二道乎果可析而言之也凡此皆深疑而未諭者盍明以告我

問治有紀政有揆紀天下之治者其統也運天下之
治者其樞也成周之隆薄海內外爲國千有七百事
之接於王室者博矣而周典所載綱之以六官之職
至於千七百國之品章憲令曾不少概見焉統端於
內治達於外樞運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所以好要
而百事詳也變周者秦因秦者漢隨六官而爲九卿
奉常鴻臚大農典官之名雜然並列分曹析府無復
所謂統與樞者而郡國之間亦不至無所禀承其治
效政績居季世之中號爲優焉意者建官之本指固
在實而不在名歟抑漢家自有制度不必襲成周之
舊歟宇文氏之與錢欲復古盡還六官之舊大誥之
作凛乎得成王訓迪之意猶其所終非特不足自附
於成周近視漢世相去猶不知其幾千百里據其統
而治不應執其樞而政不舉此皆前古之滯論也
國家合天下之庶務而總之六部系遠於近納繁於
簡歸末於本制官之意度越百代而上與周並肆我
主上厲精爲治在位乍服洗手奉職精白以承休德
乃者議臣欲條陳六部之弊以謂反不若州縣之詳
繇殆謬乎正才從[illegible]之義明詔飭厲長貳治其怠
而開其新德至[illegible]嘗竊取說臣所陳之弊并尊印
職固足以杜欺僞彼尚印而不問者獨何歟嚴幾
禁固足以祝吏姦彼又之禁而聽其出入者又
何歟杜請謁固足以以今歟彼門雖如市而心則如
求者亦可限之於一律與此皆當今之疑議也速決
前古之滯論近判當今之疑議勿究勿併勿迂勿陋
悉著于篇以觀諸君通達國體之學
問合天下之財以贍天下之用開闔斂散張子奪
國家之大權也舜禹相與酬酢懋遷有無之語雜出
都俞之間未嘗以利自嫌聚謂財貨不當出儒者
口邪必曰縣官當食租衣稅置此而不其說皆先
所大禁此殆非通治體識時務之言也厥今醝茗
利至與穀粟中分通都大邑榷酤所入歲計輒累
萬至於制萬貨之低昂而一其操柄者亦曰有刀
布以權之耳是四者實邦計之大本自鹽筴弛玩而
病其一茶商賬滯而病其二私貼陵奪而病其三最
病者刀布罕覯作銅作楮雖主計者亦不能自定其
說吁亦極矣將其源跡其流本末並舉公私兼濟在
吾儒豈無術奚必問諸羊僅异鉀輩然後可耶　主
上乾機之暇親御大農之籍均翔無一儲神國計惟
是四者之弊我未能上紓宵旰之憂凡名爲士者詎

朝當盡其力在野當獻其謀是非諸君當講所敢問海王之篇牢盆之法鈦趾之刑散鹽盬鹽飴鹽形鹽之品可酌而用者有幾乃若三等之酤三犯之約榷茶徒茶剩茶之令其得失果如何也酒酤之榷古無有天漢始元之後沿革多矣得失利病可考歟不可考歟古今議論之衆者鐵幣其尤也賈誼貢禹桓張林之說豈無可資於時者邪雖然此猶前世之戒也相天時因地利參稽累朝之典章考卜石方之風俗問諸工賈訪諸閭閻質諸田野要必有確然至當之策爲今日獻其毋以思不出位爲解

呂太史集策問二　二三

問孔門之論聖與仁雖夫子有所不敢居其道至大問非它人之所能與也而周公之制周禮列仁聖於智義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而無所輕重夫子猶不敢以此自居而周公乃以此待天下之學者周孔豈二道邪子貢問博施濟衆而孔子對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與聖果有優劣邪仁之一字雖爲夫子所罕言然其立言其答問及於仁者不可縷數安在其爲罕言耶至於聖初非夫子之所罕言而載於論語反不若言仁之多抑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目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遽目之以聖其說復安在邪此皆疑而未喻者願明以告我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三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安軍節度使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除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文昌六府具嚴上將之威太微四門首列西藩之衛朕寔資乾象祇護帝居疇咨帥閫之良參緫殿巖之旅通班左棘易鎮名郡曾是贊畀之辭用旌庶工之聽具官某識謀明決氣槩沈雄嘗平奏章實立功而立論好兵經武亦能書而能兵躐勇爵以推崇峻戎容而絕席罰符作捍威高帶礪之盟御衆牧人克壯藩畯之勢閫於鎮以命書昏是南邦號顧倚當之略越在內服如擁屯之親是用釋方伯連率之寄貳信臣精卒之柄師多儀於百家訓諸御於宮禁在昔重傷禮宮而陪法從周廬千列警蹕而嚴宸關上霍邑之戎蔽出前川之節鉞供奮微數用昭顯庸於戲專兩正朝坐制中權之勁折衝禦侮雅奏勞外侮之捍益厲雄圖毋忘丕訓

皇叔保康軍承宣使除少保大寧軍節度使知

大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周建國以親諸侯用後宗盟之盛漢置官而序九族
是司屬籍之蕃勝時叔父之賢爲我内朝之望博稽
輿誦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復飭宣
丕號申詔治庭具官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間
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爾業
神明之冑地依日月之華大路大旂傳鼎彝於故府
法言法服蹈規矩於先王疇曩進律之文驟陟承流
之任德寓參勁魁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威藩
之冠載念齊家之要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衰儀屬茲
肅艾是用繇雜城之留務總鄜時之成師蹕辟疆之
班聯式彰清靜胙靈王之封域用苔勤勞合集寵光
布章物采於戲問難鳴之報朕方形立愛之風諷麟
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藟
之芘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于永世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尚書誥

三后成功首伯夷之降典六卿分職列宗伯之佐王
朕詳延鴻博之流共輯禮文之事孰從折衷必賴耆
明具官秉心塞淵養氣剛大承家[illegible]蚤迹於[illegible]晚登聲
於爾涂聖域策勳著于杯竹林之屬詞林發藻細石
室金匱之書備儀禁路之嚴寓直河圖之邃肆討論
於勝緒貲訂正於宿儒進長春官式從人望惟刺經
作制斯通執古御今之宜惟統宗會元斯祗冀同伐
異之慼往惟勵翼嗣有褒揚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内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
若禁林之邃密維時盛選屬我鴻儒穀從西掖之聯
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靈奧文冠倫魁增王之明
洋洋飛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
最於適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
燕閒輔陪退思典謨於三代新聰聽於四方近天
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遍觀詔命之
發揮往服寵章永肩素守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經定安集而劬勞於鰥寡雖散之民咸
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
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
弱流移之跡轉爲隸殘西北顧用襲悼于厥心閒
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癃督趣農桑蠲賦
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illegible]

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趣附所以加惠元元者槪周
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
羅翔貴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
無所係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
奉循而盡地力之教不先興將豪奪暴役與東作爭
而告呼役者蕃興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壤上腴爲
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爲郡長民者
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惰本以
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躬頭爲諸郡倡者部使者
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
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朕攬前世治邊之策貴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
後効長轡遠馭豈豪傑之士共期於繩墨之外肆其
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爲公家忠計用能辟地
却敵顯有玉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塵未寧重
勞士大夫竊竊甚慨廼者臨遣大臣盡護群帥夙夜
爲備閫計至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候堙絕吏氣傷
沮武備衰滅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虓冠遷
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敵所附使邊騷然不安戍屯

取解弛其能相壹或創丈畝闢選更退縮意者所迪
之士東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群幽之吏或不足
亢一方之任歟抑貨賂上流吏求失職下亡所信歟
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鍔
展腹心賦車籍馬必飭輓運芻饟必豐器械必犀利
蒐閱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
不迪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寬朕北顧之憂則予汝嘉

代宰臣以下賀上　太上皇太上皇后尊
號禮成表

堯仁舜孝際授受之昌期地察天明極形容於丕冊
四方來賀萬福攸同中賀竊稽上聖傳序之符寔資
千載休嘉之運纂圖儲禁日重光而月重輪養志寢
闈乾稱父而坤稱母大矣承顏之慶温然歸美之誠
雖蕩蕩無能名豈容擬議而業業致其孝當盡顯揚
盼中禁之崇編集曲臺之弁冕金聲玉振斷以淵衷
璧合珠連煥爲縟儀錫爽禮文之備昭華容物之陳
歷吉日而協靈辰肅將縟典鬯英聲而騰茂實並受
鴻名有識兮知以呼以舞擬明皇之至述如彼其卑
以所宗之應乾莫然相尚有關盛旦盡捲前聞恭惟
尊號繼御丕圖奉慈極于帝其訓輯三紀之容談

白天降康增兩宮之神筴肆上儀之具舉紛協氣以
擬派臣等幸列邇僚欣逢昌會旅度階之歡肆合漢
殿之嵩呼資始資生既懋顯揚之報得名得壽丕儲
鈞美之祥

代提舉國史進　神宗　哲宗　徽宗皇
帝國史表

三后在天軼湯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
爰勅信書上干乙覽中謝竊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
陵發六葉之祥丕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
煒聖烈之炳光載猷武功疊西羌湟鄯之績稱扶天

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諜之符璀璨梯航之貢
暨衆覺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啓朝著
前揖商王之詞俯畢唐帝之撫運啓中興統承丕緒
南陽基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紬書太初之後開
不錄博延碩學論次舊聞追繼照以能飛甫終編於
麟獲初[illegible]敗府配五聖金鑽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
不渫之鎮於斯為盛莫之與京恭惟尊號孝通神明
誠贊化玄功有則仰思祖武之紹記動記言下協
稽謀[illegible]摛藉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慙潤
色[illegible]英[illegible]之璽弟輸鉛槧之勤述義覆黄帝之[illegible]

既垂成式由先舜文王之道頗軫宸衷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尚書兵部臣靖言臣聞春秋復九世之讎世宗遵而
伐虜匈奴直百年之運宣帝因以受朝瀚海平城之
憂混燿渭橋之謂惟今盛烈踐古所難道制揚功雪
上皇之宿憤咪師鞠旅空大漠之踪區日月清明華
夷震疊恭惟尊號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屈群策於籌
惟定一尊於宸極武王載旆躬戎輅以濯征票騎抗
旌受將臣之成算同文同軌來享來王頡突厥之胜
擅捕頡利之凶虐猖狂既脆屈強窮廬自底失於孤
[illegible]
隋益鴟張於絕塞有開帝統舉義旗[illegible]佐周濫
預稱戈之列駱燕助漢粗輸致騎之勤情其鳴吠之
勞肆厥飛揚之志二三其德大棄齊盟千萬為徒長
驅醜類漲掉塵於亭候通烽燧於邸畿尚不涵容未
加鐵鉞更益縱姦之惡來窺[illegible]也眾叛親離人
怨神怒爰命[illegible]張[illegible]虎旅[illegible]城臣[illegible]職在戎
旃任專將[illegible]可兵之鋒[illegible]出關道之[illegible]
之襟喉從天而下[illegible]
血於金河[illegible]
臨漢武之區[illegible]

利乃收入餘燼包藏禍心外雖効於齊斧內實懷於
首鼠公挾詔使陰拒王師臣等中檄戎行徑度沙磧
太白入月昴星垂滅狄之祥高鋒彗雲士倍禽胡之氣
聚輕振槁破易摧枯頡利委棄鼓旗散亡旅帳山空
谷靜周章大澤之迷路絕刃摧沉痛窮途之哭措身
無所束手就擒恩融瀚海之冰化解蹯蹇之辮斯皆
明謨先定睿略遐臨壯纛街修大之觀軼禹貢要荒
之服臣仰承神指親覩駿功奉西域都護之觴敢忘
典禮開參天至尊之道用暢威靈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臣聞霆擊雷震瀚海飲冠軍之馬星流彗掃燕然勒
車騎之銘憯義勇於龍荒紀鴻勲於麟閣啟閑曾
克對前休布大喜於幅員清妖氛於夷貊恭惟皇號
布昭聖武糾虔天刑基王迹於并汾定帝都於關洛
一怒以安天下奮厲皇威四征而綏兆民掃除群穢
璿璣自運寶曆常新邊鐵勒之封疆有延陀之部落
世傳酋長唐始夷男乘突厥之敗亡據尉犍之險阻
會逢休運懷輯遠人屏甲熊旗爆納都之部落辭旗
虎節荒大漠之山川常爲不侵不叛之臣及肆窟地
爭城之戰公遣度設暴伐思摩拜飲宗之燔崇將封

王檢徹甘泉之烽火遽上羽書方推轂以啓行已搴
旗而報捷自怨自艾來享來王願聯姻於天家以增
華於戎索三星在戶既銜納幣之期六月出師未正
交侵之罪不煩邦憲自觸鬼誅濟兇狠於多彌致剪
屠於回紇蘇茲餘種保彼遐荒款厥闕以歸誠飭虎
臣而將命推招攜懷遠之義兼取亂侮亡之權臣等
統率烝徒導揚德意爲鵝爲鸛整師律以無譁如熊
如羆肅軍容而不犯招徠流散慰拊傷殘薛延陀首
領咄摩支陰蓄豕心潛搖蠆尾敢以傷弓之衆擬興
東甲之謀臣等振厲編裨激昂行伍胡兵雲合得以

狄攻狄之機驍將風馳有先人奪人之勇速如破竹
易若建瓴長驅名臣當戶之儔盡籍頡脫穹廬之地
咄摩支遁於荒野辱在泥塗雖逃幕府之威終納軺
車之款腥膻震蕩沙磧肅清斯皆聖算無遺廟謨獨
運授成謀於尊祖開遠略於邊陲臣備數行間獻俘
闕下左執律而右秉鉞願先剴樂之容東漸海而西
被沙共紀禹功之盛

漢使喻沙車諸國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統大漢繼五帝末流接
三代絕業薄海內外悉主悉臣椎髻辮髮氈裘卉服

之倫交臂受事請命下吏唯恐居後聞者革弱氏虐老戰心奴虜歐役以剪爾諸戎爾諸戎獸駭鳥散蕩析離居遐蔺為之不安世宗武皇帝奮其威怒挺千將而叱之躡轒轀蕩騷脫遊魂飾種自竄於北虜寒露之野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信臣精卒列屯相望所以擁右爾諸戎共厚爾之父子寧而蕃馬蕃者非我其誰使之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莎車小醜反易天常賊殺其主惡暴西域自知罪成與漢吏相恨絕陰結旁近種豪苦虐漢使隔絕都護歸計北虜滲辱聚落大為諸國羞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使者奉隆委將明威建强漢之御以填撫百蠻親見狂寇鉄鶩遐選突畏縮隨先帝所建立以賊遺君父非人臣之御也用敢盡精厲氣鼓行而西為士卒先惟爾西域諸國剖符析上為漢審輔戍時之嘉入覲出聘冠蓋交道恩禮篤厚四夷莫不聞今莎車首敗職約以古法當誅所同憤疾狡挾持兩端久留天誅陰拱以觀其執勝則露旗將四指於爾有邦矣其賊車籍馬深入霆擊以欽承天子威命鄯善蒲犁傲其南月支跳動震其北四面並進頹禍厥宗若乃莎車驕悍都尉之屬劫於强暴不能自還蒙死俛伏以從執事

之類行驛首就戮無以自白使者為諸君羞之矧今大漢兼制八荒覆以威德兵鋒所嚮無不震壞拔姑師之旗屠大宛之城竿安歸之首陵車師之壘犁谷蠡之庭羈姑翼之頸皆諸國所親睹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以區區莎車而欲抗堂堂之鋒猶踐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捕斬渠率封爵之科具如甲令苟走險阻者鹵掠使西域父子不相聊則使者職在討除分當相直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姍笑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蓋聞忠臣見危致命唯徇國而不回義士殺身成仁雖喪元而弗避志吞虵豕氣奪鯨鯢遂成萬世之功奉此一念之烈我國家祭告陪京大拯生民卻寧安伏本人情仰遵三代之主仁義公然統天下俯同七制之君上際八蟠南洽北暢日中則昃禍必倚於斷盈成復于隍逆自分於否泰今妖氛之充塞未醜虜之憑陵逆賊安禄山勃唐以来醒猾遭寧焉宦夷而始拔擢於朔陲很子野心旋承恩於魏闕陽飾設謏

之態陰懷窺伺之圖峻宇雕墻錫中都之甲第高牙
大纛總數路之成師焜煌御府之珍絡繹內發之勝
示之利器授以大阿騁其不道之謀肆厥無厭之欲
反書既徹逆焰遂張釁血射天毒更遍於梟獍吹唇
沸地衆競集於犬羊震蕩兩都并吞百郡幕府擁旄
分土仗節臨戎守孤壘之空畢抗凶徒之猖獗九河
俱潰屹砥柱之中存萬室皆灰蔚靈光之獨在幸英
豪之響應連城邑以景從清河擁士馬之强常山正
鯨鯢之戮李郭合從於河朔許張扞蔽於江淮斬將
搴旗紛捷書之踵至執訊獲醜沸吉語之交馳挾泰

華而壓鴻毛倒江海而沃原燎滅虜之勳指日可期
惟通都巨鎮之公侯暨精卒銳兵之將率游居之俠
邑里之雄佩玉執圭當懷五世相韓之舊銜冠按袂
必興三戶亡秦之心勉自激昂共爲犄角或窮搜其
巢穴或雄制其襟喉或邀擊於前或橫衝於後切斷
都之舌用執佽飛然鄗鳩之勝以威姦慝論功行賞
合爵策勳積甲與山齊永息煙塵之警取印如斗大
益堅帶礪之盟若乃辱在盜區汙於僞爵顧榮之從
陳敏夫豈由衷溫嶠之奉王敦蓋非得已其念去危
就安之計各乘轉禍爲福之機孰厥渠魁賞其肘腋

不特錮脅從之累又將開封拜之科車同軌而行同
倫再成樂土弓載櫜而戈戢戢、洗凶穢撤到如章
書不盡意

漢太史箴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
掩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
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是故人主極天下
之尊而公議復尊於人主公議極天下之公而史官
復持於公議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
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兾而後發兢兢慄

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
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
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
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
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盛
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剗一
史官之書安能盡杌天下之筆乎竊擬官箴王闕之
義傳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曰

若稽前聖　治決多盤　記言紀動　爰立史官
千載之日　坐致尺牘　不爵而禁　不刑而竽

正色立朝　是是非非　以死奮筆　萬夫莫移
泽周迄秦　鼎侍漢氏　若談若遷　令于太史
延紬金鐀　序次舊聞　本末閎闊　裁成帝墳
六世䖪䖪　護前文過　刪落編簡　俾無或播
曰帛可卷　曰竹可刋　人心之公　終不可謾
遠付百年　毀譽自定　修大之名　播在民聽
惟是史策　平如權衡　惡弗可損　善弗可增
德之休明　登我王道　雖絕不窺　自成典誥
造行或情　自親其文　諛辭虛美　統紀放紛
公議攸存　萬古一揆　豈茲小臣　所能軒輊

迹出於履　影出於形　反求諸己　光流汗青
君舉必書　用輯家職　史臣司籍　敢告執戟

漢廷平箴

廷尉天下平而廷平者復廷尉所取平也維漢孝宣皇帝中興炎統原念刑重之弊實秦十失之一廼地節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充其職季秋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夫獄重事也人之死生存亡於是乎在箠楚之下情實何𠕋首尾衡決治獄者競以深文峻誣為功奏當之成鍛鍊周密雖皋繇復生欲平反之厥路無繇每歲之冬棄㱠上於王府者充棟宇汗牛馬時君養嗜於上槩以簿書期會視之設不可否一以護吏吏得以出沒變化售其私欲希望風指排根怨雠彊者以勢免富者以賄原民用怨讟上干陰陽之和則雖置廷平之官尚何益哉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為治哀敬折獄然後官不虛設矣雲紬繹建官之指而作箴曰

於赫萬乘　三尺所出　喜舒怒慘　發言成律
厥勢雖利　厥理實難　哀矜庶獄　治忽所關
自古在昔　相授以仁　誰生厲階　虐始於秦

有補其衣　有丹其書　左鼎右鑊　民氣不蘇
皇矣中宗　時漢之隆　痛懲苛法　震于清衷
清原正本　乃立廷平　自霸以降　揀擇維精
惟是廷平　刑之司直　匪君之明　曷舉其職
民之多辟　百詐一誠　面柔背損　陽遜陰爭
我心匪鑑　妍媸或敝　我心匪衡　重輕或戾
赤墀議法　會弁如星　或此之失　咳唾笑嚬
秋官蒞刑　致辟圜土　在彼之害　鈇鉞什鋸
已斷不續　已死不生　敬之敬之　罪疑惟輕
法行自貴　赦行自賤　允執厥中　沒齒無怨

至言不煩、貫之以恕　廷臣學士　敢告執御

漢靈旗銘

古之帝王必與神物以前民用自有熊氏接萬靈於明廷設五旗五麾用征不譓震曜萬國然則尚矣惟漢武帝雄材大略志清六合命將出師徂征多罪雷霆之下無不殄滅蠢茲南越阻兵稱亂將奮揚武旅致天之討迺乞靈於大神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象太一三星命曰靈旗大史奉之以指伐國旗之所指風雲前驅隆隆獵獵勝氣先見鋒刃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用能墟其國俘其王竿首北闕爲萬世戒然則建靈旗而前軍旅所以暢天聲壯戎容作士氣豈直纛旛縻勝而已哉敢述紀其烈而爲之銘曰

中宮天極　太一常居　上帝神兵　森列太虛
在漢世宗　布昭聖武　鉅典駿功　戎祀交舉
考圖發貢　南越不庭　爰整其旅　將命徂征
迺禋迺祀　迺爲兵禱　肇新雕旗　奉將天討
三辰在上　式昭其明　史臣司之　以先啓行
天旂飛翻　靈風扶旆　潰魄殲祇　犇走來會
舳艫千里　虎韔鏤膺　士倍其氣　以莫不濟
星旗雷燭　海波如席　砰磕霄律　水惟掃蹤
蠻醜落膽　隋戟失戈　獲其大醜　烝徒凱歌
抗旌言還　獻功社稷　矞雲垂光　左承右翼
奉時辰牡　報以克誠　丹扆龍荒　鏡清砥平
泰建其頭　實憑巨梓　侯令之制　軼於惇史
孝文行師　鸞旗在前　侯令之制　與之並傳
於惟神物　勑我威命　肆勤銘章　以鴻厥慶

唐大弓銘

唐太宗文皇帝躬秉威械斬刈四方之蓬蒿劉爲大弓長矢度越常制討劉黑闥之役突厥驅其犬羊千我旅鼓親御弧矢以郤之氈裘之君傳觀其矢震疊種落厥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凡郊丘重禮則陳於儀物之首以侈大武功槩人思容更相夸燿而不知太宗之德有超然出於武功之外者蓋嘗謂近臣曰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脉理皆邪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況於治乎迺延群臣更宿中書內省朝夕詢訪嗚呼勇蓋天下而守之以怯功被四海而持之以謙大哉修身之弓誠後世子孫之所當寶也是宜紬繹厥旨以繼詩之昭示無極迺爲銘曰

王顯太宗　肇開有唐　氣吞四海　弓矢斯張
制茲大弨　神武是奮　賁育絕臏　撓不能寸
躬討亂略　浴鐵千群　手提威弧　雄入九軍
控弦鳴鏑　日規爲小　欃星激電　氣祲一掃
亡落欃槍　右射天狼　聲如摧山　萬衆莫當
名王酋長　傳觀金鏃　漢箭有神　震疊讋弱
武功旣抗　益戒益勤　以近聖謩　爰告邇臣
朕得良幹　謂弓之選　諗于工師　鑿裁實舛
維是戎器　昔所自親　猶弗徧察　況於群倫
廼延衆髦　燕見紬繹　絕力絕德　兩臻其極
策府舊物　百世有輝　人修其觀　我服其規
象弭櫜藏　郊廟薦獻　修身之弓　與之俱奠
煌煌白羽　焜燿丹墀　矯思之矢　與之並垂
威靈在天　餘烈在地　播以銘詩　用告來裔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四

宏詞進卷二

講武殿記

天錫藝祖神武大略表正萬邦靈旗所指四方君長騎王失曷歸地王府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灌熛滅燧開炎統丕丕之基廼闢秘殿名以講武燕朝穆清神心經緯四征九伐咸入睿筭上延良平借箸運籌之謀下程賁育扛鼎揭旗之技況幾於尊俎之間收功於疆場之表巍巍乎是殿之建實王業之源也臣竊稽前世英明之君智略之臣制爲宮室城觀以志武功者衆矣殿以昭武堂以起義樓以籌邊城以受降府以折衝驛以籌筆雖皆隨世以就功業然卑污褰淺莫能與先王並駕乎無以議爲也惟我藝祖之興陽開陰闔躬拔于天原念五季不綱縣冕盜賊僭竊名字尨亂鈞裂三光五岳之氣分蚩蚩之氓陷于水火莫能自拔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於是手提干將爲民請命干戈所麾如雷如霆無不震壞肆其宏開廣殿建講武之嘉號著豈樂佳兵而覿武哉聖人之意以爲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皆勇智高出一世長策先定用能削平僭亂納天下於泰和之域

儲神基命之地蹤不可後想夫潛心是殿放乾轉坤
飫彊敵於股掌之上一發而平澤潞再發而下惟揚
三發而定荆湖不待下劍門之險而固已制孟昶於
卑陛不待告番禺之捷而固已收劉鋹於堦墀不待
隳金陵之壘而固已縛李煜於几席虎臣驍將受成
黼扆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一聽陶冶功成事定迄不
自知其所以然非神武大略卓冠百世之表孰能與
於此竊迹明堂玉版之所紀若開寶五年召進士安
守亮等對於是殿六年又召進士宋準等覆試於是
殿八年召契丹使觀射於是殿是知藝祖之世緝紗
玉斧清蹕羽扇臨於是殿者殆無虛歲所以大武功
而清宇宙其貽厥孫謀也一意遂交至於乾德之元鑒
也昔戰太宗之世禁橐大闕皆襲講武之稱其昭示
萬暴戢兵之訓一也鴻惟是殿之建開天闢地剏我
萬無疆之寶祚上與虞舜干羽之兩階同條共貫彼
梢檗偏陽之制崇侈光麗奉己而不在民者曷足稱
於聖人之門哉用敢發揚昌鑠播於億萬斯年俾勿
壞臣謹記

隆儒殿記

[illegible]宗皇帝皇祐[illegible]之三[illegible]明通化浹洽折

衷六藝統壹聖言真老師宿儒濟濟在列延訪詔有司
朕紹休聖緒樂與搢紳考古之士燕見紬繹存神索
至用緝熙日就月將之功于肆開邇學廣迎英之廬以
爲講讀之論說之地顧稱號之名未立惟一二左右之
臣汝爲臣度等言陛下崇隆儒術肇新廣殿親臨帝
尊博延承學之臣右文之風推校千古無所與遜臣
不勝大願請冠以隆儒之名丕諭聖志臣昧死以聞
制可其請是維文教之盛照映國史赫赫若前日事
臣幸得以鉛槧待罪追述闕休以貽罔極臣之職也
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記曰道待聖人而尊故儒者
之是非必百世俟聖人而後明自三代以來尚文之
主史冊相望褒衣博帶禹行舜趨肩相摩于朝盛於
稷下論於石渠觀於橋門議於白虎洋洋乎聲明文
物去洙泗不能以寸然束於詁訓泥於古陳滯固踈
闊弗知合變質之以金穀甲兵之間試之以浩穰要
劇之地則惶駭眊眊無所措其手足甚者誦六經以
文姦言遂君之欲傳之古誼私龍斷以獵高位爲世
所患苦蒙佞狹陋陵詆侮以儒爲戲而真儒碩學
與蒙其恥淳于髡之徒至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
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迂士

禁以儒爲無益於治亂欽惟明堂用一二四蒲沈
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明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
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効也
宜惟我國家聖聖相授尊道貴德以實不以文及我
仁宗皇帝紹天撫民表章儒術露門經幄咨諏講肄
言成典謨以隆儒之名登諸榜風示天下群士恭
嚮異人並出輔成四十二年冠古之治真儒之効自
於當世向之詆訾儒術者前僨後恭自咎自悔掩千
思之宿憤刷千百載之恥非至是而始定
乎道待聖人而尊也臣又聞之漢肅宗皇帝幸闕
里祠孔子命儒者講論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
卿宗有光榮乎僖對曰陛下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
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夫臣臣爾宗固不
足以仰望仁祖竊嘗借是說而論之則仁祖之創毀
例名臣亦將曰此乃隆儒稽古增煇聖德豈特儒者
之光榮哉臣既述其旨謹作制書而勒之右臣謹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臣仰惟真宗皇帝潤色祖業統輯群元連四海之外
以爲帶九夷八蠻重譯大和枝附葉著上古之所未
嘗人迹之所不至

書於祥符元之九歲正月資政殿學士臣
殊始奏以占城龜茲沙州邛部蠻相繼入貢請圖其
道路風俗人物衣冠以付太史命介其請四月詔禮
儀院修四夷述職圖時判鴻臚寺臣復以汪翰入
貢列諸繪事命以其未備申命訂正以後一代之偉
觀是圖之指合八荒於坐隅斂萬里於咫尺俾王當
以籠裘升服咿嚘睢盱照映寶軸岌若飛動固可以
伯仲成周王會之篇與唐室職貢之圖矣臣竊原
聖意其徒丹青藻飾誇詡於無極哉所以昭示後聖
於元元夷來服之成憲爾用敢黑筆操牘拜手
稽首爲贊曰

宋繼唐帝　跨唐軼虞　瀕巴布濩　外薄海隅
於穆真宗　垂拱而治　南洽北暢　東漸西被
日域月竁　桂海冰天　踰沙軼幕　叩關請前
火齊錯落　浮球沈羽　道路如織　歸我天府
春王三朝　九夷賓將　庭燎晰晰　璧玉萃光
削衽解辮　十百其耦　象胥舌人　傳相先後
廼詔典客　廼命鴻臚　哀工之良　是繪是圖
咫尺滇池　跬步瀚海　狼居龍堆　滅沒晻靄
丹崖鑠石　黑水流澌　一幅之間　氣候屢移

龜玆之樂　巴俞之舞　登于練素　寓其欲舉
昭揭遐宇　以遠休聲　群公縱觀　劍佩鏘鳴
維圖之設　有勸有戒　惇德允元　蠻夷冠帶
後聖繼志　無怠無荒　日益月增　山梯海航
王會未書　職貢莫紀　時而颺之　以對嘉祉

慶曆觀文鑒古圖贊

臣聞圖書相爲經緯尙矣經之以書載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緯之以圖繪前代成敗之形而觀者鑒焉且其言者入乎耳而著乎心日其繪者入乎目而著乎心惟圖與書所以開導人君之聰明而交相養也恭惟仁宗皇帝博稽古訓鑒前代爲元龜凡自古君臣美惡之蹟罔巳厭欽於方冊之間尙猶懼紀於簡編不得左觀右覽朝夕展對迺繪爲圖揭之祕殿名以觀文鑒古從之以後意不刊本指慶曆之元正月戊申出示輔臣四年之仲春御迎陽門復命輔臣觀焉丹青飛動參列於前合數十代之明君哲后皆爲今日之益友合數十代之名卿碩輔皆爲今日之良臣合數十代之僭亂虐政皆爲今日之至戒坐於室而見千古所以成四十二年熙雍之治者圖抑有助焉謹拜手稽首而爲贊曰

古先哲王　左圖右書　迭相經緯　百世楷模
在帝仁宗　增光四葉　鑒于前代　憲章洪烈
延閣廣內　典籍之淵　並列美惡　有萬其戢
殿帷深靚　旁搜博采　播諸寶繪　揭爲規戒
金鋪玉戶　丹青相宣　邦國若否　瞻之在前
土階都俞　九官底績　就日望雲　不違咫尺
攀輪折檻　還笏攬裾　凜凜生氣　凌轢坐隅
璇室傾宮　息敎修麗　圖其覆轍　危竿欹器
迺發天藻　奎畫雲章　迺示弼臣　導其贊襄
紫宸仗退　游心太古　槻龍轉陰　寓目繼素
拱揖令王　爲吾友朋　想像音賢　爲吾股肱
翱翔周覽　一息千載　緝熙聖學　兆民永賴
漢晝西閣　克纘並彰　唐設遠屛　以鏡興亡
昭哉寶圖　超唐絕漢　揚厲碩休　下臣之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帝王有至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竊謂至樂曰以天下養是也漢高帝混一區宇極西海九州之奉以致養於太上皇五日之朝龍旂鑾輅雷動星陳風天下以純孝其踐祚之九年冬十月治南宮乃命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未央宮成置酒前殿高帝奉玉卮起

爲太上皇壽觴以上壽以備萬歲歡聲皆盛如雷如
霆稱觴高帝慶奉許項帝制天下之樂未若奉卮之
日也夫天以天下與王者易以天下之養與王者難
王者得天下於天易得天下之養於天難惟稱五三
六經之傳鮮有兩得者惟高帝獨介古今罕見之鴻
休具簡編未書之盛與想夫奉卮之際天華爽樂
物効祥〻陛戟殿帷函被光景王卮擧而天下爲父子
者〻歷數四百年之漢上儀偉觀前後相望而未央
之會於斯爲盛卓哉煌〻丕天之大律不可尚已是
宜命鴻生碩儒作爲歌頌播之樂石以遠非常之慶
攷諸載籍闕然不傳謹援束晳補亡之義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雲起龍驤　赫矣高祖　肇域萬方
洒掃群穢　武騎聿皇　拓迹開統　炎祚靈長
至樂無極　太平有象　其樂維何　以四海養
其豢維何　兩宮相望　法駕問安　肅陳天仗
時惟九年　未央落成　闕庭神麗　左城右平
浮柱飛楶　俯視列星　路車乘馬　莫不來庭
帝謂群公　朕提三尺　頭如蓬葆　履冒鋒鏑
啓茲治安　用光考室　實惟深父　教誨之力
洽洽典客　鬱鬱鼎彝　沓沓奉觴　躋茲其儀
供張前殿　母敢不祗　燕饗諸侯　茲預是怡
陛戟百重　翠旂的歷　華降雲霄　劃開鳴蹕
庶邦冢君　駢玉交舃　鼎胹俎胾　籩豆有秩
文始之舞　干羽低昂　金支翠旌　蹈厲發揚
安世之樂　四垂高張　轟磬諧洽　鳥獸蹌蹌
既屈帝尊　頓首丹地　捧彼注茲　泰樽益斝
奉卮太上　融融洩洩　以禱以祝　萬有千歲
貂蟬峨嶬　驩聲傳臚　日華五色　嶽靈三呼
祥風和氣　蜿蜒扶輿　泯渫璧璫　枝拂綺疏
高祖聖孝　焜燿民聽　溫凊宸極　擧觴告慶
高祖聖功　幅員耆定　仰以寧親　順神淵靜
鴻化浹洽　成蒙陶甄　比屋孝叔　連墻閔騫
奄大休嘉　作此頌焉　颺於石渠　以詒儒先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天子之孝以養志爲主清蹕三朝不足以爲樂惟盛
加四海冠帶百蠻大荒絶域莫不歸職貢於天府然
後足以仰稱付託之重而盡養志之孝也唐神堯皇
帝脫屣萬乘與造物者遊迺手挈神器授於太宗太
宗開乾闢坤身濟大業以增禪神堯之丕緒西突厥
之盛古所稱莫強焉迺頡利咸赫徒然受封冊遣使來

庭神堯嗣聖威德之遠覆親宴使者於兩儀殿謂
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
壽神堯喜以酒屬太宗太宗頓首謝復奉觴上神堯
壽惟神堯傳序之明惟太宗養志之孝兩臻其極壽
觴之奉醇風和氣陶冶八紘忻忻愉愉如醉醇醲溢
非邦國之大慶千載之絕會歟彼昆邪之降很居之
封渭橋之謁亦足震讋夷狄然有其功而無其時雖
欲需餘瀝於兩儀之觴不可得已竊推美盛德之形
容而作頌曰

烈烈盛唐　明兩作離　何天之龍　提地之籙
於赫太宗　功德巍巍　原命養志　聖孝所基
煇威王靈　銅虎四馳　大荒絕漠　磔裂分剺
鴻業崇成　泰山四維　突厥遺種　屈強於西
沐浴元化　卧鼓息鼙　來請來覲　同我昌期
帝謙不居　穆然深思　告慶慈極　功敢自歸
神堯嘉止　張宴兩儀　日月重華　芝蓋相差
爾公爾卿　冠珮紳緌　燕及戎使　雕肝嗢咿
曳星之髻　歷天之旂　雲軿雷鞭　翠華葳蕤
樂舞破陣　金石塤箎　嘈啐鏗鎗　蹈舞傲傲
需雲上覆　湛露下滋　睟表粹溫　載發嘻咨
嗣聖纘統　要荒來威　高視羣辟　孰盛與夷
付託之明　無愧烝黎　百末旨酒　酌彼金罍
爰屬嗣聖　隮祉介祺　卒爵而釂　融融怡怡
帝拜稽首　上萬壽巵　嵩呼齊抃　聲沸丹墀
乾闔坤憚　叢祥効奇　珍符瑞產　如丘如坻
天子之孝　匪循近規　五嶽為豆　四溟為罍
孰為冬溫　仁恩撫綏　孰為夏清　義武發揮
懿茲文皇　懷遠招攜　泰和洋溢　顯揚有煇
發越軒陛　陶冶郊畿　布濩郡國　旁魄邊陲
父堯子舜　前劉後隨　一人有慶　燕績咸熙
對揚景鑠　作此頌詩　勒之玉版　以永厥垂

建隆編勑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
亟開兩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
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
編勑四卷宏規正矩易簡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
職於秋官盼於郡國用啓佑後昆繼繼承承咸以正
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濡泳聖涯固不足以測
知乾坤闔闢之縕然職在幹畢苟可以詞語淺薄為
解諱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

後定惟五代之亂彊凌弱衆暴寡無知之氓奔者貴騁
欲睇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劫
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於是爲壹切之法以求勝
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
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黠胥老吏生死於渲書
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穽陷民而納之死悍吏酷
吏奮髯抵案斬艾擊斷專以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
道民舉足而蹈陷穽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爲
終日之計時或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
出姦生令下詐起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以威毒燎
腥聞于天上帝震怒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
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撥
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傅以經誼蔽以
人情成書之布前日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
馭億萬生齒之衆風流篤厚禁罔疏闊斯民安土樂
生不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囹空刑措之治矣昔之爲
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爲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
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寬而民日謹昔
之吏頃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盡諾而有餘是
知爲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明峻

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
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爲主臣竊
以爲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
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
復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
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
化益明則刑名輕減慶曆嘉祐以來鞭笞之罰不上於
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
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
來者臣謹記

承華要略後序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聖統養天下之源
必緝與籍以熙聖功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
而重社稷罔不銳之以前代之載衡之以六經之言
碩師良傅左提右挈吉人正士前導後陪廣廈細旃
之上泮乎弦歌諷誦之音發焉煥乎山龍藻火之文
具焉用能用繼賁煇光日新潤色鴻業永永無極
臣仰惟宋受天命聖聖相傳真大駿偉之治曠古而
雖五帝淵懿不訓宏綱記與不券契而同不鑿枘而
合不膠漆而附不衡石而均踰時歷紀若出一日雖老

師儒欲形容列聖[illegible]傳之緝纘精研慮紛莫能究
其端倪竊嘗聞諸太中[illegible]氏側聞真宗皇帝天禧三年
八月制立昇王爲皇太子始錫之以元良述繼之以
六藝箴又申之以學古勸學歌吟之屬至於品式備
具本末閑閑則後有[illegible]承華要略之書焉越三年九月
召宰輔宗室近臣俾之縱觀然後知我宋之重規疊
矩爲世一轍者亦惟以養天下之源而已當真宗皇
帝之時天清地寧弓弢矢箙蒐露生息極熾而豐昇
中岱岳親祀汾陰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固可以獨視
昭曠垂拱視天民之阜矣顧乃留神於垂裕後昆之
原豫建太子以定國本爰因乙夜之覽博采載籍之
補青宮要紀之闕遺勒承華要略十卷叩分彪列昭
如日星親發睿藻斷以贊述用爲輔翼聖功之冠冕
書之所載問寢視膳之規齒胄入學之訓大綱小紀
纖悉無遺不閑厥後仁祖四十二年之治號稱
[illegible]萬古而空之者是書抑有助焉是宜列聖寶
[illegible]成式藏於宗廟副在有司增前星之光源少
海之[illegible]萬年擁休萬世永賴誠不天之大律也臣竊
考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
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疏[illegible]承華之箴言雖切而

[illegible]元積教本之書言雖[illegible]而要[illegible]不過用智[illegible]
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闕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
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功之卑汙褻淺也
仰其獲寶我宋承華要略之書殆將興河伯望洋向
若之歎矣惟舜禹執中之訓足以[illegible]是書聖學相傳
之妙惟文王[illegible]子之篇足以擬[illegible]是書[illegible]學也養之誠
世之相後數十載若合符節信矣[illegible]夫人之無兩心也
若夫神義入神耳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顧臣何足以
知之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illegible]檢校少保河陽三
城節度使[illegible]權主奉[illegible]祭祀進封加食邑
實封制

門下宣制閫之威風聖維城之[illegible]典宗藩之祀載通
左棘之班乃瞻兵[illegible]近屬爰舉陟明之律建旒
易鎮之榮播告路朝誕敷渙號皇兄保大軍節度使
某慈祥而惰敏仁厚而悅恂動思法度之循居遠奢
泰之習總群書而奏七略蚤是正於詞林獻雅樂而
對三雍亦[illegible]於治具蔚然擬處達于聽聞自席寵
[illegible]九治仲之[illegible]爪

朕紹纂洪緒神明之胄朕仰覩英祖之遺烈有懷其
邸之賢王肆以世閒孫允昭前憲肆簡克家之懿俾膺
攝祭之權分以彝器以展親貴之物采歸脤膰而致胙
享以忱誠是用賜亞保之儀更大邦之節篆章希冕
於昭命服之華豹尾神旗有赫元戎之重山盟津之
新組上鄜畤之舊麾由啓國封陪敦邑食於戲因心
則友朕方隆兄弟之恩繼別爲宗爾尚行本支之緒
往有古復式實令猷可特授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
度使權主奉其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主者施行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
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
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矣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
左而詔王以媺者也近其勢昵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
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
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際出入起居同
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
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漢揚雄
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備足以爲百代箴
規之法然求之於經書深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
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疏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歷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媺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今媺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媺勝惡微
蕩內移情　誠意悉款　究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修厥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昔夫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旦承暮獮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屛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宁　爲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代擬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臣某言舜曆在躬大一人之聖革年告布下輯三紀
之曆漢發動或書上干乙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恭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道參覆載功包古今凡

詔令之播敷若風雷之鼓舞鉔邦誣而刊謗史前烈
用光蓰黨禁而錄後昆士氣如洗闢正路以來箴諫
塞幸門而嚴憲章飭革輅以勞軍歛屯思奮蕭芝草
而耕籍九農告豊恤刑必至於無刑急士庶收於多
士揭於象魏國井井而有條隱之康衢亦泮泮而盈
耳登泰和之休運啓授受之公心繼照云初增光是
篤肆越盼於宸猶俾典設於攸司肇自建炎之元及
紀紹興之號旁加裒集胥協編摩言如絲而出如綸
昭華簡冊大作綱而小作紀布列章程集致治之楷
模萃保邦之軌轍于帝其訓與時偕行恭惟皇帝陛

下明兩作離函三爲極開龍樓之寢內闡性命之精
微紬鳳檢之書外考典謨之渾灝述此奏篇之御翁
然發政之新臣服在寧司華覲丕範初何勞於率屬
第有愧於視成皐陶見而知之豈容倫擬子夏得其
身矣爲淵淵源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
有進炎紹興詔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漢輿地圖序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
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
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
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爲王御史大
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燕齊廣陵之封輿地
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
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業有天下不足定
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
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
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
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
爲藩屛嗚呼孰哉用兹紬繹其意而爲之序曰自古
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
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
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鞠旦裂眥更相長
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凡流潭
滄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果何所
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
所覆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
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冒虎之
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

吾祖宗之所有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皆吾囊中物蚤夜以謀之反復以思之其披輿地圖之際慷慨憤悱氣吞雲霄撥亂之志蓋蓄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群賊之地奚翅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摹先定機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經營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掌上彼方飾冠被衮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若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地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郡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欵五原塞願爲藩蔽乃立之爲南單于俾稱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爲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若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以述之以告來者謹序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臣仰惟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灑掃華夏以丕靈承上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創驍銳之士咸集闕下罷其選懦者命郡國蒐補其數詔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習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至於三年乃創殿輪御便殿而閱武陛戟百重彤廷如砥打鼎翹關之雄落鵰穿楊之技彯纓鳴劍之銳並致其能天容日表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用能東征西伐總有不功一舉而平荊湖再舉而平蜀漢三舉而平劉鋹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嚮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無不隕滅者蓋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也嗚呼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阼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啓佑列聖開炎宋丕丕之基者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沈幾也臣謹竊述其事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野戰群龍　分割河山　風氣不通
皇矣藝祖　受天景命　神武奮張　六合底定

開乾闢坤　厥惟初元　肆發神指　布於幅員
尺籍伍符　簡其剽銳　造于王庭　肅較厥藝
羊質虎皮　力不勝兵　是汰是斥　練擇惟精
時其三年　天臨厥殿　曰熊曰羆　賈勇自獻
陛廉九級　左墄右平　旌旆如植　有闃無聲
貝冑朱綅　流星白羽　肅其戎容　行行伍伍
前疊楊葉　後貫戟支　連袂逢蒙　比肩由基
劍躍長虹　弓翻滿月　怒氣回薄　髮衝眦裂
靜如盤石　動如飄風　出奇入正　滅沒無蹤
帝臨軒陛　乃嘉乃獎　積金至斗　賜勞第賞
轅門之下　交相激揚　雖怯必勇　雖柔必強
霓旗南指　荆湖衡壁　蕩刃劍門　如入吾室
俘囚劉鋹　海波不興　烜惟狂童　羈以長繩
於赫王旅　動而無敵　揆厥本原　繄閱習力
藝祖聖武　同符禹湯　混一書軌　于古有光
藝祖聖謨　克開鴻業　列聖闡武　相望史牒
豈無顯德　其規未洪　亦有驪山　其刑未公
大哉斯舉　百王之極　小臣作頌　颺之金石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謝石淝水露布

尚書左兵臣石等言臣聞衆勝天天定勝人終歸助元功冠諸帥以八千之慓悍翦百萬之腥羶符堅流落草莽開關險阻傷既深於流矢食不暇於壺飧顛躓逃遁項籍烏江之窘零丁匹馬猶本初官渡之師殘息僅存措躬無所臣石等濫司戎律親奉廟謨[illegible]乘運際功名之會風聲鶴唳威加僭亂之區[illegible]歟以忘軀奉鑄鍾而獻愷斯皆王靈遠被聖略遠臨復前世之深讎雪遺黎之宿憤華夷闓懌日月清明洛灞岸而望長安共興感慨封狼居而禪姑衍當效驅馳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五

拾遺

題真覺僧房壁

何人夜折苕溪雲吹落山堂寄清絕夢回軒檻月入
岸林疎碎殘月秋風策策發晚葉外寒入戶明
頗似江南舊神歸平沙雁落汀州遠鬱何遠想
高士策中有漁父千古小山君胥次五湖閒波影斷
舊游杏壇少林之孫韻枯木避世避人何用逐渭川
護復千畝多江上由來一生足

再賦真覺僧房壁三首

湖山近減江湖趣寂歷顏回仲尉蒿縱有秋風何處
着遠籬無菜起蒼濤

屋角清泉賴淺沙風斜雨重似蒼霞沙鷗不下投前
浦寒雁重來失捲花

清曉霜鐘喚客興簷聲知度幾秋層
時見憑欄一兩僧

漢銅弩機歌

甘泉宮中烽火催戍兵出塞壺谷雷山兩都尉部千
弩音帶氣欲壓天山撼湖風旗尾角聲滿天日
色死眼香單于方發撤南風不競羽倒飛血刃恐寒
尚思戰邊塵無竹可續箭斷絃已作塞上塵零落銅
牙時一見土花蝕盡綠篆青千年遺恨今未平雕鞍
過盡不回首落身几按依書鑒蘚苔暗淡生古色中
有少卿千斛力從漢至今無大敵婦識只婚困其職
長平箭頭豪士憐赤壁折戟傳古籍古來悼慨共如
此脫略形器求天全是機雖然神應成風沙射
鵰天徑欲匹馬南山邊何必一臂三十拳

晚步溪上

跳跳夜齒印平堤露着烏紗客未知別浦歸舟爭占
岸橫林宿鳥自分枝閑裴漁父胷中趣漏泄騷人句
外悲每與清溪約長須風雅米算苔漣漪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
世故真堪紀幽棲不用占新涼入書悦好在對俠

夏夜

晚市收聲蘆虛瑩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閒静若葊
露休踈螢風梳細草長與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應森坊晚章

鉛槧青燈夜綃鈴紫塞秋請纓維拜疏投筆未封侯
帽白風煙慘船丹奮雨愁從來桑梓接助輓不成謳

和虞仲逸初夏復黄巖村居
幾曲江村雨外明釣磯漲屋入新晴參天喬木淺深
綠蓋水園荷先後生歸夢每煩春鳥喚故林可忍曉
猿驚功成共祖東門道不負溪山舊主盟

次前韻荅石秀才
幽軒返照可窻明政用高談荅晚晴共聽銅瓶秋雨
急不知石鼎曉雲生清詩未讀心先醉別日無多夢
已驚閑適烏衣盛文史秪愁異姓後宗盟

勸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歲月去如矢橫經徒慨然誰能通一藝眞不負三年
用意窺關外收功刻楮邊幽光回蠹簡新意出陳編
上相黄金重諸儒白首鮮同聲不同調嘆息伯牙絃

横山吳君佚老庵記
横山吳君琡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斥
斧收聲輟杖立於前榮閑竊語於階者曰恭墀儷畦
畎粟京稼等筭掛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
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闌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尊
俎臨觴不驚風月相荅此吾家長者所以佚其
老也又進至於郊閈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耕
既穫秋登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
也他日吳君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
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滴塾得吾醇出往逡而說淺近
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谷與身
關心慄厭市紛墉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
有頻愧楞者踵相接歲或不升阨癘用憂呻吟交於
大庭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喜勸相族黨
偕勞振乏已責紓逋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横山表裏
皆君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
學矣予之拓吾境也願童奴備其說於壁間以爲券

送張孟達序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蓋以自懸坐一室頹
然移日足欲跨戶限若有縶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
土謳誦隨聽隨忘謾不省何等語諸公長者歲時聚
會或賜餘瀝顧視左右頭頷作氣長飲大啜目眩心
悸疑鬱不安席酒一再行輙自脫歸里中豪浚蓋與
予伍雖予亦喜之狀甚疾諸人方屢鼓竟不售有
自浙來者詫以吾鄉有偉男子横儒超軼絶出無常
是殆能瘳予之疾徐舉其爵繫乃吾同年友張孟達
也予聞自喜錢欲往從之遊既蓋難矣而孟達在門
予甚喜過從之與之上下論議明儁闊達書端涓溪一

洛千里未跂目自視目中隘者寬窒者通狹者廣向
之㽞壁今浸化而爲夷塗矣向之沼沚今浸化而爲
淵溪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遽告行引觴操筆將以
酬孟遠之勤屑威章竭蒙征縷斂卒不得一語意慚
其客從旁解之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
友以窶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欲別謂其友曰何以
餞我其友曰吾終歲殘不滿于一飯費前馬後乘夠
佩鏘鳴供子指呼役者乃吾疇昔裹糧不敢仰視若
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索忍
人哉陶朱公曰是所以賜我也汝之陋在吾則爲儉

汝之陋在吾則爲恭貪之病富之藥也敬再拜受賜
以孟遠之贈於學而道今古佾詞章於其前是猶窶
人子與陶朱公競富雖市人亦揶揄之儻亟自吐實
盡發前日之痼疾而不敢蔽則異時璨倉華而榮百
辭庸也不復遯於下中之品乎子又奚慚僕曰唯

方夫人誌

夫人姓方氏尚書禮部員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
矩安人孔氏之女我先君從事郎呂公諱某之配也
外王父之没夫人尚幼服勤外王母左右母子相恃
爲命粪生三十有一年而歸于先君又十一年先君
即世是時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攜鞠育更
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姊始出適迪功郎曾某祖
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戶參軍未及祿養以淳熙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不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
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
域別在信州上饒縣之德源不肖孤哀荒顛冥不克
合祔恐旦暮即死不能終大事亟以次年二月二十
日奉夫人之喪葬於東萊公兆域之旁至於夫人志
節履行之懿則俟它日詳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義烏王君璀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
識王爲右姓族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婦小大無違
言姑余夫人律閫内甚嚴諸婦屏氣側足候伺顏色
少當其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焉幇源之亂民十百相
依聚掠賊議長皆相顧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
里中豪劫前虜者率命官斷成或說王君無後時夫
人戶之曰君居兵間斷以殺戮闔井非利之也即拜
辭其誰明吾心王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辟佐王君
綜理其家首具有條俠盡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

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寢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
克葬于鄉之高麓原青口里二子長安詩將仕郎次
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延次鄉貢進士周寵孫
男女十男曰向昭自強自得自牧自求塔其女孫者
曰宜教郎鄂州州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
壎曰迪功郎信州上饒縣尉錢逖餘在室曾孫男十
二自得乆從予遊實來謁銘銘曰
吁嗟夫人　蹈柔則兮　百世之下　安此室兮

為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啓

講舊遊於群從忝接茵憑圖嘉耦於諸孫肇修幣聘
載蠲吉旦用展多儀某人宦學載初及茲授室伏承
某人德容恭劭協此宜家奕奕梁山顧自慚於槃土
湯湯淮水幸將担於慶源二姓之合於禮為嘉五兩
之陳其儀則舊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癸亂書林頽敝范文之後入篆蟲詞壘濫從東郭之
先登櫂集寵初幸踰望始丕惟夫子志在春秋抑善
善惡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道之將發開於王氏
之詖淫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黨埃之蔽
再還日月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

夕ま公選之求苟非其人不在此位如某者降材謭
薄涉道顓蒙業猶失國之發忘識類關文之升繆衛
多君子瞻睃軌以屢驚曹無大夫顧家門而自絶凌
兢遂隊淹勉終篇方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及
思同業歷數四封厤在泥塗絡繹久遺於舊老不寬
圜闌廣川尚滯於鴻儒懋有甚於積薪思實歸於推
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
賢簡孤忠而報國深嘉曲與寧踰華袞之榮悔采兼
收筆或裂繻之誤遂容屛瑣亦預品題某謹當懲戒
根矜聿嚴元始敢言得儁之易當念措辭之艱惟非
然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麟獲誦正學於大庭
若作鵷飛抱遺經於窮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為吳支聞作謝發解啓

曰罷宮槐袍如立鵠霜清圜棘字若棲鷗書雖天府
之新心實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
走姓名於四境波翻雷動沸謠頌於九衢奪於外物
之光榮成此一方之驕濫揣循其本初無足誇物往
貨來豈市壓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畎畝之奇功得之
者既無矜容覩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
是絲鉛槧之常羞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偕

集卷之　老學

前既春官限三山於弱水遐瞻位路重九譯於越裳
物未售而預伐懋遷之能耕未偶而先眩積倉之富
苟有識者豈至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陋末學區
勉詞場之獻凌競貢籍之登退視同儕袖手率多於
勝已進當堅敵著鞭敢望於途人方愧懼以靡容何
囂滑之敢起日虞顛躓仰負作成茲蓋伏遇某官樂
育英髦推揚善類叅天杞柳悉由封植之勤衆闢菁
風俱出網羅之獲豈容彝陋亦預選掄某敢不佩服
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用舍行藏
付窮通於正命

爲人作論旱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席圖治視民如傷去歲江湖數十州
年不順成憂䘏之詔彌復之令賑給之科丁寧懇惻
無所不用其極自秋而冬自冬而春自春而夏哺養
之有日望一日今麥既登場歲事有望陛下宵旰之
憂亦可以少寬矣臣既竊爲陛下今日賀復私爲陛
下它日慮敢干鈇鉞之誅而冒言之蹤賤小臣服役
州縣不得與聞闕庭之議妄自揣度去歲數十州旱
荒之初聞說陛下之前若意其必有兩端焉因有大
聲疾呼言其深可慮者必亦有隱情匿實言其不足
慮者矣陛下明見萬里弗以不足慮者自寬而以深
可慮者自儆軫顧經理變饑爲穰此陛下灼知民瘼
審於取舍之大驗也臣竊恐向言旱荒不足慮若見
今歲之無事遂進說曰曩固嘗言艱食必不甚流移
必不多盜賊必不作今前言皆驗彼大聲疾呼者皆
增加張大其事以干譽要名耳是宵旰之勤殆爲徒
勞而發廩之發殆爲虛費也以陛下之明必無敢進是
說者臣私憂過計或萬分一有之則於治體所繫甚
大請以臣身親目見者析之去歲旱荒之初凜凜岌
岌人不自保焦熬焚灼可駭可愕雖號爲大聲疾呼

者亦恐重陛下之憂困厄危迫之狀錙銖減削十僅
能達其三四耳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郡
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其所以度越艱歲安帖
無虞者蓋朝廷周卹條畫如此之詳官吏奔走率職
如此之勞豪右傾倒囷粟如此之衆而陛下寅恭祗
畏昭格天心導迎善氣又有非群下所得而與者矣
使不如是則艱食流移盜賊之憂豈止如始之所陳
而已哉論者苟徒見今歲之無事遂謂向來初不足
慮是猶疾愈之人忘其針熨砭治之艱難反疑疾疹
本不能傷生如後復有疾可不爲寒心耶此臣所以

竭于慮之愚而旨進其說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加紬繹因荒政之告成益知疾苦上聞果有益憂勤兢業果有效天人感格果不誣充是心而擴之天下之事臣知其無難矣惟陛下省其愚而采其誠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伯秀名芷少與太史同游三山林少頴先生之門此詩

異時夫子門論交心獨可晨窓並几案暮燈共燈史同升大宗伯道阻山破碨淡墨滲棲鴉大開棘闈鎖高攀三百丈偏數不及我咫尺判飛沈鵬搏笑鳩墮旨塵兩跡隔歲月悉篇寄風吹趁口帆雨緊潯陽柁故人尚一別旌旗空紫邏相逢路舊游驚詫朱墨夥摧手惡官淵屈指嘗載祠官兵平湖波濤日春歎飽看五老面此計殊未左山房有閑暇欲往輒不果須君發其藏萬卷共兒坐

爲右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問初度於騷人尚記攝提之次得溫言於詔使有來羔餼之頒雖曰常彝實維渥澤伏念臣久膺委屬浸迫衰遲動業無成惜流年之尺寸勛勞莫報愧厚廩之千鍾每於載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繼粟繼肉雖屢省於便蕃食禾食功迄兩無於稱塞退而自揆奚知所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覆物以仁馭臣以禮修宣王之考牧庶物既蕃體義易之養賢雜舍周樂受華貫數蕃飾始生臣敢不追繹報忠益竹移孝無復遺羹之地承予視恩惟令含哺之民共均君賜

徐君墓誌銘

明招茂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一風俗射悉樂田畝而畏官府做嬉偷嚴之君獨不入其鄉予歲時上冢過其父老咸仰月忘返稍稍遣子弟從予游未幾予領郊遂巖然出與郡邑之士齒蓋將繼此益進而無沐之則恐其漸之塞亟閉亟予而又爲之銘有所不得已也君諱宗盛字祐元以愿朴稱於里閭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二月五日葬于鄉之下東塘君無志時貲命其子一夔來請世亦及是後來請銘文辭甚矣寺是鄉質之不彫也

中之孝弟之義引翼蒙養於古之學者或庶幾焉刻
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者外觀日勝中實日銷則豈父
兄所以屬子之意哉遂弁其書於居之壁以識其初銘
曰　父留于播兮將求其實兮益且脩兮無辱斯石

策問

問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父天母
地肇舉郊祀之大典此聖人所以通天地而無間也
圜丘方澤之制蒼璧黃琮之薦義匹體對載於禮書
者初未嘗有輕重然稽之舜典受命甫始肆類于上
帝而地則不預焉雖曰望于山川山川者地之別而

八一

非其統也武王底商之罪首指其郊社不修不過以
郊對社而已惡睹所謂郊丘者哉昊天有成命周頌
也大司樂周官也頌並言郊祀天地而大司樂則異
之以冬日至夏日至之二時其分其合抑將何所折
衷也　國朝南北郊之議名儒碩學迭相論辯溢於
編簡迄未能定於一此固議郎博士之責亦為學者
所當共討論也盍深繹郊祀之本參經據傳歷考前
代因革廢置之所繇詳著于篇

問文之時用大矣哉觀乎天文以察乎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殆非繪畫彫句者之為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
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
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
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
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為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問兵不從中御將不可數易乎其擇而久其任固守
邊之本務也疆場之司安危繫焉宋以微文迫以峻
法朝除暮易炊未及熟又擊刺而之他雖有儁桀何
自見其長而騁其材哉頃者朝議以兩淮隨塞隣敵

八十四　張崇補

建久任守將之專授之以柄饒之以財解縱繩墨一
聽其所為是雖藝祖之邊政固可匹休儷美而並
峙也昔羊祜之襄陽成汭之於荊南張全義之於
西洛咸以委專歷久瘵彫荒為盛得人如數子者
固無矣如猶有一不能就負闕之寄其可不豫思
所以處之哉逛者雖擇使之亟拜亟罷其本末首尾
皆人耳目所接尚可覆按者也願詳言之以佐帷幄
之餘論

問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所以表天下之善而示
無窮之勸也豈以文名奕以康名闕天以尊驕揭日

月於有周一代群臣之上固非畧客𣪻人之所敢議
蕭何曹參同爲漢相而何之謚曰文忠參之謚曰懿
一多一寡説者疑其有優劣之辨衛青霍去病同爲
漢將而青之謚曰烈去病之謚曰景威一詳一畧説
者疑其有厚薄之殊不知當時之君其意果有軒輊
乎抑無意於抑揚而偶自爾也房魏並以輔佐稱而
文昭文正之謚雖無多寡未必不寓隆殺於其間英
衛並以武功顯而景武正武之謚雖無詳畧未必不
寓厚薄於其間自古人君之追崇將相其處同功一
體之人所以每難其一心之公也

主上既釋嚴之遺而今機軸之舊聽波肆之辭而思封𧽚之行延者
中興以來將相有勳勞于王室者易名之典或未克
舉賁之美稱以發潛德之幽光光寵服耀固非上如
太常之紀大烝之享景鍾之勒而已也剏歷考古今
將相之盛烈歷代褒飾之榮觀謚法六家之異同曲
臺諸儒之予奪情考編述以占 聖意之所在

尺牘

答潘叔度

其到嚴已兩旬郡庠亦漸成次序規矩皆無所更改
但展入未歸以身率之而已
在學士人樂從者十之八止有八九人教市學者頗
相妨 鄭樂道爲人自平
實但所病者力不足耳程易繕寫今幾何年兄千萬
少留主盟俟其將畢乃爲此來不然恐遂一散漫不舉
也
共官以粗安無足言者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
善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
以王龜齡爲未至 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有所未到論
未免聊 亦未以爲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
但相待獨厚恐於同僚形迹已再三懇之更俟一兩
日當力言之也張守闕年兄識篤甚願見他時到此
兄之似無害易傳刊板更望留意
共官次粗安無足言 皆程易既下手則畢工會當有
期因見賜對諸公告時勉勵之不惜前勞則無後悔
不待用誅 也下訪之期未有日否雖夢寐誦約
帳架皆之匪然若得勉留三四日過至節乃行得此
書但有端緒尤幸叔昌得暇能偕行否郡庠漸就緒

亦無挾規矩者加之歲月須略可觀也

又

林謙之以幾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須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可喜日來時事變更疑畏者頗衆然有心於避禍終不若無心於任運耳

與劉衡州 子澄

某屏居却掃幸無他撓讀書亦不廢蒂課但終欠講論之益耳朱丈許春間偕爲湘台之游甚恨尊兄在遠不得同之也外祖像上納偶南安便行甚遽略此承問

某杜門久不闖門旨深馳系病體已成廢痼不復可料理但靜養順聽爲況却安適也荊州之訃令之至今心折祭文錄去所欲言者盡在是矣聞朱丈往拓抱不知曾成行否講論想甚樂病中只有仰羨爾參預處閒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謔雖未在諷切然便無誠篤厚重氣象未必能動人也偶除故官其不可出人人所知但一番控辭酬應亦甚匆匆作此他惟爲道義加重

與李侍郎 仁父

某津亭請違又復改月惓惓已不勝瞻仰即日初冬凍雨恭惟舟御所次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冗食東觀偶未汰斥經年陪侍講席所以受予教將周浹隆洽一旦驟遠函丈頓覺孤跡煢煢無依雖強頹官次意緒忽忽如有所亡也武陵合符猶在來春莫若小惕郡渚爲度歲計文潜既到九百當能調護況舊治種種人情想不至落泊也連日風雨舟行計亦齟齬不知寢食亦安穩否念念楚然動心所恨微官束縛不得身護行李惟一味馳鄉而已便介亟行匆匆附起居向寒惟祈保爲斯文崇護以俟陽復泰亨之寵

某官次猶遷似塊處索居所懷偪塞無與紓寫默默隨群寢食頗適日積愧靦比復同舍例攝省戶偶占

禮部雖日前文牘極清簡然猶有討論便繫典禮責綫政自不輕也開府之始酬酢經理想亦小勞區畫齟齬江渚之久分行李餞遂探煉亦可少就休憩也遠方人士亦有可與語者否史事諸志自冬春來雖各粗成編然首尾不完節目斷絕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辦第恐抵牾處多耳徐鍇通釋紹興本近方得之比館中本闕十卷蓋此書本名說文繫傳各分子門其前三十卷謂之通釋乃印本所有後十卷各別有名乃印本所無今旋抄錄送去但此本蟲蝕闕字極多若得暇以說文參校義理亦可推尋也潜義類編年 謹納上唯仰祉

履歷及其他文字煩往家叔處取猶未到當更趣之
纔得即尋便轉致次仲信祠禄文字前此與傅景仁
同將上獨見却執須更待少時耳李修聞尚留蜀中
莫非以還侍旁否近事邸報中可得大略周丈自春
來請去之章已四上李壽翁亦以病告經月陳能之
入史院一日即得眩瞀之疾迨今未平大抵目前善
類或去或病悒悒殊鮮況也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
多閑暇長編莫留下手再整頓否遠地士子固難得
亦有可與語者否建茶三十夸謾助午甌敢幸笑留
所論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漸可整頓
否雖遠方難得人商榷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

呂外集 卷五　二

也
其官次粗安無足言者但自遣函丈朐懷偪塞無所
發紓雖猶黽勉於此寡耦少徒殊鮮味也艤舟許時
啓處飲食豈能一一安適俯領郡寄固亦少阻歸興
但進退遲速上可以見君子體國之意下可以杜塞
不見察者之譏蓋未爲失策也地理志以其方出殿
模俟假滿當詳閱討論當已無遺恨苟猶有合增補
處即一函與周丈共議修入却續拜稟次通糧比從
姚令求本會其行部猶未送到當更趣之所闕卷數
比見館中修書因却尋得全本但有脫字處極多
當併録呈次舍人伯祖履歷以家叔自蜀安歸有失

子之感俟其悲傷少定當可得也潘義榮文字亦當
更趣潘監鹽政恐未必曾纂集耳史事猶有五六志
全未有涯勢須展限人情易得因循殊未可期也鄭
景望出守宛陵於養親極便但館中益覺索寞耳陛
辭所論甚剴切良可敬也廷對議論者率在高等當
士亦有數卷頗可但恨中不敢錄本年武陵民淳事
簡易豈以其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
訂修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
遂爲完書粉紙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祀寖遠未
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
時復還恭近筆削之工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所

呂外集 卷五　二十一　吳旺 補

欲布陳者何限要非紙墨能究鄉風不勝惓惓
其官況碌碌粗遣比來史限迫趣常宿館中外錯
毛起猶未見入功緒甚恨函丈在遠不得一一質正
也武陵民淳事簡當可卧治亦有佳士可共語否龔
參父子沒於桂鄉極可傷劉樞亦復不起善類甚惜
之也張欽夫即荊南不知已到官未同在一路凡事
可相應援亦非小補也陳丞相有奏事之命猶辭免
又未知到闕去留如何劉文潛在桂爲況何似亦時
相見否劉子澄已外除諸公莫爲言者近得渠書只
欲求祠也
其官次端依凡百慵遣史課雖日不廢亦只入夜場

人常粹未就緒北罪雖有其志而力不足每相與浩
歎共思去歲合堂同席之樂也踳後刊紀校編條例
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李群玉詩謹
抄錄拜呈餘金併往向來說文繫傳非特挍勘艱
政以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補小
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張欽夫不知已
到荊南否宋元晦辭南康已有不許辭免便道之官
指揮不知肯前起否劉子澄已從吉此間娟嫉者頗
衆數不過得一件又未知關次何如爾
史事諸志近略見涯緒但職官選舉一兩志未就條
目尚同舍去來不定故難見功也黨籍本末想類次

已成編無由蔡由析當以問朱元晦得報即拜稟近
日夜守備有翻語雖未得其詳某竊謂邊防經理雖
不可緩要須中外相應乃可侵盡苟或未然不若姑
且務葉補因仍舊貫之為善也
近以怨感末疾重為醫者所誤既投熱劑又復吐
利秋後遂頓危殆亟更商易擊辛而所用藥漸覺效
此一月來手足間皆能自如但微有弱處精神言語
則不甚有異於常時但病體疲苶不堪少有所前雖
承恩補外而官中許時殊覺不安更稍可強勉即當
將求歸矣文海委編與數便蒦一時紛紛盡因怨激
亦恐停至此爾中堂相應以處之而已其始亦未欲

以前亦累有宣諭於　敘也恐或欲知契丈祠請
既不從正人未遽遠去善類朝夕以冀宣室之與思
也
喬論夏小正及謝顯道出處暖檢元祐軍防錫病中
未能及此展守回避之說亦以臥病無自而聞知然
人之異同亦非我所計耳令嗣皆已別拜書

與陳同父

某權關寺無他惱但立秋後以酷熱纏閱亦稍廢耳
柘齋寶之論讀之悚然凡讀易者要當深知此觀象
之妙非克盡己私者不能與然自昔英豪於事幾之
際皎然乎其後彼固非屈意於克己者果何說耶

若使以私意揣摩億則屢中推之則其變解於杪忽
豈蓋之表者揣摩之謂殆不足以當其心也蓋天姿
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但
矜為己有則不能與時偕行多迎隨附益之病未知
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
於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策問
識有味其言反復展玩不能去手諸生有能領此意
者否讀袞度颭尤慨然三嘆也李侍郎行狀已
第恨平生未嘗接其言論風旨故於書法詳略不能
措議然見文氣之踈宕高勝而已其間如論鄂州時
以公處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辭也於藝易仍集帶

八度然曰是不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云云論[illegible]
丞相罷去之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至兄
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末云因嘆世之薫人者甚淺
不足據此數條皆是尤妙處亦是合斟酌處也
尊价伏奉誨示引紙疾讀恍如握手不知相去數百
里之遠也長夏溽暑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節下粗
遣自入夏來以史限督趣平明趨局日晏乃還舍人
事酬酢一筆勾斷終日在書冊堆中與往在明招況
味無異只是麋氏廪稍每自愧恐耳時事非惟未易
措手職守各有攸司又况然無上下之交若欲强聒
則尚口乃窮矣平生非子了拘小諒者苟有益於其

呂外集拾遺 高同補

政不承接而疏導之此蓋兄之所深悉也諭及近況
之詳既然浩歎者久之百圍之木近在道路不收爲
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
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蓋非井
交之盛而兄以此自處乎性與益加寬裕從容自順
以慰見慕之徒之心幸甚廷對山林草茅之論但隱
有少斟勺者後來亦深勉諸人勿勝本傳福政如
諭所處也居尊正則景明道夫已一一道來意黍
恭諸公方且調護未知能回否不然則且歸俟
近來請祠亦必可得也張欽夫近處于得
乃請出處遂有郡湄之命亦且得 也劉

者但舉削一事從前不曾彼戒然况家所三之論俟
見乎哥翁如其語及亦當贊助也
某節中碌碌粗遣但蒙苃無補斆耗大倉積愧如山
耳居尊往見必巳前到令正則又赴約握手劇談亦
是快事一官所緣不能追逐上下其門殊憮然也清
馥香一貼鳳團一斤漫爲山中之信其他正則自能
詳道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
百姓而慤頗似有味映鲁之水消消安流初何足
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激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
重耳

呂外集拾遺 右呂帖

其實次粗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
相繼引去之後又 欲成群隊只得癡坐静待而已
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
爲求田問舍計耳三啓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議論
断絶之久須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
政惓惓所望者甚休甚休居尊一病聞甚殆知已
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亦
少鬪諍不然處未艾也正則憂居後曾得消息否
其碌碌如昨無足云者示諭敢不敬領但太倉一粟
或出或處豈能有所關繫但付當塒共守位固不敢
無事自生瘡痛也

某碌碌官況粗遣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聞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秖是喝高和旁耳漕臺却盡如人意王道父尤濟事也此月二日已畢芮氏姻事祭酒夫人自送來感念疇昔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共淡泊也試聞得失本無足論似深察符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點對㚢子爲吾兄者亦可一笑也所事既畢田間必有佳況亦時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一兩士子伴否李壽翁休從班差強人意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耳鄭丈移還宗寺　石舉蹤跡遂安矣

某只今病狀除手足萎痺外其他頗健略如平時若

書以舊難除終是有過當處凡見愛者無不痛口鐫戒雖未能勇從然亦漸減少也永嘉之行未便發途否比嘗得正則一書而人不來取今以拜納書中數語偶與來教所稱之說合與正則發緘可且發一笑也張荊州不起此自有所關非獨游從之痛哉使其不死今黔檢整頓處甚多至於不自異不尚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居等無他昔者五月間瀕崎相過甚卒病中尤思朋友旦夕之望

承旦夕見過數日以望四經說手爲攜行病廢既深政賴此以醒之耳小筆作挽似不足介意頗乎犯而不校淮陰侯彼出跨下兩條路徑錯不同這一般非久不得常深留意鄙說云未梢鯉魚就狐窠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縣令斷送了事變大小豈有定所哉病中長寫字如虎纔纔至此意亦可念也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疑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然焉不知魏何如紀年之一書爲後是而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遵國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哲而三國紀年之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

不可系於此（魏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三國……）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邪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來歷甚詳但其（……）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乎奪甚有味但大（……）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許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可與爲所以安之不疑者乃以葛公之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有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云著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從

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剛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然鄉意竊謂吳四贊尤非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廣統贊論無窮之義甚正開卷贊亦穩但求教謂同為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究竟深求其所未至鄉高明之姿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

與陳正己

某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鐫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斂當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作退膝下承頒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惓惓之禱唯覬終之以不倦而已 靜經從稍欵否朱丈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耆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任吳三子皆朴茂可喜第窮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凡生一室終無琢磨之益頗此然發憤不為飢溺也他祈為道義珍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矣

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為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亦不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作還侍旁當有餘樂幹蠱計漸見次第先之以身諒無不孚應也

與葉侍郎正則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郭養正

某衰苦日深無足言者之官既已定日跋涉良勞兩月來所講論細大亦略備矣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

閫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恨外雖布振束為終亦無力千里之別敢以此言為餞

某衰苦待盡行矣祥除追慕殊無生意年來自念已分工夫殊欠闕自歲初盡罷遣習舉業者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自此來講論者既無外誘當易見工也前歲向講者蓋甚詳悉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皆許排遣處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

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某一病踰年近覺差健但去秋有悼亡之痛至今懷
抱猶不佳耳到官漸久想淒諳悉外物皆非可必只
得自盡其職事以聽其何如勤謹寬耐勉之足矣新
寧林和叔氣味既可親且詳練不苟前輩謂初官得
官長之賢是終身得力處誠如此也適已面語吾友
矣種種與之諮論必甚有益以吾友下問之虛故及
此病中不暇他布餘惟力學自愛
所論條目詳悉足見不苟此皆所當然者若人以爲
異之類皆未熟之所致但篤信而行之不要有自矜
之意久久則自不見其異矣他不必過慮也林寧端

審朝夕相聚必極有益蓋非特坐談耳

與鞏仲至 乾道辛卯冬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修業如吾友之文用於課試
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
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轅之問否他惟以
時自愛

與張知縣 商舜

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
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觀毋廢初
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姊從入郡當在何時
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某近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他無足言者政靜須然
姦戢惠孚甚休甚休壽詩眷愛區區切有欲布陳者
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
他惟若時珍護前拜名節
大衙既檢敕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
遇事平心無先擴抑獨扶弱之意惟觀理之所在
而已雖當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知須右助之
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督不可加意督趣令整辦孚當上大夫
或誤認縱弛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
拖欠積聚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

大害也
前此後猶存在播揚縣道多端妄論人是代縣中
不能存在此固當主張也然人心易得偏恐爲彼
所激而主張太過要當於其所發弊上審聽彼
見吾意在抑彊扶弱必取此迎合培飾以行其私意
此尤當精察
有自鄉州來者說皆見當花乳姆偵直謂封未盡
心　並面告縣補料此必擬存使宜[illegible]爲此
說諸言同止於智者然既立數者衆凡費[illegible]之
婦舒變皆力爲之
某此皆自被除[illegible]少人勝第[illegible]閑不足

以表率多士而疎懶之性驅之於奔走酬酢之地尤
非所宜益自懼耳贊襄勤渥然未嘗箴規砭劑之誨
殆非素所望於門下者也改月遂行益遠所者預深
悵快
示諭謹已禀知張丈矣竊謂當官而行內省不疚則
毀譽之紛紛一聽之可也願益有初志使一邑終受
實惠幸甚
某退勉復來遂冒文館皆疇昔教誨之賜感佩曷勝
第疏野之姿置於酬酢之地終非所安耳因某尚望
賴葉俾逃於戾幸甚政成化洽想鄉有餘暇遐想如
此豈一方所得久擅耶賢之興論召擢在旦莫矣重

當之賜殆非所望於故人不敢發尤以取疎外尚幸
恕察
某闔戶待盡無足勤記錄承問視篆在即一方凋察
得賢者拊摩覆護百里之幸也日來餘趣旁午卿曰
雖甚辛然折肱之餘絶於諸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
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寧勝蠖封凋益何有餘地也
茲遂便對臨紙悵然

雜說
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爲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爲
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
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汙百清也人必競以爲怪矣
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爲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
所聞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
濁也人必競以爲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爲大焉
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爲故其心易足其名
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
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嗚呼士之不幸而與
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爲惡哉雖自守爲善而寖寖之

中已爲所移矣戒之哉
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
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
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
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
不以[illegible]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蘧伯玉有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
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與惡人處之
法也所謂就者就而不逆也所謂和者和而不同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
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
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
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
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
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
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
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

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勇怯豈有常哉亦在夫勉之而已矣衛太子蒯聵爲
趙簡子右望鄭師自投于車下及戰鄭人擊簡子中
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勇
怯變於須臾之間所謂勇可習也
善猶秦也惡猶越也動與惰猶車馬也善之與惡相
去亦遠然以驟驅小人而納之君子之域不能以驟驅
君子而納之小人之域亦不能也然使小人而動則
矯揉乖僻氣質之移不期善而自善矣故動者遷善
之車馬也使君子而惰則燕安逸豫之忘初心不期
惡而自惡矣故惰者遷惡之車馬也學者當深御而
已矣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
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故處此者
有資善者以爲法不善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
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
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
已矣知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
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
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
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

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
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
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
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
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
足知此理哉

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宣王當大旱之降疚觀民象惻然有憂於中而有姓
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讀雲漢之
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因之時去虐[illegible]
[illegible]

相應百度聖學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以左右民不使之在左在右輔助之歸於中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見時便思便授過後則無益

修辭立其誠凡人須是誠實若有此實便發此言此即是修辭此便立其誠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朴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日大

聖人制喪禮父三年母朞非重父而輕母須識得乾坤之義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受氣者天成形者地其義自是如此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子靜曰關雎是后妃之全德餘篇皆指一事說自鵲巢以下亦如此此只論二南

看得以師弟作君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題出來

孔子當日見須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衆人事有子子貢可見後來子貢反築室於塲一段亦可見

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國子之官主之

大凡爲人須識綱日辭氣是綱言事是日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促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何謂三綱舉其綱萬目自張人君既正於上則百官兆姓皆舉於下父既正於上則嫡庶皆舉於下如夫爲婦綱在庶人則一妻一妾以天子言之則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既正於上則后夫人皆自正於下

必先斯四者范淳夫說如人之身易受風須多著衣服此說亦好

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惟商鞅一出皆反聖人之道便已則從害人則不恤

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衆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奉順天德是總前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毋泄地氣是八家一井不多置井

春夏出就田廬冬間入城郭不比今時去城郭遠其小曰里其次曰邑又其次曰都自僅邑城郭不過二三里間

宣王小雅始於六月大雅始於雲漢二詩相表裏想雲漢在前六月在後或曰宣王初間如此之銳而後

來至有白駒黄鳥之刺曰此非是不學只是做不到
底厲王無道民心怨怒至欲殺其子而召康公殺其
子以代宣王之死當時大臣雖欲立宣王而不敢至
共和十四年宣王方立想宣王在此十四年豈不下
工夫若不如是一旦出來如何便得天下喜於王化
之復行以此見得宣王不是不學
後生看先儒議論則看得學先儒議論盖謂傳注
讀詩不要思量過當須識得當時意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措手無正風意
學者多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
焉而勿正此本是趙岐說後生却謂伊川創出此說　[illegible]入物補
呂外集拾遺
今所編詩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着詩先
要看大義又要研窮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是
看大義研究特却須子細看
陸教授爲人慈祥誠實所謂吉士
律惟隋時理會得子細唐時因之　本朝即用隋律
方鎮源流本自秦漢閒事秦則守監漢則刺史刺史
即今監司之類其後以爲州牧權始重
周禮自橫渠始開門戶先叙官以歷代較看次看前
三官次理會王宮一門
李迂仲說鄭風是淫亂詩不然孔子告顔子以爲邦
乃聖人治天下之規摹與後世做箇樣子尚說放鄭
聲安肯却入在詩中
大抵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
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
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
知便乍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足
追王大王王季記謂不以卑臨尊此意恐衍或成言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蓋王業始於大王王
季若其子爲王父爲百姓豈可不以父爲尊
或人問中庸鬼神一章曰後生未要理會此且須理
會孝弟忠信此亦非兩事且如人遠去家至深山廣
谷之中而不敢爲不孝不弟者何須是識得此
呂外集拾遺　[illegible]九　才老補
汪端明與人言事或人難之以己事至終必卒其言
乃已
侯師聖避盜胡五峯庵中其僕欲久以沙和飯一日
五峯見之怒其僕因曰何爲不言答曰旅瑣
或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
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
文不容不躐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
爲成材者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害
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爲正奈何
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信其形迹熟而不化遂行

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孩提時便須　之以正
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肯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
趣若觀其所爲便可見
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
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只是曉事
顔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略不
同顔子欲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顔子善問者也
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惟勿字最要體認四者之中勿聽尤難非是用功

呂外集拾遺　四十一　丞經補

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
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
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
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學者不可起長嘆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其與公
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儒者當通世務只緣近來儒者要通世務又却不能
爲泥傳此說亦甚深長千五百年無孔子蓋因通變
老僕許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有司禮須先看敘官先錄歷代百官志及　本朝官
制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墨者從而無統必
至於楊各審而後可近道
己亥秋所記　和尼料諸生說
後唐莊宗入汴志便滿者何故曰但一將耳
經須逐字看
讀書須下大工夫久後必有所見
侯景之亂雖無朱异然亦必亡觀其後嗣之所爲其
終亦必亂
正義說吳楚僭亂所以不列於詩亦不須如此看只

呂外集拾遺　四十二　補

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吳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
所不及吳又是最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
有承乾之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
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如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
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
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
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
其久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志爲善或陷於困苦今時人不及昔人冊

友問能同心叶力曰此只看有朋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慍然後究備老子說知我此已自說得錯

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說明於庶物尚書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他後振民先修己後治人此通內外之道

關雎女曰雞鳴大小雖不同其意則一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故精何嘗一一炫耀出來

看書如與人交游不必事事要如他與之無言久必自有味

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常棣一篇非其實是究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故終之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為人立基址須是既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說性命不知曾下幾年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看有狐詩如居一鄉須一鄉之情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淺薄處

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毛萇亦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　如定之方中及黍離是也小處是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處如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中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

看詩即是史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柳塘高下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兎罝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不見荅意但則美族氏之盛容皃之美車服之華則其人可知矣如中谷有蓷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與有孤不同大凡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此只是有文義

戰國今人皆不識自春秋以來亦是一節道監自此入亦有意

戰國有七雄皆非古之諸侯四國是篡臣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一國又辟陋戰國之時正如一箇人家初爲士自後變而爲商家

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而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天官總許多宿衛地官載許多關籍此二官所以大也

看周禮政如看一株樹其他皆分枝布葉

典是堯舜夏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之仁人只是一人全無可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說話處

馮遷能克已可勝仲舒莊周能克已可勝荀子

唐時有畫鍾馗第三指㨾 小鬼或人命畫工改之畫工持去數日後乃自畫第二指㨾之問何不改對曰前時之畫其力乃在第三指所以改不得

問趙仲長不說衆人所說之話何謂衆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說東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庚子所記 是年去撫州陸子壽教授自越來錄一月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

孔子但教漆雕開仕不曾教顔閔此處當看 陸

內政當作兩節看始初管仲但倣周制作鄉遂將成之際爲桓公從纔得緊所以作內政自奇變爲耦看國語可見

或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夫子亦可謂得用至十三年能感動得一家墮費成尚有一家未墮據左傳見墮費亦自費力當時夫子不因齊人歸女樂去魯時此一家亦自未見得以此見得天下之事不易做而今天下只因其勢而爲之凡事亦不可遽爲當時諸

侯治一國猶近而易爲今則難對曰只要知大條目
姚崇所謂擇十道使亦其一或曰此在得人上須是
陰培養得人才然後可對曰人材須是他務實方得
然後逐一節移去
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
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
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
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
有此等人出來
光武治天下規摹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
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羅郡縣村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曰天地只是和氣尹和靖爲人極和粹後愈和
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
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
論治道皆有規摹
顏真卿雖不甚得講貫其議論亦活如論封號一事
亦好
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及
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
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發須要人從頭如史

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非古亦
有見處
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illegible]中初間不屈王介甫後爲王介甫用此是如何
[illegible]只是無本領介問何謂無本領曰着實工夫使
[illegible]葉公好龍見真龍至便驚相似學者亦多坐
此患不可不察
[illegible]常曰聰明人有三十昏
尚大臣器每對人說話至退必入室黙思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目錄

第一卷

年譜

壙記

第二卷

祭文廿六首

第三卷

祭文廿一首

畫像贊

挽詩十九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目錄

第一卷

年譜

壙記

第二卷

祭文一

朱提舉元晦

劉通判子澄

周參政子充

尤運使延之

揚提刑廷秀

丘運使宗卿

黃教授文叔

鄭監廟景元

樓寺丞大防 趙司直景明 徐編修子宜 薛刪定象先 劉太博淳叟

趙侍郎子直

蔡提刑定夫

辛殿撰幼安

張提舉定叟

蕭待制照鄰

木知縣 張教授 王司理 高知録 黄司法 何縣丞 陸尉尉
陸主簿子靜
陳同甫
陳通判君舉
徐推官居厚
葉推官正則
王主簿道夫
陳教授益之
彭刪定子復
袁教授和叔
俞縣丞兼善
李縣丞深卿
第三卷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曾知縣德寬
范縣丞伯崇
呂仲平
又
又
高元晦
江必東
鄭唐卿
鞏叔子
丁少瞻
趙提刑景明
邵元甫
吳縣丞季益
杜伯高
石教授應之
俞司戶德載
陳司戶膺仲
王子合
邵主簿德醇
李中甫
畫像贊
哀詩
金華陳良祐
南澗翁韓元吉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憲之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幾爲廣西轉運使公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三月十七日[redacted]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爲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任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爲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貞覺僧房蘆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歲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三日從三山林先生少穎之奇游（林先生時待次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爲首選十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爲秘書省正字

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夜登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三人下等第）四月七日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歸如

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娩免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紹興三十年庚辰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上客守第二人倉部亦以祠滿赴
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幹公原伯近寓
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為祕書省正字汪公
聖錫應辰為祕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二日子岳孫
生兩旬而夭是歲五月王公十朋為大宗正丞十
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為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
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為司農寺主
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
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黄州六月初七日子孫生
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黄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
外家時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
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
之喪歸婺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招
山所生男亦夭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第二
人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奏名第六人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
迪功郎文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
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制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南外敦宗院小
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異故有舍館
焉之讀者中者乃寡矣由青銅錢所錄取學於
當世也國兩制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貢叙超升
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
錢周材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黄州八月侍倉部如闕奏事九月如越
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為郎先如
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

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婺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曾氏于明招山倉部詔告歸會葬四月如臨安省侍五月復歸明招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待次尋改知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二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城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戴衍字[illegible]二十日親迎于韓氏實元妃之女弟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士待闕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所繫化原於太學津上負又所以寓其說以誨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古善好由門蔭得官而日連中兩科聲華藉甚士論稱之士用擢爾重亂上庠爲之誦所使夫樂古通妙之士輩員於時則爲擬職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昔王信年補闕中書舍人胡所行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州學教授以近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官嚴州二十一日交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遣詞學約束五九明又有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義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栻爲守公有爲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及謝表又編次閫範張公爲之序五月初七日除太學博士制詞勅右從政郎呂某服止懷故老儼想遺風惟累葉之相門自時之厥子爾學優多士名播郡科業易卓留偏守楊學之志丁作授業其尊董相之風茲召自外于宮俾入齋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節道之明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書舍人王邦行閏五月四日公自嚴陵歸婺八日會諸生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嚴陵遂如[illegible]臨安是月倉部之官吉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兼講官與公同巷居吳興芮公燁爲國子司業與公共修學政明年春芮公爲祭酒公爲司業是歲有輪對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爲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月請告歸婺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吉州奉祠七月六日同公如龍游迓倉部八日侍倉

部歸婺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日、
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六
日除秘書省正字兼職如故 制詞勅左宣教郎呂某等冊府地秘職清英俊之林卿相之儲也博采時名從試藝而後授選任如此不已精乎爾某等逮中儒科有窺古之學爾既世家名儒有學時之心其往觀未見之書成晨夕以瓌瑋藝業修其用爲可依前件中書舍人周奉行
是歲祭酒芮公太史劉公 夙 給事王公 十朋
皆卒公有祭芮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爲宰臣虞
允文祭吉御書祝與政論下方又有李粹伯侍御
母挽章
乾道八年壬辰
春爲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請告歸婺二
月四日丁憂復修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
倉部于明招山是歲蝶女亦夭
乾道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手筆七月薛常州
季宣卒八月劉子澄及陸子壽來十月陸子壽復來
公與同編實録有實録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 元吉 守婺遣諸生從納讀詩記
閱春秋左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來三月如明招

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静
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主
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
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録十二月過烏石
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汪祭酒十詩薛常
州墓誌呂德明墓誌及方氏手記
淳熙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
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録朱編修
送公于信州鵞湖陸子壽子静劉子澄及江浙諸
友皆會留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留旬日遁歸有入
閩録七月自明招如武義之上橫會葬因遊劉氏
山園有緑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閲通鑑
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是年閏九月五日還城是
歲有乙未手筆十二月十九日端明汪公卒
淳熙三年丙申
是年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
文十八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
郎三月二十三日女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
往會朱編修于三衢四月十日歸自三衢七月十

日還與宇右司已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illegible]
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松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
由明州歸是日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修　徽宗皇帝實錄用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李燾之薦也
制詞勑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觀易之徵盡
矣妄系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
官究學有華積靜靜然亦聞于時為郎司籍仍
贊筆削少有可勸更思積道當知制行之為難表
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陳
騤行
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
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淳熙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錄院進　徽宗皇帝實錄二百卷四
月二十九日以與修實錄有勞轉承議郎除檢討
仍兼史職
制詞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右可特授
承議郎試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勑奉
議郎守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司封郎官[illegible]
[illegible]
中書舍人劉孝韙行
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

季女九日被旨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
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旨從之是歲有輪對劄子
二首林先生少頴李有及文[illegible]

淳熙五年戊戌

春初試考官三月十三日磨勘轉朝奉郎四月
二十二日除著作佐郎兼史職
制詞勑奉郎行祕書[illegible]書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祕
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承事郎試祕書
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太子侍講
要等中祕別書之府承明著作之選為郎其間
選推重以出鑑才志於世材論不阿爾其積學於
身信道甚篤靜重而敏以書若晉臣西蜀之英諒
直而亦以文若鄉者三吳之秀或褒序於在位或
晉擢於宦官持載擇之三長典異書之四部惟益
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懋於遠
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孝韙行
六月十三
日兼權禮部郎官以與修中興館閣書目書成進
御減二年磨勘九月十二日
車駕幸祕書省御書賜百官內出近體詩一首
賜[illegible]
[illegible]
丞相以下皆進詩公進和篇一首及
代宰臣恭書御製下又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
日以宰省因轉朝散郎
制詞朝奉郎行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illegible]
[illegible]

特承詔閱以書丞之權史部一所官步合第列職同書之府參照史氏之官皆極一時之選儒為異日
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春講華行如職中子之經典載臨秘閣欽賜寶儲延見參士賜宴賦詩
以修第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數自乃赤異數朕之所以借古右史讀賢下上之意于以見矣
爾其精白一心圖厥報以永有稱可依前作權中書舍人兼司得十月十七日除
著作郎兼職如故制詞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
郎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散郎校書右著作郎承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敕具官呂某等
聯閑陛驗以來著紀述整齊尚庸末盡在肇建夫後私牘近成輯類尚豪不與逸編士之相語
於朝成謂面其廉鄉所作者修事有總職游有學正而不牆卮而不系有用也朕聞之貢嘉所
戊以文遷或自宅權各修乃職尚何應哉伊一朝而除辭明之上三其在大雖曰籍藹王多吉士乃
今見之成副所望可依前付中書舍人陳騤行十二月十四夜感末疾給
假半月將治是歲朱秘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淳熙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差遣
十六日又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
日樞密使王淮宣　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
其書繳申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　旨呂某編類
文海採擷精詳與除直秘閣四日又遣中使李裕
文宣賜銀絹三百疋兩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
中書舍人陳騤繳公直閣之命以為推賞太優尋
奉　聖旨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今所編次採取精

詳觀其用意者蓋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敕朝
敕朝奉郎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以編類文海用意深博精討有益治道寓直中秘以旌良多
爾當知其之有自出不詔則尚相安人撕議可特授依前制職朗中書舍人陳騤行
賜敕縣不允故假王言以寵誦云公辭免職名奉　旨不允乃
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
大為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脩門公末疾至是始
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買舟東歸十三日至婺公
之祖駕部自南渡轉徙終於婺州家遂寓婺但僦
地為居公始以學録官買宅城西北隅及是還寓
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七月二十
八日夫人芮氏卒九月十五日葬芮氏于明招十
月陸子壽來是歲復修讀詩記及有尚書講義白
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庚子
始有日記初作大事記建家廟修宗法及祭禮四
月陸子壽卒十七日磨勘轉朝請郎九月二十五
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公辭十月十二日
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
二日主管台州明道宮是歲張荊州陸子壽皆卒
公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同乎死為參知政

事公有與周子充諸書

淳熙八年辛丑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閱熙寧奏對又有坐右錄卧遊錄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五十一月三日葬明招

壙記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弸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

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故國子祭
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二人岳孫齊孫皆夭延年用
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良壎女亦早夭呂氏
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皆葬
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
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
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
無所偏滯晚雖目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
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
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
以志悲思焉公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
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征和其書法視
太史公所錄不盡用其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槪見於
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於征和之三年亦未脫稾
其它遺文及所纂輯者尚衆以未行次皆藏於家弟
祖儉泣記

祭文一

朱提舉元晦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
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
香茶雞酒奠于亡友伯恭呂兄明道直閣太著郎中
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邪往歲已
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而又至於不淑也邪道學
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邪後生將誰使之誨
斯民將誰使之福邪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邪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孰爲之
督邪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
天而慟哭邪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
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
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以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
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
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猶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
識量閎廓既涵納而淵停亦[illegible]滀而流潤[illegible][illegible]以

先訓紹文獻於前徽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
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
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說則宜公獨御之
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其獻納衆
亦注目其事施何遭時之不遂遽嬰疾而言歸既一
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消摇以曳杖恍沂上之
風雩乘咸喜其有瘳與容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
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増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
兄事與游講磨深切情義綢繆曾前日之枉書尚棨
然其手筆始言沈痾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守語
簡編之次第今誇算擲之深幽謂昔膳饌而有約盍
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懍懍趾東之倩至著曰
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
之衰乃至此邪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其嗣
歲之有聞尚可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劉通判子澄

維淳熙八年八月乙丑奉議郎新權通判鄂州軍州
事劉清之謹東鄉再拜以清酌庶羞之奠寓祭于亡
友太史直閣呂公伯恭之靈嗟嗟伯恭棄我而逝子鍾
英炳靈而止此乎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十有七年取
友天下誰如公賢衆所同病公獨無是古人所難於
公爲易崇深博大精粹明通具此衆美亦莫如公別
公六年弗往問疾晝思夜夢恍然自失晦翁告我公
疾少間期明年春同償此願七月壬寅天降禍災承
赴震驚如喪元兄我知公心留恨者三非世所謂壽
富多男公之所學欲至聖處天不假年吾敢漫許欲
告于上陛辭弗能欲誨其季遺几莫憑凡斯三者吾
甚悲之天乎寃哉誰者尸之遺奏在朝遺言在書百
世之下寔推能儒設吾無憾情豈能已德容在目誨
音在耳惟施不貲尚忍道哉永矣弗諼厥其報哉薦
然身衰抱此永痛一觴寓誠唯以哭奠嗚呼哀哉尚
饗

周參政子充

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
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
力夫其獻替細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

惟君兼之夫孰能儷蟬聯簪紱不拾科第堂堂申公謂且克繼皇心是嘉召寘班綴成均博約館閣榮滯南宮表章史觀凡例主盟斯文每食忘飧夙從末疾秉厥勞勩歸哉亳祠可以自怡鑽仰堅高講習彌勵胷不息顯曾不補劉竟隕其生壽夭誰制萬斛之舟江海期濟觸石而隕未呈鼓枻千年之木梁棟可計遇風而摧乃委薪桂才也何多命也何戾生徒滿門相向雪涕搢紳諸儒咸惜其逝矧伊鄙夫辱在交契姓不同耳心則魯衛易簀莫親臨究莫祭寓辭西風揮此衆淚嗚呼哀哉尚饗

尤運使延之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二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尤袤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宮使直閣大著郎中呂公之靈淮公淵源之學浩養之氣純全之行剛毅之志高視古人不論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墜公生百年獨探其秘障隄末流析衷六藝斯文是賴絕學有繼人言相門必復其始公所抱負衣表僉儒謂當償齡世濟其美云胡不淑而止於此嗚呼天乎君子何厲自我識公于今三紀史館從游恍若夢寐去歲池陽敬遣行李問公起居得公報字遺墨未乾遽隔生死願聆所論渺邈千里斂不撫棺窆不臨隧一奠寄哀文乃克致追惟平生有愧明義英靈若存鑒我誠意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楊提刑廷秀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二月一日壬寅朔初九日庚戌朝奉郎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楊萬里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近故參議大著呂公之靈嗚呼英英伯恭近世鮮儔彼靈府燁然英猷窮經講道不但文字關孟之亡得程之髓鼓篋摳衣至者千里沾丐緒餘亦名佳士謂宜均弘膏澤生民胡爲彼蒼奪之猶人春華教國子[illegible]英規[illegible]矣是發揮賢逸未抒況淵遽聚孰云夭[illegible]俄鬬失菁龜士失宗師一派[illegible]聞海[illegible]官役是使[illegible]心肝生死路殊有淚到泉嗚呼哀哉九京不作已矣斯人一盃往奠以寫酸辛尚饗

尤運使小卿

維淳熙八年十月[illegible]日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西路

轉運判官丘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同年兄宮使秘閣郎中子呂子伯恭之靈嗚呼惟子稟資於天溫裕明粹渾金璞玉表裏一致粵自初載潜心聖學窮幽極深友以章約既誠其身又淑諸人論定于心擇遂事斯文以經學有依正氣有託人之從之如在伊洛指以中庸四書之性善疑似亂真辨然大變作爲文章不強不鑿能正宏深反僞以樸躬行彼後生有教無類誘進誘掖中心實孝義翁然學内是師是承私相告語識子爲榮朴質其不敏未及識面癸未叨壁莫逆一見我學易隨無發友無師脫略繩檢不爲時知癸子不遺蔚菲之甚我援手定交曰吾臭味嗜食勿官每恨睽遠歲在庚寅合并已晚既忝胄席實從子後我教我誨人實愧吝顯允兩公張子敬夫惠言好我以子之故又積十年我發後起爲郎樞密子領太史退食相過分義益親商略古今或至夜分相彼湖山春數當宗遊興體膀餘子莫當我過必規我疑必質言猶在耳炳如皦日前年子病我獨私憂山川阻之往問無由鶚驚武昌尺書一介子疾告平我朋自慶既來江西未獲良晤方圖進問計音已傳嗚呼天乎曷爲斯人以元維以怨天盛衰生死天地常理賢不必壽善不必貴不貴不壽於子何傷垂之百世是曰不亡模毀範缺我將疇賴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緘辭千里以寓一哀惟子明靈歆此永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黄教授文叔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某月某日同年生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黄度敢以脯醢清酌奠於故直閣大著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嗟夫天之生賢其將有意耶夫亦块圠無私一聽其自死自生等草木之榮悴耶有如夫子閎博而淵深明允而篤實何止兼百人之器惟人生之難學而所以成之者或不至有如夫子好學而不倦力行而無斁蓋日造乎明誠之地故子之強而仕也人皆望其致位卿相推所學以佐明主及其病而歸也則又望其着書立言以詔天下與來世惟是二者必有得於此何盡泯滅而無一嗚呼哀哉蒼蒼者真不可恃邪茫茫然而無知邪若必壽有德者必貴將亦非其理邪夫何予之者厚而乃淳渾無所爲邪嗚呼哀哉道絕千載士安其卑聞見忽異相與抵訾世豈無賢毀譽之僞群疑之未亡將抒揚而難施惟夫子之爲不可及曾乎渺焉其無

渾儼動容而正色蓋見之者盡忘其所挾持逾敬義
之攸立而與人同者物必歸吾固以此為天下惜哭
之輒慟而非私也士友會喪千里奔馳我寧不往薄
宦絆羈用修禮以致奠悵音容之不逮尚饗

鄭監廟景元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一日甲子
文林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鄭伯英謹以薄奠致祭
于參議直閣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嗚呼哀哉嗚呼痛
哉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惟我先兄克自立於一世顧
瞻四海儔類無幾寥寥南軒神交心契玩其遺編三
復興喟蓋嘗指而告予曰人謂斯人有志於功名者
非也是有本有原其道甚粹建安敝巖曰有晦菴山
川發靈其道甚嚴顧合并之日鮮徒致意於飛緘至
於志同道同為僚又同相從久而相與之隆者則惟
曰東萊公閎言論之君之於人迹若簡絕而情僞澈
應纖悉必照其於事也曾不芥蔕而變故起伏獨能
得其會通蓋極書之博而執理之要用力至到故辟
不昭融是其道甚廣而人徒指為章句之雄者非也
吾聞呂氏世修相業代有宗工使吾兄斯人之上也
得能參酌大申公之大推廣小申公之懿度幾極高
明而道中庸者乎嗚呼家庭之言明明在耳孰謂此
道終窮於此七月丁丑自天降凶摧肝裂膽忍死有
行道過晦菴唁我以情謂吾兄已矣所可為者唯當
敘述其事以益昭其垂世之名行見東萊其遂議所
以銘嗚呼此固吾當哀祈懇覬於君而亦君之任也
孰謂輀車過門而已相從於九京者乎嗚呼哀哉嗚
呼痛哉吾尚何暇為天下慟哉匍匐入哭載念其私
悠悠四海君實我知謂材匪難不用匪易謂我固窮
知有命義又謂君舉大好景元所可斑病病在有言
我顧此意刻骨銘肌悠悠四海今誰及斯嗚呼哀哉
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日月不居我將奔吾兄之襄事
而君亦已窆矣柰之何其遂至此極也因風寓誠
吾不知涕泗之填臆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樓寺丞大防 趙司直景昭 薛刪定象先
徐編修子宜 劉大博淳叟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已乎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
一人庶幾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原

行窮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摹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聖賢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覩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爲乎抱道而不得試嗚呼天之生公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則不可以有爲矣卧家優游尚足以矜式於一世何疾因之夙昔而遊嘆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甚其可爲痛哭流涕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者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文豈曰吾徒之私意而已邪尚饗

趙侍郎子直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己亥朔二十七日庚午朝奉郎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趙汝愚謹致祭于伯恭直閣大著作呂兄之靈嗚呼吾友伯恭一代所宗造道自得蓄積厥躬究六藝之旨歸窮百家之異同傳記所載無一義之不講臺閣舊典靡事之不通欲考古而驗今必於焉而折衷發於議

而正平見於文章而春容奔走學者自西自東爲教如時雨待問如撞鍾聞其言者悅而服見其貌者肅而雍睟彼婺女之區宛然伊洛之風蓋能發揮大學尤蹈中庸達兼善乎天下舉斯世於三代之隆奈何年不逮黃憲官不到李充又潛心於大業迄不顯其成功獨身後之盛名與天地兮相爲於始終嗚呼去年哭南軒今年又哭公逝者如斯吾道其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蔡提刑定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十五日丁亥朝奉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蔡戡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先聖是憂公有篤志好古敏求網羅百氏貫穿九流卒歸本源以踐以脩沒世無稱君子所疾公繇妙年敏開洋溢連中兩科平步藏室爲時儒宗有名有實恂恂靜默似不能言扣以古今浩若決川溫溫慈和與物周旋遇所不可若砥柱然去國即家樂道安貧學者慕之其從如雲口授心傳目擊耳聞坐使一邦化爲河汾國朝文章洋洋充宇給札尚方筆削冊府剪其煩蕪精於去取帝曰此書治道有補經綸

之學百不一施聰明簡富偃蹇不遇宜亦既有壽年未
及衰去胡若人而止於斯惟我與公情義勝深同時
書林獨親醇德如蓬倚麻不扶而直出處參辰死生
契闊聞訃之日在天一涯哭於寢門涕泗咨嗟有愧
古人經紀其家遠奠一觴寧無知耶尚饗

辛殿撰幼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
奉議郎充右文殿修撰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辛棄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宮使直閣
大著呂公之靈惟公天資之美道學之粹擇存之餘
固而充養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於心極萬變不足
以移其志故不力而至正和而毅泯愛惜以無迹更
毀與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賢而同異者莫得窺其
際也任重道遠發軔早歲遺外形體輟寢忘味事物
之來若未始經吾意而是非決疑則精微正大中
在物之理而盡處物之義私淑諸人固已設科不拒
闇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將使群才並用而衆志咸遂
也乃若坐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
皆出緒於人要之蓋其餘事厥今上承伊洛遠泝洙
泗舍公不遠吾誰與歸立於一世學者有宗聖傳不
墜文者齒壯而力強入何爾則止而公病廢上方付
公以斯文謂究用其才未傳聞有瘳士夫增氣忽反
訣以相弔嗟鄉傳於殄瘁嗚呼壽考之不究德業之
未試室無人而子幼何禍害而如是然而天所畀與
者甚厚抑多矣又奚有於喬松之年趙孟之貴棄疾
半世傾風同朝託契嘗從遊於南軒蓋於公而敬畏
兹物論之共悼寧有懷於私恩緘忱辭於千里寓哀
情於一酹尚饗

張提舉定叟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　日奉議郎
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杓敬致祭于物故
參議大著直閣呂公之靈嗚呼天於斯文忍極喪之
胡爲哲人相繼而萎嚮門郭郭百雉猶庳文弱一箇
其將安歸公與先兄同志不移哭寢之慟匪曰其私
書來唁我墨瀋在目敢序文銘幽欲篤深悲宿草未改
公已殁嗚呼位不稱德澤不及時立言不朽俟後
世知問其無稱負愧不皆死而不亡公奚已而杓以
從事匪哭紼惟漬絮致奠濡淚　魂兮不昧歆此
一卮尚饗

閣待制照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朝
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使賜紫金魚袋蕭燧謹以清酌素羞之奠致祭于殿
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孔子所
憂得其本眞川海一流呂氏之學在伯恭父洞徹本
末雍容出處伯恭在朝朱呂啟施毋曰朱呂吾黨有
依泊其病還小大歎惜毋庸歎惜後學是式伯恭雖
病不病者存薰染其徒培根濬源曾是仕巳與其病
否匪足憂嘻顧君壽考燧同朝之舊叨守于茲將以
暇日訊得考疑未酬其心君遽易簀知與不知同一
慘惻學至縱心其德乃全朝聞夕可又何酒然二者
之辨君已洞識英爽在茲炯炯明白尚饗

本知縣　寇教授　高知錄　何縣丞
汪司理　黃司法　陸縣尉

維淳熙八年八月五日承務郎知金華縣主管勸農
公事木易從事郎州學教授張泌從事郎錄事參軍
高子是從政郎金華縣丞何洪迪功郎司理參軍汪
瑭修職郎司法參軍苗復迪功郎金華縣尉陸這謹
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直閣郎中之靈嗚呼斯道未
亡孰司其傳惟公早見昭徹其原的然心要隄防百
川講肄于家君教相先被其沾丐靡不稱賢既拾兩
科躋于班序壁水蓬山翱翔儀羽孰窺而肆飾其帨
組此獨不然呂其門戶陶染規模斂如時雨夫何引
疾閑關細書任重道遠死矣師模晉覲朝夕再躡天
衢遽先朝露俛仰須臾耆耋幼稚涕出欷歔爲屬官
游問政餘日曳履未屢繐帷蕭瑟嗚呼誰歟能紹其
筆金昆之懿門人之寄死而不朽千載如一陳觴抒
敬敢薦公室伏惟尚饗

陸主簿子靜

維皇宋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有一月癸酉朔六日
戊寅迪功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主管直閣郎中呂公先生之
靈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
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畏待外朴如愚中敏解
儻悔嘗致侮彰或招忌纖介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
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孫騫無朋獨立誰
配嗣思紆餘擒辭綺麗少日文章周其餘事頓留其
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而持乎未旋養
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貴修燈行流不見涯涘豈伊人

豪無乃圖瑞往年之疾人已腸殆逮其向痊全安是
冀許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稱麟經是嗣杜門養
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
子夥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公云亡吾兄繼逝曾未期
月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死匪躬之
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蜀川夷陵忍不少後辛卯之
冬行都吾會僅一往復損遜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
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
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它士公之藻鑑斯已奇
矣公遭大故予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
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過江以詣值公有衢決日至
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偽言不知
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
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
肖往往失墜終勤公憂抱以沒地稱湖之集適後一
歲輒復旋發死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
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驟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
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頹
天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富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
紀此銘之重豈敢他諉適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忘
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衍峙嗚呼斯文何千萬
把我固罷駑重以奔喪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
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麄心浮
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親講肆庶幾十
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書東來心裂神
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竃
窆新阡未隸繼闕其期不後日至躡橋揮發胥不能
寐所痛其來棺藏帷薇誰謂及門紼翣已邁足趼途
泥追之不逮矯首發泚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
罪及其既虞几筵往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
聞神其如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陳同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
先生以疾卒于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
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西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遣
香燭茶酒之奠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
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
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
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
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

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學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歷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吾方寸之歃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適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然遂見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陳通判君舉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尚斯文其未喪倘千載而其或有自夫孔門之徒皆溢經術鈇馬遷而下史法亂撒言卒陷於佛老多識不離乎變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緒獨潛心於貫穿六藝之要其步尤流而將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適當世之變從觀人物粤自秦漢勳臣擅其氣略儒雅隆於辭翰通人焉草草徒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為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廢幾蓋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究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留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攜集散回萬牛於絕轍手六轡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又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省之初識怪伏熖之方㒓及脩門之晚别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若一體之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似而實遠嗑騏驥之先徂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千淩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冀精爽之一聆嗚呼哀哉尚饗

徐推官居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越三日丁未從事郎新紹興府觀察推官徐元德謹以清酌之奠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昔癸巳之夏元德始祈見公自是以來九年雖其聞離合遠近之不常

蓋無一歲而不從公遊也公之淵源豈人所窺而崇論密議不於我乎愛公之宏大於物不忤而深懲痛責獨於我乎加閒我末學絲髮微進則公慰快但見詞色至於蹈常守舊新功不生公又為之咨嗟慨歎至于再三而不已也嗚呼小子何以得此於明公巨人哉私惟貧病有親無養奔走日多受教日寡將謀杯飯以飼老母而終身以從公孰謂棄我而死邪有疑孰問有過孰責有志孰依世豈復易有此人哉即其生公之難而究其死公之易誰實為之則元德之哭公又焉敢以其私尚饗

葉推官正則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人文林郎新差武昌軍節度推官葉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近故主管直閣大著郎中一夫先生之靈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遺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昔余之於公也年有少長之序輩有後先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道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者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開早元涵士失常心顛錯昏書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偏扣既微牖以並納亦隨才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伏穎發而茂秀派蘋藻以羞擷絜黍稷而饋餾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新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冐暢群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千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令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為哀於此酹尚饗

王主簿道夫

維淳熙九年二月壬寅朔八日己酉修職郎舒州懷寧縣主簿王自中謹遣家奴持楮幣敬奠于故明道主閣大著郎中先生夫事有關天下之大變者非其一死之足悲自古皆有死其生群焉則其死也抑又何追惟公被服仁義內明外安力學窮年雖隆寒盛暑未嘗少輟而嬉娛極取纖大不遺條其會而要其極鋪其醇而棄其漓淵涵地負深博浩涯用能上

窺五帝三王之緲眇下破百家諸子之支離四方之
士一誦其文則知其人爲可師不憚遐僻至者遂或
數年近或累月隨其淺深各有轉移由其內行純密
屋漏不欺故形見之所及其有獲於其君卓乎感通
之應篤實之輝粵淳熙之初被召公遭家難退止于婺
之故棲上既闋其終喪爰館職以待之謂讎校書非
其莫宜公亦感時節之難遇慨然有志於一施入對
所論大安大危出於其甚時人無知遂登著廷遂擢
郎闈孳孳矻矻晝講夜惟當道學缺裂之餘而欲起
千載浸衰之統處南北分爭之際而欲成萬世不拔
之基志勤事左曲高和稀殊心異識或笑或疑公不
爲動有徐其馳區區之所存者天地鬼神之靈陰賛
默誘使得卒其所爲曾未少効而暴疾發絕於奄忽
不可問矣嗚呼將以咎天誰耶始僕訪公中都出語未竟
公喜見於顏眉教誨往復八年於此情益厚而不衰
顧力行之弗逮迄未有以自別於衆人孤平生之深
期竟公少留將從公以卒學公今逝矣僕將疇歸淮
有相望哭弔不時卟潤往酹侑以此詞語言有盡肝
脺披瀝臨風長慟蓋不獨以哀吾之私也尚饗

陳教授益之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生迪功郎新差充寧
國府府學教授陳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主
管台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性命死生之際聖人之
所已定至其偶有不合初不以爲天道之病故道之
廢行歸之有命伯夷顏夭稱云不永後來諸儒間見
單窺□石夭耶非耶之語復有都不省記之疑持人
事之□□較造物之銖錙我觀三代而下抱道懷德
之士與材略之間出欲規爲於一世或終老於轍環
或中流而斷棹自古若此者何限豈有志之甘齎恨
子惟於未濟盡以前勸不虧而不愧彼世俗之所欣
等毋肖之一歲尚吾有不亡者存雖夕死其奚悔焉
形骸之須臾在大化以安計嗟若先生奪去云速方
其出而宸呼一世共倚爲彝倫之福嘗有位乎表著
佇流川而裕谷不挺刃以浪戰不閉關以立獨異端
披猖見覩自縮諸老異同兼包并蓄折兩端之實衷
歸方來之懿繒蓋已發古人之純全非並湮之一曲
公海內之評議猶有上下以交矚一旦病廢遽以大傷曰
縱欲託之空言猶莫登於半牘至此可以言命之不
辛而無所致問於茲哭也雖然問則不敢獨有所言
言之合焉流餘人分者用其所得之薄先生鑒

而悠之憾紹絡其將以派後東南之落將開晃耀於沉昏方將舉覆相之觸閩岐粒之幾存闕明月於山阿驚蛤解而儕奔又未知夫更數十年之後付此事於誰論此治任築室之友所以拊心長痛而不獨謙之一二登門者也尚饗

彭删定子復

維淳熙九年歲在壬寅五月庚子朔越二十日己丑從政郎新差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彭仲剛謹致酒果脯醢之奠酹于故大著郎中呂公先生之墓而哭之曰嗚呼道喪千載紛龐有定宋興涵育百年六聖有開洛伊獨得其正洛伊之傳其派益盛流日以遠問所訾訂或小習而大遺或深研而專屛姑行行而誦言屛見禮而知政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又惡在其窮理盡性惟公生之雖晚獨聞知而甚徑如海斯涵如玉之斂貫千載以馳騁遊九流而考評上深窺於姚姒下不遺於管籥論往古而知變施當今而有藝備百物以不廢剸一心而獨發曾不流以不倚亦非矯而非剌可謂博大宏將精微潔淨本末細大之具舉而表裏顯微之相應者也蓋將續墜緒於絕緒回大明於將頹光先烈於中許接正傳於曾孟此

天下或未之知而有識之所私慶頑其道之將行而公身之已病退以屛處頹然順聽意沉志定方釋俄一朝而長瞑嗚呼哀哉我觀近歲人物不競匪其淪亡則或蹈蹐曰薛曰劉曰張曰鄭相繼不存有深如迸竊方出遊鄭連州之後而公之訃音忽併中心摧折欲以誰訴何彼蒼者之[illegible][illegible]人之所謂命者我初簋有目如惜微公何所發憤究窮前年過公力疾相迎雖羸體之方苦猶無言而不贈今亡矣夫吾誰與敬陳薄酹於宿草發長號於荒徑哀則有餘辭不能究嗚呼哀哉尚饗

表縣尉和叔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迪功郎新江陰軍江陰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表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故宮使見聞禮部先生呂公之靈嗚呼昔在先正德業崇大施及後昆典刑斯在公生相門卓爾不群思大其家無忝前人氣貌温然天與渾樸有是資稟而力于學其學維何源流俞邇溯鄒魯古叩之不窮浩然源灑靡物不容甚溫不殆[illegible]其大無際中有至精辨析儒釋正[illegible]經綸斷世有絲有日成法具存百首可復[illegible]

若士宇豈其若士孰如夫子兼有衆美帝曰汝賢萬
人之英官之虞庠登之著庭忠言嘉謨虛己樂聽俾
贊邦禮大猷延經帝方鄉之俄以疾聞妥寵其歸中
祕是直曾未幾年亟復舊物志不可奪遂其優逸猶
能講明爲後學則善類惓惓曰俟康復一朝千古悲
遺則弗嗚呼哀哉四海師資凋零無幾夫孰謂公亦
止於此百爾君子誰不痛傷矧我晚學獲升其堂我
昔求友自謂有得一瞻德容茫然自失有懷誨言敢
不銘刻聞公之喪欲慟其帷力不逮心顏厚怛怩爽
風偉度今其何之聞之古人死而不亡千載而下猶
有耿光我雖孱質尚自努力期于有成以報公德薄
奠一觴姑寓遠誠遐想聲容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
饗

俞縣丞兼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有三日丙
寅從政郎新台州天台縣丞俞亨宗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人之生大
賢也不數其來大賢天固有意於斯將使先生之降
也得天粹之純徹悟成性之正大造學術之精微發
微言之淵藴昭聖道之光輝紛百氏之說而史籍無文

而研幾下惟四方之士師資出入朝廷善類攸凡
一善與一能必由成而樂推譬如岱嵩九曾之崇高歸
廣博乎其爲基嗟百年之幾見具一代之元龜謂天
既以斯文而付之必以平治而爲之夫何位不登於
三事壽不究於期頤用方假而俄疾將有擇而遽萎
山頹梁壞天不慭遺嗚呼先生逝矣舉世悲思不可
復見矣然而音容雖寂而緒言餘論可繹可思精爽
猶在而高風勁節可仰可師雖民之無祿喪我哲人
而其不死者固未嘗或虧乎宗頃緣闕官獲親色辭
宦學全華實教職之道無間於精粗理必析於毫釐
從根荄而華藹非先生而其誰屬夫歲之云暮亟問
疾於講帷誨諄諄而益切慘不樂乎言歸曾別日之
幾何忽訃音之遠馳悵卒業之永已竟中道而莫追
寫此心而徒莫濟涕淚而淋漓嗚呼天之生大賢也
乃止於斯尚饗

李縣丞深卿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七日庚午
門生從事郎新紹興府新昌縣丞李泳敬以香茗之
奠恭祭于近故宮使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
呼先生之學粹五始窮繼山輝淵媚溢爲文辭出所推

若第衡氣機孰知先生何有於斯廼莊臨耕淵泳
陂澄之不清涅而非緇雖親與品莫得而窺惟誠與
敬德自天姿加之力學益眷于心凝形釋與道委
蛇四世一轍源流可推顯微本末一貫無遺仕行其
義寧計顯厚亦既行可孝於鄉黨駸駸進推修爲呼
瞖帝亦念公安否是咨相業之甫首未一施胡不慭
遺入輔龍墀否則眉壽後覺所資推明聖學力疾忘
疲問字填門講論孳孳任重道遠萬化萬殊基之所
就春秋及詩書猶未竟廼止于茲嗚呼哀哉泳生何
幸親見紫之博我約我戒以多歧簿宦此來尚漸摳
衣舟將及千廼哭痛輒呼嗟前此年服星霜微南軒往
矣公又其萎斯文疇主後死疇依道之不行世不我
知如二先生豈不逢時帝方簡在天則奪之嗚呼痛
哉尚饗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七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
祖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直閣之靈
哀吾兄少長相依拊育教誨義兼父師山摧石墜
杳無端倪捫旗翩翩日月有時四海師友慟哭於斯
哀哀吾兄知乎不知貴賤貧富壽夭得喪皆不可得
而期亦不可得而私徬徨顧瞻復將何爲唯有萬事
忠屏反築于茲朝夕乎几筵之側往來乎松楸之蹊
以盡此情以寫此悲茍朝暮即死稍有以見吾兄於
地下不幸而茍活亦少有以慰吾兄九原之思英靈
在天此心不欺凡我同門其聽此辭補其闕遺無使
顛隮哀哀吾兄今將曷歸尚饗

曾知縣德寬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戊戌朔表弟承務郎知
平江府長洲縣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運河隄岸曾
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提宮大著直閣
郎中表兄呂公之靈嗚呼士之生於斯世兮有貴賤
之殊匹匪絕類而離倫兮且從安於氣習彼藜藿之

羅儒兮雅模身於圭蓽矧坐思而行吟兮玩微言於
方冊及一旦奮於青雲之上兮則脫塵埃而謝山澤
若夫蟬聯之冑兮世襲羅于簪纓蓋鴆毒於宴安兮
肆食肥而衣輕乃衣被於常布兮思卿雲而擬倫採
游夏之淵源兮苦潛心於典墳罔不貫穿厭飫兮咀
其華而擷其英自非間世而生兮為吾道之權衡作
主盟於善類兮大振起於斯文則彼之茂實英聲又
安能如是之飛騰嗚呼東萊其斯人歟期不負於所
學兮致吾君於唐虞俯拾魏科片言隻字士皆傳以
為楷模兮茲亦公之緒餘暨教育於河汾兮爭負笈
而奔趍凡策名天陛嶄然見頭角兮誰非經承指授
摳衣趨隅之徒道既峻而德容兮唐晃據之東知游
東觀而石渠兮搢公居而誰宜撰論著於秘庭兮紬
金匱而覃思當是時也搢紳先生兮莫不傾耳而聽
咸謂天將究公之設施兮其或在於斯俄纖疴之朝
奏兮方閑而暮歸猶冀日收藥石之效兮享康寧
以麗昌何子鵩之飛來兮遽中道而奪之嗚呼哀哉
生必有死兮如夜旦之推移公之云亡兮在吾黨為
可悲山頹梁壞兮哲人其萎尹公以生知之資兮而
特嗇其壽賦公以經綸之學兮而不與其時而使夫

識與不識兮徒道路之嗟咨福善禍淫之理不可測
兮問諸天而可知某忝居中表義均良師幼而學兮
辛朝夕之誨依長而仕兮勤歲時之闊離公兮[illegible]我
兮每手筆以箴規顧何以報公兮唯青紳而佩方
訃音之遠來兮羞失署而驚疑泊消息之眞傳兮不
知涕泗之交頤嗚呼將爽之容兮如在目前琢磨之
訓兮猶在吾耳千古之不可見兮其道則存九原之
不可作兮此別長巳生芻之微兮姑寓夫哀挽之墨
戲戲不文兮烏足以形容德行之懿尚惟公之有知
冀英靈之不昧以歆

追縣尉伯宗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二月辛丑朔從政郎南劍
州沙縣丞趙念德謹遣介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近故從宣官直閣大著呂兄之靈嗚呼有命自天疑
[illegible]仁既勤於欲閑或不遷惟公之生氣稟粹厚湛
[illegible]我誘精明[illegible]紀辛內融[illegible]行克
[illegible]千古簡[illegible]紀探賾鈎隱涵養[illegible]次宏
[illegible]無涯刪繁剔穢[illegible]華作[illegible]文章其
[illegible]人風[illegible]清[illegible]不速千里貿
[illegible]遠因[illegible]傳

成歲矣鳴鶴在陰聲聞于天〻子命召蘭省許延意
期大用處以疾閒卷而懷之林泉載離寒暑日
臻樂喜如何不淑奄忽川逝哲人云萎舉國殄瘁嗚
呼哀哉命也已矣俗薄道喪賴在兹時公與朱張崇
立扶持既悼莫廣公復繼之後學倀倀將焉時依念
德風昔登門與聞緒論音塵隔闊日益以遠高山仰
止未幾再見詔謂矣辰莫貢遠顧闡詞伊邇職守拘
縻慟哭寢門哀莫致之潢汙一奠侑以斐詞臨風告
哀神其格思尚饗

呂仲平等 戴在伯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學生呂孝祥等
謹以青酌蔬羞之奠致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
呼人生在三師教居一天地肇判斯義已立學必有
師傳道實難爲蒙覆之者在乎典端先生之學著審其
是所而來之有源有委天資純明又生德門中原文
獻生長見聞過在諸賢或仕或隱升其堂奧悉扣所
蘊退而講學歷覽舊探天人精微事物本原幽無不
燭細無不察道雖深造不若未達德成行尊乃淑諸
人迨于一鄉並誘循循聲聞四方學者雲集難疑咨
訓順文造堂得見有以發幹有短長漸摩訓迪悉明衆
強毋俾學徒潜悟默識凡過明庭心肅氣舒育材之
樂若將終身出以行志化非爲貧小試于朝儒宫學
館職思其憂靡擇繁簡志則未遂疾疢乘之時論嗟
惜歸舟東歸掃軌杜門與世疎闊左詩右書研究顛
末人或有言敝精勞心孰知其志欲詔來今嗚乎山
林鍾鼎卒亦非我寂寞溘消云胡不可謂將歸休著
書立言庶俾後學可拔本根如何昊天亦奪此志絶
筆大初大事是記藐是諸生受教實深施等丘山報
未效分豈謂一朝終天永訣相顧悲摧涕淚成血音
容未遠儼如在堂失心以辭敬薦此觴誨言在耳實
同佩服勿渝它年師門不辱尚饗

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呂
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一月二十七日
演于學生呂孝祥等謹以蔬薦致祭于先生之靈嗚
呼哀哉天下之士古殊途同歸不有達人孰知其倪有
志于大不精於思脫略柢梧道焉乎贅有所于微或
流於私蔽於不通終身不知斂二以二其是其非惟
吾先生周備於斯體大無倫莫測其涯精思無間不
見其痕視古作者并包無遺步武之寬不失其馳心

之所立愜張其基力之所及罔不飭毫釐遏密雖曜無
詒無危匪矜匪盈以虛自持施之於人不驚不疑有
叩于我傾倒吾庖青燈夜話佇驗顛披弟子進言毋
傷于辭曰我樂此不知其疲凡是惓惓匪云有它廣
淑諸人不私於己人或可言莫之敢鄙補其芟夷俯
就其器覬望有成何啻於子父之於子曷云其已先
生於人厥功大矣嗟嗟此理自古而然先生之死我
又何言言兮於耳行兮於心昔也升堂每見其人今
也則亡傷如之何悠悠蒼天負恨何多嗚呼哀哉尚
饗

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七月初一日己巳朔二十九
日丁酉學生呂祖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
先生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小祥
奄至夫源深者澤遠德厚者流光去德人兮未久道
若開而日彰曾日月之幾何乃於人而遽忘如百尋
之巨木宜塊我之高岡飽風霜以自固抱純和而不
傷忽一旦之暴折宜膏流而液洋縱斧斤之相尋及
於人而固虞幸吾黨之及此況攝衣而升堂既歲月
之未久沃清酌於焄腸忽後日之有感自昔時之激
昂發舊聞於新知知古人而未去昔先生之深慨望
良朋兮不生慕子産之自咎謝申徒而有明雖夕死
之可矣言不吹於尋常推孔明之用心歎人知之未
嘗念夫人之進德思已過之不違彼死生之雖大在
所守之彌剛竊音容而逾遠味其言而愈長諒有志
而於此豈存亡而變更顧以今而念昔得不於心而
悲愴想神兮尚存庶來歆於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高元晦等 林米仲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某朔某日學生高觀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東萊先生之靈嗚呼百世一
賢有若此盾聖宋郅隆將二百年吾道未窮公生其
間獨排異端研究大學志慕前修手援後覺行世仰
止文世師之晚進倀倀如客得歸彼怪於文鑱鐫出
奇公文渾然不事劖削彼險於行內阻外夷公行粹
然表裏不欺天以全德畀付我公無一點瑕由初迄
終公之純誠自頂至踵一豪之僞未去猶恐公之嗜
學雖病猶篤屏指歷數唯公也獨分教嚴陵言采其
芹士子四來匪直嚴人嗚道上庠諸儒霧集得公片
言楮藏什襲校書天祿兼官南宫人爲公榮公無矜
容
鑑之編選擇精明明天子錫時嘉名大事之

記淅有委匪龍衆馬遝曰續左氏公所傳否百不施
一其蓄河江其出消瀕曷云其羡敖遺則弗其等賦
性顏蒙瞶瞶莫開荷公提耳誨以驚俗戴徳莫酬拊
心求哀兄今之人賤目貴耳後百千年公論尊矣家
有公文人誦公徳麗澤之名終天不没豈若湛薰草
亡木卒昔拜而問今拜而哭泫然心盡如刃之觸尚
饗

江必東等

維淳熙八年歳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學
生江注盧球吳儀鳳王抑方自牧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呼先生之於學者
其道如春陽之及萬物方欣欣以嚮榮亦忽盡而吐
芬蓋將斂其華而苞其實以爲斯世之用也夫何不
仁一旦而奪之哉嗚呼其莫我祐矣夫斯文其將遂
喪矣乎何其禍之至于此極也且道之不明有自來
矣高者激亢而不入於事宜下者抑詭而不臻於理
義是以一身未知其端則固無淑人之功日用莫得
其趣則豈有濟世之理惟先生生而醇和不爲過人
之名學而粹美實有可施之效發之中而上下無不
該貫之平而小大靡不盡故教人而人易從感人而
人易信及其臨冝制變則毅然有不可犯之威當可
而動則奮然有莫可易之節測之而益深迫之而益
裕者此則人所不可及也斯誠當代之真儒有國之
王佐矣人之望於先生者何如哉今進未能極其施
退未能形諸言俄焉至此豈天之不欲生斯人也邪
嗚呼爲諸生者冝如何哉注等被先生之教旣久及
聞訃音力不能預於易簀奔走道途究訴無所撫柩
而號陳辭以誄嗚呼尚饗

鄭居卿等

維淳熙八年歳次辛丑十一月三日明道直　禮部
東萊呂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來蘇鄉前一日甲戌
是鄉受教之士鄭良臣逸發王綸乃陳清酌庶羞
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先生之靈嗚呼謂天生先
生其無意耶則光明碩大之徳卓然絶俗之材天下
以爲宗主朝廷以爲國器謂天生先生其有意耶
則予之以生知之質而壽不究於中年[illegible]之以開濟
之業而志不施於爲是則蒼蒼者何不可詰而盛
衰消長之理先生平日之所素遠而學士大夫於焉
痛惜吾黨斯文將喪而民之無祿也先生之學道統
正傳精粗本末渾然大全發明經旨默契昔賢諸老

先生咸謂莫先先生之　追大雅二典三謨肯隨
班馬垂光簡編燦如㞐夜代一人孰繼其下先生
教人化如時雨務在躬行匪尋章句有來媚學遊扣
即吐高明矜飭愚蒙猶悟先生在朝匪躬盡瘁愛君
憂國位則有制申許勳業青史盡轡帝將用焉風謠
爲祟嗚呼先生平生曷其没矣木壞山頹見無日矣
後生小子將安述矣憗遺之嘆誰其卹矣良目等于
今四世膺門獲登惟二三之小子實教誨之大恩奄
一夕而莫追痛涕泗之橫零遠輀車之夙駕想英靈
以如生阮君之佼增千載之令名虎谿之水流多士
之哭聲幸松檟之焉依尚築室以躬耕誓子孫之相
傳以毋替乎厥心尚饗

翬叔子 翬仲王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
門人翬峴同弟豐峴謹用香幣清酌之奠昭告于明
道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吁嗟先生問學之粹允蹈古
先源委洞徹聿觀厥全挺然山立續已斷絃世無孔
顏孰知其賢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
夷開闔縱閉握其樞機世無韓杜孰窺其涯先生之
識之才之美傳經之餘大事廣記始筆于周具著論
紀世無子長孰述其軌先生之書本紹後世攸殊者
子牢緘固鑰室通人邈終籍搢紳世無侯芭孰追其
璞藏是衆有膌斂寸長如玉在櫝抑鬱蘊藏發於持
滿道則大光帝曰汝來國之貞良再入東觀轉對文
石造膝陳謨古之遺直將畀其言以厲百辟豈伊郎
潛冊府是職志未克究末疾附體善類所期勿藥有
喜廢卧里閭乃謝當世培溉松菊日有幽致嗚呼哀
哉七月癸卯人之憫凶天不可問遽殞宗工疾不嚬
呻曾不斂容樂天知命恬以正終吁嗟先生直有隱
顯茹古涵今隨寓則見其在東南户外屨滿授業于
門分曹之半封殖後學如苗之秧爲洗蒙蔽鑿我堵
墻自昔聖賢未有不亡後得所付庸復何傷李氏孝
友尚克繼之言念先業然戒自持經紀家事周稽于
時哀稱其服行路所悲矧惟境等幼侍几舃飲食教
誨受釣子姪父師之義有死無易庶幾夙夜毋墜所
獲明招南麓先壟是祔野牧山樵知敬此墓霜風凄
凄丹旐斯與此來填膺涕泗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丁少詹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
學生兩浙轉運司進士丁希亮謹以清酌之奠敢昭

告于近故宮使直閣大著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混百川而爲一者則見江海包萬派之不竭若始爲天地在人物而合德通古今之間氣孔孟之道旣千載湮沒而不明伊洛之學又一時興起而未備非特與俗而多迕雖欲救時而莫濟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旨隱顯小大之書無所不攬其粹以是爲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英偉奇傑之士則與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論正心而誠意好古慕遠之士則與論制度紀綱尚文茹華之士則與論言語文字以至隱逸之徒進取之輩莫不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志解疑方以爲圓匪柞鑿以投枘是故合席而議者不止一事而足負笈以從者不遠千里而至通知教育之甚廣容受之甚大若迂而不切者雖不免歧路之疑然明而難掩者亦何傷武叔之毀譬如泛濫淵以自擇罔不知浩淼之表濕而露以苟生孰能出範圍之外嗚呼旣生斯人宜有其位方上意之所嚮奈病也以俄怨徒人望之所歸止年踰於強仕然則盛衰之數果不易知生死之理竟復何謂所以聞訃之日不問賢愚使黔者發嗟而剛者有淚當善類之失依惟私心而獨慰孰謂先生之道未窮我謂先生之道未隆昔元齡魏徵所以佐成貞觀之治者雖未足道凡平日往來講貫於河汾者豈無所自雖前後之事不同而公平之議有是何悼古以傷今可長吁而太息希真忝門雖後屏教無媿自高之失則戒之以謙下自喜之過則勉之以韜晦從斯言之一發爲終身之所佩念遺墨之尚新忍終天而永棄竟使夫三月之約而變以一觴之酹攀號莫及意失心悸尚饗

趙提刑景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門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聖門榛蕪踰千百年爰自伊洛道學始傳士識所宗斗柄揭天唱高和希緒若墜淵先生後來拱手直前獨抱遺書潛幽極研號於四方與相周旋曰吾此心可爲聖賢惟它豈知居民之先有隆有汙有醜有妍哉之使中不倚一偏四方朋來猶蟻趨羶質之仰之參其高堅少施緒餘科第聯翩學博詞宏春容大篇賞真之成均譽流塞川道家蓬萊選稱列僊尚書郎曹應于星躔英才蘊蓄往造其聯汗之簡青

擢之蘭荃常念斯文浩若雲煙略裁集清使以類編
書成數百龍袠亦與磨彼䟦爲謂當勝審然極黄閣
萬類陶甄否則法從翰苑經筵胡謚以疾去國莫牽
華閣真祠壽弗少延豈道之窮而命之遭善人云亡
相視涕漣緯昔從公成章斐然況彼糟粕以求蹄筌
微發其覆究觀大全一別範模歲月屢遷大江之東
寓繞拘纏訃來莫奔有躬有從千里致祭蕭此豆籩
師資之義敢不勉旃尚其遺誨服膺拳拳靈兮有知
鑒此誠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邵元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門
人邵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直閣郎中先生
呂公之靈嗚呼道貫古今必有其傳其傳實難緊自
于天大責攸付抱負罔偏行存乎人即賢傳賢其統
至一出處後先爰及我公生固挺然家世典刑有委
有源上考夫統匪間歲年師友見聞展轉究研不敢
自已又而益堅謂道之大包涵無外百聖所關必有
其會呂萬世所存是倚是賴循環既往爭盟爲最木鐸
音息異端計害義利殊轍治道治否正邪之差消長
否泰桔槔誇功膏澤不需珍羞　而常稻粱乃穡公

明之塵霾不貸大本之彰付細於綱性命之微精一
混茫六藝之與手調宮商諸子百家亦總其長歷代
之紀變化興亡皇朝治體列后垂光剛柔斟酌闔闢
弛張公悉淹貫渾渾洋洋由述會心中于四旁當代
著龜有卜必償金華巖穴摳衣駢累公闢其秘的示
要旨在荆棘中坦途方軌昨無今衷本亡彼此道廣
求衆四方至止應如撞鐘虛實自揣大如鑪鞴陶仁
於鄙委曲成就落華絢綺士無智愚淺深滲漉昔慨
聚散忽隔生死公心常虛接物罔拘名塞天壤冲烏
靡居劾已嚴切外恕以舒根諸篤實闓風自孚凡進
而見退各自娛今其亡矣誰則不吁公之燕間天樂
于于無忿可懲復智於愚是壽考康戕賊則無疾胡
攻之而乃遽徂惟公之位從容一致其居芸閣校讐
盡瘁德容在朝物物春意言之溫溫實傳其利迨天
子知斯疾已果歸來拂拭初志或遂於名教功厥報
宜備祿之攸萃豈也何愧進豐而薄袖手不試是亦
弗享云胡不胃自公之歸飢忘窮希微鮮不諄告大義
孔進長編巨秩成我矩規要功攸終遂意固可知十纔
一二胡公遽遺公處死生晝夜自移全而歸之曾何
擇虧後學何恃吾道孰尸公堂忍升公書忍披嗚呼

痛哉言與淚雜嗟我春晉寂寥開晤東書四方歷于
荊楚堂堂南軒設教彼土亦嘗函丈沐以膏雨歸來
見公辛哉無非辭色降接親訪逆旅已而兼收列弟
子位欲濟其偏亦謂可語惜也貪累拘繫勞午聽
教雖希檢身是主忽哭南軒湘江淚痕所可自慰幸
公猶有期諸終身畢志公門事乃至斯反覆究論譬
彼巨木幾年本根捨芘延茂蟠卧蜿旦摧折雪霜
歲寒於乎念有秋風雲昏回思拜公二十寒暄其間
可恨欲吐還吞天之盈縮生豈無屬公之至獨于歸
可卜澤芳及民豈曰不欲病孰使之此理公熟書復
斷章感豈克蓄公之儀刑儼然在目日月經天不
泯其睹所以不泯誨音猶續庶幾黽勉公門不辱恭
以告哀哀餘不哭尚享

吳縣丞季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八日辛卯學
生從政郎平江府吳縣丞吳友聞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大著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賢
不徒生天必有意將大振於斯文以均福於善類故
鍾以至粹之質而遂其欲為之志何天於公厭理或
異既厚其資復啓其基度量江河之渾淳德名山嶽
之巍巍志剛健而不息善開見而弗違斥異端邪說
之害正惟往行前言之是師趣不局於卑近學必究
其指要採摭群史而會其體統研窮六藝而闡其蘊
與涵泳道義雖簞食陋巷不能改其樂雍容進退雖
榮名貴勢不以易其操凡見諸踐履之實默蘊乎經
綸之妙後生自賢正學不傳樂於善誘隨其所偏發
聖蘊之精粹示古人之純全吾道賴以主盟澆習為
之變遷入官學官為師儒式進典史事直廢貶筆崇
論議長慮遠識群公碩德就問解惑上方待其獻
替衆正望其設施忽疾疢之交攻幸氣體之未衰庶
志行而道伸過深壞而山頹則世所以生斯賢者意
果何在而天所以厚其資者事何可期仰蒼々而致
詰曾冥々而莫知嗚呼哀哉公竟已矣百聖之秘孰
發其旨群籍之訛孰訂其是正本大原孰會其紀晚
進後出孰被其耳斯文將何所屬善類將何所依嗚
呼哀哉公竟已矣友聞執經嶽久聞教日新顧鄙夫
之空空倣誨語之諄々思振衣而卒業迫奉檄而為
觀望歲欲而未幾倏訃音之駭聞嗇天年而弗予何
造物之不仁屬涖官之有守悵哭柩以無因惟隕淚
以如寫豈識詞之可云尚饗

杜伯高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杜旟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
嗚呼道出於天匪人孰尸人傳斯道天顧棍之昔孔
聖之有作惟顏淵其與徒聴彼命之不備亦惟天之
喪予蓋斯人之既亡而一貫之道如屬於參乎參之
所傳由伋暨軻中庸仁義流為一波自軻之死孰探
其原豈無諸儒攻析鑽研或攫其粗而據其偏碩所
擇之未精則亦莫與於斯傳惟皇我宋道盛生賢繼
彼洛矣斯文蔚然興起未幾而復隊頹是非紛綸莫
或控蔡其勝復盛衰雖出於人而或者其天也後生
晚出孰師孰承各守其迷而衒其能至是而先生之
哲與焉先生資質渾厖瑰偉譬彼良玉溫其衆美問
其師友窮極淵源問其世家儒風百年六經之旨有
顯有微先生究之刃解斧斯百家之旨或正或奇先
生總之錄瑜棄玭三綱之懿庶物之情大無不察小
無不明撰發之醇文章之粹厥實既充厥華自肆蓋
凡往哲絕傳之道前哲僅存之學絲絲延延厄塞而
不通者皆有以咀其英華而涉其浩博集聚疾而歸
三年于茲杜門宣之調適而光明之緝熙將挹諸
儒之說以折六經之同異撥群史之要以存百代之
興衰皆斯道之所繫而將來之所資悵規圖之未就
歎星隕而山隤嗚呼謂天愛道先生曷生亦既克生
胡奪其齡自昔聖賢身雖泯滅而傳授之有人則其
亡也未始不存今先生學方至道而從遊者蓋鮮及
門忽焉長逝其學與身俱往將何自以追尋豈不惜
哉豈不痛哉嗚呼死生興廢惟命與時豈敢懟天先
生有知尚饗

石教授應之

維淳熙八年某月某日門人迪功郎新綿州軍學
教授石宗昭謹以清酌庶羞奠祭于直閣郎中先生之
靈宗昭不肖無狀得附在弟子之列八年于茲陷於氣習
之偏局於聞見之近沒溺於習染之舊從先生之教
益多唯是宗昭昔者從事於場屋應貢官之外無
它志今曉從四方之師游一時見聞稍稍變易而氣
質不任己編有自責之心向非先生哀其愚而拯之
察其可教而辨之明論之詳也則石宗昭安知其
不自以為是管見蠡測安知其不自以為見邪自今
藉之無能改於其舊而自知其不才久而益明委心
於師友之間久而益信由是而往以天下之身受天

下之教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敢忘也今年夏拜先生於家纔四十有八日而後別所以剝落擬挫者益厲使知其中之實無有而凡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賴所以獎勸扶掖之者益切使知天下之義理雖無窮而學淬就實循序庶幾則自可以漸而至所以提挈而益勵之者益遠使知古人之所以見於世大氐度越倫等不沒於凡近而吾之規摹已隘步武已狹則安能相望於庶幾者是若懷慊乎其有加疊疊乎其不倦至於肯綮之會盤錯之所蓋有愚鈍之所未嘗意解之所不及者矣而先生反覆開諭旁通而曲引連日夜之不休苟不至於理順冰釋則先生之意固未慊也嗚呼我生獨何幸而得此哉此而自棄是真非人類矣秋冬之交將東書以織請而是月予約書來先生又賜之手札曰冬初歸越必踐見過之約索居殊鮮漸磨之益日以爲望也後六七日而先生之訃遂至嗚呼其言然邪向者之別期以數月而遂終此天邪六七日前之書墨猶未乾而遽至于大故邪然嘗自念比歲以來世之先生長者零落殆盡況吾先生取數已多造物者昔久見捨乎獨謂病發之後已無預於斯世矣勉藥強飯聊以不死耳若是而延之數年豈不可得而亦竟奪之是獨何哉茲豈非學者之不幸歟諸生之淺薄固當得此歟如宗昭之不肖無狀亦將終是而止歟嗚呼凡先生之所欲教而未及宗昭之所願學而未遂者繼自今皆已矣如此尚何言哉雖然以先生之在亡爲勤惰而無得於已取辦於師門而不公天下而往求焉亦非先生之所教也是則不敢不勉矣一奠見誠且以敘胸中之所欲言心緒憒憒不復文理惟先生鑒之尚饗

俞司戶德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先生呂公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月二十八日辛未門人迪功郎新太平州司戶參軍俞厚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自周失其政魯失其師大本浸遠小道爭馳智士仁人莫知所爲才高識短學博志卑秦漢以下智數之持間有作者舉世非疑關洛程張千載一時大闡天地細窮毫釐溥博淵泉時措之宜日月方升雨雪其滂我思古人禹迹茫茫在溫之涘在衢之陽在江之東在閩之傍六七君子邦家之光於是先生聰明溫良追配前休九疇三綱江

含海育容知自強乾健順巽風迅運其常人謂先生昔明日用尚隔民彝難喜康共誰知先生行獨乎衆推衡萬物小大輕重舉切吾體痒痾疾痛由曾之道反周之政遯世不知亦安之命起之師儒登之進流將復大雅鴻漸于征天子曰嘉以德斯世僉曰宜哉忽以病廢猶力自扶歸淑其徒大明王道以究厥初乾之初九復之六二春秋不作大事有記嗚呼三四年間氣脉頓薄海內師友相繼殞落環視仰瞻孰嗣其傳痛之至者言不能宣尚饗

陳司戶膚仲

淳熙八年十一月三日乙亥葬我東萊先生明道直閣禮部呂公前三日壬申是爲十月之晦門人迪功郎陳孔碩哭奠於柩前而告以文曰嗚呼伊哲人之亡兮吾將誰尤將尤乎天天茫乎其不可以問而求也將尤乎人人亦何辜而罹此閔凶也抑吾道之當厄其世運之未泰也不然温乎之春何一變而爲凄然之秋也先生之學積於成己而見於成物故措諸身而甚安施諸人而無咈先生之識致詳於其粗而超詣於其精故委曲乎洒掃進退而昭灼乎鬼神死生先生之理義不遺於其小而不昏於其大故能充宇宙而無所歉入毫忽而無所凝先生之術業淵源於古而參稽於今故能遠接千歲之意而近愜斯人之心觀其容莊而舒可親而不可疎聽其言約而公可繹而不可窮習思慮於平夷不偏倚于一曲彼狂猥其來即亦海涵而春育嗚呼今其已矣孔碩猖然無有最後登門先生胡取尤我惓惓始與我之太過方跬步而欲前俄責我之太重覺措足其實難以先生重厚之質尚時有不足之歎如孔碩之頑然而薄其何以疇先生之言尚同志之推挽不負公於九泉嗚呼尚饗

王　子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三月辛未朔二十有一日辛卯學生持服王遇謹以香茶酒果致祭于大著郎中直閣呂公先生之靈嗚呼孔孟既遠諸儒說鈴荀揚末醇誰其登鳴聖學不傳千載曠宜粤有程子自任以斯世發祕奥昭若日星斯文在是學者宗盟厥後傳聞浸失其真恍惚險怪蕩而無徵出入異端是非相眾先生病之皆思潜精友一二公講學辨明援剔指要訛言是懲知聖可學非由躐外猗歟大哉有功於經上泝洙泗脉絡相承一世觀瞻以爲重輕夫何

凶問遽及某刪嗚呼哀哉哉惟先生二百之會渾然
天成不事矯揉左規右繩人所難克如水東傾人所
忽易如晤執盈德量海納神宇淵停陽春之和高秋
之清允矣君子篤哉其人天不慭遺奄忽徂征人無
智愚痛恨失聲末惟小子師門風登方在荼蓼義殺
襟靈爲位而哭豈其私情聊陳薄奠以薦微誠尚饗

邵主簿德醇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五月甲子朔十五日戊寅學
生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邵朴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虔告于故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
賢者也世每患於不數幸間時而一生蚩蚩之氓得
無望於先覺負戴紛如迷塗境塡而遂奪之指南豈
造物者之不仁而爲此天棘也哉昔者天下之既嘗
以言利而稔毒蟲蝕蚓以甘帶戰觸蠻於兩角揭仁
義而起頹風必有君子之正學孔氏以來百喙爭鳴
傳之得其宗而粹然不駁邪說以息詖行以詘人心
以正蓋其道不止於私淑千載而下聖道晦蝕借玉
趣而啓玄鑰德人孔壽發其源於伊洛嗚呼我公之
生負浩博正大之氣蘇尚明卓犖之識仁以爲己任
挺挺獨絕於前作其在閨門雍雍穆穆道行袵席內
外輯睦其九鄉閭恂恂侃侃徐行折枝遜順爾篤其
在黌序不偏而齋致知格物鳶魚飛躍其在館閣是
正實錄筆端江海消流瀋陸其在禮宮謹司其局若
綫而切從周郁郁其志存乎朝廷輾轉不忘於寤行
忠誠懇惻而悱惓若不足蓋其中皆格君之事業而
見諸外者特太倉之一粟嗚呼世態漓矣人咳其華
公守其樸人欺其明公謹其獨彼挾才術智徒溺心
於一偏一曲以經權爲異趣謂吾儒守正則優而應
變則局不知智者行其所無事何嘗數計而竊卜才
全而德不形應聲響於虛谷故公之學以正心誠意
爲根本陋計功謀利之習而泊然無欲置籌策視聽
言動之微其誰望於高蹈同爲己之當然初何意於
矯俗瑩乎白璧之無瑕湛若秋波之澄綠捧日觀而
眇八荒架脩梁而持廈屋以公之有志於斯世而天
豈能無志於公胡爲發吾徒之私哭也邇道上行經
緯禮樂鳳鳴岐陽瑑艾咿喔位猶不稱其德鶚鷹一
病之不藥食病就閒可以獨樂顧廼左右經史折微
照感忍抓此道於不續公之有志概可以見於斯何
爲壽不醻其仁誦佳城之埋玉嗟予小子實曾無似
自公瑕以醞雞之覆天地之純全若徂吾目矣私欲之

難克學力之不充抑不爲無志於江漢之濯廼以滌雕之未信而從子張之干祿捧檄湘濱疇昔之夜夢公如平生野服逍遙進而誨之以易卦之復嗚呼我生無良何以得此於公之精爽而慇此齟齬是猶欲洗童心之累而還其旣放之牧牮其生也榮不能朝夕函丈以究此道之孔卓其死也哀不能躬臨其究以痛百夫之莫贖千里傳觴薦非誠於一菂尚庶幾是此簡書以無負於公之教育嗚呼公身雖亡猶有不亡者存痛哉吾徒之寘行而莫獨也伏惟尚饗

李　　中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李知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有盡之寄大壽同歸無窮之貽日星與垂我觀逝川靡停斯須砥柱中屹不與逝俱嗟若先生今也則亡系續聖緒微言孔彰五馬渡江衣冠遂東主獻之學在紫微公極滕所傳更爲穎脫極其波瀾斥大廻闊泝洄得取上下千載如駕駿駟偶都歷塊士陋於學淳今古[illegible]固拒周以棘茨先生闢之四達其户並指多岐獨表正路伊洛之滋我滌其源脈理交貫跡爲百川匯爲[illegible]淵

八埏謂不時用厥用已大謂不時棄論其細究從博士紬書中秘朝廷之文僅以有遺傳詩三百私淑諸人曾未脫稿遽凌元身嗚呼哀哉卧病在家屋漏不窮有來振衣笑語從容盂飯盤蔬居易待終無傷於與無損於同胡賁於天而夭厥躬不敎遺一俾究聖功嗚呼哀哉知微早登師門見謂靜顓誘掖敎誨垂二十年小大隨扣不扣則默坐運四時頹然莫測凝庭滿席孤燈斷編有欲者人無欲者天哲言卒業朝夕往踐書題見命盈幅璀璨云何不淑一逝莫返緘詞千里聊敘悲悃嗚呼哀哉尚饗

畫像贊　　　　交人朱　熹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所窮是丹青孰形心曲惟觀之若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

哀詩

金華陳　良祐

家學相傳久大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勞
史筆追遷左詩綱繼鄭毛淵源有如此沾丐及吾曹
講道東陽郡門生數百人從游傾里社析蔡蒲朝紳
仕宦淹難進聲名榊不泯伯牛有斯疾夫子亦悲辛

南㵎翁蘇　元吉

青雲資路本青氈學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卧
疾山林今歎我摧顛傷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諸生續
舊編斗酒無因相沃酹朔風西望涕潸然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　憲文

公侯奕奕世多賢道學淵源見粹然隱几不忘當世
事談經獨得聖人傳春容篇什兩漢上燁燁聲名北
斗邊天理難諶人莫贖忽看埋玉向新阡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主管勸農公事邵　浩

三相流風遠諸孫氣貌奇有文皆錦繡不琢自璠璵
樂有心無類何言意已攄握衣多戶發四海讀公書
道統傳千載儒風振一時心誠師孔孟業廣慕皐夔
感鳳方興歎吾麟尚括辭朝梁木壞吾黨可勝悲

持服徐　安國

師友昔亡幾南軒又舊聞殁陵折請益荊湖顯臨分
慟哭情方切招魂志愈勤惜然均地下應與共修文
感涕門闌舊由來喜苟然茶山夢沽洙發女拾殘編記
錄書猶在志意已傳續燈身後事先是有同上

魯國唐　季度

多士將安放先生今則亡正宗傳道德餘事見文章遷
作兩楹夢空遺百世芳哲人胡不壽天理竟難量
交友昔嘗與貞誠久愈孚公雖推齒序我實仰師模
提耳言猶在終身誓不渝神馳埋玉處慟哭向長途

魯國唐　季淵

方振河汾業云胡不假年斯文今已喪此道後誰傳祕
館藏新史門人緝舊編未明脩短理昂首問蒼天
憶昔精廬舍提撕意頗濃笑談猶在耳趍步邈無蹤
萬里悲風翻中宵瘴歲龍百身嗟莫贖涕淚灑寒松

門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煒

道統誰傳授源流易失真滔滔皆四海齊歷獨斯人
業復群經粹詞華一出新可嗟天不憖難贖百年身
近接南軒訃今公事亦休彫零數耆舊牢落一山丘
吾道將焉矣蒼天可問不雙溪樓下水應共哭聲流

門人金華邵　津

衍居感易極學成功未施彼蒼用問吾黨竟誰資
道在漫今時人間怨痛悲百年總埋五千古敬豐碑

門人羅豐

明道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爲文以侑奠所以尊道德述行藏之意雖略備于詞而悃愊繾綣之私有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人莫如豐舊己丑庚寅之歲先生遊次金華分教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稚髮糧負笈以從如是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追於課試月書季考往來庠序歲時遊於水陸自是亦寢疏於函丈矣今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纍子累可以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作未知幾流涕痛哭於公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依唐人張籍祭吏部侍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文之所不及焉其詩曰

嗚呼呂夫子天故生顯昂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
晉眼如月洞照八荒未詳雲霧蒼豹質騰蟇琢龍章
惟鋒爭頭歲躪足遊四方取友半楚越篤志日自強
著賢爲座上口不掛否臧堅重逆大路縣轡多王良
鎮陣萬人敵巖巖亞夫營既壯道愈焯維斗揭太常
朝路闕時變有意夫明昌嗚呼命非耶一病俄徂喪
百年能幾見痛在予衷腸恭惟經濟學日就而月將
便便五經笥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理亂一一堪施行
聖伏道絕塞緊我爲發明無心著師說獨遊踵葉聲
盤礴九雲夢胸次莫與京爐煙對姬孔脫落翰墨場
耳目所纂緝如春之發生退然避時譽斂衽不肯當
居處寄蕭寺舉俗載其名戶外屨常滿攝齊願升堂
樹陰數畝戶靜對書一床是中亦何有乃獨不可量
吾則不爾拒歲寒冰相望嗟豐幼甚愚聖讀初濫觴
先生與之進開見昔未嘗摳衣莫我舊歲今幾更
山林有陳迹尚想曳杖聲精衷無渝泳序有翁張
俛仰十數載淹留竟無成群趨競場屋意氣無激揚
往蔣去幽丈有愧弟子行冊府綴鷺羽寺丞尚書郎
明堂資衆木待公舉備梁豐時遊庠序門墻備席延
偕我二三子振袂時翱翔黃塵烏帽底自覺神魂清
每何慢荷暇進揖班馬香先生爲醉酢講貫六經章
于時萃英選王路均且平蘇醒愛國病酬酌時古清
門外有過敝闌怪來往并再歲感未疾長江理歸棹
江濱少送客飛蓋騰見錦衣缺稅衣味食魚公一翁

豈其嗜野蔌而肯徐與疏敬願持此心不欺道阻長
及歸供灑埽樂飢常侍座庶幾秉一炬上接先世
師門謝弟子容童稱亦嘆驚唯有舊學徒尚俾承餘光
神門造沖邈氣足絕慨慷嘯傲羲皇上稱鴛鷺無何鄉
今歲二月中豊入須女城床下拜龐老城隅有幽坊
維時春禾和天宇新霽晴先生呼我俱緩步臨前楹
露菊擢翠羽風篁韻繁笙書豈坐欣至夕話盡一再更
誨言皆砭石易知復難忘委曲到肝肺如嘬黃昏湯
出門九徘徊三復心遑遑撥撕不予弃感切涕泗横
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尚冀疾有間挈領提其綱
敢以學爲嬾坐使素業荒哲人當服期訓爲若不爲裳
筆著將脫藁後生有憲章家傳人誦之豈但師張程
術精固有造棲遲詎無成嗚呼箴門慟茲禍誰使令
太高不可訴仰視空茫茫枯琴在東壁遺稿陳西牖
未續千古灰桂覗三關盈慨昔身從日淺言多恐傷
芳徬自跳越鄭衛徒爭錚事定蓋棺了玄黃關有箱
學塗那復見薄奠攄寸誠斯文儻有繼師道其張皇
矢心薦明禋精爽庶歆饗

壬寅仲秋二十有五日門人徐　暄　哭

東萊先生之墓

缺月蹤早夜已闌風凄露重通人寒鄭亭破曉經行
處不似今朝酷鼻酸
庚子秋中憶請遊先生溫語相還期若在一衜窗雙溪
路迫似當年失毋時
先生墓木已成陰露月光風何處尋只有遺言常炯
炯誓將白首契初心
四海瞻依一偉人丘封華葉木森森仰天慟哭悲風
起舉世中和孰嗣音

門人康　文虎

中興以後誰堪數名滿東南震昔賢舊論當時存喘
息後波今日塞天淵承平椿力回全盛人物風流繼
往年太息何人知所自此心符復潸然
國尚有人悲此老天其喪我泣吾曹平生心足知誰
與長望令人論太高便欲卑心隨故步豈期中路喪
連鑣先生已死吾何望眼猶知有周毛

門人迪功郎陳　孔碩

北望非吾土南來獨此翁孔顏當日意杞宋百年風
與物陽春闊隨形鏡影空吾儕竟何罪斯道合成窮
語絕香奩壞人非鐵磬存羅官空數日挾策與誰論
丈室塵埃亂層城草木昏寸心無訴處號絕向令原

門下士黃　人傑

夫子來天上儒宗第一人英材歸樂育聖學發[illegible]
正路方資闢澆風未及醇斯文何遽喪詩集絕生民
先生解詩方及生民之首章奄然歸真
盛德光華闊高風動九垓羣英傾斗仰一旦駭山頹
吾道無綱紐熙朝乏鼎梅明招涵夜月忍聽曉猿哀
天意高難問胡爲奪巨賢後生安取正聖道不容傳
咸意悲風木傷心慘暮塵翩翩丹旐去徒有淚潸然
憶昨飄零日徒爲梁父吟一時辱輕信一坐示佳音
方講門人禮遊家嘉國士臨一朝遂千古難報見知心
莽迹來　京闕逾涯辱意隆劇談銷客氣終日坐春
風豈謂十旬別夏四月十九日別先生至秋七月二十九日先生沒恰一百日俄成
千歲終哀哉不復見天閽恨無窮

嚴州學生宋　天則

金華天資粹稽參學力深躬純君子行道會聖人心
形見於玉持存勁愈金斯文方有賴蚤作遽聞音
世選仍收第詞科復處優賢關資善教東觀選英遊
史筆精刊繫文編採摭搜家居期問業藥料病無瘳
設心何正大所樂得羣英文妙雲龍變經談日月明
精觕無間斷小大各圓成長育恩難報攀號自失聲

麗澤前軒聚俱曾學具知續承初自擇誘掖信吾斯
雖歎行窩寂猶餘至室恩祇同二三子許學莫能移

金華邵　庚

兩化三吳士風行萬古書石渠功不細鳳閣位方虛
梁木何摧地泉臺欲駕輿來觀白燕者尚漏亦歔欷
玉石明智次風雲在筆端教常先悚慨門不弃蹣跚
籍湜從培塡房陳似羽翰中興依日月盡襄聖王歡
岐嶷稱前輩淵源使老成及門多允說在寢已家專
麟筆空遺恨箋詩正用情誰知兩楹夢湖海哭書生
舜祖雍熙政三傳詩國醫至今稱白室有子號宗師
白壁埋黃壤朱門羅素絲自今邦君無問政之所矣眷令臨祖道
無計駐靈輀
名士聞風起英聲遂雷飛卜鄰譙子至天閣掣家隨伊川先生
聞道洛人依名人化伊川數十餘家不用浮屠共歎斯人疾何心入
揖歸七分看白策在張繹祭伊川云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
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恃七分之心猶或可推馬鬛向斜暉
鼓篋膠庠日公方獨外艱摳衣天不遇攻玉理應難
問我好何學進人察所安由今無拂士孤陋入心酸

門人孟　行古

道學方勤績身途漸致音刀著天傾我淚今日喪斯人

弟子羣經當先生一語頁　〔嘆〕揮餘事業何處不書紳
義路資開拓愀然歎莫之宗　儕自如失夫子獨何傷
往日知駿茂逢人傲子方哭石心欲折迴立向蒼蒼
行古上公書有日月之言發於坐下非子產也公屢誦以為善用事

門人楊　誠之

德性天然具文章少巳工淳明范太史簡澹小中公
聖學驪珠貫人材水鏡空膏車輕萬里垂發哭途窮
宇量諸公上聲名一世宗平生無一愧度外有兼容
綆斷一尋井蘿枯百尺松紛紛湖海士末路更誰從
夂屬蒼生望溫然兩玉人長沙纔賦鵩絕筆遽傷麟
時南軒逝告未幾而公下世　自牖無遺納遺時有未信萬牛回首
處深谷目輪囷
共惜堂堂去真成種種休中原渺歸計清洛更東流
鍛鍊言猶在從容志未酬何心誦遺草有路慟西州

門人孫　應時

慟哭斯文禍蒼茫可問天百年曾未半千載忍無傳
梁木誰扶廈狂瀾莫障川吞聲言不忍有淚徹重泉
往歲風雲接重霄日月開奏篇聞歎息造膝諗圖回
延閣緣優病鋒車又趣來共惟天子聖殄瘁豈無哀
文獻承家大規撫與世人典刑知仕重襟度約時中

六合清淳氣諸儒輔翼功生賢竟何意霜雹實春風
蟠際涵三極精微破一毫百川滄海受五嶽衆山高退託
初何有聲名肯自豪何人傷日月用力巳徒勞
昨歲荊州訃江流恨未平天今令後學今又哭先生剝
落真如此扶持豈易成河汾遺禮樂誰慰九原情
鏡曲重携杖京都再及門詩書闖梗槩耳目覺煩昏
惆悵身何極蹉跎意獨存長途風雨晦十駕蹇追奔

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爲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敎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先生爲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下名德繼起又爲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年二十有七省試既在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鑰既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爲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頹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敬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壓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學鑰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敎爲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年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爲之嘆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乎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盡排

原缺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如待子姓而持論不同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於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益其造詣精深本末具擧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閫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敎人則以孝弟忠信爲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橫經受業皆在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旣二十有七載是爲開禧之三年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舊居之半爲堂以祠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縉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順孫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屯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爲屋纔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爲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爲後來講習之地後爲遺書閣以庋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閫範近思録春秋尚書講義家範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後而工費

都之禮殿雅樸□□華巡鄉黨之作階等咸有度廼湏
今日載舉脩梁□□依六偉之聲用相百夫之役
兒郎偉拋梁東□□昔墻𬞟老子宫門外一株文杏樹
依然猶是魯壇紅
兒郎偉拋梁西麗澤平寬□有蹊巖光祠下□□不
衮衮同輸不盡溪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擁屋端當年□傲閑窻下
凜凜清風六月寒
兒郎偉拋梁北屋後參差萬竿竹遺書尊閣在高樓
付與侯芭十年讀
兒郎偉拋梁上□神物護持安用牡丹楹刻桷廟多文
未識此堂□□相
兒郎偉拋梁下石砌□□階勤掃灑逵道憧憧日往來
過者猶應先下馬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靜吉鄉國平康凡我友朋共持
絜天知命視富貴如浮雲蹈矩循規坐兢虔為
帝臣庶斯堂之不朽而吾道之光光常肅齋房永庇
俎豆拜丹青之肖象儼如函丈之前聞金石之餘音
豈計百年之後

祠堂奉安州郡祝文

原缺

維嘉定二年歲次己巳十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
申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趙善
下帥僚屬郡學諸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東
萊先生太史呂公之靈嗚呼聖學之傳惟曾與軻代
亦不乏或疵或訛千載而下獨我伊洛洪鐘大鏞更
奏迭作中惟世變五六十年其徒喪淪寂寥靡傳南
軒徹惆悵然為倡東萊晦菴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
與磋切扶偏黜異表裏洞徹於是東萊講學雙溪執
經問道士如雲來或涉其瀾或窺其室心傳口授隨
各有得既授以口復紀于編流行天下咸宗其言名
位弗充匪其所慕困厄窮躓匪其所慮馳騁上下博
極群書議論文章皆其緒餘翊經扶教厥功獨偉人
亡書存澤流罔既功偉澤流祀乎不宜搢紳學士于
其尸之乃即故居後徹而廬象於是設書於是儲惟
時名鄉大書深刻先生之德益永無極善下無似假
守于茲邦人首祠淳屬與俱越郡博士諸生領袖合
辭妥靈以詔厥後

祠堂奉安諸生祭文

昔者先生講道雙溪涵泳洙泗沂淞洛伊多士誠服
群賢就正師道益尊文教日振　帝眷儒宗趣還周